

雨季

司馬文森著

香港智源書局印行

長篇小說

雨 季

司馬文森 著

香港智源書局 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

為什麼要把生命給了我們？
為了克服它！

——羅曼·羅蘭

目次

第一部	中間	(一)
第二部	邂逅	(七一)
第三部	結局	(二七一)
後記		(一)

第一 部 中 間

早上六點鐘的火車，正要從韶城北站開出。

時間已經到了，車站上搖着鈴，緊接着汽笛也嗚嗚的叫起來，報告那些尙逗留在月台上的客人，或直到這時還留在車廂內不依不捨的送客者，要上車的應該上車，要下車的也該下車了。果然，經過這一陣鈴聲之後，已經沉寂了的車站，又復見活躍了。逗留在車站上的人，都急步的向車廂門走去，坐在車廂內送客的，也紛紛的從坐位上站起。於是乎又是握手，又是彼此叮囑，最後分開了。

六月的南方天氣，一向是爽朗的。可是，今天，却似乎有點異於尋常了。已經是太陽出來的時候，天空却依然是灰沉沉的。霧氣從江的那邊升起，織就了一條密集的灰色的網，把車站和四周的荒郊籠罩着。遠遠的樹林，房屋，和村莊，都只能隱約的看見一點模糊的影子。一切自然界的景物，都沉沉入睡了，樹葉沾染着朝霧低垂了頭，快到收割時期的早稻，也因為露水過重，伸不直腰支，彼此傾擠着，懶倒在地底下。離開車站約有一箭路遠，有一片草地，往時天剛發亮，就會有牧牛人敲着竹筒，趕着牲口來放草，而這時它却依然是沉寂的。唯一能打破這死般沉寂氣

寮的。只有車站這一邊，那熙攘的坐客，和噴着白氣，咕也嗚嗚的叫了幾聲的火車頭。

售票房的售票員，已把小窗洞關上了，換上一塊小小的牌子：「時間已過，停止售票」。第四十二次特快車，只裝稍為等一下，就要開出站了。

正當這個時候，離火車站四里路遠的市區內，有一條曾因受敵機的轟炸，而變荒涼的馬路上，出現了一個年紀約在二十七八歲，身上揣着一隻軍用皮包，手中提着旅行箱的青年軍官。他沒有掛領章，使我們沒法子猜出他的身份，符號也因為經多了風雨的侵蝕，已經模糊不清，無法看明白了。不過，在他的裝束上，却有一點使我們不問而自明的，那就是他絕不是在後方工作的軍官，他是長久在戰地上，甚至於是在敵後工作，剛剛從前方回來的。

這位青年軍官，在這條荒涼的街道上，焦急的，飛快的走着，兩隻發光的眼睛，不斷的在前後左右搜索着，好像急迫地在找尋什麼。好容易他在一個街道的轉角處看見了一輛黃包車，它正在那兒無精打彩的慢吞吞的走動着，於是他就像餓虎撲羊似的，提起快步撲將過去，一把跳上去，一邊在車上放下旅行箱，一邊粗暴的擺着手叫：

「走，快！到火車站去！」

黃包車伕，對於這位客人這樣汹汹形勢，雖然還有點惴惴不安，可是也沒有忘記他的本份。

於是，他提起車轆，飛起足就用勁的朝前跑起來。他奔跑的速度照一般常情看來，已經是够快

了，可是坐在車上的那個軍官，却還嫌他走得太慢，因為在這時，他正聽見火車站那邊，有汽笛的鳴聲。他焦急極了，以為火車就會開出，這樣一來他不是要落班了。因此他就輕輕的用足後跟在車斗上敲着，警告那車伕：不要耽誤他的時間。又粗聲粗氣的說：

「我多給你點錢，你拉快一點好不好！」

車伕已是面紅耳赤，滿身是汗了，這就足夠說明他並沒有荒怠職務，他已盡了自己最大限度的努力，但是客人却還要對他表示不滿，催他應該走得更快。因此，他就回過頭來，像是鳴不平，又像是抗議似的，向這位急躁的客人看了一眼，然後始掉過頭去抹一抹頭上的汗珠，重新提足力氣飛跑起來。

好容易，他們才走到大橋，到橋的半中，那個軍官就看見車站已在冒白氣，汽笛又第二次嗚嗚的叫了，說明着開車時間又更迫緊一步了。他心中焦急的想道：「不要正好我趕到就開出站去才糟哩。」這樣想，就覺得有催車伕再走快一點的必要，這是最後五分鐘了。可是當他回頭看黃包車伕時，覺得他走的速度，已經够合理想了，也就不好意思再催促下去。

現在黃包車已走下橋，正轉過彎，進入一條用煤屑鋪成的小馬路，車站已經在望了。「只要再來一下，再走得快一點，」他心裏暗自想道。「那就好了！」車伕似乎也有同感，因此，他跑起來也更為賣力氣，更為起勁。果然，他們一會就到了。當車伕把車放下，正從肩上扯下汗巾抹

面的時候，那青年軍官早已跳下來，一手塞給他一張一元的鈔票，一手提着旅行箱，一直衝進月台去。他先到售票處去，窗洞早已關上了，那塊「時間已過，停止售票」的牌子，驕傲的對着他發笑。再回過頭去看月台上的情形，叫子已經響了，氣笛也跟着嗚嗚的發出第三次嗚叫，看樣子火車就要出站了。他心中一急也顧不了有沒有票，就大踏步的朝車廂門走去，剛好他跳上車，車頭就蠕動着朝月台外爬去。

他暫時的在車門外站着，好讓自己平靜一下。剛剛在趕路時，他雖然是一個坐客，屹然不動的坐在車上給人家拉，可是他的內心却比拉車的人還要吃力。現在他雖然已順利的爬上火車，却覺得精疲力竭，心神交瘁，像一個剛好冒過險平安歸來的人一樣。他得好好的休息一下，舒一舒心中的積鬱然後再進車廂去。至於是否會因為進去太慢，而找不到坐位這件事，他却不要把它在考慮之列。他想：既然來遲了，要是車擠的話，位子也早給人家佔去了，這時進得早進得遲又有什麼關係呢？

火車開始以平穩的和緩的速度朝月台外駛去，不久就逐漸的加速，把車站丟在背後，不見了，韶城已經遠遠的離開他了。他漠然的向城市那邊投了最後一瞥，心里暗自說道：

「韶城，再見罷！」

於此，他轉過身，便走進車廂內去。

今天早班快車乘客特別多，車廂擠得很，位子差不多都坐滿了。他爲了找坐位，頗費一番腦筋，好不容易才擠到二等車廂去，正忙于找坐位，忽然有人遠遠的從座位上站起來尖着嗓子叫他：

「方主任！方主任！」

被叫做方主任的這個青年軍官，把足步止住，並就把面孔抬起來，朝那發出聲音的地方看去，初初他還有點猶豫，以爲人家叫的不是他，而是另一個方主任。後來一看，不錯，人家叫的果然是他，那個人正舉起一隻手向他打招呼哩。至於這個向他打招呼的人是誰，看來似乎有點面熟，到底曾在什麼地方見過面，叫做什麼名子，却一時想不起來。

於是，他暫時遲疑的在那兒站着，好像決不定是否應該接受這一個招呼。但是那個人却乘他在猶疑的時候，走前兩步就他，並且伸出右手和對方拉了。

「方主任，還記得我嗎？」那個人微笑着說。

「對不住，我的記憶有點不好。」方主任也伸出手去讓對方拉着，一面露出笑容，抱歉的說。

「但是，」那個人照樣笑嘻嘻的說。「我却記得很清楚，你就是戰區第四區游擊支隊司令部政治部方海生主任是嗎？」

方海生把頭點着說：「一點也不錯，我就是方海生。」

「我們曾在戰區游擊支隊司令會議席上見過面，不只見面，我且聽過你一次關於游擊區政訓工作改進的報告。那一次報告精彩極了，在會的人沒有一個不鼓掌的。」

「那是在西江。……」

「不錯，是在西江一個古廟里，一共是三天。我那時担任的工作是全會的總記錄。」

「經您一說，我倒也記起您來了，您是第一支隊的陳祕書？」

那個陳祕書微笑着，把頭點了一下：「方主任，你的記性不壞啊。」

「陳祕書，這次有公幹到桂縣去是罷？」

「不，」那陳祕書回答着說。「我是請了假回來的，現在正要回衡埠，第×師那兒去。那兒有位當旅長的朋友，要我去幫他的忙。多年的老朋友，既然不好意思推辭，也就只好走走再

說。方主任您呢？」

「我要到長官部去，有點要緊事情去請示。」

「是上桂縣？」

「是上桂縣。」

「在韶城呆了好些日子吧？」

「沒有，是昨天晚上才到的。這次沿途耽擱，吃了不少苦頭，因為路都破壞了，路程又相當遠，沒有交通工具，只能靠兩條腿走路，好在我們在敵後是走慣了路的，趕起路來，倒不覺得太困難。」

「這次走了多少路程？」

「不多不少也有四百五十里，一共走了五天才到韶城。」

「路上還好走？」

方海生搖了搖頭，等會又說：

「沿途所見的老百姓，差不多都在餓着，接連幾百里的田地都荒了，變成野地，房子也有大半是給敵人燒掉的。像這樣，叫老百姓怎麼過活？老實說，我們過去在游擊區做的政治工作，也有許多成問題的。現在他們差不多看見凡有孤單的，不論是我們自己或敵人，就出山來打劫。」

……

「所以我說，這始終是游擊戰爭的最大障礙。」說着，陳祕書就憤憤的嘆了一口氣。

大家又都沉默下去了。

一分鐘後，方海生說：「對不住，」跟着就準備動身走。但是，對方還是很親熱的拉住他。

「怎樣？那一邊還有朋友等你？」

「不，我是一個人來的。」

「那麼，爲什麼急急於要走開？」

「我還沒有找到坐位呢。上車上得遲，客人又擠，找位子實在麻煩。」

「既然是這樣，就在我這兒將就一下如何？好在我這兒還有一個空位子，我也是一個人來的。一個人出門真是寂寞透頂，有了方主任在一起，在路上我們還可以談談，兩方面都方便，都不寂寞。……」

說着，他也沒有徵求對方是否同意，就把自己對過位子的一隻手提箱，一個皮包拿下來，把方海生讓上。方海生更爲找不到位子感到苦悶，這時看見這兒有現成的空位子等着，也就不推讓，一把坐上去。

太陽已經出來了。但是，霧氣却依然沒有散開。因此坐在車上的人，沿着車窗向天空觀望，就可以望見一團紅球似的影子，隱藏在蒼茫的霧氣中。微寒的風，從窗外帶進車廂來，依然是潤潤的。

方海生坐着，微微感到有點倦乏。近十天來，他差不多都在奔波中過日子，每天走的路程是八十一百華里不等。到了韶城後還沒來得及好好的喘一口氣，歇一歇足，又要趕路了。雖然這段路已用不着靠自己的兩條腿去走。可是，那顛簸和鬱悶，却要比親身用是趕路還要難過。他已經

有好幾年沒有坐過車子了，而現在却被逼着非在車上過近一天一夜的時間不可，想着，他覺得身上突然的不舒服起來了。

陳祕書是一個健談的人，却也是一個容易在車上打瞌睡的人。開始，他找了許多話來和方海生攀談，比如歐戰的前途問題，比如敵我力量的對比問題，比如敵後政治工作的改進問題，比如軍政合作問題，比如後方的畸形繁華問題，還有一些七七八八的問題。方海生不是一個遇到這種場合，就會手忙足亂的人，老實說，要是正正經經談起問題來，陳祕書還不够資格做他的對手。可是，他這時由于上面說明的原因，已對類屬這一類問題感到厭倦不堪，他需要的是好好的休息一會。但爲了情面關係，他還是勉強應付着，偶而也發表些簡短的意見，而大半却是靜默的居多。陳祕書好似有意賣弄似的，高朗的說完了他想說的話之後，看見再也找不到什麼新鮮的話題了，便也沉默着。方海生等到他的嘴巴閉住不響，才暗暗的鬆了一口氣，好像了却一件大事似的。因此他也把眼皮放下，想利用這個機會，好好的休息一下。

但是，他還是沒法好好的休息，他的身體雖然疲乏，神經却依然是亢奮的，每當他閉下眼，就會有無數新的思潮，新的憶念，代替了他眼前所有煩擾的景物；它們好像早就約定似的，成羣結隊的，飛到他的腦里來。他覺得自己更加不甯靜，更加受紛擾了。伸出手去一摸，頭是灼熱的，血液在那兒急劇的跳着。於是他重新睜開眼，把頭伸到窗外去，好讓那帶有着微寒的潮濕的

空氣，來鎮定一下他那發脹的神經。

車窗外的景物，似乎都抹着一層灰暗顏色，帶着一種陰鬱神氣，一個鏡頭跟着一個鏡頭地，經過了他的面前，朝後面退去，消逝了！太陽光已重躲進雲層里去了，霧氣似乎也在慢慢的消散，但是，天空却仍像鉛塊一樣沉重着。方海生瞻望着遠邊天際，心想：「傾盆的大雨，怕就要下了。」果然，雨滴不久就落下，不過，却是十分輕微，而且只一下子就過去。

查票的來，他把票補了。好像也了却一件心事。

火車一直走着，過了將近三個半鐘頭，忽然慢慢的把速度降低，而終於停住不動了。方海生回頭朝窗外一看，覺得自己已經給帶到一個新的火車站了。這是一個大站，平常時不管是快車慢車，總要在這站上停它十餘二十分鐘，有時是等待對方開來的列車，有時是做上水加煤的手續。等那火車剛好停下，車站上就有許多小販攜帶着各種食品，兜攔來向坐客拉生意。坐客們，有許多覺得在車上悶不過，而且車已經在這兒停住，怕要經過相當時間的耽擱，因此，便紛紛的走下車，到月台上去散步。陳祕書是剛好在車一停住就從半睡眠狀態中醒轉來的，他聽見旁邊的客人說：車正停住加水，便向方海生提議下車去走動走動。方海生覺得這個提議倒也不錯，便欣然接受了。於是，他們兩個把手提箱往坐位上一放，就一起走下車去。陳祕書不僅是一個健談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健吃的人，他一下車，就拉住他的朋友，直朝那些小食攤奔去。於是他一會就拿

滿熟雞子，來嚐試嚐試，一會兒又跑到賣醬豆腐乾的跟前，不久他對一些水菓又感興趣了。他不但使自己完全沈浸於這個樂趣中，同時也希望他的朋友學他的榜樣，與他取同一步趨。因此，他就常常掉過頭來，慫恿方海生說：「蠻好的味道，不妨試一試。」

但是，方海生每一次對於他的提議，却都表示非常淡然的樣子，他回答他，帶着十分抱歉的神氣說：

「謝謝你，我在留城的時候，早已用過早點了。」

陳祕書對於這位老朋友的拒絕，却像有無限遺憾一樣。

他們在這紛擾的月台上，就這樣一前一後的逡巡着。陳祕書差不多快變成金蒼蠅了，他從這一個食品攤飛着撲到那一個食品攤，嘴里已經給東西塞滿了，而手却又摸到另一個新的。方海生在距離着他約有兩三步遠的地方站着，冷然的觀察着，好像一個生物學者正在研究他那被研究對象的行動及反應一樣。他們就這樣，從左邊一直到右邊，又從右邊走回轉來。正當他們要重新走進車廂時，忽然有一個賣報少年，穿着一件籃底白字馬甲，滿頭油汗，尖聲的叫着，朝月台內飛奔而來。

「日報！日報！有人看當天出版的日報！」

方海生已經抓住車廂門上了一半，為這一個賣報少年叫喊聲所吸，便又退下來。回頭向他急

急的招手：

「賣報！賣報！到這兒來。」

差不多有半個月時間，他已經沒有和報紙接觸過了。其實，從他奉派到游擊區去做政治工作以後，也從沒正式和一張報紙接觸過。雖然爲了供應全支隊的需要，在政治部屬下的簡報班曾出了一份油印報，每天從收音機里，收得點簡單電報，編印出來，供全隊的官兵閱讀。可是，這些電訊實在太簡略了，不能滿足他的需要。因此，在許久以來，他就希望着，能得到一張比較成點報樣的報紙來讀。但是這個希望，在他回到韶城以後，並沒有實現，因爲他來得太遲了，當天的日報買不到，而他的行蹤又是倉促的。現在，他聽見那賣報少年的喊賣聲，使他重新想起這一個需要，他渴望着，能够馬上獲得這樣一張報。

賣報少年，聽見有人對他打招呼就應聲直向他走來，把當天的一份日報交到他手中，接過錢，又鼓噪着匆匆的奔到別人跟前去了。同時在全列車的無數車廂內，也有許多人同時從車窗內伸出手來，對他招呼着：

「買報！買報！」

方海生把一份摺成十六開張大小的對開報打開，約路的看一看報上的大標題，便上車去。當他剛剛爬上車廂，一個穿軍服，帶精神帶，掛着副站長紅底白字臂章的人，就走出車站來吹哨

子，報告火車就要出站了。另外一些站役，就對那些直到這時還逗留在食品攤前的客人叫着：

「快點上去，要開車了！」

後

果然，一會汽笛就叫起來，而火車也慢慢的，慢慢的開出站去。

那陳祕書正抽完一枝煙，又想閉下眼睛睡覺，以資消化他剛剛亂七八糟裝下肚去的一些零星食物。在他閉下眼準備睡覺前，他又裝着十分抱歉的樣子，對方海生說：

「我這個人真是出不得門，一上車就想睡覺。」

方海生也很和悅的勸誘他，請他別那樣客氣，如自己有這個需要，儘管去做就是了，他並不會因此而覺得不愉快。末了，他又叫他放心睡，如果車到衡埠，他會通和他的。陳祕書道了聲「謝謝」後，閉下眼，很快就呼呼的打起呼來。

方海生看見這位老朋友，已經睡着了，便也大大的鬆了口氣，因為他從此可以清靜的一個人來專心對付這一張報紙了。爲着使他的精神能稍略的振作一下，他就決心先抽枝烟，然後再慢慢的從頭到尾來研究它一番。這一份報紙從印刷上來講，似乎不見得比他們在前方所辦的油印報高明，字粒是模糊不清，油墨也不大好，說到紙質則更壞，差不多就是平常時人家措粗用的。不過，我們也要知道一個飢渴過度的人，因爲得不到好的飲料，就是一杯白開水也是好的。方海生這時的心情就正像這樣一個飢渴過度的人，在對付着他這盃僅僅能得到的白開水一樣，一邊抽着

便，一邊細心的打開報紙，慢慢的讀將起來。

報紙上的消息，似乎並不太豐富，就是一個長久和它隔離了的人，讀來也覺得是平凡的。但是，他却不失望，還是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下去。他把國內的新聞讀完了，就接着去讀一條和這些新聞有連帶關係的社論。社論讀完了，又開始讀國際新聞，讀副刊，讀地方通訊。當他讀到通訊版的時候，無意中却觸到一條爲他所關心，而早已淡忘了的新聞，他大大的被感動了，遂用着一種差不多快要爆炸的心情，一個字一個字謹慎的把它讀下去。

那是一條由工商通訊社發出來的通訊，在通訊中它說：工商界聞人孔德明，自從抗戰發生，將他的紡織工廠遷到桂縣後，因爲業務的日有發展，已在好些地方擴設分廠。一年前他在昆明開始籌辦的分廠，現在已經完成，且定於某日舉行開幕禮，屆時孔氏將親往主持云。

在一個平常人看來，這不過是一條極爲普通的新聞，在任何種報紙上都可以發現的。可是，在方海生看來，却是很新鮮而有深刻意義的，這個所謂工商界聞人的孔德明，正是他急於知道，而又多年不知下落的老朋友。這一條在無意中被發現的新聞，不但告訴他關於這位老朋友的下落，並且也給他知道這位老朋友主持的業務，在抗戰後，已經大有發展了。

「不會是另一個人罷？」在他稍爲思索過一下之後，忽然起了一個多餘的顧慮，顧慮這一片高興會落了個空。不過爲着要證實他這顧慮是多餘的，他又重新把那條新聞從頭到底讀了一遍，

覺得里面所說的情形，絕不可能是發生在另一個孔德明身上，的確確是他，是他多年來未曾見面的老朋友。一摞快被遺忘了的情思，在紛擾的心中清醒了，他把報紙摺好放過一邊，把頭伸到車窗外去，漠然的望着蒼蒼的原野，想起了一段往事。

大概是十年前罷，那時方海生正讀完了高級中學，從故鄉廣州到上海去進大學。他在經過幾番考慮之後，才決心去投考一間外國人出資創辦的大學。這個私立大學是很貴族化的，學生似乎並不太多，而且大半都是有身份有家產的。銀行家，工廠主或從內地來的地主們的子弟，佔了全人數的百分之四十。可是，同時却有許多苦學生，就是那些所謂工讀生，他們一邊替學校做事，一邊讀書。由這一點上看來，我們便可以知道，在這個學校里學生的成份是有如何的參差錯雜了。不只在學生方面是這樣參差錯雜，就是教授們也和他們不相上下。在這些教授中，有蘇聯逸仙大學畢業的，有從德國，意大利，日本留學回來的，因此在他們中間，思想的距離是很遠的。至於校長，却是一個老美國留學生。他一向的主張是學術研究自由，思想自由。作為一種學術的研究，不論是納粹主義，是共產主義，他都允許的。可是如果要超越出研究以外的範圍，行動起來，他可就會不客氣的請你滾蛋，不管是教授或學生。

學術研究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再加上學生們的出身成份不同，就使這個學校的一部份學

生，產生了完全不同的兩種傾向。一部份人，是把跳舞廳咖啡室作課堂的；另一部份人則把大半時間用在做秘密的政治活動上面。在思想的活動方面也差不多如此，一邊趨向極右端贊成納粹主義，另一邊却走了它的相反路向。不過，在他們中，却也有了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兩方面對於功課都同樣的不感興趣。

教授們在自己底思想和體系所屬的學生支持下，往往把課堂做他們的宣傳和思想教育場所，對敵對方面的思想論議，加以無情的攻擊和駁斥，爲的是可以藉此來爭取極佔多數的中間份子。這種鬥爭雖然很激烈的，無情的，却很少鬧出什麼風潮，因爲這是一種「行動」，爲校長所不允許的。

被認爲是「中間層」份子的差不多佔了全校學生的最多數，他們所標榜的口號是：「不參加任何方面的活動，他們嚴守着自己「自由主義者」的防綫，斥責任何一種思想來向他們進攻。他們是屬於校長這一派的。在他們中間，也有一種中心的東西連系着，那中心是什麼呢？是課本和圖書館。除了課本外，其他什麼都不能吸引他們的興趣。不過，這一個「中間」集團的防綫也不是絕對的鞏固，他們不但被左右兩派份子做擴展「殖民地」的對象，所攻襲，實際上也常常有人因爲保不住這防線轉變過去。這個原因最主要的就在他們還缺乏一種堅強的中心力量來連系。

方海生是一個苦學生，他的家境不好，無法供給他完成大學教育。他之所以能够進大學，主要的還是靠自己的努力和爭取。同時，也正因為他出身是那樣寒微而困苦，一進學校，便無法去和那些公子哥兒，銀行家，或地主的子弟混在一起，久之自然也就不會去參加他們的集團。可是，他也並不站在那羣工讀生方面。他開始先以一個「中間」份子的姿態出現，過了不久，覺得自己站在「中間」這一層也很不妥當，課本不能吸住他，圖書館也拴不住他全部理想，因此，他自己就摸索着站到工讀生那一面去。站到這一個新集團後，他原本是一個好動的角色，再加上同志們的教育，使他成爲一個嶄新的人物了，且開始以無比的活躍姿勢，去爭取他在集團中某些小組的領袖地位，果然不久他就滿足了。方海生領導着他所屬的若干份子，爲着鞏固並擴張他們的集團，就重又回到從前屬於他的「中間」集團去活動，可是現在的他與從前的他，已經大不相同了。

不久，他就在那「中間」集團中，認得一個姓孔叫做德明的，和他同年級的學生。

孔德明是一個紡織工廠廠主的獨子，他天性懦弱，而遇事却極樂觀，年紀不太大，身材適中，不過因爲從小教養得好，身體有點發胖。他雖然是一個富家子弟，却看不慣那些「日以沉醉於花天酒地爲樂」的同學，同樣由於出身的關係，他也不敢去接近那些「過激」份子。至於他自己有什麼主張，趨向那一個思想路向，他却連自己也說不出，他只想做一個兩方面的人都不反

對，都不得罪的「好人」。他常說：「別的談不上，做個朋友總可以。」

方海生和孔德明，在私人的友誼上，一向是保持得很好的，主要的原因是孔德明做人並不壞，態度很可觀，又兼是同系同班，也住在同一個宿舍。至於方海生，孔德明也看準了他的爲人和別的一些「過激」份子不同，他鎮定不虛浮，對朋友重信義，不說假話。還有，在各種學科上都有特出的才能，而這一些，無論如何又都是孔德明遠趕不及的，因此他常常去請教他。而方海生也往往以滿足了他的要求爲己志。在這樣的交往中，他們的私情一天一天的成長，加深了。不久，兩個人就成爲無話不可以彼此開懷暢談的朋友。方海生對於他這位闊氣朋友，抱着無限的熱望，他相信他可能變成一個相當理想的人物，雖然他的階級性限制了他的發展，但是他的忠誠和富有正義感的特性，却不致于使他趨向錯誤方向。因此，在現成的友誼的基礎上，他也時常能利用機會，介紹點進步書報給他讀，和他討論人生和哲學上的許多基本問題。他想先從這方面着手，久了自然有反應。孔德明也看出對方的用意，可是因他用的方法不太使人反感，最重要的，是方海生處處比他強，告訴他的一些道理根據都很充足，無可非議的，他也有意無意的接受了。儘管他所接受的因爲先存有戒心，在程度上是有限的，他總算已比從前大不相同了，他不再是一個純粹的「中間」分子了，有一次在運動場上，他甚至於對方海生這樣說：

「老方，你不用再隱瞞自己的企圖了，你想做的事，我老早就已經看出來……」

「你看出了什麼？難道我對你會有不法的企圖？」方海生微笑着，一面不時俯身下地，去拔運動場上的野草。

「我不是說你有不法的企圖，我是說你負有一個團體的某種使命，你過去對我說過的許多話都是。」

方海生對於這樣坦率的剖白並不表示吃驚，他早就知道有這麼一天，對方會親自動口來對他說。

「那麼，」他保持着同樣溫和的笑態說。「就算是，你覺得怎樣？」

「我當然不能禁止你不這樣做，因為這事在你們看來是善意的，起碼說明着，你們並不把我看得太壞。」

「你是說，你可能和我們站在一起？」

「不！」孔德明有點着急的說。「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是拒絕和我們在一起？」

「也不是。」

「那麼，你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我可以成爲你們最好的同情者，這在你們的特有名詞上叫做……」

方海生連忙插進一句說：「叫做同路人。」

「是的，我可以做你們的同路人，却不能成爲你們組織中的一份子。你也許要問：這是爲什麼，既然可以成爲同路人，爲什麼不能更進一步？要是你當真有這樣的思想，那麼，我現在就要回答你，因爲我們的根本利益還不可能打成一片。」

到這兒，他們的談話便結束了，因爲上課鐘聲正在響着。他們這一次坦率的談話，並不使方海生感到失望，他過去對他最大限度的希望，也不過如此而已。

大學畢業後，方海生和孔德明握手道聲「再見」後，便各自趕赴自己的前程去了。孔德明到他父親的工廠里，去做副經理練習管理工廠，經營事業的事務；而方海生則和他那個集團更進一步的接近着，完全的把自己埋沒在「地底下」去。不過在他們間的連系，却也不因此而間斷，兩個人依照自己的要求，也時常找機會碰面。有時孔德明看見這位老同學經濟狀況似乎不大寬裕，也私下給他送點錢去；看見他身上穿的衣服着實太不成樣子，便把自己穿的轉贈給他。這一種溫情厚意在方海生看來，是日點近於女性的，而且一個人老給人家接濟，也不大滿意。因此他每每也露出頗爲過意不去的樣子。但是孔德明却安慰着他說：

「老方，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這樣做並不是對你一個人，而是對你的所有朋友表示我一點誠意。要是你還不太健忘的話，大概你還記得我們在運動場上的那一次談話。」

方海生把頭很肯定的點着。

「我是很忠實於我那一次談話的，我要使你明白我是一個言行一致的人，在你們的朋友中，既然我只認得你一個人，我幫助你，也就是等於幫助你們的那些朋友。現在該明白了罷？這只是我一點點小意思。」

在說着這些話的時候，他是那樣熱切，以至於使方海生也只好微笑着接受了。

到了他們的聚會已經結束，大家快要告別了，孔德明就又緊緊的握着他的手說：

「不要以爲我現在已經是一個工廠的副經理，用不同的眼光來看我，今天的孔德明和昨天的孔德明並沒有兩樣。」約略停了一會，他又添加着說：「如果有什麼困難，過不下去，到我這兒來就是……」

當他剛想到這兒，火車頭好像碰在石山上一般，銳叫一聲，車廂隨之也受了震動停住了。

方海生在無意中，受了這種突然的震動，深爲吃驚，他以爲列車出了軌。可是當他睜爲鎮定之後，才知道不然，回頭向後面看，全車廂內的人也差不多和他一樣，露出吃驚的神氣，有的就「丟丟丟」的罵了起來。他再回轉頭來，把眼睛落在那位陳祕書身上，他却像是無動于中似的，照樣睡得很穩熟。

列車停在荒原上，至于爲什麼要停在這荒原上，除了那司機的外，怕不會有更多的人知道。這片荒地是很寬廣，荒涼的，沿車窗外張望，僅你的眼光到了極野，也見不到一座村莊，一畝田疇，只是一片又荒涼又寂寞的草地而已。在草地的遠處盡頭，有一叢小松林，在松林中，好像隱伏着一所小小的牧牛人的茅棚。茅棚前這時有兩個牧牛孩子，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左手執着牛鞭，右手遮在眼簾上，用一種驚異神氣，瞻望着這一系列突然停着不動的怪物。在草地中間，四處分散了一些牛草，黃色、黑色，或花色的都有。它們也和那牧牛孩子一樣，爲了這個突然的變動，拾起頭，用吃驚神氣，對一邊瞻望，有些嘴巴還在那兒嚼動着。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太陽已經出來了。在翠綠色的草地上，鋪滿黃金一樣的陽光。「多麼美麗，多麼鮮豔的陽光啊！」方海生對着它，深深的舒了口氣，好像要把這半天來悶積在肚子裏的悶氣，都在這一口口氣中呼出去似的。果然，在他這樣做過之後，也就覺得身上好像輕鬆得多了。

列車也許僅僅發生了一點小障礙，只要消爲修理一下，就可以重新開動，因此不久它果然就蠕蠕的爬動起來，一分鐘後，且用放蕩無羈的姿勢逐漸的加速了。綠波似的草地，金黃色的陽光，在方海生的面前飛馳着，閃爍着，朝後退去，消逝了！等到他完全見不到它們，列車已經爬進一個夾谷。方海生從窗際重復縮轉頭來，他感到眼睛有點疲憊，精神也似乎萎頓起來，於是遂

又閉下眼睛。但是，正當他閉下眼睛那剛剛被遮斷的未完的思潮，就又浮到他的腦際中來了。

半年後，孔德明結婚了。

他的新婚妻子，是一個聖公會女學的畢業生。姓林叫慧貞。這位林慧貞小姐，生長于世家中，祖父在滿濟朝代做過道台，父親也曾做過好幾任知縣。當這位道台在職的時候，她從民衆身上搜括了點財產。因此，後來滿清被推翻換上民國的牌子，他和他的知縣兒子也就落得乘機告休了。不過，那還是在她尚未請人事的時候，等到她進聖公會女學，他們的家境已大不如昔，一天不如一天了，不過在外表上却還支撐得十分結實好看。

這位小姐之嫁與孔德明，也正如孔德明之娶她一樣，事前彼此並不認識，也未曾經過熱烈的戀愛，只通了幾次信。他們的結合，是透過舊形式來執行的，一切都由家長替他們打主意安排好，而結果，兩方面也都一樣表示滿意。

林慧貞所進的女學，是全上海一所最富于貴族化，校規最嚴的學校。當事者之創辦這所學校，好似是要在這人心世道日非的時代，保存一點古風，因此在形式上對學生極為嚴緊，內容也大半是偏重于訓練學生使成爲標準的賢妻良母。就在這樣嚴謹的拘束環境中，渡過了她的最美麗的幾年時光，但是這幾年的嚴緊的訓練，並沒有使她成就一位完全合于理想的人物，她的外表

是好靜嫻淑，對人誠懇平易，可是她的內心中却恰和這個相反。正因為她是好靜的，就養成了她易於幻想的習慣；正因為她是誠懇平易，她是熱情的。她的性格的特點，是外表冷靜而內心熱烈。

在學校的時候，她對於功課似乎并不太感到興趣，可是每一次的考試成績却是優等的，因此她在應付了這些份內的功課外，還有許多空閒時間可以用在幻想和閱讀課外書報。這個學校是不怎樣提倡學生閱讀課外書報的，就是有些現成的課外讀物，也經過學校當局一再的甄審細核才准學生閱讀。但是她們却沒有想到在這套堂皇的外表掩護下，學生却在秘密流傳着一些被認為大逆不道的讀物，其間尤其是戀愛小說佔有主導地位。林慧貞就是這些流傳着秘密讀物的主要讀者之一。

由於外表的冷靜，迫使她不得不壓抑下自己過分蓬勃的熱情，同時也因為她在本質上是富於感情的，又不得不要求發洩。這樣，她便不得不秘密地去從某一些秘密讀物中找尋滿足了。每每有人這樣在僻靜處發現她：一個人孤獨的對着書本流淚，在夢寐中也有時也無緣無故的放聲大哭。

她很有點小聰明，當她讀着「鄧肯自傳」的時候，她就夢想着自己能做一個舞蹈家，一個天才的詩人，并且把這個決心實行了。不久，就常有人看見她成天關在音樂室中，不分日夜的在

練琴，并研究着舞踊的基本動作。她的鋼琴在這樣果決和努力之下，果然彈得很有成績，舞雖不好，却也能馬虎來一下。在某一次的餐親會中，她就化裝人間仙子在三百多學生家屬面前表演過。這興趣侵佔了她相當時間，因此在某一次放暑假期間，她回到家裏後，甚至於索性把自己臥室重新佈置過，一切不要的東西都撤去，只留下一隻皮沙發和一架鋼琴，并在四週牆壁掛起天藍的布幕。每當月夜，她就將窗門打開，熄去室中的電燈，讓月光瀉進來，而她就悄悄的坐在鋼琴前，迎着月光，彈貝多汶的「月光曲」，或她所愛的一些哀情曲調。可是那暑假還沒有過完，她又突然感到厭倦了，她疲乏極了，她多麼渴望着能使自己的腦筋得到片刻的休息啊！於是，她變得對什麼都沒有興趣了。

平靜過後不久，她那不可壓抑的熱情，重又把她鼓舞起來。當她在某一次講演會上，聽到一個從法國留學回來的留學生，對她們講述法國的「貞德故事」，她就多麼受着迷醉，多麼渴望自己也能做一個中國的貞德，好縱馬揮戈，出入于槍林彈雨之中，她崇拜貞德。可是當她從一位朋友那兒得到一本福樓拜的「波娃利夫人傳」來讀時，她竟被迷感到忘記了飲食，忘記了功課，忘記了貞德，好像是病着似的。到讀完最後一頁時，她再也壓抑不住自己，她縱情的哭了，且爲這事而告了近一星期病假。等到她的精神恢復，可以自由出來走動時，她就常常想到人間的許多悲劇，想到自己將來也許是一個悲劇的角色。因爲多愁的原故，就變得十二分軟弱，偶有所感就會

流淚。

這種沉醉於悲劇式的哀愁生活，支配着她并不久，到了她學業將告結束的時候，看見許多同學都紛紛在那兒打算去向，有的要出國升學，有的打算嫁一個如意郎君，她們各人都有自己的打算，自己的前途。而她自己呢？應該作什麼打算，是出國升學還是嫁人？出國升學她看着自己近來的家境，知道是沒有可能的，那麼怎麼辦呢？還是從嫁人這方面打算罷。

說到嫁人，她的心情就紛擾起來。她知道在她的同學中大半都有情人，他們有的是博士，是教授，是留學生，最起碼也是一個國立大學的學生。而她却是渺茫的，一個可以親近的男朋友也沒有。每次想起這件事就使他懊惱，懊惱自己不該長期的關在這個修道院式的女學里過生活。

就在這時，正當她感到徬徨不知所措的時候，她的家庭已經悄悄的把她的命運安排定了。因此，當她從學校搬回家去，她母親就開始向她把那所為終身大事的提了出來。開始，她有點吃驚，爲什麼提得那麼突兀倉促？可是當她知道對方是怎樣的一個人物時，他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一個紡織工廠主的獨生子，等到將來老廠主死了，他就是一個三百萬財產，幾個工廠的繼承人。當她知道他並不是一個怎樣叫人厭煩的人物時，她也就欣然的答應了。

至於孔德明，他以為她長得美麗，她的腰圍是細，胸膝是高的，眼睛像兩隻流星一樣閃閃發光，嘴巴也細巧，而牙齒則簡直就像一串真珠谷粒，又是那樣沉靜端莊。最重要的還是因爲她是

一個教會女學的高材生。在他們結婚前，孔德明從不曾看見過她，直到快舉行訂婚儀式的前幾天，他才從一張六寸大小的像片上認識她。訂婚儀式舉行後，他才有機會和她通信。通過幾次信後，他又到她家里去做了幾次客。可是他們却很少在一起單獨長談，不過僅就這幾次簡短的會面，她給他的印象已經非常之深刻了。她時常像一個貴婦人一樣，排着端莊姿勢，坐在會客廳鋼琴前給她的貴賓彈貝多汶和莫扎爾特的曲子，有時也要求他唱支英文歌。孔德明面孔雖然漲紅，每遇到她有所請求，却也毫不推諉的接受了。往往在這時所有坐在會客廳陪着這位貴賓的人的掌聲，跟着也像風暴一樣的起了。這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啊！孔德明初次為一個少女的濫情所陶醉了。三個月後，他們的結婚消息便宣佈了。

舉行婚禮的那天，方海生沒有去參加。他從離開校門後已經很少在公共的集會上出現，而且像這一類的集會，在他看來也沒多大意義。不過，為避免這一位多年老同學的疑心或責備，他就半個月後，在那世俗的紛擾和忙碌已經過去，始親自到他家里去，向孔德明作婚後的第一次拜會。

孔德明雖然已經成家了，却還在他父親家里住着，因為他是獨子，他父親的家，事實上也就等于他自己的家。方海生在動身前，為着表示慎重起見，曾給孔德明去了一封信。因此，孔德明很早就在家里等他。約在下午三點多鐘的時候，這兩個久未謀面的老朋友便彼此面對着了。對

于這一位平常時受他尊敬，且又多時未能會面的朋友的專誠拜訪，使孔德明深爲震奮，他差不多要忘記，他現在已經是一個大紡織工廠的副經理，一個有家有室的人了。他跳躍着，把這一天比一天冷靜而又蒼老的老朋友抱得緊緊的。方海生也很熱誠地道了他應說的吉利話。之後，孔德明就把這位老朋友帶進書房，并且馬上把自己的新婚夫人介紹給他。

這位新婚夫人，以一種目空一切的傲慢的姿態，出現在方海生面前。初初只見了他一眼，她就暗自覺得，她是很不喜歡他了。「那兒來了這樣一個怪物？」她想到。「面孔這樣黝黑。頭髮鬍子既不修剪，衣服也是破破爛爛的，馬路畢只怕要比他強哩。」接着她就轉着冷眼去觀察他，覺得他不只在外表上使人覺得寒酸，而態度也很放肆，好像不是來人家地方做客，而是在自己家里接見下屬似的。反之孔德明倒處處露出了恭敬和逢迎的神氣。她覺得她已對他十分反感了。

那客人像是對付小學生似的無可無不可的問了她幾句話，就又重新回過頭去，和孔德明親密的談着。他們所談的，好像是在前幾天所發生的一件搗毀案，說是有一羣暴徒，曾用武力闖進一家電影製片公司，肆意的搗毀了一陣之後，才喊着口號，發出一些傳單，從容的散去。當這個不幸事件正在發生的時候，離那電影公司門口只有十來丈遠的地方，還有巡捕在站崗，可是他卻像毫無所覺的沒有一點表示，眼白白的看那一羣暴徒，在打人搗毀東西之後從容散去。

「鬥爭已經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尖銳起來了，這回搗毀事件絕不是偶然的，它到底說明了些什麼？說明了我們已經到了暴風雨總爆發的前夜。」

那怪物捏緊一隻拳頭，拍的打在自己的大腿上，然後很嚴肅的說着。他的聲音堅決而有力，好像是從一片鋼鐵中迸發出來似的。他在做過這樣一個結論之後，又講了一些什麼，但是林慧貞却一句都沒有聽懂。

她一個人孤獨的在沙發上坐着，好像沒有人想去理會她，連她親愛的孔德明也是一樣，但是她却不願承認自己被人冷落，便儘量的裝着自己對什麼都不感興趣的樣子，有時甚至於還大胆的露出對他們談話的輕蔑神氣，而在自己的心里却又兀自暗暗想着：「這傢伙一定不是好人，不然爲什麼老講一些這樣叫人提心吊胆的事？可是孔德明却說自己的好朋友，他把他當寶貝一樣的招待進自己的房子。」這樣想過之後，她又有意的偷側着眼睛去看他，覺得他的眼睛比任何東西都可怕：爲什麼會那麼地亮，那麼地灼熱，那麼地尖銳？那雙眼睛無意中和她的接觸在一起。她着急起來連忙掉開一邊，身上隨着也起了一陣冷顫。慢慢的她覺得像這樣一個人像木頭似的被冷淡着，不受注意的坐在這兒，有點心煩無聊，於是就故露笑容，從沙發上站起來，推說身體有點不舒服，告辭離開了他們。

當林慧貞剛剛離開他們，孔德明就急不及待的把話頭掉轉方向，探問方海生對他這位新婚太

太的印象如何？方海生對於他這樣突如其來的問題，沒有即刻就回答，他覺得這幾句話不是可以隨便說得的，應該考慮一下。其實他對她的印象是不太好的，可是他考慮到他的朋友，正爲着她而瘋狂自傲，要是他把自己的意見老老實實的告訴他，不就等于有意給他打擊？因此略爲頓了一下之後，也就微笑着說：

「我和這位林小姐不過是初次見面，當然不能隨便說什麼，這是不應該的。至於說初次見面的印象，却是好的。有了這樣一位多才多藝的妻子，在你也應該滿足了！」

孔德明感激地把頭點了一點，承認他現在對於自己的處境，的確是很滿足，他之對她差不多就像人之對偶像一樣。

「我之愛她，」他接着說。「并不單純爲了她長得漂亮，而是因爲她和別的女子不同。她懂得一點藝術，有文學和音樂的趣味，這正是我所迫切需要，而又缺乏的。」

「有這樣就够了！」方海生贊成的說，「不過，你也別忘記，愛情如果離開了共同的認識基礎，也是危險的。」

孔德明高興地拍着手大聲說道：「對！你講得對！」

方海生在孔德明家里，一直留到吃過晚飯才告辭回去。

在他們快要握手道別的時候，孔德明覺得有點依戀不捨的樣子，於是他就把這位老朋友一直

送出大門，然後才感動的緊握住他的手，熱情的叮囑道：

「對於今天的談話，我覺得很愉快，我希望我們以後有更多這樣談話的機會。不過我還有點不放心，擔心你用另一種眼光來看我，以爲我已大大的和你們不同了。老方，其實這是錯的，別的我暫且不說，我對朋友始終是忠實的，以後如果有什麼困難，一定請到我這兒來。」

方海生對他這樣懇切的道白，也很感動，他說：

「小孔你放心得了，我們雖然各人的努力方向不同，但是我並沒有忘記過去我們的友誼。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我相信將來也一定是這樣。至于說到生活，我現在過得很好，用不着你來幫助，以後如果有什麼需要，我當然會自動來找你。」

「這樣才是對老朋友的態度，」孔德明興奮的說。「你可以想像得到，當我聽到從你口中說出這一句話後，是有如何的愉快！」

他們就這樣分別了。

孔德明在大門口的台階上站着，直到這位老朋友走遠了，不見了，才轉身進屋。當他走進內室，林慧貞接着他時，她第一句問他的話就是：那個姓方的是做什麼的，爲什麼這樣可怕？孔德明微笑着說：

「這是一個好人，我認爲在這樣的世界再找不出第二個的好人，初次見面給人的印象也

許不大好，久了，你就會知道他的。」

他的話只說到這兒，便不再說下去了。

火車頭的汽笛聲，又嗚嗚的叫起來，報告旅客說：下一個站就要到了。果然，火車的速度不久就慢慢的減了下來，而終於停住不動。車剛好在站上停着，月台上就有一個穿號衣的人出現，他一邊走着，一邊用喇叭筒對車廂內的坐客，大聲報告道：

「衡埠到了，到衡埠的下車！」

陳祕書還是那樣適意的睡着，他似乎已忘記了是在旅行車上。於此方海生竟想起他的諾言，一面伸手把他搖了搖，另一面低低的俯近他說道：「陳先生衡埠到了！」

「什麼？」陳祕書在匆迫中睜開眼來。

「衡埠到了！」方海生重複着說，面上露出微笑。

於是陳祕書在忙亂中，一面伸頭到車窗外去看，一面站起身來提住行李就匆匆走下車去。方海生也站起身，把他送到車門口。

「以後常常通信。」他說。

「一定，一定，我的新通訊地址是第×師。」

「再會。」

「再會！」

陳祕書說完話，搖了搖手，就朝車站的出口處大步走去，方海生重新回轉坐位來。當他回到原位後，也許覺得這樣悶坐着未免太單調了罷，於是就從窗洞內向車站那邊看去，覺得有許多人正在那兒擠來擠去，至於陳祕書，當他一投進人羣中後，一轉眼就不見了。他朝那兒看了很長一會，覺得眼睛有點乏了，於是就慢慢的掉轉來，不自覺的去看一看車廂內情形。車廂內，人已走得許多，坐位跟着也就空了一大半。沒有下車的，爲了想舒服起見，就紛紛的從四方八面出動，出來掉換新坐位。因爲只有這樣，才能够使他們每一個人單獨佔據一列坐位。一個人只要佔有兩個人以上的坐位，就可以把坐位變成臨時臥鋪，高枕無憂的，一直坐到他們應該下車的地方。可是當火車抵站時，到站的客人固然急于要下車去，同時在站上等車的客人，也是急于要擠上車來，大家都是那樣急急忙忙的，各不相讓，於是乎小糾紛便隨着發生了。這糾紛起初是在出進口處，後來就蔓延到車廂內來。原來是有些人想獨自佔據一整列坐位，而新來的因爲找不到現成坐位，就請他讓一讓，對方以爲這坐位既爲自己預先佔領，自然沒有讓出的道理，堅持不肯，於是糾紛便起了。這種爭執似乎帶有着傳染性，往往是這一邊剛好吵過，另一邊新的糾紛又起了，結果在整個車廂內，就全爲爭執聲所充溢了。

方海生厭煩極了，火車在站上停留的時間，雖然只有十分鐘光景，可是在他看來却實在有半個鐘頭。他暫時停止思想只希望火車能够快一點出站。要是不，像這樣老拖下去真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到達桂縣了。這種不耐煩心情一時比一時加重，終於到了他再也無法容忍下去。想下車去散散步再回來。可是就在這時，正當他要起身，汽笛嗚聲忽然嗚嗚的叫起來，他以為這一次一定是要出站，便舒了口氣，重又坐回座位。不久，他就覺得他所估價的完全錯誤了，火車並沒有就開出站去，汽笛雖然叫過了，但是并非發自他所乘坐的這一系列火車，而是從遠處，從對面開來的另一列火車發出來的。他把頭伸到車窗外一看，才知道原來是從桂縣開來的一列火車，跟着他也就明白他們爲什麼不能在這兒逗留這麼久的原因了。五分鐘後，從桂縣開來的列車緩緩的進站，隨之而起的是一陣叫子聲；它報告旅客們上桂縣去的車要開了。衝埠眼着便在這一系列車坐客的眼中消失，代替着這車站景物出現在他眼前的，又是那沒休止的一模一樣的田野，村莊和叢林，不久他就覺得自己因不斷被這大自然的單調顏色所刺激而厭倦了。……

過了差不多有一年時間，他們的友誼從不會有什麼新的改變，各人都埋頭在自己的事業中，見面時也還和從前一樣親親熱熱。

但是，有一次一件突然的事變發生了，這使得方海生的命運和孔家更緊密的連系起來。

那正是上海臨了雨季的時候。有一天，約在黃昏後，方海生從一家印刷工場的工人宿舍出來，朝回家的路上走。他是在天剛亮時就出門的，只出席了兩個會議，一天時間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流過去。早上當他正要出門的時候，曾通知他的同伴，一個從內地流浪來的青年學生，如果屋裏沒有發生什麼變故，他應該在黃昏前把窗口放着的那一條花毛巾拿掉；反之，如果有什麼意外發生了，就讓它在那兒放着不動好了。這正是黃昏後，正是他約好回家的時候，因此，在那一個印刷業工人幹部會議結束出來後，就不再到別的地方去，冒着大風雨，抱着一股淡漠的鬱悶的心情，從公共租界走向法租界。在路上，他時時在掛掛着那懸在窗口的花毛巾，他之時常爲這事而提心吊胆的，已經不止這一次了。從他決心把自己獻身于這種人類解放事業後，已把冒險，視作家常便飯。他其所以今天特別覺得不安的，實在是因為他今天正得到一些不甚叫人安心的情報的原故。由於這些情報，又使他連想起別一件事，那個同伴曾這樣告訴過他：在接連近一星期中，常有一個陌生傢伙跟他不放，他邊走邊想起這些零碎斷片，而在不知不覺間已走過好幾條馬路。雨下得更大了，整條街都被雨絲瀰漫着，連街燈都顯得模糊了。方海生從走出那工人宿舍後，走不上幾段路身上的衣服就被雨水打濕了，可是他却像是毫無所覺似的繼續走着。不久，他到了一條僻靜街道，且轉進一個弄堂的鐵門去。當他剛好要跨進那弄堂門，遂又習慣地回轉頭來向四周機警的看了看，知道沒有人眼，才放胆的一直走進去。

他進了弄堂門又走了約二十來步遠，才靠左朝一個橫巷拐過去。弄堂內原本就比馬路低，再加上這幾天天來雨不停的下着，使地面的雨水淤積着，它們這時正像小河似的注進他皮鞋內部去，他低下頭一看，才知道積水已滿過他的足盤了。但是他並不把這事放在心上，唯一使他記掛的，還是那窗口上的花毛巾，好像他已預感到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這預感越來越急促，到了他快走近自己住的那一號門牌房子的時候，他下意識的把頭抬起一看，緊接着他全身就急劇的受了一震，覺得情形有點靠不住了，「糟糕！」他心想。「爲什麼到這時還不開燈？難道小鬼也出門去到現在還沒回來？」接着，他就細心的去搜索那件最使他不放心的物事，果然牠還在窗口正在風雨中搖拽着。在這突然的驚駭中，他無意的把足步止住，心跳得很急，氣息好像也短促起來。有一個時候，他甚至于覺得全身都麻木了。……

等到他從慌亂中覺醒過來，他才想起他在這兒站着似乎很久了，同時又意識到他這樣站着是很笨拙的，不就等於暴露了自己？因此，他急車轉身朝四週張望着，看看是否有人監視他。弄堂里很寂靜，雨似乎下的更大了，沉重的雨滴敲在水門汀地面上發出有節奏的輕脆的響聲，使人起了一種淒涼的寂寞的悲感。他安心了，並且開始萌生一種新的希望。這希望是寄托在「那個小鬼也許把這事忘了，兀自玩去，要是事情壞了。爲什麼會沒有人在大門外等呢？」他想着，就下意識的以爲那小鬼是既好玩而又健忘，他甚至可以列舉許多例證出來，雖然這些也許都是空中樓閣。

不久，他完全相信自己所想像的，且就樂觀起來，覺得那毛巾的事情并不太嚴重；一個人把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忘記是常有的。可是同時，他却也提不起新的勇氣去敲門，爲要證明他這個顧慮不是多餘的，他又自己找出一些理由，來說明這塊毛巾的不會被收進衙內去，絕對不是偶然的。他又猶豫起來，覺得還是不進去的好。爲着使自己離開這兒不致于太匆促，他就裝着像是來找朋友，而正在找不到那一號門牌，一直從巷頭倉倉的走向巷尾，稍爲轉過幾個身，他又在街上出現

了。

到了街上，他略爲覺得心安一點，可是紛擾仍在他心底悄悄的成長着，那就是，直到這時他還疑惑不定到底有什麼變故發生了。他走着，一個孤獨的影子，配合着一對孤單的步履聲，寂寞的響着。風雨還在猖狂着，好像是企圖着席捲去整個大上海，從半掩着門的店舖內，偶而也有幾家發出燈光灑在油光的柏油馬路上。他在雨中毫無目的的走着，又穿過兩條橫街，還決不定應該怎麼辦：馬上回轉去？還是到什麼地方去呆一呆？他一時決不定。那花毛巾在他眼前飄着，飄着，好像是在譏笑他。它譏笑他猶豫，譏笑他胆怯，可是這又怎能怪他？一個真正的工作者，是決不作這無謂的犧牲的。要是他太大意了，出了事，那并不能表現是他的勇敢，那是魯莽，是庸夫的勇，他不能作這樣不必要的犧牲，他得好好的考慮，他不能馬上就這樣回去。想着，他抬頭向四周張望，覺得他已經來到一條荒涼的馬路底盡頭，再走前一步已經不是路，而是一片曠場。

這曠場在風雨中顯得十分的淒涼與寂寞。一年前他曾住在這一帶，覺得它不過是一片沒有人過問的荒地，現在已經被人開闢爲運動場了。可是人跡罕到，除了特別事故，如賽球一類事情等，如在平時夜間一樣，這兒甚至於連燈光都看不見了。他一個人下意識的繞着這曠場走，走了頗長一段途覺得老這樣下去，也不大好，說不定就會因此而招惹起人家的注意。於是他就回轉頭走，在他腦中還浮現着那個不能解決問題，那條花毛巾又在他眼前出現了。他心想道：如果這事成爲事實，那他該怎麼辦呢？他的「家」在那兒，他的「全部」財產也在那兒，他成了問題，人家難道就會寬恕這些東西？雖然這些東西在一個平常人眼中並不值幾個錢的，可是就只這區區的數目，對於一個像他這樣的窮人，已經是太大的了。最使他放心不下的，還有他多年來費盡心血搜集得來的那些書本，和幾份文件，這些東西就是有錢也買不到的。

他朝回頭的路上走，穿過好幾條街道，又重新出現在自己的弄堂了，他所以決心重新回來探望一下，實在是覺得這個家太放棄不得了。他在到弄堂口以前還有點猶豫，可是很快就決定了，他在心中暗自盤算，要是他這一次發現房中的電燈是亮的，花毛巾已經從窗外被取去了，他就上去敲門。反之，燈光仍舊是老樣子，花毛巾也還掛在老地方，那麼，他只好走開，另找出路了。不過，他總堅信着這是不會有的。不一會，他就走到橫街口，藉着他習常的經驗，老遠老遠

就朝着他住的那一號房亭子的窗口望去。首先並沒有看清，後來禁不住又失意起來了，原來一切情形，都和他剛剛所見的一模一樣。燈光未亮，那塊花毛巾也依然在窗口隨着風一搖一拽的飄着。看着這情形，他不只打着冷顫。且本能地迅速的車轉身，跨大了步伐朝弄堂口走去。他的方寸已經完全亂了。平常時他所担心的，認為有一天總要來的事情終於來了，他的家，他的所有物，全空了，他要遭受近十年來最大的一次損失了。可是當他剛好轉過身走出橫巷，絕不可能的信心，又使他遲疑起來，他始終不敢相信，也許那傢伙還沒有回來哩，爲什麼不等個機會打聽打聽？於是他遂又臨時改變念頭，回到橫巷口來等待機會了。新的希望的火焰，又在他心中燃燒起來，它首先用嚴重神氣嘲笑他未免於神經過敏，胆小如鼠，接着就鼓勵他該奮勉自己，進去冒一次險。這個思想有力的吸引着牠，逼惑着牠，使他有幾次直要把足提起來朝那「謎」的地方走去，但是旋又失望地放下。正當他在這種心情中，感到徬徨失措的時候，忽然聽見有一陣足步聲，在他背後悄然的響着。他兀的抖索起來，以爲在後面有什麼人來向他進攻了。於是，忙取着防禦姿勢，急速的回轉去，一看，他放心了，原來是一個老婦人。這老婦人不是別的，又恰是他底二房東的女傭。平常時替他打掃地板，打開水，買零碎東西，也差不多都是她。當這個女傭突然的爲這一個大漢的防禦姿勢所驚嚇的時候，便把面孔從地底下拾起來，向他看着。當她認出站在這兒的人，正是住在她們亭子間里的三房客，正是那位待人和藹可親的先生，便露出至爲驚訝

的神氣，先回頭向前後左右張望一番，看是否會有人來注意她，始又壯胆的接近他，用江北話悄悄的對他說：

「先生，不要回去，你房里有巡捕。……」

這是他早就料到的，可是却自欺的不敢去想的一句話。當它從一個平素和他沒大干係的人口中善意說出時，那是太明顯，使他無法再自欺下去了，他就難過了起來，同時也因為那女傭善意的提醒，使他大受感動，他覺得淚水就在眼中打轉，要不是他覺得情形已經是非常之急迫了，他一定會下淚的。他低低的回答了她一句：「謝謝！」便車轉身像一抹影子在弄堂口消失。那江北女傭，對於這位大膽的先生，好像也很不放心的樣子，她呆呆的在那兒站着，一直到他的影子完全在不見了，才微笑着，走進自己的家後門。她覺得她已經做了一件大功德了。

這時，事實已經够明顯的了，容許不得他再自欺下去了；幾年來，他所關心和害怕的一件事，終於來了，終於在他不大留心時，悄悄的來了。那麼，他還有什麼呆在這兒的必要呢？說不定人家會因為他老在這兒逡巡不去，把他注意着，要是那樣才糟啦。因此，他一回過頭就開快步走，那神氣之倉皇，步伐之凌亂，連他後來回想起來，也不禁吃驚。可是在當時，他却毫無所覺，他只覺得自己的足步實在走得太遲緩，老是那麼慢吞吞地，好不叫人着急。不久，他到了馬路，看着從路旁商舖內漏出的燈光，他的脚步才放緩且大大的安心了，他覺得自己已完成一件無

比危急的經歷，沉重的負擔擺脫了，輕鬆起來了。一身都是冷汗。

也就在這同時，他發覺他的上下衣服已經濕得不成樣子了，那條爛西裝褲，甚至於那樣不客氣地直沾上大腿。至於足底下，那簡直就不是世界，他是上穿的那雙皮鞋，原本就爛了底，只剩一層薄紙皮把足底和路面隔開，由於今天這一天不斷的奔跑，已經泡了好些時候的水，再加上他走的倉皇迅速，早已使那層薄紙皮不知去向。因此，在他足上雖像還是穿着鞋子的樣子，却早已有名無實了。他走着，足底就老實不客氣的直接和油滑路面接吻起來，而淤水也因之川流不息的浸入又復被迫退出，最糟的是在這出納口還常常滯留了大量的砂粒和污泥，使得他的皮鞋內部像是在攪漿糊一樣，時時有一種滑溜的不快的感覺。

他在馬路上走着，意識似乎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只覺得他週圍的許多東西，還是蓬蓬恍恍的，整個大上海，在他看來竟像是一片沙漠，一個漂浮在雲層中的朦朧世界。這世界是寂寞和淒涼的，見不到一點光，也感受不到一點熱，而他就像是這寂寞世界中的一個孤魂，只隨着那股浮泛的霧氣在飄，朝左飄，朝右飄，朝上飄，朝下也飄。到末了，他好像碰在一座龐然無比的巨物上面，發出一陣浪然巨響，世界被碰碎了，他也被碰碎了。跟着，他睜開眼一看，也就從這迷霧中甦醒過來。

當他甦醒之後，才發覺自己正跌倒在地底下，在他面前不遠的地下，也有一個人躺着，正一

邊滿口喃喃的罵些什麼，一邊在地上打滾，似乎想爬起來而又無力爬起一樣。他再回頭四周一看，却是一條荒涼的，尚在興建中的馬路，再走不遠就是郊外了。但是爲什麼他會走到這個地方來呢？這真是莫名其妙。於是，他就迅速的爬起來，並且跑上前去，想幫一幫那個直到這時還在地下打滾的人。

當他走近這個在地下打滾的人，首先就聞到一股撲鼻的強烈的酒精氣味，跟着，他又利用黯淡的街燈，看清了在那個打滾的人的面上，有一個鷹鼻子，一雙藍眼睛。「一個白俄。一個醉漢。」他心里暗自想道。可是還是善意的俯下身，想把他扶起來。但是那個人早已從地上坐起來，嘴裏猩猩的叫了一些什麼，兩手探着防禦的姿勢。等到他一走近前，他甚至於對他揚起拳頭來。他吃驚地忙退後一步，心里暗自罵着：「媽的，兒鬼！」回轉身就走。

他走了約有十來步遠，忽然覺得他的雨傘不見了，一定是剛才對撞時在地下掉了，於是就又回轉身來找，當他走到被撞倒的地方時，那個白俄正跪在地下抱着頭，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樣，淒切的哭着。他聽着當時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於是就在旁邊站着，以爲他也許是在被撞倒時受了點傷，所以那樣傷心。同時又害怕他那雙又粗又大的拳頭，不敢上前去扶他。因此，他就從袋里隨便抓了一把銅板丟在他身邊，自己則回身去找雨傘。

那把雨傘，也許是因爲在他們彼此無意對撞時，撞得過猛了，早已飛得遠遠，且全壞了。

他在路旁找到那可憐的殘骨，但是已經用不得了，他搖一搖頭又復把它丟下地。正當他回轉身準備走，那個白俄已經自己從地上爬起，檢完那些銅板，轉哭爲笑的向他走來，一邊伸出手想向他攬，一邊用那難聽的中國話說：

「你，好好中國人。」

方海生却懶得去理會他，他一句話也不說地朝前走了。當他走了好長的一段路，站住尼回轉頭來看，那個白俄正在街燈底下數銅板，嘴里哼着淫蕩的舞蹈曲；兩腿還在地上蹣跚哩。他吐了一口口水，低聲的罵道：「可憐虫！」又動身走了。

他走了好一會，轉過兩條橫街，覺得自己有點疲乏了，便開始想着：應該找個什麼地方休息，一則可以歇歇足，再則好叫自己有更多時間來考慮當夜的去路。他的家現在是完蛋了，身上的衣服也打濕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去找一個地方，好休息一夜，找兩套乾淨衣服換換，免受涼，至於其次問題，只有等到第二天再想辦法了。他這樣作過決定之後，就開始朝街道兩面搜索，不久，果然就找到一座新近落成的弄堂。於是，他就飛起腳朝那兒一直走去。弄堂門這時還開着，司閘人已經睡去了，並沒有人會來干涉他，而他也落得個自由自在。當他把足步站穩之後，第一步工作就是絞去身上的雨水，其次便冷靜的來考慮當晚的出路問題，叫他到旅店里去開房間罷，他的錢不够，而且也不便，人家既然會抄他的家，焉知就不會到旅館里去找他？而且

他還需要弄一兩套乾淨衣服換，這無論如何在旅館里是解決不了的。住旅館不成，那麼就到朋友家里去住一下如何？什麼朋友，那個朋友？像他現在的朋友雖不少，可是却也不能不考慮這些朋友個別的困難，不相知的，他不願意去打擾他，而且以這樣一副姿態出現也很不妥當，不就等於暴露了自己？至於相知的人，大半都因為工作上的原故，不敢把住址告訴他，而且，他就是知道了，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也不該去找他們，這是不允許的。何況自己現在又出了事，說不定在他旁邊這時就有人稍稍的釘住他，監視着他，如果他到了自己的同志們的地方去過夜，不就等於出賣，公開他們？這是萬萬要不得的。那麼，又該怎麼辦呢？於是他伸出手去搔頭皮。就在不知所措時，忽然有一個影子，迅速的在他腦中一掠飛過，那影子不是別的，就是孔德明。他不是常常握住他的手說：「如果有甚麼困難，到我這兒來想辦法嗎！」於是他就像一個在沙漠中行旅飢渴的旅客，正到快要絕望的時候，突然得到一縷清泉似的興奮起來了，多少時使他感到難以解決的事情，只在一剎那間，完全解決了，這怎不叫他感到興奮和愉快呢？因此，他差不多就用了和那個白俄在絕望中忽然得到這意外飛來的物事一樣心情，也顧不到雨下得正大，伸頭到外面張望，覺得已經見不到行人了。便重新鼓起勇氣，冒着雨走出街去。

一個鐘頭後，他像一個被打撈起來的落水者一樣，全身水淋淋地，出現在孔公館司闖人的小里。那司闖人是一個四十開外的忠厚的北方人，他是從孔家的差役一直擢升上來的，所以對

於孔家內外的親戚朋友都熟悉，自然馬上也就認得這位落水公子是「大少爺從前的同學方先生」了，因此，便很客氣的招呼他坐下，且毫不阻難的替他進去通報。

孔德明這時正要休息，他的女人，已經在床上半噓半怒的催他好幾次了。他摺好當晚的夜報，正想寬衣，忽然通報來了，他開頭有點厭煩，這樣深夜，又兼大風大雨還有那個來拜會他的？後來聽說來找他的不是別的，正是他的老同學方先生，於是也就轉惱為喜，一邊叫人請這位老同學在客廳內坐，一邊連忙穿上衣服，準備出去見他。在他心中忽然起了疑惑：爲什麼會冒着風雨，深夜來訪呢，該不會出了什麼事罷。這個人的行動近來總是那樣神祕。叫人捉摸不定……

他們在會客室裏會着了，當孔德明遠遠的看見一個人像幽靈似的，不安的來來去去踱着步時，差不多認不出他是誰了。要不是通報的人告訴他，這就是他那位老朋友，他會叫人把他攆出去的。他對於他這位老朋友的狼狽情形，是如何的表示着吃驚啊！同時也就證實了自己剛剛猜疑的事情，沒有錯。

至於方海生呢？當他在這樣的情況下看見了這位富家子，心里雖多少感到一點慰藉，同時却又相當的沮喪，他是一個意志和個性都很堅強的人，他不願在一個形式上是朋友而在精神上是敵人的人面前，表現出他的困難和狼狽情形，要不是對方當時對他的態度還好，他會馬上就掉轉身

走開的。他們就這樣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面對面的站着，沉默了近五分鐘。到了終於再也不能沉默下去，方海生才這樣低低的對他說道：

「我果應你的約，得不到這兒來求幫助了！」

「不用說，我早已看出來，」孔德明說，他的態度是熱情而愉快的。「是不是連行李都帶來？」

他所得到的却是一句相反的回答：

「不，我什麼都沒有帶來，甚至于連我平時最心愛的書本。……」

「爲什麼不帶來，你不是想和我們在這兒愉快的住一個時候？這是我早就希望着的。海生，我以爲你實在太忙了，成天在外邊跑，也應該找個機會，好好休息一會才對！」

「不是這個意思，德明，你誤解我了。」方海生說。「要是我能够帶着它走，我也不會到你這兒來。」

「爲什麼？」

方海生微笑着，不答。

「是不是可以告訴我一點？」

「不能，」方海生堅快地說。「你只要知道我現在有了困難，想到你這兒來暫時躲避一下就

是。至于躲避時間也許是一星期，也許是半個月，也許是一個月，總之時候到了，我會自己離開，不用你來通知。在我住到你們這兒的時候，你可以安心，不會有人來找我，因為沒有人知道，我也不會出去，因為暫時還沒有那必要。我只想利用一下這個時間，把自己關在房里，好好的讀一點書，思考一下問題而已。」

「海生，你是不該說這樣的話，我聽了會非常不高興的，難道你已經不信賴我？」

「不是這樣說，德明，我很相信你，假如我不相信你，我也就不會到你這兒來了。」

「那麼，你剛剛就不該那樣說。……」

「我自己是一個怕麻煩的人，同時也害怕使人家感到麻煩。」

「我并不覺得麻煩。相反的正爲着你能到我這兒來，認爲是一件極大的愉快，你在這兒放心住下去就是了，不會有人敢來麻煩你的。」

「我希望是這樣。」

他們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孔德明爲着要使這位多年的知友，在更換了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生活，不致于太感傷促，就叫工人替他把自己樓上的書房，空出來給方海生住。又吩咐下人，叫他們白天不要到那兒去吵擾他，如果他沒有按鈴呼喚的話。方海生果然在白天也很少出房門，他把自己緊緊的關在書房

里，工作得很緊張，不是讀書便是寫作。要是他工作得疲乏了，就在躺椅上靠着，閉下眼睛，或者抽根煙養精神，雖然只要一走下樓梯就是花園，但是在這公館里却很少有人碰見他到花園里來。他偶而也走下樓，但是大半時間都放在打電話上面，一次總是幾個地方同時打的，却很少打通，因此他往往變得十分焦躁沮喪，一回轉房去，遂又把自己緊緊的關着了。

黃昏前，孔德明照例要從工廠坐着汽車回家，用過飯，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關心這位老同學的日常生活，是否過得舒服，當他從一些片斷材料知道他怎樣的在過生活時，自己就變得不安起來了。試想一想，一個生活在羣中的人，却有意無意的要避開羣，孤立起來，那是怎樣的一種生活？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每到分得出時間來，他就叫人去請這位方先生下樓來，於是這兩位老朋友就開始面對面的坐在小會客室中，一邊抽着煙，一邊聊起閑天來。

像方海生現在所過的生活，在一個平常人看來，是極為自由和舒適的，他自己什麼都用不着操心愁慮，吃、住、穿都是現成的。而且又吃得好，住得好，自己想做點小事情也用不着親身動手，只要動一動口，人家就會替他做得妥妥貼貼的。如果他還想出門去走走的話，汽車房里的汽車正在等着哩，佣人已經三番幾次の上來提醒他，大少爺吩咐過，如過方先生有什麼事要出門去，可以叫汽車送，車房里一八六號汽車，現而是成日在那兒空着。一個最會享受的人，他所能祈望的，也不過如此，但是在方海生眼中看來却完全是兩樣，這生活方式使他很不安。爲什麼人

家要給他過這樣奢侈日子，爲什麼人家要這樣關心他，似怕他會些許的感到不舒服？開始，他爲孔德明有意對他這樣，一則可以表示表示他的關切，再則可以對他顯一顯自己的闊綽。可是不久，他就逐漸的發覺到他這一種觀察是不完全正確的，原來和他住在同一屋簷下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懂得這樣享受的，甚至于僕役也沒有兩樣。要不是那位大老爺曾一再的公開對他表示關切，他這樣的不安和拒絕任何超生活必需以外的享受，會給那些下人笑爲寒酸。除了對於這種浪費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慣外，還有一件事使他十分不安，那就是這些日來他的電話老是沒有打通，出門又感不便。由於這意外事情的發生，使他和他的同志們的連絡完全斷絕了，他接不到他們的消息，他們也接不到他的。外頭現在到底成什麼樣子，他一點也不知道，沒有人來替他傳遞消息，對於那小鬼，他一向又不太放心，現在他該被押在龍華罷？他會不會供出人來呢？會不會供出他來呢？那是很可能的，因爲他還年青，經不起拷打和誘惑；那麼，當他把一切都供出之後，情形又會變成怎樣？他是多麼的多麼的想知道啊！因此他不安了，煩惱像一條蛀虫，無聲的悄然的來侵蝕他的心。不幾天，他覺得自己是蒼老且又逐漸的憔悴下去了。

孔德明對於這位老同學的身體，和心情的惡化，懷着無比的關懷；他以爲就在這休養期間，他的工作也實在進行得太緊張了，以致腦經時時陷在緊張勞悴狀態之中。要是能够徹底的好好的休息一下，把心情放鬆放鬆，也許要好一點。因此，他就常常勸他不要那樣緊張的寫讀，不要思

考得太多，對自己不能要求過多、過急。末了，又給他送一點軟性讀物去，比如電影雜誌軟性畫報和一些專門記載某某女明星，某某女作家豔史的什誌或小報給他。在他們每晚上去不多成了規例的會見中，他又特地慫恿那位對他這位朋友的印象并不太好的太太，出來參加他們的談話。於是，客廳中，在他們每晚必需的會見中，空氣就慢慢的改變，變得愉快起來了。林慧貞日常常遵循她丈夫的要求，給他們彈貝多汶的曲子，給他們讀茅盾「子夜」中的某一段。開始他們這樣做着，大家好像都還覺得有點勉強不甚自然，後來也就慢慢的習慣，而彼此間的惡劣印象也因之被修正過來，不復像從前那樣格格不相入。孔德明眼看着他掛心的那件事，企圖使這兩個各懷成見的人諒解，竟然如他所安排的實現了，心中也不禁為之高興起來。至於林慧貞已不再把方海生看成一個枯燥無味，沒有教養不懂人情的人了，她竟然和他有說有笑起來，且覺得他倒也不壞。既然是那樣有趣，又懂得風雅，有時只簡單的幾句話，就會說得所有同坐的人都捧腹大笑。林慧貞就因這樣，有幾次投在孔德明懷中笑得喘不過氣來，眼中則浮着淚光，改變了自己一向歧視的態度，並對孔德明悄悄的說道：

「這位方先生倒是一個挺挺好玩的人。」

孔明德也微笑着回答：

「在學校時他是我們班中的高材生。」

在孔德明的努力，和與林慧貞關係的迅速改變之下，方海生那孤寂的不安的生活狀態已經有了新的改變，他已經不再固執于自己小圈子的生活方式，成天把自己關在書房里。有時他也偶然穿着睡衣，含着雪茄，下樓到花園里來走走。到車房旁邊去看看孔家養的那幾條大狼狗，或和那老司閹人聊點閑天。有時他不想出戶外去，就兀自一個人坐在會客室里，思考思考他那些應該思考的事情。每每在這個時候，林慧貞也有意無意的借着機會出來碰他。雖然，孔德明并不在他們面前，他們還照樣面對面的坐着，談着話。在這些談話中間，方海生曾好幾次企圖過，要和她談點比較深入的問題，但是兩個人一經談起正題，意見就很難接近，因為他們的見解實在是相差太遠，無法統一。不久，他也只好把這個企圖放棄了。

有一天，方海生暗暗的翻開檯前的活葉日曆，把日子略為計算一下，心中頗有悵惘之感，原來他從自己家里搬到這個新地方來，已經過了半個月。在這半個月中，他雖然也曾和外面的朋友通過幾次電話，消息總算不至於完全斷絕，但是他們告訴他：情形不好，他得繼續在這個地方住一個時候，等他們的消息。這迫于柔靜的，半禁閉生活，使他深為苦惱，他幾次三番想不顧一切的走了，但是回頭想到這是團體給他的命令，也就提不起那勇氣了。一直等到某一天晚上，別人走上去通知他，說有他的電話，他匆匆的走進電話室，足足和人家通了十分鐘話才放下電話機。等到他重新走出電話室的時候，他的神氣已經大為不同，面孔像和煦的朝陽一樣，爽朗而又

愉快的，一直走去找孔德明。那時，孔德明正和林慧貞坐在大廳上談當天跑馬事情，看見他滿面光采的，急促的從外面走了進來，知道又有什麼事情發生，但一定不會是壞事情的。因此，孔德明就半實在半開玩笑的問道：

「怎樣，又有什麼人給你帶來點好消息？」

「不錯，」方海生笑着說。「總算是一個好消息。」

林慧貞也忙插着嘴說：

「那麼能不能也給我們分享一點快樂？」

另一面，在她心里就暗暗想着：一定是這位方先生又和他的那位女朋友講和了。因為在過去的半個月中，孔德明從沒把這位朋友的實在情形告訴她。方海生曾暗示給他，他也覺得沒有那必要，他只告訴她說：這位方先生其所以不得不躲到他們家里來，是因為和他的愛人鬧翻了，不願意給她看見，才暫時來躲一躲。而她也就相信了。在她看來，像這位方生這樣瀟灑不俗，闊點三角四角戀愛玩意，一定也是很有可能的。

「要我告訴你們，很容易。」方海生說。「那就是，我明天得從這兒搬走了。」

「爲什麼？」

「那麼，什麼時候補請喜酒？」

孔德明和林慧貞的話，差不多是同時發出的。

但是，方海生却只微笑着，不肯把真象說明。孔德明知道他的老脾氣，也就不便再問下去了。只是林慧貞却像是不肯放鬆的樣子，主要是由於好奇，在她心目中，方海生一向就給她有點「怪」的感覺。她想：在像這樣一個怪物身上，發生的「桃色」事件，也一定是很怪的，要是能逼他報告一點經過，一定也很不錯的。這差不多是她多日來，處心積慮想達到而又苦於找不到時機的。現在時機既自己來了，她怎肯輕輕放過它？因此，她就極力慫恿他，追索他，甚至鼓動她那輕佻的舌尖，拿話來刺激他，逗引他，務要他報告一點經過。這件事，在她看來，就是所謂「分享他的快樂」的最好方法，方海生原就沒有想到這一層，現在她忽然認真起來，真不知道要叫他怎樣敷衍好；他不是小說家，他沒有那靈巧的創造故事的才能。因此，他只能微笑着，裝做這只是一件平凡而又瑣碎的事，沒有什麼可說的。但是她却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他有意對她賣弄，不肯給她也來「分享」一些「快樂」；因此，她的面紅着，神氣也慢慢的在變了。看樣子，她就要發她的小姐脾氣了。孔德明在旁邊看着他們兩個人的面孔，知道情形慢慢的變壞，嚴重起來了，便一面給方海生丟眼色，一面就勸林慧貞，叫她不要那樣着急。你越急他就越不肯講，還是他這位老同學的脾氣，你沒有看見他正在那兒微笑着，準備他那必需說明的材料？於是林慧貞就覺得輕鬆多了，她舒了口氣說：

「方先生，我再允許你三分鐘時間的準備，但是要說得精彩一點，胡亂的捏造，我是不答應的。」

「我相信，」孔德明在旁邊補充着說。「方先生一定會把那些事原原本本的告訴我們的。」三分鐘很快便過去了，方海生的故事果然在極端倉促中，也就編造完成。於是，他就像煞有介事似的，先向大家有了一眼，然後才正正經經的說道：

「這原不是一件怎樣光明的事，既然大家要我報告，我也只好報告，但請你們兩位不要見笑。話說我在一年前原戀愛了一個女人。她是一個很平凡的人，現在還在吳淞的一間大學里讀書。我們雖然已經認識一年多，感情却還沒有達到完全成熟的程度，但是她却非常性急，等不得畢業，就想和我同居。……」

「爲什麼是同居，而不是結婚？」林慧貞差不多叫起來了。

方海生沒有理會她：兀自說他的：

「不過，我沒有答應，我把她拒絕了。」

「拒絕了？爲什麼你要拒絕？」她又插嘴了。

「因爲她不是一個和我一樣儉樸誠實的人，她是浪費憤了。既懂得穿時摩衣服，也時常和男同學在跳舞場中出出進進，我養不活她。」方海生接着又說下去。「對於這個提議，她原以爲很

有把握，我會答應的。想不到剛剛開口就給我嚴詞拒絕了，因此她非常生氣，就拿要和我斷絕關係的話來恐嚇我。我說：隨你去罷。她果然也就生氣的走了。我以為從此可以安靜，像這樣的人我甯可終生不談戀愛，拉倒當然也無所謂。那兒知道她并不是真心想和我拉倒，只是拿來威脅我，好叫我對她讓步。但是我也有我的打算，那兒曾隨便對她讓步。因此她看見我不去理她，向她請求寬恕，甚至有個多星期沒有給她去信，就急了，也顧不了她的小姐面子，又重新到我家來找我，并表示要和我恢復舊交。她要和我和好，我當然也不便拒絕，因此也就答應她。那兒知道她原本就存心不良，只略為抹轉角一下，又把舊問題提出來，并說那就是我們恢復舊交的條件。聽到這些不合理的話，我非常生氣：這個人真真是豈有此理，為什麼這樣不識相，人家不願意，偏要強迫，即令我馬虎答應了，愛情既然有污點，共同生活又有什麼意思？還算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哩。因此，我當時就大大的把她教訓了一頓，她不服氣，便說要去愛另一個男人，永遠不再來看我，和我恢復舊交。我也第二次對她說：這有什麼了不起的，這是你的自由，去你的罷，放蕩的女人！她於是就怒氣沖沖的走了。她走後，我以為這一次我們當真要拉倒。如果當真拉倒，我倒也不惋惜，只有這樣才能使我澈底的得到安靜，對於這樣的女人，老實說我實在有點害怕。到這時，分離的局面已成立，毫無可依戀的了，但是她還不肯放鬆我，僅僅過了一星期，又從吳淞趕來敲我的房門了。這一次，她打扮得很漂亮，神氣也很好，面孔紅紅的，眼

睛像兩顆星子一樣，看來的確動人，來時對我也蠻親熱，看樣子，她已把我們從前的糾紛忘記了。我一看見她那樣子，就暗自覺得有點不對，可是還是受了虫惑的，人家既然那樣愛你，雖然吵過架，還是照樣找到你家里來，難道就把她硬推出門去不成？因此，我對她的態度也就稍稍的變溫柔親切一點了。至于過去的事，她不提，我也當忘記一樣。她當時看見我對她的態度又親暱起來，看見我就快投入她的圈套，便提議說：我們應該到公園去走走。恰巧我住的地方又是在虹口，離開虹口公園很近，因此，我便把房門鎖着，隨她到公園去。

「我們進了公園，她就把我帶到一個偏僻的去處，好像她早已計算好似的。那地方確是幽靜，後面是一棵大樹，前面是一條小河，小河里植滿了荷花，成羣小魚就在荷葉底下穿梭不息。那簡直是畫面，太美了。我們在那兒坐着，過了好久，她沒說一句話，態度却逐漸的在改變，變得那樣緊張嚴肅，忽然就抓住我的手，用發顫的聲音，和我低低的談着，那兩隻眼睛，充滿了火焰閃閃的發出綠色光輝，可怕極了。……」

「我猜想，」林慧貞急不及待地，又插進一句說。「她一定又對你提出那要求了。……」她把「那」字說得特別重。

「一點也不錯，」方海生接下道。「她那時的神氣很堅決，態度也十分強硬，她說：我非和她同居不可，不然她可要……」

「可要怎樣？」林慧貞興奮的插進嘴來。

「她可要跳水……」

「跳水！」林慧貞差不多是叫起來了。「我猜她又拿威脅你的。」

「不，她果真做了。你不要以為她是一個過慣了享樂生活的人，貪生怕死的，她這個人除了作風有點要不得，意志倒是蠻堅強的。因此，她不久就照樣做了。」說到這兒，他又拿眼睛把孔德明看了一眼。略略的舒一口氣，之後便又接下。「我開頭也以為她不過只拿來威脅威脅我罷了，所以，對她的態度，也還是冷冷的。她見我對她又採用不理采策略，着急了，便直從座位上站起，朝面前的那條小河奔去。開始她走得很快，使人家明白她的確是下了決心，可是一到河邊却就猶豫起來，故意走得慢吞吞的。她以為我見她這樣下了決心，一定會趕上前去勸阻她，想不到我却仍然裝着沒有看見的樣子，把眼睛看到別個地方去。她在那兒等了一會，看見自己的整個計劃，已失敗了一大半，禁不住老羞成怒，嘴里既然這樣說，而事實又勢成騎虎，不好不貫徹下去。因此她把心一橫，提起足用力朝前就……」

「跳？」

「是的，她當真這樣跳下去！」方海生緊張的吞一口水，接下又說。「她跳得很用力，我相信她這一次真的是下了大決心，心里或許以為經這一跳，說不定就會沒頂，只要她一沒頂，我當

然就會心動，就會下水去救她，她早就知道我會游水的。經過了這樣一陣英雄式的拉扯後，事體自然也就會有了發展。想不到老天不作美，經這麼一跳，反而把她的面子全丟光了。各位要知道，原來大凡公園里的小河都不是天然形成，而是用人工鑿成的，水既不多，河道又淺，加以她又有意要選擇那水淺地方跳。因此，當她剛一跳下河去，雖然浪花四濺，而河水却僅及她膝蓋一尺左右。當時那哭笑不得的情形，用不着我講你們也可以想像得出。果然等了一會見沒有人去理會她，也就自己一個人悄悄的爬上岸……」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一陣尖亮的笑聲。便像銀鈴似的直朝她口外飛出。跟着她就彎下腰，喘不過氣來地邊笑邊斷斷續續的說：

「方先生，你這個人真壞，真壞，爲什麼要這樣壞哩！要是她就是她，我就是她，一定和你拉倒，和你拉倒……」

孔德明這時也笑彎了腰，他一邊笑着，一邊不住的佩服方海生的天才，像這樣新鮮有趣的故事，換另一個人就編不出來。而他却編造得那麼好，那麼動人。好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說！

至于方海生，却裝着毫不動容的樣子，當他那僅有的兩個聽衆，爲着他的敘述，而笑彎了腰時，他就沉默着。等到他們笑過了，一個在打噴嚏，另一個則悄悄的在抹眼淚，他才又冷靜地繼續說下去道：

「這樣，五分鐘後，我們又從公園走出來，兩個人都沒有說過一句話，她自己經過這一次笑話，也很覺難爲情，一走出公園門也不向我打個招呼，就兀自朝北火車站走去，回學校去，而我也就回到自己家里來。我心里想：再經過這一次鬧翻之後，我們間的孽債大概總可以了結了罷。各人努力自己的前程去罷，不要再那樣拉拉扯扯的，你自己要沉落自己幹去就是了，爲什麼一定非把我也拉下去不可呢？真想不到，第二天她又來了，并且轉換了另一個方式來糾纏我，叫我去滿足她的慾望。爲了這件事，真叫我厭煩得差不多無法生活下去。我每天要應付她，事情也不能做，因此有些朋友便勸我搬家，住到別的地方去，看她有什麼辦法。我聽從了朋友們的勸告，果然就搬開，但是她的神通比我還大，儘你躲到什麼地方，她總會千方百計的找到你。因爲我在上海的朋友她差不多都認識，所以要打聽我的行動也就很方便。就在這絕望中，我忽然想起一個地方來，那就是你們這兒，她一向還不知道我有這樣的一個朋友……」

「方先生，我聽見你這些話後，我很奇怪，」林慧貞說。「這位小姐，是不是已經知道你對她不大好？」

「她當然知道，經過了這幾次的談判，即使她是一根木頭罷，也會看出來的。」

「那麼，她爲什麼要那樣笨死纏住你不放？一定要你和她同居，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難道還不明白嗎？」方海生微笑着說，又掉頭去看孔德明一眼。「事情是這樣，原來

在她肚子里已經有三個月身孕了。」

「啊，怪不得！」林慧貞睜大了眼睛，好像直到這時才恍然大悟似的。「那麼，這個小孩子是不是你的？」

「她說是，但是我不敢相信，和她一起上跳舞場開旅館的朋友多着哩。」

「那麼，你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

「也可以這樣說。」

過了一會，她又問：

「要是你現在再回去，難道她就不會找到你？」

「不，這一回簡直可以保險，因為我剛剛接到電話，朋友告訴我：說她在前兩天已經回家去了。在家鄉她原本還有一個未婚夫，一個土財主，這一回她是趕着回去結婚的。」

第二天清早，方海生就離開孔家，再回到他的同志們那邊去。到這時他才得到詳細的報告，他的家的確是出過事，那個小鬼已經給送到蘇州去了，但是他留在家里的東西却絲毫沒有損失，在他回來前，他的朋友們已買通了二房東的女傭人，把它通通搬出來。

半個月的時間，雖然不算長，但是在促進他和孔家的私情上，却已比從前進步好多。他們對

他是親切的，竭誠的，他對他們也像對自己的家人一樣。林慧貞直到這時為止，雖然對他多少還懷有成見，但是已經不像從前那樣，敢於明顯的對人家表示她的厭惡了。離開孔家後，他雖然已不再住到那兒去，却也常常偷空去吃晚飯，尤其是每週的星期六夜晚，因為在孔家有這樣習慣，每星期六總有一次小小的家宴。孔德明對他的招待是熱誠的，林慧貞對他也十分親切。不過，每一次當她碰見他時，總不會忘記提出她對他的那位「愛人」的關心，比方說：她回家去後情形又有如何的發展？是不是已經和那倒霉的未婚夫結婚？他們婚後感情如何？小孩子生出來了沒有？是男的還是女的？她的新婚丈夫是否已經發現了不是他的種子？還有其他許許多多。而他也不大給她失望，回答是每一次都有新材料補充，而且還是編造得很好，一點也看不出是編造出來的，有幾次甚至於還騙她流了好些淚。

就這樣，他們又過了近一年。在這一年中，孔德明和方海生的生活情形，都有了相當的改變，德明的父親，一個從買辦出身的老廠主死了，他依照亡父的遺囑，繼承廠主的地位。在事業上，也由於他的努力不懈，辦事精明強幹，已經大有發展，只上一年一年的贏餘，除開支外尚有三十五萬元好賺。至於方海生，也已經不用再偷偷摸摸的了，他儘有資格可以大模大樣的在羣衆中出現。不久，且被任爲一個包括十二萬六千職業青年的救亡團體內的組織部長，親自主持了六個業餘補習學校，一所流動圖書館，十三個業餘歌詠團和戲劇隊；從前和他水火不相容的人，現

在也一起的坐在會議席上，隨便的談談笑笑，泛論戰時的動員和鬥爭問題了，見面時不只要彼此客氣地招呼敬禮，分別時也要拉拉手說聲再會。不久，「八，一三」戰事就在上海近郊爆發了。戰爭發生的第二天，孔德明在他的私邸中召集了一次高級幹部會議，討論遷廠問題。當時除了少數人反對外，大半都贊成把總廠遷到內地去，因為照大家估價，這戰爭是短期間結束不了，如果它是短期間可以結束得了的話，也就根本用不着再有這一次戰爭了。戰爭既然不是持久的，沿海各地自然也就無法堅守，沿海人口和工商業區一朝內地撤退，軍心便不在上海了。因此，他們主張遷。反對派則以為這戰爭不會持久，不出三個月即可解決。表決時他們的票數被贊成派多數的票數壓倒，遷廠的計劃便成立了。為要親自主持遷廠和建廠的工作，孔德明帶了他的夫人，和一個親信秘書動身到內地去。而搬遷的事務工作，則交給一位他親信的叫陳老頭的助手身上。

在孔德明舉行遷廠會議同時，方海生正在南市一家私立小學的操場上，對一隊武裝的紡織工人商店店員，作當前的戰情報告。他在戰事發動的前一週，就已得到警備司令部的委任，做一個工人別動隊中隊長。這時他正在對他們全體進行出發前的鼓動演講，他們只等天色一黑，就要出發到前綫去，做除奸和諜報工作。

國軍西移南京繼之淪陷的時候，孔德明已到武漢又臨時改變計劃，決定到桂縣去建新廠。至於方海生，則因為別動隊的任務已經完畢，隊伍沒有再存在的必要被遣散了，他自己也因工作的

需要轉進第×兵團的戰地服務隊做少校股長。從這個時候起，這兩位老朋友的消息便完全斷了，彼此無法見面，也不通信息。但是在他們的私心中却是多麼的渴望着，會有這麼一天，他們可以相對傾訴心中的衷曲啊！

現在，他無意中在一張從不受注意的報紙上知道他，這是他三年來第一次知道他的行蹤，不久他重又可以和他這位多年不見的老朋友，生活在一起了。要不是做夢的話，那才真正叫人感奮哩！接着他又想：抗戰經過三年，使這個古老的國家完全改樣，蛻變成一個嶄新的國家，樣樣東西都在變，不是進步，就被淘汰。在方海生自己呢？他深深的覺得經過這三年時間，由於長期的在戰地生活。由於他所接觸的方面是更加豐富和多樣，由於經驗和生活的教育，已經改變了許多。不是變壞，而是變得在做起事情來更加切實，思致或分析起問題來更加深入；對人對事的應付能更加沉着；還有的是，他年青了！體魄和意志都更加堅強了。至於孔德明呢？他是否也在變？不成問題的，他一定也在變；但是又變成怎麼個樣呢？也許他會長得比在上海時更加肥碩，笨拙，也許煩什的事務工作，把他一點點年青的意志都磨折完了，也許……。最後，他就想起林慧貞來，可憐的女人，她該會變成什麼樣呢？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罷，她老了罷，變得難看了罷，比從前更加平凡和庸俗了罷？……他再也想不下去，因為他覺得他對他們的印象已經非常之生疏淡薄了。

不知在什麼時候，天色已經暗下來了。

車廂內沒有電燈，只有幾盞鬼火似的菜油燈，透露着不大明亮的光。車廂外是一片濃重的灰暗的顏色，把一切景物，樹林，山巒和村莊都籠罩住。車廂內的人極爲沉靜，有大半人已睡着另有一些因爲長途巔簸的關係疲憊不堪，雖然腦子是清醒的，却也把眼睛閉着，一動不動的。

經過了整整一個白天的時間，再加上前一個晚上根本就沒會好好的休息過，方海生這時像是大病初愈似的，感到虛弱和疲憊。他時時覺得自己是懸空飄着，又像是受了無比的重壓，喘不過氣來。他疲憊但又非常不安，他想好好的閉下眼睛休息，但是思想又極紛歧錯雜，血液奔流着，神經因過分受了刺激而微微的有點酸痛。他實在太疲勞了，不能支撐下去，因此他把頭俯在窗櫺上，決心不再去想什麼。開始在他的耳朵里還能聽見軋軋的鐵軌的喧嘈聲，慢慢的這聲音變低弱，變含糊，而終於他什麼都聽不見，睡熟了。

等到他醒轉來時，天色已濛濛的發亮了。

首先傳進他耳中的，是一片嘈雜的人聲，張開眼一看，原來車正停在一個站上。坐客們正熙熙攘攘的在月台上走動着，流水般的擠到出口處去。他心想：是什麼地方，好像還沒到桂縣的樣子？回過頭來一看，卻只見一些空坐位，坐客都已下車走空了。有幾個走慢的，正急急的在那

兒整理行李，好趕下車。

「糟糕！桂縣到了！」他暗暗對自己說。便急急的抓起行李，一邊用袖子抹去面上的睡容，一邊急步的走向車門口去。

他到桂縣來，這已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抗戰前，那時這條鐵路還沒有動工，因此這一路的大車，他也還是第一次坐到。他一下車，走出月台，就覺得什麼都是陌生的，有幾個旅館的茶房，穿着代表自己那一號招牌的藍色號衣，站在那兒，成一字排的，見有客人出來，就一齊擁上，用各式各樣的方言，有湖南，廣西，廣東，也有江蘇口音的，向他兜攬生意。他開始給他們的叫聲吵得十分不耐煩，便索性站着不動，等到他們的聲音停止了，他才從他們身上選一家在感覺上認為比較滿意的，坐着車站的黃包車走了。

在他眼中的桂縣，已和從前大不相同了。當初他來這兒時，這兒還只是一個不怎樣受注意的落後城市，機關很少，人口只有兩三萬，街道也沒有這許多條，房子更慘，簡直就看不見一所二層三層的洋房。可是現在已經大大不同了，從廣州棄守武漢退出後，這兒便成爲西南重鎮，機關漸漸的多起來，人口和它成了正比例，由五萬而十萬，而二十萬，而三十萬，現在已經達到三十五萬的飽和點了。至于街道也加長加寬，房子差不多都是新式的，起碼就是二層，三層。至於來來往往的人，特別是女人，其摩登程度，也和他在上海時所看見的不相上下。他坐在車上，

由人拉着，在那平滑的路上奔馳，一邊看着街道兩旁的情景，心中起了不勝今昔之感的感慨。同時也因為眼見這個自己從前曾流浪過多時的故地，正在日益成長壯大，也多少有點喜悅和鼓舞。

到達旅館，當茶房捧了洗面水和熱茶進來的時候，他就對他這樣問道：

「茶房，你知道長官部現在什麼地方？」

「長官部？」茶房睜大眼睛，想了一會才說。「在對河，先生，過浮橋不遠就是了。」

「你知道這裏有一家叫做復興公司的紡織工廠？」

「有的，先生，這是一家大公司哩，自己有許多新出品。」

「你知道這家公司一個姓孔的經理，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那茶房搖着頭說：

「那就不知道，這兒姓孔的多得很。不過，他既是一個經理，一定有公館，公館也一定裝有電話，如果先生不怕麻煩，就到電話簿里去找找看，也許能找得到的。」

「你去替我把電話簿拿來。」

「是。」

一會，他果然把電話簿拿來了。方海生在寫字檯前坐着，慢慢的把它一頁一頁翻過去，不久

果然就查到復興公司的地址，和電話號碼，心內便暗自打算道：如果在這上面查不到，就直接打電話到廠里去問。可是，這電話簿並沒有使他失望，過了約一分鐘後，在工商閱人那一欄內又把孔德明公館的地址和電話號碼也查出來了。於是，他就把它抄在記事本里，叫茶房把電話簿拿走，打開行李，在面盆里洗面，又對着一面嵌在洗面架上的鏡子，用保險刀刮面。當他把肥皂塗上鬍子上面，就一面考慮着，在去拜望這個老朋友的時候，要不要先給他們打一個電話？照理他是應該先給他們去一個電話通知一聲才對。但是，他想要使他這一次不意的造訪，更帶點傳奇意味，更帶點羅漫司，於是，他就對着鏡子的自己影子說：

「還是不要先給他們去電話，以免打草驚蛇，這樣的會見是難得的，應該在他們不注意不留心的時候，突然出現，突然叫他們吃驚和快樂一下。……」

說着，他的鬍子就刮好，又叫茶房打水洗澡。洗完澡，鐘正打着八點半，他想：時間已經不早了，到長官部還要走一段路，走一段路到了那兒去，正好是九點鐘，是他們的辦公時間，不用等，省掉許多麻煩。因此，他換了一身乾淨衣服，就叫茶房鎖門。走下樓，出了旅館門，他就不緩不急的依照茶房的指示，朝浮橋那邊走去。

他這一次來，是負有特別任務的，想給戰區游擊總司令呈遞一件公事，並且向他們請示一些有關于部隊給養的解決辦法。但是當他走到長官部的時候，人家却告訴他說：總司令有事情出去

了。

「那麼參謀長呢？」

過一會，參謀長就出來了。他把自己簡略的介紹給他，又當面呈上一件重要公事，說明一下來意，然後就靜坐着，等候參謀長的吩咐了。參謀長向他問了一些話，又告訴他總司令對於他們那一區的工作情形，極為關心，可惜他這時不在，等幾天再來罷，他也許會親自接見你。方海生馬上就表示，他正希望能夠見一見總司令的面。於是，他把自己的地址留下，就告辭出來。

出了長官部，他便又回轉旅館，精神雖然已略略的恢復了，可是身體還是十分困乏，因此，他就隨便躺上床休息。不久，果然就呼呼睡着了，一個多麼冗長的甜蜜的睡眠！等到他醒轉來，已經是下午五點鐘了，他倉忙伸手去按電鈴，叫茶房送洗面水來。洗面水送到，他又叫開飯。等到飯吃過，茶房來收拾碗筷，他又叫他出去叫車。等到他走下樓，在旅館門口出現着時，車已停在那兒等他了，他連頭也不回的跳上車去，叫他趕快朝南門市郊拉。車夫雖然有點惘然，人家只告訴他去南門市郊，却沒有說是市郊的那段。不過，他已經習慣于像一隻拉磨的驢子一樣，雖然給人家蒙着眼睛，也是照樣不懈的朝前拖着，拖着，至于他要拖向那個方向，到什麼地方停止，他儘可不必關心，到時自會有人招呼他。就這樣，他提起腿來拚命的飛奔着，在黃昏的街頭消失了。……

第二部 邂逅

林慧貞正從飛機場回來不久。

她是在午後二時半，送孔德明到北門外飛機場去的，他爲着昆明廠的開幕、要搭當天三時起飛的客機，飛往昆明。可是，當他們的汽車按規定時間趕到機場時，飛機却還沒有上完油，同時有一大半坐客也還沒有來到。到這時，他們才知道來早了。問一問機場內部的辦事員，却都一律的告訴他：「就快了！」至於快到怎樣程度，是不是就可以按時起飛，却沒有一個敢于肯定作答。沒有辦法，他們只好坐在休息室內等着。就在這時，孔德明忽然注意到林慧貞的神色慢慢的和往時不相同起來。她像是突然蒼老了，面孔那樣黃，那樣瘦，眼睛恍惚不安，眼圈圍着一圈黑色圈子，叫人看了禁不住想起一個大病初愈的人來。這個變化在他看來是迅速而可怕的。不過他回頭一想：一個從沒別離親人單獨生活過的人，現在被迫得不得不單獨生活了，這種心煩意亂的情形，自然也就免不了，因此也就安心，并且暗暗勸解她：別難過，只要稍稍的過幾天，就會習慣了！

她確是這樣，她爲了他這一次的別去，感到極大苦悶和不安。他們從結婚到現在，已經有五

年多了，在這五年多，他們兩個人始終沒有分離過，沒有單獨的生活過，什麼事都是兩個人共同去承受，即使是喜，怒，哀，樂等感情生活也沒有兩樣。雖然由於生活的趨于平庸化，再加第一個孩子的出生，使她對孔德明稍事冷淡；而在孔德明方面也因為事務過繁，老抽不出時間來陪她玩。（實際上像他這樣一個實事求是的人，也認為這是不十分必要的，）他們已經有多時不再像新婚後那樣，在風景都麗，地位僻靜的去處，消耗無數個黃昏；也不再互相傾吐心中的情愫，默默的相望，親吻，達數小時之久。因此，也就慢慢的有了淡淡的感覺。但是，假如就因此而斷定他們已經失去互相吸引，互相熱愛的力量，也是不對，特別是在林慧貞方面，多少時日，她對於孔德明的這份殷勤和關心，雖然認為是一件痛苦的負擔，有時甚至於覺得他那正日漸肥胖的身體，有若干使她厭惡的感覺；但是當她在半個月前知道，他就要因工廠的事情暫時離開這兒一下，到幾千里外的地方去。在那兒有一座價值近一百五十萬元的紡織工廠要開工，有近千的工人，有多少宴會和恭維話在等待着，等待着他去接受，只要他一到，那榮譽便會雪片樣的堆到他身上來。當他一走，離開這兒了，她便會像一個被拋棄的人一樣，自己受孤獨，受冷淡，過着那傷感的淒涼日子。每當她想到這兒，心中便禁不住起了一種辛酸的感覺，一種淒涼的感覺，同時也起了一個非常之可笑的，不是吉兆的預感。她以為他們這一次見面是最後的一次見面，這一次別離也是最後一次別離，從此便永遠再也見不着了。這思想從她知道孔德明已經把

走的事情決定以後，就不斷的迴繞在她腦中。他吃飯時想到它，睡覺時想到它，以至于在夢中也擺脫不了這思想的糾纏，多可怕的一種思想！這思想苦惱着她，使她恐怖！有幾次，她在夜半給這思想擾醒了，連忙睜開眼睛看她身邊，孔德明還安靜的睡着，再朝帳外看去，只覺得一屋子都是明晃晃的，月亮正斜照在窗上。於是，她就從床上悄悄的坐起來，看窗外月光，側耳傾聽房外四週是否也有什麼聲息。四週是靜寂而柔和的，和這月光同樣的使她起着幽寂感覺。她靜靜的望着窗外的月光，想着一些飄飄惚惚的事情，而且想得很遠，很深。過一會，聽見他身邊有喘息聲，思潮被打斷，意識恢復了，回過頭來，只見孔德明睡着的面孔，至爲閑適的微側在絲絨枕上，鼻孔輕輕的翕動着，發出極爲低微的鼾聲。她利用那不十分清晰的月光，看着他那緊閉的眼睛，看着他的頭髮，他的鼻孔，他的整個面部輪廓。覺得像是熟習，又像是陌生的，覺得它可恨，同時又像是可愛的。她這樣凝望着他，久久不放。末了，似乎有一種感情激發着她，使她想俯下頭去，用力的吻他，吻他的頭髮，眼睛，嘴唇……當她剛好要俯下頭去，那可怖的思想又來了，她又想起他們就要別離的事情，想起這已是他們最末的一次相聚，她抖索着愕然呆住了。

不久，她忽然起了另一種衝動，她情不自禁的想用嘴巴死命的去咬他，用手搖醒他，把那可怕的思想告訴地，懇求他不要走，或者就帶她一道走。但是，他依然睡得那樣安靜，似無所覺，似從不會把這事情放在心中。於是，她失望了。她覺得這樣柔靜的夜，是冗長而又惱人了。她試

閉着眼睛，但是却無法睡着，她太興奮了。因此，她就悄悄的掀開錦被，撩開紗帳走下床。她在窗前的月光下站着，眼睛對着窗外的花園，花園里幽寂無人，祇有一條大狼狗在草地上慢慢的走着，不時停下看看天上的月亮，又望望四周，看是不是有什麼可資提防的意外發生。當它認為并沒意外事情發生也就安心地喘着鼻孔，繼續慢慢來回的走着，像一個守夜的哨兵。她在窗口站了一會，好似又想起一些什麼事情，便又走近寫字檯去，在上面放着一架活葉日歷，她對着它毫不思索的開始翻閱起來，計算日子。做完了這一件工作，便又悄悄的蹙着足尖，似怕走重了會把睡着的人驚醒。他走到側門邊，對隔壁傾耳聽了一會，就把它輕輕的一推，跟着門就無聲的開了，她便以同樣的輕細步伐蹙了進去。

在嬰孩室內，月光依然溢滿着整個房間；這房間要比隔壁的那一間小得多了，佈置也極為簡陋，一共放着兩張床，一張是給嬰孩睡的，另一張是給奶媽睡的，這時都垂着紗帳，在微風中，輕輕的飄動着。除了這個外，還有一隻放東西的檯子。一些小孩子坐用的小椅桌和小玩具，這些東西凌亂的放着，使人意識到這兒住有一個小孩，一個祇有二歲左右的略能自己走動的孩子，和一位奶媽，他們是剛在不久前，才玩倦了去休息的。林慧貞推進門去後，她并不忙于回頭把房門關好，祇迅速地將四周環視了一眼，便一直走到離窗口不遠地方，小孩子的睡床邊去。當她在撩起那小紗帳前，會那麼細心的俯着腰去傾聽，可是當她用手小心去撩開那小紗帳時，她覺得

失了。原來那小床是空的，她把紗帳仍舊放好，心想：也許是玉媽把他抱上床去了，於是便又輕步的走近大床去。當她站在大床邊，就聽見一陣鼾息聲，這聲音告訴她：躺在床上的人是已經睡着了，而且是睡得那麼甜靜。「這簡直是一隻母豬，每天除了吃和睡。……」她想，就用手去撩帳子，隨即看見一個約二十四五歲年紀的，堅實的青年婦人，下身祇留着一條花布短褲，上身裸了半邊，讓一雙飽滿的乳子袒露出來。她曲着身，像一條給烤熟了的大龍蝦，在她懷中睡着一個二歲大又白又胖的嬰孩。可愛的小天使，他也睡着了，而且睡得和那奶媽一樣地甜靜。雖是已經睡着了，但是他的手和嘴巴，却也沒有忘記隨時可以爲自己的利益而配合動作，因此，他的兩隻小手，雖已緊緊的抓住一隻乳，又不放心地把乳頭也含在口中。他的神情至爲愉快，嘴巴微微地張開，乳汁似乎并不因他已睡着了而停止供應，這樣便有過多的乳汁，從他口邊淌出來。

林慧貞默默的站在床前，看着這情形，深爲感動了。這簡直是一幅和諧而美麗的畫面。她記得從前曾在什麼書本上，看見一幅文藝復興時代的傑作，看見一幅和這樣同樣叫人感動的畫面。在那畫上，畫着一個聖母袒露着她的飽滿的健壯的乳房，對着一羣小孩子微笑。這羣小孩子，有一個已經爬上她的懷中，正一邊摸着一隻乳房，一邊含着另一隻乳房的乳頭，眼睛也在望她，帶着興奮愉快的神情。另有好幾個，也許是太小一點，爬不上去，沒有爬上去，就在下面，她的膝

蓋被彼此擁着，伸手抓她的衣襟，仰起頭，盯着眼，似乎也在祈求他的垂憐照顧。這幅畫會使她感動過很多時候，認為是最高的愛和聖潔。但是，現在她又看見了。對過去想像的追憶，幫她美化了這幅活的畫面。她感動地，俯下頭去，伸長着嘴唇，在小孩子的面上長長的親了一下，隨即，她的眼淚也滴下來，她覺得自己太對不起這小孩了。

回到寢室去，她再也不想上床睡，她的頭熱脹着，似乎要爆炸。她的心跳得利害，她的血液循着全身的血管在奔馳，的確是，她太興奮了。她坐在沙發上，把發燙的頭埋手掌中，長久地長久地。當她再抬起頭來，月亮已經從中天移向西了，一縷銀色的光，直從向西的窗子外瀉了進來，一直射到她身上。她沐浴在銀光中，這光使她微微的覺得有點陰冷，從深心處也有一股冷氣冒上來，她抖索着站起來，可是就在這時，遠處已傳來晨鷄的報曉聲了。

叫她担心的事情，現在終於來了，不祇是來了，他們且已到了機場，祇要站長有一聲命令：「起飛！」他就得走，走到遠遠的幾千里路外去，他們就要作五六年來的第一次分離了。至于分離以後呢？她不敢再想像下去，她從心底處浮上一股冷顫，頭昏腦脹，情緒極為煩亂，有幾次她實在再也壓不過那恐怖，那叫她担心的，將要來到的可怕的事情。她就想大聲叫着，撲到他懷里去，抓緊他，流着淚，苦苦的要求他，叫他別離開她一個人走，不然他會後悔的，他以後會來不及的。但是，每當她的眼睛和他的接觸着，却不得不在他那和藹的，富有堅毅和自信的目光

注視下，軟弱地低下來。末了，她便以為這是命運，命運的神已替她安排定了，再也無法改變。

孔德明雖然比三年前發胖，蒼老一點，却沒有改變他那樂觀的愉快的性格。他照樣是那副神氣，微笑着，至為關切的注視着她的每一個動作。當他看出她那時時在改變着表情的蒼白的面孔，當他看出她在暗地里抖索，他就覺得他這時的責任，是應該儘可能的避免使她受驚恐，受苦惱，而這最好的辦法則莫過于提早把她打發回家。她的胆子，他早已領略過不知多少次了，要是讓她留着，讓她站在機場，看見他被那雙翼的機械，從地面上打着旋轉飛上天去，說不出她會昏失，心臟會停止跳動的。這樣，即使他在飛機上是安全的，也不放心。因此，他就低聲的勸誘她，說這時該是她回家去的時候，他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到了這兒也可用不着什麼人照顧了。這勸誘太出她的意外了，因此，便禁不住要吃驚地睜大眼睛，瞪瞪的把他看着，馬上又搖一搖頭，拒絕了。

「不，」她固執地說。「我要等你起飛才回去。」

「這有什麼必要，」他說。「在這時回去，還不是一樣？而且，家里還等着人去主持，沒有人會使它亂成什麼樣子。」

「短短時間沒有什麼妨礙，而且當我出來時，已吩咐過小燕，她會照顧的。」
「小燕是小孩子，不懂事。」

「平常時的家務，就都是她管的多。」

他不再說什麼了。心里正在計算着，是不是有另一個什麼理由可以把她騙開。

三點鐘響了，搭當天客機走的客人，都已按時到齊，起飛的時間到了。但是，當他走出休息室到辦公處去查問時，那兒的一位辦事員，却還是和上一次一樣，不得要領的回答他說：

「快了！」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起飛？」

「這一個，」那傢伙聳一聳肩膀，把孔德明看了一眼，便又說下去。「誰也不敢說。」

當他重新走回休息室，因為受了那傢伙一陣怠慢，心中充滿了憤怒和懊惱心情。現在時間已經這樣晚了，還要再等，等到什麼時候呢？他一邊自言自語的說着，一面在走廊上走着。到了半路的時候，却看見有兩個人站在電話機旁邊打電話，中間有幾句似乎和飛機起飛時間有關的，因此，他便把憤怒暫時壓下去，止住脚步想聽一聽到底他們在說些什麼。不錯，那客人所談的果然是這個問題，一個三十來歲的胖傢伙，把聽筒聽了一會，把眉頭皺着，便用埋怨的口吻說道：

「誰想得到這臨時發生的變化，我們今天下午三點鐘又無法飛出。」他略略的停了一會，便又提高嗓子叫，那聲音好像準備要傳給整個走廊的人聽。「爲什麼？爲什麼？這很簡單，就是那

邊有空襲，警報還沒有……」孔德明想知道的都已經知道了，因此他沒有等那傢伙把話說完，便動身走了。當他走進休息室，林慧貞從坐位上站起來迎着他問：

「怎樣，就要飛了罷？」

他心情惡劣的搖了搖頭。「還要等到晚上。」

「爲什麼？」

「昆明那邊有空襲。」

她沉默着，他也就沒再說什麼。過了一會，他又說：

「慧貞，我想你還是不要再那樣固執了。」當他說着時，他的語調是很堅決的。這往往會使人懷疑它是還帶有着命令或脅迫的意思的。

她抬起頭來直視着他的眼睛，同時覺得氣息非常短促。

他把面孔別開一邊又低低的說着，說時他的神氣也逐漸的在改變，但是要她走的意思仍舊是十分堅決的。

「你留在這兒有什麼必要？爲的只是看我坐上飛機，看飛機起飛。你這意思是好的，但是有點叫我不放心，你的胆子素來是小的，經不起這刺激。」

「那麼，」她說，聲音有點哽咽。「我一定要先走？我不必送你？」

「你已經來送過我了，所以沒有再等到我起飛的必要。」

「好吧，」她說，心里却在想：你現在說得好，以後你會後悔的。同時感到一陣辛酸，眼淚要滴下來了。但是她却不願給對方看到感到難過，因此，她就趕快掉轉頭，急步的朝休息室外走去，好像正和什麼人鬧過一場，賭氣走開的樣子。孔德明看見她的樣子，也覺得自己剛剛的做法，未免有點過火，因此，也像是爲着補償自己的過失，急步的跟在她後面走出休息室。到了走廊的時候，林慧貞馬上就後悔了，後悔她這樣做用有點過于決絕，他馬上就要走，在他臨走前留給他這樣一個印象，似乎也不大好。因此，就力用的把自己那肢體壓抑下去，換出笑面來。看見她的樣子有了改變，孔德明也就略爲安心了。當他把她送上車，並且朝機場外飛快的奔跑着的時候，她遠遠還看見他道聲：「再會」，並揚着手巾。剛才被勉強壓抑住的悲傷，這時再也壓抑不住了，因此她使用手帕掩住面並且放聲的哭了。這哭聲爆發得非常之突然，而且帶着歇斯底里神氣，以致使司機小胡，也禁不住吃了一驚。他偷偷的側過面來看她一眼，搖一搖頭，遂又掉轉過去，在他心中以爲是太太捨不得老爺離開，所以這樣傷心的哭了。

她坐在車上，昏昏沉沉的，也不知道經過多少時間，多少地方，她只覺得自己像是在雲里霧中，隨着一陣暴風或一陣驟雨、在空中飄蕩。忽然汽笛大聲的拉長的叫了一聲停住了，這

聲音像是突然給她一陣槌擊似的一震，馬上就醒轉來。當她略一定神，朝車外看去，才知道已經到了自己的家門口。小胡跳下車來。替她打開車門，隨着花園門也啊的一聲打開，那條她會看見在月光下守衛花園的大狼狗，差不多也是和司閹人打開花園門同時。汪汪的吠叫兩聲趕將出來，一見是女主人，就搖頭擺尾的，拿舌頭去舐她的手。對於牠這樣多餘的親熱，她感到厭煩，使用拳頭輕輕的把牠敲了一下，才急步的走進門去。司閹人老李在門邊迎着她，他說：

「小奶奶回來，老爺已經飛了？」

「嗯。」她故裝着笑面回答，却不停留的一直朝房子那邊走。大狼狗雖然拴了一牽，却還不以爲意，照常旺旺的叫着，搖着尾巴，一直從後面趕過女主人前面，到屋里去報信了。不一會，家里的老媽子，丫頭，和奶媽都知道小奶奶回來了，便抱着小孔趕出來迎接。她在門口碰見她們，但是心情很惡劣，只用手輕輕的把小孔逗了一下，說：

「小孔，剛剛媽媽出去，你想不想她？」

小孔笑嘻嘻的，伸出兩隻手想叫她抱，但是她說：

「媽累得很，現在不抱你，你和王媽去玩。」

她又吩咐她們，不要去吵她，她累了，得好好的休息一下。之後，便走向房里去，好像在那

兒，早有人等候着她似的。房裏是同樣的空虛，靜寂，甚至於還朦朧的罩着一層灰暗顏色，這顏色她從沒有看見過。現在在她眼中，很快的蓋上來了，沉重的抹在房間的壁上，傢具上，她的眼睛和心的深處。她在室中站著，轉眼去看四周，好像她已和它隔離很久似的。她感到身體很是軟弱，心想：這一座房子是多麼的空虛啊！爲什麼她從沒發覺到，發覺到這一座遠離着市區，四周都是樹林荒地的小洋房，是會那麼寂寞，住在這所房子里的人，也是那麼毫無生氣？爲什麼她不覺得？她在室中來回的走了幾步，覺得厭煩，便又迅速的走進臥室去。房里的東西，都已被整理得整齊像是在她走後，小燕曾到里面收拾過似的。可是，這些東西，連她平常時最喜愛的，在她這時看來，也似乎缺乏生氣；她再偷眼去窺伺窗外的天空，覺得就連天氣，也似乎變陰沉了。她孤寂的輕輕的踱着，把室中的一切佈置很仔細的環視一週，好像她就要遠走，就要長別，而又私心地捨不得和這些東西分開。不久，她的眼光就慢慢的和懸在牆壁上的一張放大照片相吻合了。這是一張她在三年前和孔德明合照的像片，在那時啊！他們是那樣的快活，和諧，不知道世界還有什麼叫憂愁和不幸，因此，他們的神容都是幸福和愉快的，你看她那微笑的神態，她那雙潔淨無垢的眼睛，是曾充滿了人間多少的美麗和幻夢啊！現在，也是同樣一個人，同樣一副面孔，同一個笑貌，但是，她已經害怕對鏡凝視自己了。她望着那像片，看着那像片中自己的倩影，便勾起了一些對過去的憶念，美麗的夢幻一樣的生活的憶念。她想起了她的童年生活，想起

了她的學生生活，想起了她的結婚，想起了抗戰，想起了離開上海，想起了自己的臨產和現在和德明的遠離。五六年的時間，不能算是長，但是在這五六年中她所經歷的，却是太多太豐富了，拿去和她過去那二十幾年來的生活作一個對照，不知道要超過多少萬倍。在這五六年中，她結束了學生生活，她做了人家的妻子，眼看着她整個民族爲了自己的獨立生存，而不惜用最大犧牲和決心去和另一個侵略民族戰鬥，甚至於現在還做了一個孩子的母親。「已經是，一個做母親的了！」她從沒有想到這個，也不敢想到這個，可是，她却不能不想。這些回憶斷片，在她腦中飛舞着，圍繞着她，使她遠遠的離開了，又不得不被迫着再回轉頭去。她不敢去想，害怕去想，却又不得不想，因此，她嘆息了。

室中陰暗的顏色，正逐漸的在加深，這氣氛壓迫了她，使她感到窒息，連氣都給塞了，喘不過來了，而她又是多麼的需要能夠自由的呼吸啊！因此，她就離開那後片，走向院子邊去。

憑着窗門，可以看見屋外的花園，這花園相當之寬曠，在他們沒有蓋這座房子以前，還是一塊荒地，沒有人注意到它，更不會希望在那上面建築一座清幽的美麗的花園。但是，戰爭使這個落後的後方城市，成了抗戰重鎮，人口在這兒大量的增加，建築物隨着人口增加的需要，一座一座的在地面上被興建起來。原本舊城區不敷容納，便把城牆拆去讓市中心的街道伸展到市郊來；

原本的土地不够建築這多量的建築物，就有許多新地區被開闢出來。孔德明是從一個營造商人手中承購到這一塊土地，并用以興建房子。這幢房子很快就蓋好，但是那室外花園却無法使他滿意，特別是在這個地方，可能搜羅到的花草實在太少了，因此，他就特別請了幾個人工來佈置照管，另一面託朋友到各地去搜羅點成樣的花草來。果然，經過了幾年時間的苦心經營，這花園居然也就有點規模了。現在，在這個佔了近十五畝地的花園里，已經有六十多種花草，有一片大草地，一個小亭榭，一個噴水池，池里種着荷花，蓄養着近六十條各種顏色不同的金魚。還有幾棵大榕樹，這是從前原有并非經人工移植過來的。

往常時，她總是在日落黃昏前，帶着奶媽丫頭，抱着小孔，到那花園中的草地去。到了草地後，她們就坐在那上面陪小孩子玩，給他作鬥球戲，講故事。可是也有時，她單獨讓奶媽陪小孩子玩，而她自己則獨自一個坐着讀小說，一直到花園門外的汽車聲響了。這是說孔德明已經從工廠辦公回來，於是司閩人老李就要連忙從司閩室的壁上，摘下制帽，端正正的戴好，趕出去開門，讓汽車直開進花園里來。接着，她也放下手中的書本，對小孩子伸出雙手說：

「來，小孔，爸爸回來了！」

做爸爸的，一聽見笑聲，就向他們這邊走過來，在地底下把小孩子抱起來，伸長着嘴把他那又白又嫩的面頰親着，也許他的動作過猛，也許鬚子刺痛了他，這親熱動作，反而使小孩子不得

不吃驚的哭將起來。

「你看，」做母親的，到這時便微笑着埋怨說。「又把他弄哭了。」

小孩子一從父親手中投到母親懷里，果然就不哭，做爸爸的因此而大聲的大聲的笑將起來：

……

她冥想這一切，好像這些情境就發生在昨天，或者是剛剛過去的幾小時，她覺得有無比的親切。可是，這時小孩子却不在她跟前，奶媽已把他抱着不知到那兒去了，花園里也是寂靜的。她把兩手攔在窗櫺上面，托着頤，俯身向外，失神的望着從噴水池中噴出來的水柱，那水柱高高的噴着，又變成無數的霧點墜下來，消失了。她瞪視着那水珠，從那水珠中就幻出一個人的面孔，它是青春，活潑，而愉快的，那副愉快的面，也正對她瞪視着，露出笑容。……

很多人都說她是幸福的，有了這樣一個好丈夫，又不愁吃和穿的。不錯，她從前的確也很以此自傲，以為她可以一生一世都在無憂無慮中度過時日了。也許她把這想像裝飾得太美麗，也許現實本身就是醜惡的，因此她在那無知的，被幸福所陶醉的狀態中僅僅過了一年時間，也就慢慢的感到這生活的平淡和厭煩了。她對於孔家的人所過的那種如在醉中如在夢里的生活，感到不滿，她不喜歡孔德明常帶她出去的那些地方，也很不喜歡他為她介紹的那些女朋友。前些時，她也曾經熱中於跑馬，跑狗，麻將牌，夜總會和跳舞場，但是也僅僅是一個短時期，而且大半是

被動而 出于好奇心的。當她的好奇心得到滿足，很快便又厭倦了。因此，她就要求孔德明不要再把她帶到那些地方去，不要再叫她與那些人接觸，她需要清靜，需要過比較有規律的生活。不久，她果然把一切跑馬跑狗夜總會和跳舞場的關係都斷了，而把自己幽禁在鋼琴室和她的小說世界中。在這期間，除了偶爾也陪孔德明到公園去散步，聽聽音樂，或到電影戲院外，大半時間都是沉浸在一個愛情小說，和對於人生意義的探索的冥想之中。

她以為，她的性情是適合于恬靜生活的；她以為這隱居式的生活，可以使她永久地得到安寧，把無憂慮的日子打發過去。但是她想錯了。她實在是一個外表冷靜而內心熱烈的人，并不適合于過真正的恬靜生活。因此，她過了不久，便又對這新的生活方式感到孤寂；前一些時和她來往的玩吃朋友，因為她有意躲避，在碰過幾次壁之後，也不再來找她了，而新交的，志趣相投，談得來的朋友，却沒有一個。她雖是生活在上海中，在一個有四百萬人口的都市中，可是她却常常感到孤寂，正如一個彷彿在沙漠交迫之中的沙漠地帶的旅客一樣。在徬徨中，她變得非常易于傷感，喜歡流淚，提出一些不大合理的事來責備人家，連孔德明也不得不為她這樣突然的改變而不知所措了。因此也就不再單獨出門，這是唯一使她略可告慰的。但她相信這是不能長久的，也不應該長久的。……

這樣，她變得非常之喜歡沉思，并且多愁起來了。在這極度的愁悶中，她覺得自己像是在生

病一樣，她的身體一天一天的在衰弱消瘦下去了。

就在這個時候，「八一三」發生了。

孔德明以最大的決心，來處決他的快要破產的前途。可是他還不能不有所顧忌，擺在他面前的困難正多，他必須和這些困難作堅決的勇猛的搏鬥，尤其是林慧貞的處置問題。他相信他在大都市中生活慣了，一下子步叫她把这些享受完全放棄，到內地去，到一些蠻荒地方去，是相當困難的。不過決心既已打下，也就不得不這樣做，如果她真的反對，到那時再打反對的計劃罷。因此，在考慮過一番之後，他還是決心把這意思告訴她。

可是當孔德明把遷廠的決定告訴她，并以畏慮的心情徵求她是否也同意和他們一同到內地去時，她却出人意外地滿口答應，并且鼓舞着他：要這樣幹就得有決心，就得趕快，因為時間是寶貴的，不容再遲疑了。這樣決斷的答覆，使他深為吃驚。當他聽完她的那些話，他大為感動了，一邊緊緊的握着她的手，眼中轉着淚水，他說：

「我真想不到，你會答應得這樣乾脆！」

「我早已對這兒生活感到厭倦了，德明，我覺得這兒的人所過的生活都不是人的生活。是野蠻的、人吃人的生活。讓我們趕快離開這兒罷，我真不願意再看見這兒的一切了。」

「可是在內地生活是很艱苦的，你不怕嗎？」

她搖搖頭：「我不怕，只要你吃得了，我也吃得了的！」

「對！」孔德明叫着說。「我真想不到你也有這樣遠大的眼光。」

當他們把這事決定之後，一身好似也大為輕鬆起來，在孔德明方面，深自慶幸着自己工作進行的順利，而在林慧貞心中也以為從此可以離開這可詛咒的地方，擺脫這可詛咒的生活，到別一個地方去，到一些完全是蠻荒的地方，去尋求她的傳奇興趣。

當她着手作遠行的準備的時候，她就開始使把自己沉浸在一個極為神祕虛幻的想像中。爲着要使她那美麗的，傳奇性的想像更加有根據，更現實一點，她就背地請人替她搜集一些關於內地生活的報導文字，到書店去買了近二十厚冊有關於邊疆苗獠研究的書籍，之後便把自己埋藏在這些文字中。每當她找到可以發表她的意見的機會，也就忘不了把她新近所得的知識轉述給人家。中間且任意的加了許多出于想像的故事進去，并使之純然美化。末了，當她對於內地問題的研究和講述也有點厭倦了，便靜默着，預期那可愛的日子迅速來臨。

不久，就有一艘美國郵船，把他們帶到香港去，由香港轉廣州後，他們又逗留了一個時候，等候幾個朋友，才沿粵漢鐵路出發。在旅途中，林慧貞興奮極了，不斷以好奇的眼光，去搜索她那富有詩的和傳奇性的事物。當她從上海開赴香港的海途中，偶而看見一羣海鷗，在黃昏的海上戲水，她就會高興得跳起來，呢喃着說：「你看，多麼動人的一幅畫面啊！那簡直是抒情詩哩。」

他們在廣州長堤上岸不上三點鐘，就遇到離開上海後的第一次空襲，躲在防空洞里聽轟炸聲，她的心雖然有點跳，面色也很蒼白，可是當警報一解除，她却極力慫恿孔德明陪她去視察災區。有幾次，她看見那被炸毀的房屋，看見那些從廢墟中，一具一具被挖出的尸骸，她就感動着，禁不住哭了。她第一次感到戰爭的殘暴，死的可怕，在心中培植了民族的仇恨的根苗。從災區回到旅舍，恰遇到一隊女童軍在旅舍的房間門外等他們，用她「一句也聽不懂」的話，向她為死難同胞勸募。她興奮得幾乎把她們的結婚戒指也捐出去，要不是孔德明在旁邊輕輕的提了一聲，并代她把那勸募者打發走了，她說：「這是中國人應該做的事！」當她們上了粵漢車，在車站上遇見一隊全副武裝的士兵，正要開上前綫，她在廣衆中竟忘形的叫着：「看，這是我們的！」等到旅客們都因這一叫而掉頭來看這位闊太太時，她反而困惑地面紅起來。我們這位理想主義者的太太，是多麼的熱愛着這兒的一切，人物和生活啊！

但是孔德明却恰和她不同，從他離開上海的碼頭，第一次和他出生地告別時，他是沉默而多愁的，從外表看來他好像變老一點，更加堅實一點，一點也不像是一個剛要到三十歲年齡的人的樣子。其實也怪不得他突然的變老起來，有時一種不如意的生活，會把人在一天中拖老十年的。而他在那極為短暫的時間中，却又被迫着不去想許許多多和他平時毫不相關的事。在認識上他是屬於抗戰派這一面的，他相信中國今日的當前任務，是在於解除帝國主義的束縛，中國

的出路是寄托在對帝國主義抗爭上，而八一三抗戰就正是執行這一個任務的具體行動。上海三個月抗戰，使他有了自信，使他這個自信成爲最堅決的不可動搖的，但是，當他離開了上海，並且在報上看見從大場一役，我們在軍事上成了潰局以後，他却有點懷疑起來了。由於對抗戰前途起了輕微的暗淡的感覺，再加以他這一次遷廠工作又進行得不十分順利，最重要的是關於新廠的建立，在面前還存有着最難以克制的困難。但是，他也不願因心境惡劣的關係，而使他的妻子在情緒上受了多少挫折，他還是適當的找着機會，來分担她的感奮，並且不時拿些話來鼓舞她的勇氣。

到了武漢以後，繁重而又艱難的工作壓到他身上來了，他要去拜會當地朋友，探詢當地情形，出席會議，拜訪政治當局。奔跑了近半個月，南京棄守的消息復又傳來，武漢成了當時政治軍事文化的大本營，但是一般的社會情形，並不因它已成人本營而不浮動，正由于南京棄守的迅速，已使一部份人懷疑到武漢到底還有多少殘喘日子這件事情上去了。

在這情況底下，孔德明不得不把他已奔跑得有相當頭緒，準備在武漢建立新廠的計劃放棄，作另一個長久性的打算了，便又臨時決定把新廠移到桂縣去：這樣，他們連同一部份從上海帶來的職員，由武漢轉桂縣了。

桂縣，是一個落後的內地城市，全市人口約有十萬，街道不大，而且都是古老破損的。不遠

由於當地執政者連年賢明的治理，社會秩序相當安謐，各種救亡運動也十分活躍。從上海南京和濟南守以後，因為有了大批難民從沿海各地遷來，這兒人口便突然的增加了一二倍多，市面也跟着繁榮起來。只在短短的幾個月間，它大大的改變了，已經不再是一個沉寂的、蒼鬱的古城了。

正當這個窮小子成了暴富新貴的時候，林慧貞她們來了。在大都會過膩繁華生活的人，一旦跑到這落後的小城市，也覺得另有一番滋味。況且這兒又是一個有名的風景地區，有山有水，她興奮極了，像一個淘氣的小女孩一樣，每天要孔德明陪她到郊外去探訪名勝，到一些風景區去玩。等到把本城的一些名勝玩倦了，她又要求他陪她乘坐快艇，到離城八十華里外的一個別墅式小城池去玩。到這個城池去，照一般人的做法，都是先沿江划艇而下，沿江的風景是有名的幽靜和美麗的。欣賞倦了這江邊的景色，一天的時間也差不多過去了，而那別墅一樣的城池也同時宣佈抵達了。到達那小城以後，黃昏的彩霞正好在臨江的城頭迎接他們。這城池的街道是短小潔淨，只有一條，城區也十分幽靜，進入這地區，很容易使人連想到上海外國人住的弄堂。因為地方小，人少；（充其量全城不到三千人）自然也就比別的城市要幽靜得多。遊客們在到達這兒後，可以在一家小旅館里好好的休息一夜，到第二天清早起床，再去拜會縣長，他會看你身份的高低，再決定派他的隨員帶你去玩「八景」，那八景只要在三十分鐘中，就可以玩完。吃過早

飯，便可以準備坐當天的客車回家。他們按照這不成條文的刻板計劃，在這與世隔絕的幽深的山水中盤旋了兩天，才搭自己的汽車回來。

山水的遊興，并不能使她長久的保持着新鮮的興趣，而她對於傳奇性的事物的追逐，却又是無加無已。因此當她靜下來，仔細的思致一下之後，就覺得在不久，她還認為是新鮮的生活方式已逐漸失去誘人的興緻，已經使人感到厭倦了。

首先使她不慣的，就是這兒的生活方式處處使她感到不便；表面看來，這個地方倒也像個都會樣子，有電燈，有自來水。但是一談到電燈，實在是未免太可憐，一個一百支光的燈泡，點起來還比不上一盞菜油燈的光來得亮些；自來水有時水源一斷就是三天，還沒見點滴流出。地方既小，又沒有什麼知心朋友可以談心遊興。還有一件最使她時日不安的，就是她時常看見居住在這城里的人，常常生着一種極為奇怪的病症，那就是在頸子上突然的長出一個肉瘤來。這肉瘤有大有小，大的至如人頭，小的也有拳頭般大。有了這樣一個怪物掛在頸子上，走起路來一搖一擺，那味道你可以想像得出的。關於這種此地特有的怪病，她曾經去請教過一些熟習的大夫，據他們說這都是用水的關係，因為這兒的水份大半是缺乏碘質的。這種缺乏碘質的水份，一經吃久，身體內部因缺少碘分，就會生甲種線炎。

「有了這種叫甲種線炎的人，是不是可以醫治？」

「可以醫治的，不過却要施用手術，把瘤割掉。」

「用刀割？」

「當然，用刀割。」

她抖索着，再也不敢探詢下去。同時也起了一個可笑的念頭：要是在她這美麗的頸子上，忽然也長出這樣一個怪物，要叫她怎麼辦呢？那才是不堪想像呢。可是，那大夫，却又繼續講下道：

「這個地方，原來是苗獠蠻子住的，所以瘴氣怪病特別多，不過歷代經過漢人用人工克制，已使瘴氣逐漸的減少了。不管你科學如何文明，蠻子地方總是蠻子地方，照樣還是不適合文明人居住的。在龍城那邊，聽說每天清早時候，便會從地上冒起一種紅色霧氣，這霧氣很濃，籠罩着一切樹林、房子和牲畜，把它們也渲染成紅的顏色，要是這時候有一個人在路上走，那麼，他也会給染成紅色的。它不只使一切變了顏色，且帶有毒氣，一個人如果在這時不當心出門去，給冒着就會生病。而這病且無藥可治，因此住在那兒的居民，清晨都不大敢出門，要等霧散了，才敢出門。」

「可怕！」她搖着頭，睜大眼睛說。「這是一個可怕的地方！」

「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一切都是爲着抗戰啊！」那大夫說着解嘲的笑了笑。

從此，在她的思想中，就存在着一些恐怖病症的威脅，且深爲它而時日不安。有一次她甚至於夢見在自己那白潤柔滑的頸子上，忽然生出一顆巨大無比的瘤。有一天，這瘤且突然的發出一陣可憐的求救聲，它說：「女王，可憐可憐我罷，我在這兒災難已受的够了，請你叫醫生來，把我解救出去，因爲我再也不願在這牢籠里蹬下去。」另有一次，她又夢見她一個孤獨地被遺棄在一片荒原上。這荒原，沒有一個人，一個村莊，一座房屋，以至于一棵樹木。她就一個人又餓又渴的在那兒徬徨着，在她四周圍繞着一層霧氣，可怕的紅色的霧氣。她開始覺得苦悶，這些怪夢在她看來都是不吉之兆。

同時，在孔德明方面，由于一個多月來不斷奔跑的結果，已經把工廠廠址找到，且開始興工建築。再過不久，機器也運到了。他在這個時候，工作非常忙碌，每天要到辦事處去辦公，會客，監工，拜訪當地要人，出席會議，還有其他瑣瑣碎碎的事情，不但無法留在家里，更是分出時間來陪伴她出去玩。

她不怪他，也知道他一個人很忙。再則，也因爲這時她已經懷了四五個月身孕了，不便出門。就算能夠出門去，又有什麼地方好去。爲了想打發她那冗長而又無聊的日子，她又回復在上海時一樣的习惯，把希望寄托在書本上了。

從她離開上海，再經過在內地這樣長的一段時間的旅行後，她的性情比從前，似乎已有了改

變，而興趣也和往大不相同；她再也不以閱讀愛情小說，和傳奇故事為滿足了，她很希望能夠讀點和現代生活比較接近的作品，她想從那作品中去呼吸抗戰的氣息。因此，她就常常對孔德明提起，要他在工作餘暇，替她到書店去轉一轉。可是，他每一次叫人送給她的，却是些滑稽什談什麼風之類的東西，這使她非常氣惱，她說：

「德明，現在的出版界果真貧乏到這步田地，爲什麼除了滑稽雜誌和一些什麼風之外，就沒有別的？」

孔德明微笑着，承認這些東西并不是他自己去搜羅來的，是叫人代辦的。

「那麼，你自己就真的忙到這樣，連託你辦這一點點事情也分不開身？」

「下一次，我自己給你去跑一趟就是。」

可是到了下一次，他拿了一包印刷品回來，丟到她面前的，依然是那一類東西，不過多了幾本畫報而已。

這樣次數一多，她對於想透過他的手去獲得一點精神上的食糧這件事，已經感到失望了。她不願再叫他去代辦，有時就自己寫就一張紙條，叫佣人送到書店去買，後來甚至于叫書店不用再麻煩費手續，按期把她所需要的一些新出版書報送來就是，而書店對她的服務也十分週到。不久在她的臥室內，不論在床上，桌上，沙發上，以至于地氈上，到處都堆着新出版的書籍雜誌。

她以一個饑渴日久的人的心情，貪婪地來吞嚥這些所能獲得的精神食糧。久之，她覺得留在她腦中迴旋擾擾的問題，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的單純和狹窄，她每時都在想，而且想得很多，很遠，有時甚至於對自己所想的也覺得惘然。同時也正因為她對時局的關心，使她起了閱讀日報的興趣，且慢慢的就成了習慣。到後來，甚至於不把當天的報紙讀完，便無法安心，有幾次因為報版把報送遲了，遂使她大發脾氣，叫傭人特地冒雨走進城去買報。她這種反常的舉動，把家里人都慢慢的弄得莫名其妙起來。

某一天報上刊了這樣一條新聞：當局為要積極動員全國的財力，支持抗戰，在七七二週年紀念日，舉行獻金運動。「凡我中華民國國民，不分男女老少，均有捐輸救國義務」。至于捐獻物事不論現金手飾均所歡迎。在那同一新聞上，并說已在某某等地設立獻金台三座。她讀了那些堂皇的文告後，心中頗為震奮，也忘記了該不該告訴孔德明一聲，就從箱子底下拿了幾件首飾交給小燕，叫她趕進城去把這些東西送給獻金台。不過當小燕換好出門衣服，匆匆的要走時，她却又叫人把她從門外叫回來。

「太太還有什麼吩咐？」丫頭以為這位闊太太在翻算過之後，對她的金首飾有點後悔了。

「不要忘記，」而她却出人意外的，低聲的附在她身邊說。「別告訴他們，這些東西是我
的。」

「不說是太太的，那麼說是誰人的呢？聽說他們是要把名子寫起，貼在台上給人家看的。」

「我就是爲了這個才叫你回來，」她說，「要是他們非問出主人來不可，你就告訴他們說：是一個叫做無名氏的人交給你來獻得了。」

毛丫頭有點莫名其妙，有錢拿出來捐，却怕人知道，這真是。不過她仍舊笑了笑，走了。一個鐘頭後，在十字街口的第一座獻金台上，果然有人用大喇叭向觀衆宣佈，有一位無名氏向國家捐獻價值二千元的六件首飾。

這事過後的第三天，又有一隊女學生，搖着一面三角小布旗，沿着那條新開闢的公路，浩浩蕩蕩的到孔家的公館里來。不過她們剛一敲開門，想進花園，就給老李擋住了。他說：

「老爺不在家。」

「老爺不在家，我們找太太。」那一小隊女學生反抗着回答。「在我們，老爺太太都是一樣。」

「太太不會接待像你們這樣的客人。」

「你怎麼知道她不會接待我們？你也不是太太。」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不知道？太太這樣關照過。」

「你說謊！」

「胡說！」

「我們不管，我們一直衝進去！」

「衝進來，來我就開槍。」

「你敢？你是什麼人？你敢反對抗戰，破壞救亡工作？」

於是，那五六個人就像炒蠶豆一樣吵了起來，而且分工分得很好，有的作硬，聲勢汹汹；有的作軟，從旁勸導。不論硬也罷，軟也罷，却都有一個共同信念，那就是：擺脫這個討厭的看門人，衝進去。老李似乎也看出這一羣淘氣女孩子的企圖，因此他就有意裝成木頭木腦的樣子，排好了八字步，兩手圈抱在胸前，面上露着不在乎的表情，靜靜的站着，却暗地里準備着隨時阻擋她們的去路。等她們一遍又一遍的說着，真以為對方被說服了，要跨步進去；他却又出其不意的攤開兩手，把她們逐回頭。這形勢相持了很久，到末了，兩方面都漸漸的不耐煩了，於是那隊女學生便改由一個隊長打扮的人領頭，大聲的對他辱罵起來，這也許是她們的最後手段了，如果經這一罵他還不退讓，她們就打算放棄這個「富而不仁」的地方，到別處去。

正當花園這一邊，在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林慧貞因為正靠在沙發上讀報，被那吵聲擾的厭煩起來了。於是她就一面皺着眉頭從沙發上站起來，一面丟開手中的報紙，走近窗前去。等到她把頭伸到花園內，朝發出嘈音的地方望去，才知道有一隊人數不多的女學生，正圍住司閘人在那

兒指手劃足的叫罵；而老李却露着厭惡神氣，用手去推她們，像是要把她們推出門去似的，但是她們的人數實在也多了一點，使他頗窮于應付。他站在窗口靜靜的看了一會，正在摸不着頭緒的時候，小燕和王媽也因為聽見吵鬧聲從屋裡趕到花園來，她就招着她們問：

「小燕，你知道老李正在和誰吵鬧？」

「不知道，太太，我也是剛聽見聲音趕出來的。」

「你趕快去打聽一下，爲什麼事吵起來了。」

「是，」那丫頭答應着，遂匆匆的趕出去。馬上她又轉回來了，她說。「是一隊宣傳隊。」

「宣傳隊和老李有什麼租子，怎的又和他吵起來？」

「聽說是這樣，她們鬧着要來見你，大概就是爲着募捐的事情罷，老李說是老爺有過吩咐，不肯讓她們進來，所以兩方面就吵起來了。」

「老李這個人也真是，爲什麼不讓她們進來，宣傳隊也不是什麼別的。你趕快去告訴他，叫他讓她們進來，說是太太要見她們。」

「是。」那丫頭又輕巧得像一隻燕子，一閃就在花叢中不見了。不一會，那嘈聲便沉靜了。

林慈貞離開了那窗口，就走近化妝臺前，準備見客。臨着鏡時她覺得自己的神色很難看，白

里帶黃，像是病了多時才起床似的，頭髮也有點雜亂無章，爲要不使自己在這些少年人面前，引起不良的印象，她就着手把自己施整起來。她先施過一層薄粉，然後略爲用點胭脂，使它不至于黃得難看，把頭髮稍爲梳整過，又換上一身衣服，才到會客廳去。當她走進客廳的時候，小燕已先帶着那一羣宣傳隊員等在那兒了，她們看見她含笑走進門來，都從自己的坐位上站起，不約而同的，整齊的對她鞠了一躬。她們的態度是那樣的謙恭而又文雅，誰看見了敢說就是這幾個，剛剛還用那些欠雅的神氣和話語，和司園人鬥鬧過？她也微微的點下子頭答禮，然後才擺着一隻手請她們就坐，她回轉身在一隻小沙發上坐下，那些客人們，彼此擠了擠眼，也就隨着坐下。坐定後，她又拿眼睛對小燕作了個記號，似乎叫她出去弄點什麼東西來款待客人，小燕會意，便也悄悄的走出門去。

客廳里是整個地沉落在寂靜中，大家在寂靜中都很有友愛，和平；那幾個女學生原本是有一肚子道理，打算一遇到對象就開懷暢敘，其進行方式也許先由那隊長領首，像是背書似的從「七七盧溝橋抗戰」講起，講到敵人滅我國族的野心，講到敵人的殘暴，講到我戰士抗戰的英勇，講到我非抗戰無以圖存，講到捐輸救國的重要，講到最後勝利……可是一臨到這種場合，她們反而覺得不大好意思開口了，林慧貞也利用了這個時機，來對她們進行個別的觀察。進來的一共是六個人，一律是戴制帽，穿藍短褂，黑布裙。年紀最小的，還只有十四五歲光景，最天的也不過十八

九。她們對人是那樣謙虛而有禮貌，除了微笑靜默，並不會說出和這兒空氣不大調和的話，好像她們之來是為探望朋友，而不是負有什麼特別使命。她默默的凝視她們，便想起自己，想起了過去的學生生活，因而也就沉在深思中了。

小燕捧着點心盤子和紅茶來了，那些客人對於這個出人意外的招待，登時就起了極為不安的動作，她們彼此對望着，又暗自考慮着：該不該接受這樣招待？如果這時接受了，等會對於募捐的事情不是更難開口嗎？但是林慧貞却請她們不要客氣，說是這兒離城還有一點路，就和鄉下一樣，臨時買不到什麼東西來款待。

「您太客氣了，孔太太。」那隊長紅着面說。

「不管你們是懷着什麼動機到我這兒來的，總是客。」她說。先拿起一盃紅茶和一塊點心來說：「請！」於是她們也就不再推辭了。

茶和點心都用過，她覺得該是自己先開口的時候了，因此她就問道：

「各位小朋友，我可不可以知道你們是那一間學校的？」

「啊，太太太客氣了，本來該是我們先告訴您的。」隊長沒等人開口，就接着出來說。之後，她又把自己和她的同志們介紹了。

「要是我沒有猜錯，」她說，對着那領隊說話的。「你一定是這隊里的隊長什麼的？」

那隊長紅羞面。坐在她旁邊的另一個人，却代她答了：

「不錯，她是我們的小隊長。」

「隊長，聽你的口音好像也不是本地人。」

「我不是本地人，」那隊長說。「我是從戰區逃亡出來的，我是來這兒借讀的。我是南京

人。」

「南京？」

「是的，南京。我們的首都，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城；可是它現在却在敵人的鐵蹄下受着災難。」

「那麼你家里的人呢？」

「也逃出來了，我們是在失守前三天才離開那兒的。」

「家里有什麼人？」

「爸爸媽媽還有兩個弟弟。」

「現在爸爸媽媽呢？」

「都散了，爸爸在武漢，媽媽弟弟在昆明。」

「而你？」

「我獨自一個來這兒升學。」

她嘆息了。「南京是可愛的，我們的國都是可愛的，那兒有一個玄武湖，我曾在那湖上遊過，也曾在那湖濱公園住過。……」

「它還有雨花台，還有總理的陵園，還有……」

「你現在還想念它嗎？」

「我爲什麼不想念哩，有一次我進戲院去看電影，在一個叫「我們的故都」的影片上看見了這一些，一陣心酸，我禁不住放聲的哭了，惹的全戲院的觀衆，都吃驚的朝我這邊看來。」

「你不難爲情？」

「這時那個還顧得了這許多。」

「哭也不是辦法，」另一個人從旁邊插進話來了。「我們只有全國的軍民同心協力，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把敵人趕出國境去，才是辦法！」

「對！」林慧貞興奮的叫着，把眼睛注到那個說話的人面上。「你的話很對，我們要同心協力來把敵人趕出國境去！」

隊長接着說下去：「我們這一次奉了學校的命令出來，就是爲着這事捐款，人家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既然做了中國人，而又不能拿槍上前綫，也無法當看護傷兵的中國

人，不過我們還有一雙手，一個嘴巴，一顆心。我們就得利用這一雙手，這一個嘴巴，這一顆心，大家都能這樣同心協力來幹：那怕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就是十個百個也不怕打不出去！」

「對！對極了！」林慧貞叫着說。

「這叫分工合作打敵人，各人都應該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自己的本份；工人儘量努力做工，農人增加糧食生產，士兵拚死打仗，而有錢的則大量捐輸，四萬萬人一條心，結成一個整體，集中在一個敵人身上，怕它不會被打倒！可是，現在抗戰已到了第二期，在我們國內却還存有許多叫人痛心的事，有些喪心病狂，爲富不仁的人，只顧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享受，不顧國家的生死存亡。其實國家亡了，個人做了亡國奴，即使有再多的財產，又有什麼用處？……」

「對！你說得挺對！」

「我現在已經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了，但是我還不能算是可憐，比我更慘，更可憐的，在我們同胞中，還不知道有多少！他們有的在敵人的轟炸下討生活，有的在敵人鐵蹄蹂躪下討生活；沒有做奴隸，受死亡威脅的，便都做了流民，到處流亡，沒有衣，沒有住，沒有食。在這次戰爭中，遭遇最慘的，要算是我們的女同胞了。當南京棄守的時候，在那兒還留有老弱婦孺十餘萬人，雖然有外國天主教的收容，但是還免不了敵人的姦淫殺害，中間有青年婦女二萬多人，當敵人進城以後，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倖免被姦淫和侮辱的命運的。這樣說來，你也許不相信，可是

我們是有證據的，你看——」

說着，她就從身上拿出一本畫冊來，那本畫冊印得極為精緻，名為「日寇暴行實錄」，在那兒印了許多敵兵暴行的照片，中間有敵寇濫炸我無辜同胞的情形，有屠殺我抗戰軍民情形，有淫辱我同胞情形，尤其是一幅影着一個日兵正在着手褪去我們一位女同胞的褲子，準備施行姦污的照片，至為令人驚心動魄。那隊長把這些照片一頁一頁的翻過去，中間並夾了簡單說明。

「這些照片，大半都是從被俘的敵軍身上搜到，因此也都是可靠的。它告訴我們一些什麼呢？告訴我們，大敵當前是不容許有一個人站在抗戰圈外。敵人是瘋狂的，只要你是中國人，你就有受炸，受殺，受姦淫侮辱的資格；告訴我們千千萬萬人正在受苦受難，尤其是女同胞。這些實際情形你已經看見了，也用不着我多說。可是，在我們的大後方，試問一下，大家到底都盡了責任沒有？」

說着，那個隊長的聲調差不多要變成嗚咽了，梅林慧貞眼中則早已溢滿了淚水，於是她就別過面去，悄悄的用手帕抹着。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她說。「但是你要我做一些什麼呢？」

「我們來這兒的目的很簡單，」那隊長說。「沒有別的，只想向太太捐點錢。」遂又把一本捐冊獻了出來。「這是爲了替前線抗敵將士募寒衣用的，現在雖是夏天，還沒有那必要，可是只

要一轉眼就要到秋天。到了秋天，我們就不能不準備過冬的衣服。……」

「那麼，」她切斷了她的話說。「你們要我捐多少？」

「多少？」那幾個少年人彼此交換了一下眼色，頗以不知道從何開口爲苦。「隨太太自己捐罷。」

「也好，」她說。「那麼，我就捐五百塊怎樣？」

這個數目是她們做夢都不敢想像的，事實上她們奔跑了這許多日，每一天所得的總數能超過這數目的，也是很少。於是，她們便大大的騷動起來：那隊長忙着致敬，代我們的抗戰將士表示謝意，而其他的隊員便手忙足亂的準備着筆墨捐簿，似怕遲了她會後悔似的。等到她微笑着拿起筆來，在捐簿上寫上她應捐的數目，又進房去拿錢來，她們才安心的站起身來告辭。

「再會。」那些女學生說。

「再會！」林慧貞也說，又回過頭去叫人。「小燕，小燕，」小燕應聲出來了。「你代我把這些小姐們送到花園門外去。」

「孔太太用不着客氣，太不敢當了。」

「不，讓她送你們出去方便，有空常到我這兒來玩，我身體不大好，不大出門，空的時候

多。」

「我們一定來。」

「請一定來。」

「謝謝孔太太。」

「不要客氣！」

客人們走了，林慧貞在門口站着，看見她們活潑的走下向花園去的台階，看見她們不時依戀的回過頭來向她微笑，擺手。她也頻頻的回答了她們的點頭和微笑，等到她們的影子已在花園內消失，才回轉客廳來。家里的女傭人，正在那兒收拾東西，她多嘴的問道：

「太太這些學生子是來做啥的？」

「她們是來宣傳救國道理的。」

「救國？」

「是的，關於打日本鬼的事。」

「太太相信她們的？」

「爲什麼不相信。只要是中國人的，都應該相信。」

那老女人嘆息起來了。

「這個年代的人真了不起，看她們還是小小年紀，已經出來替國家做事了。」她覺得這幾句話在那女傭人說來雖是無心，可是却那麼沉重的打在她的胸口上，她沉默着走開了。

進了臥室，讓自己一個人在那兒蹬着的時候，她忽然覺得不安起來。不是爲了後悔那一筆被捐出的小小數目，就是數目此這個更大數倍，在她看來，也算不了一回事，雖然她的私蓄並不多。而是爲了那些年輕人，那些強闖來奪去她近兩個鐘頭時間的年輕人。她們的年紀都比她輕，她們的世故都比她的淺。但是却都比她明事識理，且已開始替國家服務了。回想她從前在女學的時候，也和她們現在一樣年紀，除了好玩好吃，死捧住課本外，還知道一些什麼，還能做一些什麼？就拿她現在的情形來說罷，年紀已經比較地大，也多懂得一點人情世故了，但是過的又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對於這樣一個多苦多難的國家又有什麼幫助？不錯，也確曾有人這樣羨慕過她，說她幸福。在她們的鳥籠里就養有一對金絲鳥，在她們的鸚鵡架上也養有一隻綠毛鸚鵡，這些被象養着的禽類，人家也會賞讚過牠們，說是幸福的。牠們每天只會吃，只會在主人面前獻媚歌唱，博取主人的歡心；但是牠們也只能在主人心境愉快的時候，才能博得一兩句稱讚，在平常時是不大受理會的。從表面上看來，這些禽類的確是幸福的，牠們不愁吃和住，牠們被好吃的營養豐富的食物，養得又肥又漂亮，但是牠們却是不自由，在牠們的身上面除了牢籠，牢籠的印象

外，別的還有什麼？久之習慣成爲自然，便忘記了牠的本性，忘記了牠們的祖宗都是在原野在蔚藍的天空下，在深山野林中自由的獨立的過生活的。等到後來，到了沒有主人，不做奴隸便活不下去了。記得有一次，她們那金絲鳥的籠子給野貓扯毀了，那一隻金絲鳥就乘機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時候，悄悄的飛走。第二早孔德明起來，看見鳥籠給撕破了一個大洞。那對小鳥不知去向了，這使他非常懊惱，他的懊惱並非這些小禽類值錢，而是在這兒根本就買不到這一類東西。他所以能搜羅到，還是一個朋友特地從上海給帶來的。現在它們飛走了，他將無以對他的朋友們誇耀他的獨有的家寶了。不過這事過了幾天，他也差不多快要忘記了，那一對小禽類忽然又啾啾的哀鳴着，在屋簷下出現。這事首先給小燕發覺到，於是就趕去告訴孔德明，孔德明還沒有起床，聽見這消息，開始不大敢相信，後來想一想，覺得也很有可能，就匆匆的起來，一看果然不錯，於是，他就叫人把另一個新鳥籠拿來，並且就當着這一對小禽類面前，在籠里洒下許多小谷粒，等到人一走開，那對小禽類也就彼此招呼着啾啾的唱着歌一個跟一個的飛進鳥籠去。林慧貞沒有起床，她還在床上睡着，可是心里也在關心那一對小禽類，等到孔德明重新上床補足他的睡眠不足時，她就問：

「真的又飛回來？」

「我早就說要不是給貓吃掉，就會自己飛回來的。」

「爲什麼你覺得牠們會回來？」

「那還不明白，牠們在主人這兒養成依賴寄生習慣，一出去就覺得世界太大，不知如何活下去。要不是活活的被餓死就會自己找回來。」

林慧貞沒有說什麼，可是這些話却使她起了無限的感慨，她從那一對金絲鳥的回來，又連想到許許多多事情。要是說這譬喻還不太過火的話，那麼中國的許多女性也可以說是無數的金絲鳥了；她們也被餵養着，過着寄生生活，羽毛豐的時候，人家用着一切力量把牠們壓制着，叫牠們生孩子，母豬一樣的大量生孩子，管家，上廚房，等到精力被消耗盡了，翅膀退化，無法自由飛翔了，便不得不在籠中，過她的寄生日子。到後來老了，死了，才結束那悲劇平凡的一生。這是怎麼樣的一種生活啊！可怕的，厭人的生活。可是這幾千年來人們却都是這麼活着過來。她想着，逐漸的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接着，有了好幾天，她都在不安和苦悶中度過。她覺得，在她周圍滿佈着的是無數陷阱，這些陷阱張着黑黴黴的，可怕的，深不見底的口，在等着她，等着她有一天會失足跌落下去。但是在別的地方，在陷阱以外的地方，却是一片極樂的光明的境界，像是一條黑線劃分了這兩個世界，劃分了兩個人類的理想，她要從這個世界跨進另一個世界，她要從這一個理想跨進另一個理想，她必須飛越過那些黑口，那一條界線，於是，她就問了自己，有沒有那膽量？開始她猶豫着，後來她遂下了決心！她覺得她也該像一個人一樣從自己的地位上站

起，好好的做點事。但是到了問着自己，到底能够做一些什麼時，却又惘然的不知所措了。不過經過了相當考慮以後，也就索然，她想拿這些事好好的和孔德明談一談，她相信他會同情她，並加以援助的。

可是當她找到了那機會，并且悄然的附在他的耳朵旁，說她有一個計劃時，孔德明却似乎並不十分熱心的說：

「你也有計劃？是什麼計劃？讀書計劃？還是遊玩計劃？……」

「不，」林慧貞糾正他說。「不是這個，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這就奇怪了，你什麼時候也做起計劃來了。」

「我早已把它想了很久，我相信你會贊成的。」

「你不是在和我開玩笑？」

「爲什麼你會覺得這是開玩笑的呢！」她有點不高興，一肚子熱情隨之也凍結起來。

「不是開玩笑，那麼，你就說說看。」

「我說了你不會反對我？」

「我不反對你，不過也得看看問題本身……。」

「要是你反對呢？」

「那就是你的計劃不合理。」

「不，我覺得我的計劃是非常合理的。」

「那麼，你說出來就是了。」

「當真要我說？不，等一等，得讓我想一想看。」於是，她遂沉下笑臉，換著一副多慮的深思的樣子。這時，她的心跳得很利害，神氣至爲恍惚迷離。已經過了好些分鐘了，還決不定把她的計劃全盤說出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

孔德明在她旁邊靜靜的躺著，等著她宣佈那個祕密計劃，同時在心中也起了一陣狐疑。多日來，就有一個疑團慢慢的在他心中生長，他覺得她近來是越來越加變得易於深思，多愁而鬱悶了。而身體，則跟着一天天的壞下去，那白淨而美的面孔，也逐漸的變黃瘦了。不過他却不把這事歸於她心境的不安，也不把它歸于她對現狀的不滿，而歸之于她的懷孕，歸之于她的臨產。於是在平時，也就不把這問題看得特別嚴重，以爲只要孩子一出世，便可以恢復她的健康和愉快了。而現在，她却親自告訴他：說她有一個計劃。一個計劃？一個什麼樣的計劃？也許就是這一個所爲計劃也者，在糾擾着她，使她不安。於是他也就不得不把這個問題重新注意起來，而且也第一次意識到這個問題的發生，已不如他所想像的那樣單純了。

「你說，愚員，爲什麼還不說？我在等着聽呢？」他說，語調似乎也變得溫和起來了。

「我告訴你，你不笑我？」

「爲什麼我要笑你，從前你看見我笑過你？」

「那麼，你也不反對？」

「是的，」他含糊的答道。「我也不反對。」

「那麼，」她說，用手彎把孔德明的頭移近她的嘴邊，然後神祕的，低聲的，似怕給人聽見一樣，含着差怯的神氣說。「我想到外邊去，我想。……」

「到外邊去？這是什麼意思？」孔德明有點莫名其妙。

「是這樣，是去……做點事，替國……」

沒等她說完，孔德明心一鬆且就大聲的笑了起來。這聲音是來得這麼地突兀，以至于使屋中的一切都爲之急遽的一震。

「我知道你會笑，你騙我你說不笑！」她不高興的別過面去，連耳朵根都漲紅了，當真的後悔了，後悔她不該這樣冒然的告訴他。

「你想出去幹工作嗎？」他喘息着說，笑的更響了。「這是誰替你打的計劃？爲什麼你會突然想起這個計劃？」

「我知道你不贊成的，我早就知道了。」她生氣的低聲說着，眼淚開始在她的眼中轉着。

孔德明兀自在那兒笑着。等到他滿足了，才注意到她那傷心生氣的動作，就伸出一隻手想去撫慰她，可是她却嗚咽的哭了。他有點着急，後悔自己的大意，但是還是低聲的勸慰她，說他并不真心反對，只是覺得她這個計劃，實在未免提得過於突然了。

「那麼，你爲什麼要那樣的笑呢？難道你不知道我會難過？」她收住淚，哼着鼻孔說。

「這是大意並沒有存心，我認錯就是了。」

「難道是我打算錯了？」

「不，你打算得對。」

「那麼，你是答應我出去？」

「是的，我答應。」

「但是，我能做什麼呢？那一個肯要像我這樣的人？」

「會有人要你這種人的。」

「是真的？」

「是真的。」

「你答應我，你要替我介紹工作？」

「我介紹。」

她那被刺傷的心，開始從絕望中奮奮過來。她突然覺得她的生活已經一虎一而有了生氣了，她多麼快活且敬愛她的丈夫啊！甚至於忘記了自己動作是那麼不靈便，一翻轉身就爬着坐起，俯着上身，用手捧住他的頭，直望着他的面孔，低聲的說道：

「德明親愛的，你又像從前一樣的懂事！一樣能夠了解我了！」遂取着動人的姿勢，微張開小嘴，瘋狂的印在她的額角和眼睛上面。「但是，要到什麼時候我才得出去工作呢？你可以從我面上看出我這時的心，是多麼的焦急啊！我焦急着到社會去博一博自己的命運，試一試自己的能力。好像一隻小鷹剛離了窠，想去試一試自己的翅膀的能力一樣。多少年來，我都是靠着人家這樣養着過日子，可是我就不相信我沒有自立的能力。你會相信我嗎？德明，我是有這樣能力和決心的。」

孔德明把頭點着，可是他却不敢相信，這時在他面前說着這樣溫柔而勇敢的話的人，就是從前那個教會女學的學生。他以為他們都是在戲台上，他和她就是演員，他們不是在商量着什麼，而是在背人家早就替他們準備好了的台詞。因此要把台詞背得更漂亮一點，也是毫不費力的。不過，當他看出她的認真神氣及語調的堅決，却又不得不作相當的考慮了。他想着，并且就鎮定的告訴她說：

「我答應是答應了，不過你還要忍耐些時，什麼事都非等孩子出世了談不到。」

這句話簡直就像一盆冷水，當她正在熱中時給不知不覺的迎頭潑下，她愕然了，有這麼回事嗎？她已經有了孩子了，她要做母親了，她得犧牲自己，爲的是等待它的出世。她垂下頭，看着自己隆起的已有了六個月的肚子。於是，她變得手足無力的鬆弛下去，灰心和失望，交織在她心頭，像無數條看不見的蛀虫，悄悄的蛀傷着她。

「孩子，」她低聲的、絕望的對自己呢喃着。「爲什麼要有孩子呢？」兩股傷心的淚水，隨着也滴下了。

她以焦燥不安的心情，期待着她第一個孩子出世。她其所以有這種心情，并非爲了她對於孩子有什麼深切的感情，也不是急于想拿這個來對人誇耀；而是爲着她可以從此而實現她的理想。三個月後，孩子果然順利地出世了，而她的身心也因之一弛，覺得輕快得多了。不過，由於在臨產時身體的虛損過大，她覺得精神已比以前大大的衰退了。每天只混混沌沌的好像，掉在雲里霧中似的，精神疲憊，四肢柔弱無力，既不能出門，也懶得走動，平時養成的讀書讀報的習慣也因爲精力不够無形中廢弛了。時間過得很短，只有一個月時間，可是她底心情的變動是多麼地大啊！什麼東西對她都變得陌生，不習慣了，好像時間隔得很遠，已從這一個世紀越過另一個世紀了。爲什麼她會變得這樣心灰意亂，興趣索然？實在是連她自己都覺得惘然。

孔德明聽從了一個德國醫學博士的話，時常勸她該多下床走動，不要老躺在床上一個人胡思亂想，戶外的陽光、新鮮的空氣，對於一個產婦是比十磅補品還來得有功效的。她不願使他失望，果然也照做了，偶有遇到精神特別好的時候，也叫小燕扶着到花園里去走動走動。不過這種精神也支持不了多久，她只走到草地，就感到精力不支，疲乏不堪了。爲着不至于在那兒昏倒，她就又叫小燕重新把她扶進房里去。到了房里，從奶媽手中把小孩子接了過來，並且開始爲它迷惑了。她抱着他輕輕的拍着，逗他發笑，用一種連她自己聽來也覺得幼稚可笑的喃語，和他說一些溫存話，用眼睛去看他的睡態，長久長久的不放。一直到她感到頭有點昏，眼睛發花，精神萎靡起來，渴想休息了，才肯把他仍舊交回奶媽手中。家里的人，都說她很喜歡這個小孩子，她自己也承認，可是，她同時却又對自己聲明，她之愛這個小孩，并非因爲他是男孩，反之，她却極爲希望他是一個女孩：有她一樣動人的眼和嘴，有她一樣頑強而好幻想的性格。而是，因爲他是她血肉中的一部份；爲了他，她付出她有生以來最大的代價。在她這時對於一切都感到厭倦，興趣索然，却獨有這個孩子是例外。室外的陽光使她感到刺目，新鮮的空氣，使她打着微顫，但是嬰兒却能給她以無上的快樂和溫存。

不久，她的身體恢復原狀了，精神也一天比一天的震奮起來，而一些早已被荒疏了的工作，也就在不意中被想起了。於是，她又開始讀着那些直到這時還由書店按期送到的新出版的書報，

而且像是老朋友重新碰面倍覺親熱。這些戰時讀物，像一把火似的發出熾熱的光輝，燃燒起她內心的熱情并給予她以新的戰鬥的意志。這火焰在她的四周驚雷的燒着，一天勝似一天的熾盛，一天勝似一天的熱烈，不久她就陷于這些由無數無形的火舌所組成的熱流中，並且把自己溶解了。注意力的轉移，對於孩子的關懷，自然也就逐漸的冷淡了。這一個變動從外形看來，是迅速而又可驚的，但是，在她看來却以為極其自然，正如她過去所做的一樣。不久，她且把舊計劃對孔德明重新提出了。

至于孔德明，自從他們有了這樣一個又健康又活潑的小寶貝之後，他對於她的態度已和前一個時期略略的不同了。他愛他的孩子，把他當作命根看，同時却也希望她能和他一樣，把看養這個孩子，培植并善自教導使其長大成爲一個有用的國民；看做一生中最大的事業。「一個最好的女子，」他對她說。「同時也應該是一個最懂得維護家庭，和教養子女的妻子和母親。」因此，當他初初看見她對孩子是如此的熱愛和關懷，也就私心的感到愉快，以爲她從此可以安心立命的來對付孩子和家庭，不再會有什麼非非之想了。那兒知道他的算盤打錯了；她并不真心愛她的小孩，她之愛他，也正如從前之愛她的鋼琴和戀愛小說一樣，是不會維繫得太久的。因此，當她用刺探口吻，對他暗略的吐露出自己的意思，并表示希望能在最近從他口中得到一點確實的回答時，他似乎并不怎樣表示熱心，僅把它作爲開玩笑，隨便敷衍兩句，談完了也就算了。開始她

還抱着着熱望，以爲他不會失信的，久之，她就看出他對她實在是有意敷衍，毫無誠意。她又陷於焦急和失望之中了，且又成了和初期一般無二的憂鬱病了。而一種祕密的角鬥，便在他們間暗暗的展開。林慧貞認爲他的失信，不完全爲了孩子，孩子不是正有奶媽在看護嗎？而是基本的認識成問題，一句話，他不願她離開這牢籠，因爲這時她的羽毛還豐，還會自由在空中飛翔，還會飛得高飛得遠，所爲爲了孩子不過是一種口實。想着，她覺得孔家的一切都使她反感了，要是她有那樣的能力，她會撕毀這牢籠，飛得遠遠的。可是她問着自己：「有沒有這種勇氣？」她只有苦笑。到這時才知道她也是懦弱的。

這種角鬥一天比一天的猛烈起來，孔德明雖然還堅持着自己的敷衍政策，然而對她的猛烈反抗也不能無視於中，因此在經過一番考慮之後，他就覺得老這樣敷衍下去也是不對，應該好好的拿點道理來說服她。而這些道理有時在他看來，也未免過于膚淺，不過爲要急求功效，也顧不了對方的反感，費口舌的說服，似乎并未曾收到預期的效果，反之却激發了她潛藏已久的內心的憤怒，她告訴自己：應該容忍。但是她又容忍不下去，他太把她不當人看，他壓迫她太厉害了，因此她無法再加容忍。她的憤怒，像一顆觸了電流的爆彈一樣，從她心底爆炸了。當她找到了這樣一個可以發洩她心中積鬱的機會的時候，她就勇敢的告訴他：這幾年來她的苦受的够了，她再也不以像囚犯似的被幽囚于生活的牢籠中爲滿足了。孔德明對於她這個大膽的攻擊，似乎也不願

作什麼讓步，他爲她的「幼稚」與動深表激怒，他說：這是她的義務。她應該成爲一個賢良的妻子和慈善的母親。

「爲什麼我應該像囚犯一樣的被幽禁着，而人家可以自由的做她所喜歡做的？」

「爲什麼？這還不明白，爲的是各人的生活環境不同，有的人——如果不這樣，就無法生存，因爲她們已成了生活奴隸，不能不爲它奔跑。而你，生活壓不到你，你是像一個女王一樣的生活着，要吃得吃，要穿有得穿，要住有得住，在全人類中還有比這個更愉快更幸福的？」

他的話，又使她觸起一些往事：一些關於金絲鳥的故事；牠們不也是一樣被稱讚爲幸福和愉快？然而牠們却不能不擔負着一個窄狹生活，沒有牢籠，它們也就沒有幸福和愉快了。

「照你這樣說，」她說。「工作的意義只在于解決生活？」

「自然是爲了生活，不爲生活而工作，那不是工作，那是胡鬧！」他的意思好像是要說，她的要求是不合理，是胡鬧，但是他沒有說出。而她，聽見這些話已經够，再在也不願意追究下去，到這時，她才看清和共同生活了五六年的孔德明，原來是這樣的一副面相。

在這一次的鬥鬧以後，他們雖然還是天天見面，在一起生活，但是已經很少談起這個問題。她的情緒很壞，不大開口，管事，也無心去讀她的書報；每天像是失魂落魄似的坐着，立着，都感到不安然，時時覺得像是有什麼暴風雨就要到來，或是什麼別的可怕事情就要在他們這個毫

無生氣的家庭間發生了。久之，她才發覺到，她對孔德明的感情不但一天一天的趨于冷淡，在他們間甚至于已經有什麼東西悄悄的在生長。這東西阻隔着，把他們越推越遠了。也正因為這樣，使她有充分的時間追憶過去，檢討自己幾年來的生活方式。經過多日的深思和反省，她又發現一個新的奇蹟，她覺得在過去的幾年中，她和孔德明的關係，純粹是建築在彼此的利害關係上。她之需要孔德明是爲了他有錢，可以供給她生活上的需要；孔德明之需要她，也正是因爲她長得漂亮，拿得出去，可以替他襯托門面，當裝飾品。實際上她並不會真正的愛過人，而孔德明也不會真正愛過她。他們的結合，是沒有共同的認識基礎的，有的只是彼此間的需要和利用。沒有共同的認識，沒有共同的基礎，她們居然也能生活下去，而且過了這麼長的幾個年頭而尙毫無所覺。想着，她禁不住從內心浮起一陣冷顫。從此她的憂鬱病就一天比一天的加深，性情也隨之變得急躁易怒，對孩子不關心，對生活感到孤寂無聊，像是一潭死水，靜靜的泛不起一點微波。於是，就常有人看見她獨自一個人關在屋子裏，不耐煩的，拖着沉重的足步來回的走着；再不然就是在花園里坐上幾個鐘頭，一動也不動的，使人懷疑着她已經在那靠背椅上睡着了。

她的沉重的病，使孔德明深爲吃驚，但他不從心理狀態去分析，仍以爲是受了產後身體虛弱的影響，如果能好好的保重休養；或到外面去散散心，不久也就會好的。因此就常常對她提議到歌劇院去走走，找些朋友散散心，她也覺得有這個必要，這種連她細細想來也要吃驚的心境可驚

的變化，在她也未嘗不擔心。她害怕這病的蔓延和發展會使自己轉成歇斯底里，甚至于瘋狂的。到那時她將會變成怎樣一個可怕的人？誰都會害怕去接近她，誰都不敢去理會她；她將給人家冷淡，忘記，多麼可怕！因此對於他的提議也就欣然的接收了。但是，只去了兩三次也就感到厭倦，歌劇院那窒人的氣息，那嘈雜，凌亂，毫無秩序的情形使她頭痛；在朋友中又感到談話不投機，她很看不起她們，因為她覺得她們都和那一隻金絲鳥高明不了多少，只懂得講穿，講吃，講發財和娛樂，至于其他，不但不願講，也簡直講不出。她失望了，爲什麼這個世界是那麼狹窄，一切事情是那麼索然無味？於是，她把一切邀請又復拒絕，并且仍舊回到自己過了四年多的牢籠里去了。這一個牢籠雖然是狹窄，可是，她却可以讓自己在里面得到片刻的消靜，她可以更自由的呼吸和悲哀。至于孔德明也因為廣里事務忙兼顧不了她，每天總是朝出晚歸；其實她也不希望他能成天的陪着她，有了他，她就感到受拘束，甚至連變態流淚都不能自由了！

就這樣一年半的時間又過去了。孔德明爲了他的日漸興盛的事業，而不得不和她作他們婚後的第一次別離。他在時雖然不能使她關懷，可是，一等到他離開她了，獨自去了，心情上却又泛起寂寞和空虛。她正在担心中，在他們離別後這短短的幾十天時間，生活真不知道要怎樣打發過去呢。……

就在這時，花園門外的電鈴突然地響了，老李風聲打開門出去，看見一個全副武裝的軍官，

正從黃包車上跳下，站在那兒按門鈴。他迅速的把這個人從頭到足打量一下，就堆着笑面上前招呼道：

「長官，來找那一位？」

那青年軍官一邊謙恭的 answering 道：

「對不住，請代通報一聲，說有一位剛從戰地來的姓方的人，要求見孔經理。」一邊把一張名片遞到他手中。

老李接過那名片，在上面迅速的掃了一眼，知道這個人的身份不凡，面上便加倍的裝出恭敬神氣。可是，他却沒有在拿到名片以後就說：「請進！」一面大步的飛奔進屋裏去給他通報；反而，却露出了頗有點為難的抱歉的神氣說：

「對不住得很，方主任您來遲一步了，主人剛剛坐飛機到昆明去。」

「到昆明去？」這消息好像是一陣悶棍把他擊昏了。「什麼時候離開這兒的？」

「不久，大約是在三個鐘頭前。」

他剛說到這兒，在天空的北邊，便遠遠的傳來一陣轟鳴聲，它說明了正有一架帶着翅膀的機械，在空中飛行着。老李皺着眉毛聽了一會，就本能地抬起頭朝北邊天際看去，他好像是在搜索，并想從那機械身上辨別出它是否就是他們主人乘坐的那一架。方海生看見他的動作，也很

自然的隨着抬起頭，朝北邊天際看去。果然，不一會他們就在一片澄清如水的天邊，看見一架雙引擎的淡灰色的客機低飛着在城上空繞了一個迴旋，向這個山城告了一聲：再會，向東飛去了。

「就是這一架，」老李肯定的指着那飛機說，「它把主人載走了。」

「你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

「我們是下人，那兒會知道，在屋裡怕只有太太一個人知道。」

「你是不是說孔太太？」

「是的，是孔太太……」

「她姓林，從上海和你們主人一起來的？」

「不錯，她就姓林。」

「那麼，」方海生好像從絕望中得到一線生機似的，興奮起來，「煩你替我進去通報一

聲。」

「方主任和太太？……」

「我們是老朋友。」

「請！」

於是，方海生就跨進這座老朋友的花園門，老李回身把園門關好，請他略爲等一等，自己一個人走進司閘室去，從壁上拿下制帽，在頭上端正的戴着，然後才在方海生面前出現。

「請，」他說，先自朝房子那邊走去，方海生在他身後緊跟着。他一面走着路，一面還利用走路的时间來欣賞這園中的景緻。這花園，雖然比不上他們上海的那一個，可是在內地，有像這樣規模的，却也難得看見，并非它培植有什麼新奇的花草，而是它的地方寬曠幽靜可愛，不只有草地，還有亭榭，樹木和蓄水池。再其次是，它佈置的形式和一些外國租界的公園差不多，潔淨而又整齊。他們走了相當長的一段路，就走上一個約有兩三尺高的石階，石階上是一個大門，平時這一家人出進都是由這大門的。在石階下他略爲止了一下子步，抬起頭向那座房子看着，覺得它大方而又樸素，房子雖離地面近二丈多，却不是樓房，和上海的孔家公館比起來，實在差花得太多了；那兒是三層樓，而這兒却只有一層；那兒的房子佔了很大的面積，而這兒却只有整個園的三分之一。即使如此，在一個離開都市生活近三年之久的人看來，倒也別具風味。他等那司閘人走進門去，才一步一步的跨上石階。進了門，就是一個鋪着地氈的走廊，朝走廊一直走過去不上十步遠，司閘人又從一間房間內探出頭來，請他進去坐一坐。到這時，他才知道自己已經給請到會客廳里了。

在客廳里，小燕正從外面進來拿一件什麼東西，老李就拉住她低聲的說了些什麼，又把手中

的名片遞給她，她遂好奇的朝方海生盯了一眼，又粗聲粗氣的說：

「不在屋里，太太剛和少爺王媽到花園里看飛毬去。」遂又掉頭去做她的了。

那司閩人碰了這個釘子，面紅着，回頭來對方海生抱歉的說道：「太太剛剛到花園里去，請方主任暫時坐一坐，我去替您通報。」

「好的，」方海生把頭點了一點，把軍帽放在茶几上，便在客廳中踱將起來。他首先敏銳地把房間內部掃了一眼，覺得這兒的一切佈置雖然簡樸，却很大方；接着便走近牆壁上掛書畫的地方。數量雖然不多，却是中西各有。除了這些書畫外，他還看見三幅用精美鏡框裝璜起來的尺半大照片，一幅是孔德明父親的生前影，一幅是孔德明和林慧貞結婚的合照，由它喚起了他對於自己在上海時那一段生活的回憶，那時的她，是精神煥發，面容都麗，連那淡淡的一抹微笑，都帶着勾人魅力的，你看，她是那樣的微笑着，笑得那樣愉快，那樣甜蜜！她是幸福的，她不是正爲着這一個而向着人類驕傲嗎？可是到了第三幅，這是一幅她和小孩的合照，大概是在小孩週歲時照的。可是她的神氣，和前一幅比較起來已然差得多了，她的眼睛不再會閃光，也不再會笑得那麼地甜；她已經憔悴，蒼老了。而且，從她那一副神情看來，是多麼會使人連想到，在她的心中是有着多少心事，多少哀愁啊！只是短短的五六年間，她已由少女而人妻，而母親，由快樂而憔悴而哀愁，時間真是一個可怕的東西！他想着，發了衷心的感慨，便離開那照片，仍復回轉

身來，向着窗外。不知在什麼時候，那個丫頭已經悄悄的溜出門去了。現在留在室中的，就只有他一個，於是他就走到靠門那邊的沙發上坐下，邊抽着煙，邊想到他和這一位老朋友再度碰見時，會發生怎樣的一種印象，他也許已不認得她了，也許她也把他忘記了，可是，他們在彼此碰着時又會怎樣呢？也許她會很冷淡的對待他，實際上從他們認識的第一天起，她對他就是冷淡的。也許她會很熱誠的招待他，因為他們畢竟還是老朋友，而孔德明又不在，不過這都很難說。司燭人只出去了一會，就匆匆的走回來，在他後面，緊跟着那被這意外造訪而震奮着的林慧貞，當方海生聽見在走廊上有急促的高跟鞋聲時，他就隨手丟去手中的煙蒂頭，并且站着車轉身去。

「方主任，太太到。」老李站在客廳外，低聲的恭敬的說着，遂又退了出去。隨着那司燭人的退出，在客廳門口，在方海生面前，就出現了一個纖長而體弱的少婦。她這時身上正穿着一件花紗旗袍，頭髮給挽在後面，像一個鬍子，而孔消瘦，帶着病容，但是兩眼却像是一雙水晶珠子，炯炯而有力的閃着光。當他看着她時，她正站在門口一動也不動，上牙咬着下唇，用眼睛靜靜的注視着他，一直等到他們的眼睛彼此相觸在一起了，才略微的低垂下地。

他們默然的對站着，彼此不說一句話，過了約一分鐘，他才走上兩步，取立正姿勢，伸出右手去，同時又把腰支微微的俯着，他說：

「還沒有把我忘記罷，孔太太？」

「我沒有忘記您，方先生，而且永遠都不會忘記的。」她也以同樣熱情的語氣回答着他，并且也伸出手去讓他握着。

他們又靜默地注視了一會，方海生被這樣接待弄得震奮起來了，而林慧貞的心也在跳着，她從沒有這樣心跳過，至于爲什麼連她也莫名其妙。

「您變得多了。」方海生說。「但是我却還認得出來。」

「您也變了，但是我也一樣還認得出來。」

「這幾年來，我想在我們的朋友中，不變的恐怕很少，不過，我這一次來實在太不湊巧，來遲了一步，沒有會見德明，他近來怎樣？我想也一定變了。」

她微笑着，請他坐下。

「他到沒有怎樣變，」她說。「除了比從前更加胖，脾氣更壞，別的還是老樣子。到我變得更多，成天的生病，成年的生病，人老了，不如意的事情也就多了起來。」小燕進來看茶，她把話停着，過了一會又說，「方先生好幾年不曾見面了，你怎麼知道我們住在這兒？」

「我是在報上看見的……」

「報上？」

「不錯，在報上。從上海抗戰開始，我離開那兒，聽說你們也離開了，從此便不知道你們的下落如何。事實上我是在敵後工作，和外界很少通訊，叫我到那兒去打聽呢？這次奉令到這兒來，在火車上，無意中却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一段關於德明的消息。從這段消息，我不但知道你們住在這兒，且知道你們的事業已經大有發展了。德明這次是去主持新廠的開幕？」林慧貞微笑着把頭點了一下。「這是一件叫人興奮的事，朋友們都有了發展。你現在怎樣了，已經做了幾年母親？」說着，他就用手把壁上掛着的她和小孩合照的照片指了一指。

林慧貞面紅着，回頭叫小燕把少爺抱來。

不久，一個青年奶媽就跟在小燕後面，把小孔抱進客廳來。這孩子長得很結實，已經能自己在地上來回走動，也能說幾句簡短的話了。當他們走進門時，方海生就從他的位子上站起，向小孩伸出手去，看他那神氣就像是對着老朋友似的。但是那小孩對他的手勢却不即表示歡迎，他睜大了眼睛，怯怯的把他望着，遂又掉過頭躲在奶媽的懷里，似乎是怕生。於是乎他只好微笑着把手放下。「好個搗亂的小東西，」他說，邊坐回原位。「已經多大？」

「快兩歲了。」林慧貞接着說。

「很像德明。……」

「大家都這樣說。」

「將來免不了又是一個民族資本家。」

林慧貞謙虛的微笑着，不答。

可是，小孩子却在奶媽懷里吵嚷着要到花園里去看飛機，看他爸爸坐的飛機。吵得那麼兇，幾乎把大家的談話都擾亂了，因此林慧貞略為皺着眉頭，表示頭痛，丟了個眼色給奶媽。奶媽也就哄着小孩子出門去了。

「討厭死了，」她說，一邊看着小燕，小燕也隨着出去。「從有了他後，我就沒有一天是安靜的。」

方海生笑着說：「真快，什麼時候我看見你還像個小姑娘，可是現在却已是一個孩子的母親了。」

「我不十分清楚，大概這就是一般人說的所爲人生了。」她帶着自嘲的神氣說。

「可憐的人生。」方海生想着，可是沒有說出口。

天色已逐漸的暗下來，屋中的光線隨之也變得陰沉起來，自然像一把着色的刷子，在室中四周的牆壁上，慢慢的給抹上一層顏色，而且時刻在加濃，這使他們都感受到一種看不見的壓力。林慧貞掉頭去看窗外的天空，覺得時間已經不早了，於是就起身到進口處去開電鈕，電鈕輕脆的響了一聲，電光遂在房中亮了起來。他們兩個同時也舒了口氣，好像他們正站在野際，迎着一陣

煦和的春風。

「你不覺得熱嗎？」林慧貞打破沉默的說。「到這兒不用講客氣，可以把身上的衣服寬一寬。」

「謝謝。」他說，遂起身寬衣。「在太陽光底下生活慣了，這樣的天氣也不覺得特別難過。這兒的氣候怎樣，你還過得慣？」

但是，她沒有立刻就答覆他，當他站起來背轉身去寬衣的時候，她爲了好奇或是出于無意，就悄悄的拿眼睛盯住他。她把這位老朋友看得很仔細，很入神，以致他在對她說些什麼也沒有聽清。她暗自想着：他的身體比在上海時結實，而人呢，也年青漂亮得多了。

「這兒的天氣我真過不慣，」他已寬下上衣走上兩步把它掛在衣鉤上。又轉過身來替自己解答道。「我說這兒的氣候，就像是我們的政治傾向一樣，起伏得快，變化得快。」

「是的，」她有點慌亂的說，連忙把眼睛垂下來。

他回復到他原有的坐位上去，一面把右腿架在左腿上。

「我最怕的是這兒的雨季。……」

「是的，雨季真討厭。」她故作鎮定的說。「可是，我還沒有問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什麼地方來嗎？」他震奮的說「說來話長了。」接着他就約略的把自己的工作性質，

和服務機關介紹了一下。

「那麼，你現在是做官了？」似乎到這時她才注意到他身上的打扮。

「你覺得怎麼說妥當，就怎麼說得了。」

「你的脾氣似乎沒有變，愛和人家開玩笑。」

「是這樣嗎？」他從身上掏出香煙盒來。

「是的，我這樣覺得。」她答，把眼睛低下去。過了一會又說。「從上海撤退後，我們一直在關心着你的下落，可是我們的朋友中却沒有一個知道，也沒有一個能說得出。有一個時候德明甚至於懷疑到你……」說着，她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去，低聲的加上。「已經不幸了。」

「真的，我要大大的感謝你們兩位才對啦。」他激動的說。「其實我這幾年來所過的生活，要比你們愉快安全得多了。不要以為軍人都是把生命掛在槍桿上的，有時軍人要比老百姓安全得多了。」

「我倒沒有想到，」她安靜的說。「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做起官來？」

「從上海打仗的那天起。」

「你也參加上海的保衛戰？」她的語調差不多是吃驚的。

「我不只參加了，且曾冒過險。在戰事爆發前一個星期，我們就知道這一次戰事非發生不可

了，因此就由人把我介紹到警備司令部去。警備司令部便委託我來組織工人別動隊，不上三天光景，我們就把一個別動中隊組織起來了。這一中隊一共有三百個人，都是紗廠的工友和商店店員，大家一點經驗沒有，也沒受過訓練，只憑一股爲國家的熱情，每個人帶了一把手槍，八顆手榴彈，就出發了。上面給我們的任務是很繁重的，有時我們要替軍隊帶路，有時要化裝各種各樣的人，到敵人後方去打聽消息，破壞交通，消滅漢奸傀儡。就這樣，我們幹着，把性命痛苦都置之度外，一直到我們在上海第一階段的抗戰任務完成。

「當大場戰役展開，我大軍因受敵人的壓迫過甚，沿京滬路退却，我們因爲是便衣隊的關係，又奉令協同一部份部隊作掩護。弟兄們在這幾個月中，已經有一部份犧牲了，因此這時留下的只有二百個不到。我們就憑這二百個不到的隊伍，帶着少數武裝，靜靜的守在防禦工事內，等待敵人前來進犯。要是發現有什麼敵人出現，我們就用手榴彈去打擊他們。就這樣過了近一天光景，才又奉令撤退。但是，我們的隊伍也因此完全打光。……」

「打光了你怎麼出來？」她着急的說，眼睛睜得很大而且充滿了恐怖的光輝，好像對方所講的不是現實的故事，而是傳奇，是神話，它深深的把她吸住了。

「我，還有兩位同志，都沒有犧牲掉，僅僅受了點傷。我們是最後從大場逃出的一批，也是全中隊碩果僅存的三個人。平常時從大場到租界，只要幾小時時間就可以走到了，可是，這一次

我們却足足走了三天才到。這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啊，真不是人過的。那時又正是冬天，天下着雪，肚子既餓衣衫又單薄，沿途隨時隨地都有遇到敵人和漢奸便衣隊的可能。因此，我們白天都不敢出來，只能躲在一些不受注意的地方。有一次，實在是想不出更妥當的辦法了，迫得不得不鑽進尸塚去和死人同住一天，另有一次我們是躲在垃圾堆中。……」

「那不是很懣？」

「性命要緊，那個還顧得到這些。」他接着說。「我們在白天都是這樣過去，到了晚上才敢出來。那生活情形就和老鼠一般無二。晝伏夜出，提心吊胆，似怕碰在敵人身上。夜晚既沒有月亮，風雪又緊，沿途都是些死人，死馬，和砲彈坑，偶一不小心就會掉下坑去。或碰在死尸身上，那情形可怖極了。可是到了性命交關的時候，那一個又顧得了這許多呢？因此，我們還是拖着命走，朝我們認爲是對的方向，朝那燈火輝煌還在歌舞昇平的租界地走。大家雖然是那樣辛苦，却沒有一個發出怨言，因爲我們都明白了我們是爲着什麼來的，有時，當我們走得乏了，大家就一起的坐在死尸上休息，彼此鼓勵着，說着對於末來的期望的話。有時，覺得肚餓或口乾了，就大家分頭出去搜索死尸，看在他們身上還留有乾糧沒有。在有些死尸的身上，常能找出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沒有水喝，就拿雪放到嘴里嚼，雪花一受熱，往往會溶成水份。就這樣，我們勉強的過着，一直挨到第二天晚上，才挨到租界內一個朋友的家里。……」

「這是可怕的！」她恐怖地把他看着，覺得在他的面上正在閃灼着一種叫人震奮的光彩。

「我們的生命雖然保存了，」他接着說。「但是我們還不能得到充分的時間休息。三個人躺在床上躺了兩天，到第三天找到總隊部去報到，又得到出發的命令，這一次出發的目的是浦東。到了浦東後，我便和我的那兩位同志分開，他們仍舊幹諜報工作，而我則被編進戰地服務隊去。後來上海撤退，我也就隨着大隊撤退……」

「你爲什麼不害怕？那簡直不是人過的啊！」

「怕？在那情形底下已經說不到了。那時，大家只想到國家和民族的自由，個人的生死又算得什麼！不要說我，就是一個普通士兵，明明知道炸彈就會從頭上，從他們身邊掉下，炸去他們一條腿，一隻手，甚至於整個生命，也是不怕的。至於說到苦，有千千萬萬的士兵和無家可歸的難民，比我們還要苦，像我們這樣又算得什麼？而且當我們在決心參加這工作的時候，早已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在那時，只有一件事是我們該做的，那就是抗戰；只有一件事是我們應該認識的，那就是爭取最後勝利，別的都不能談，也不該談。就這樣，我離開了一個戰役，又投進另一個新戰役。」

「你不會受過傷？」

「我？」他說，皺了皺額頭。「爲什麼沒有？我會受過兩次傷，第一次是在手上，另一次則

在大腿上，不過都是輕傷，只到野戰醫院住個把兩個禮拜，也就復元了。」

「沒有一個親近的人在旁邊照顧，也沒有一間空氣清新的病室？」

「那是羅曼蒂克的想頭。」他說。接着又把話頭轉到正題去。「從個人的享受來講，這生活也可以說是苦。但是，在這幾年中，在經過了無數的大小戰役中，我却得到許多可寶貴的經驗教訓，我開始懂得做人，懂得活下去，懂得吃苦和戰鬥。這些智識，是無法從課堂里得到的。我參加了抗戰雖然只有三年多，可是我却覺得比在大學里受二十年教育的還來得豐富，切實，它使我深深體驗到：我們的祖國，我們的抗戰是如何的偉大啊！」

「那麼，你這一回是調到這兒來？」

「不，」他說。「我的話還沒有說完。我們的隊伍一離開上海，就去保衛南京。南京失守，又調到江西，進行保衛武漢，等到武漢失守，我們的隊伍也差不多完了，才調回廣東，到了廣東後，我就不再跟那部隊走，他們把我調到另一個地方去工作。……」

當他剛說到這兒，小燕又在客廳的門口出現了，她先猶豫地站着向這位興奮的客人看了一眼，才放輕足步悄悄的走向她女主人那邊去，低聲的附在她耳旁說了幾句什麼，於是林慧貞就切斷他的話，說道：

「方先生，在這兒用點便飯？」

「什麼？你們還沒吃過飯？該死，我把你們就攔了。」說着，他提一提身，準備告辭了。

她於是連忙伸出一隻手去把他止住。

「你不能走，」她說。「我要你和我們一起吃點便飯，便飯後我們還要再談。方先生，你沒覺到罷，你的故事已經深深的把我吸住了。」

「我極爲願意；可是，我不能和你們用飯，……」

「爲什麼？」

「因爲我已經用過了。」

「不，」她微露着惱怒的神情說。「你是在對我客氣。」

「對你客氣？你從前看見我對你客氣過沒有？」

「從前你還老實，而現在已經學會滑頭了。」

聽着，他禁不住哈哈的笑了，而她也笑着。笑過後，她就回過頭去對小燕說：

「方先生吃過了，不要替他準備。」

「那麼太太你呢？飯已經開出來了。」

「我不餓，你們吃了就是。」

小燕剛轉過身要走。方海生就說：

「你去用飯罷，我在這兒等你。」

「我不餓，」她說。「那麼以後呢？」

「以後嗎？」方海生沉吟了一會，他剛剛說了一些什麼，這時已經記不起來了。「以後嗎？」

「是的，是說你到了廣東以後。……」她提醒他說。

「不錯，我想起來了，原來我們到了廣東不久，我就奉令參加另一部門工作，這是一個比任何工作都更為艱難，更為有意義的工作。那是什麼工作？就是敵後的游擊工作。廣東是我的故鄉，我出生在那兒，長大在那兒，從小也在那兒求學，現在還有祖宗的產業留在那兒。這一次我能夠回到自己的故鄉工作，無論在工作的意義和工作的情緒上都有大大不同的。因此，我明知這工作是艱難困苦的，也毫不遲疑的把任務擔負起來。為着要使你更明白我的工作環境是怎樣的一種環境，我不能不簡單的把當時廣東情形說明一下。說來，這時廣東的局面是很混亂的，敵人已經佔領廣州，且續向東，北；西三方面地區挺進。結果有許多地方也同時宣告陷落了。也正因為淪陷區的日益擴大，在敵後堅持游擊工作，作為我們反攻大廣州的準備，也就成為十分必要的了。因此，我們就有許多部隊，在經過短期的訓練和配備之後，奉令開進敵後去，配合當地游

擊部隊恢復地方政權，建立敵後根據地。我就是這些奉派到敵後去打游擊的部隊中的政工負責人。到敵後去做政治工作，也有些是比別的地方便利，也有些比別的地方困難，比方說，我們在前方作戰，很容易得到民衆的掩護，因爲民衆都是站在我們這一邊，是我們的；而在敵後，則因爲敵人經過了相當期間的懷柔和欺騙宣傳，漢奸政權也已大半組織完成，所以工作起來也就不如在我們的前方一樣的單純容易了。另外一點，也是我們過去對民衆工作太不注意了，使民衆腦中印有不良的印象。客觀上的情勢如此，我們一開進去，首先也就不能不針對當前的實際情形，做點收復人心的工作；再其次才是摧毀敵人漢奸的統治。既是這樣，就不得不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而把軍事放在第二位了。這工作開始約有半年，我們始終是在困難中的，民衆不信任我們，拒絕和我們合作，更壞的就簡直把我們當敵人，把我們的行動祕密的報告給敵人，所以有好些次我們因之而受了打擊。但是，我們不失望，處境雖是艱難，大家還是照樣咬緊牙關幹下去。終于，我們勝利了，民衆都已深刻的了解到敵人的欺騙和陰謀，紛紛的投到我們這一邊來。同時那些僞組織，見形勢已經不同，也派人來和我們接洽，願意供給我們有關於敵人行動的情報，願意予我們以行動上的便利，但是我們却要允許他們繼續存在。在這樣畸形而複雜的環境中，有這樣兩面派的機構存在也是必要的。只要他們能給我們以工作上的便利，忠實於我們的國家便得了，因此我們也就答應了。我們知道敵人也是很聰明的，當他們知道在淪陷區中，我們的力

量是如何在祕密的成長着時，民衆又是如何紛紛的前來歸附着時，他們便恐慌起來了，不久，且從廣州根據地，派了兩個聯隊步騎兵來對我們進行掃蕩。……」

「掃蕩？」林慧貞想起了她曾在報紙上許多次看見這名詞。

「掃蕩的意思，就是向我們在敵後的根據地進行圍剿，攻擊……」方海生解釋着說。「也就在這個時候，我看見了在人類中從來未有過的最悲慘境遇。在戰地跑了這幾年，像這樣情形，我還是第一次看見的。單拿他們所採用的方法來說，敵人也是很科學的，首先他們用的是拿錢，拿淪陷區最急需的鹽和米，來收買民心，欺騙他們，叫他們再回到他那兒去。但是民衆在我們的支持底下，都把他們這種欺騙政策看透了，拒絕和他們合作；於是，第二步他們就用武力來進行清鄉工作。所謂清鄉也者，就是他們每到一個地方，必把當地的民衆，不論老弱婦孺，一概抓盡殺絕，家產沒收，村莊焚毀，務必使其成爲一片平地而後已。他們每天進行這工作的速度并不太快，大概是每天洗劫焚毀十個至十五個村莊，因此來得及逃走的，都成了無家可歸的難民，來不及逃走的就被他們謀害。至於年輕貌美的女子，則一批又一批被劫擄着，運到廣州去充當軍妓。成百成千的村莊，就這樣遭了災難，成千里的富庶地區，就這樣變成荒原，遍地都是血跡，尸骸，和灰燼，每個村莊都成了死一樣的靜寂了，既見不到一絲炊煙，也聽不見一兩聲家畜的嗚叫，村莊死了，大地給悶窒住了。就在這些受難的地區，有許多老百姓都沒得吃，穿和住，他們在苦難

中和死亡掙扎着，有些受不了便悄然死去，有些也只能拿樹皮和草根來維持殘命，另有一些則異想天開地靠販賣自己兒女過日。在廣東鄉村，販賣人口本來就很平常，再加以在這種新局面底下，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一種風氣。不過他們在人口市場上所販賣的，却大半是十一二歲至二十一歲的女孩子，男孩子的買賣早已成了死市。這種大規模的公開的販賣人口的風氣既已打開，專門販賣人口的人口販子，便也應運而生了，他們像豬販子一樣，拿着錢，到各個窮苦人家暫時棲歇的地方叫買着。至於這種人口買賣的辦法，也是和牲畜一樣論斤算兩的，比方一個十三歲至十六歲大未出嫁的閨女，每斤價錢從三角到五角不等，二十上下或者已經出嫁的，價錢就遠比不上這個了。人肉是便宜的，可是豬肉在當時却已經漲到一斤一塊五了。這些人口販子，當談到一批「貨色」後，就會用種種方法，下大注本錢，把她們運到後方非淪陷區或鄰近淪陷區去，聽說在東江一帶鄰近淪陷區地方，就有專門的爲買賣人口的墟場出現。這種墟場也是半公開存在的，墟場一到，人口販子便帶了他的「貨色」到墟場內去，並且把它放在一些僱主面前排列起來了。我沒看見過，但是聽說市場是非常旺盛的。她們價值之大小，大半就以年紀，相貌和體態的高低優劣來品定的。有些販子爲要滿足買主的要求，甚至於強迫這些閨女，當衆裸露自己，好叫人家因她的膚色，醜陋的優劣而顯出更高的代價。當時那種哭笑不得的情形，你可以從我的話中想像得到，那簡直就是充滿了血和淚的奇談，比中古時代奴隸的販賣更可怕，但是在我們的抗戰中却居然出

現了。當買主鑑定並且從那人口販子手中買到這些「貨色」中的某一個後，又將如何處置呢？賣主一點也不能過問，有人估計大半是去做丫頭，小老婆，或妓女，要是那些長得醜，找不到買主的，便往往被餓死或被打死……

「說來你也許不會相信，實際上却是如此。有一次，我們在淪陷區就曾接辦了這樣的一件案件，據說是在某地的某一個墟場上，有一個肉販子，他往時每天總要宰幾頭豬到市面上來販賣，這一項營生，他從二十歲幹起，到現在已經幹了幾十年了。可是自從敵人那一次來了一個大掃蕩以後，把周圍百里內外的豬牛都搜刮乾淨，既然是豬的來源斷了，這肉販子沒有豬可宰，自然也好關門大吉。他把他的宰場關了近一個半月，有一天，忽然又掛牌開張了，大家都以為他有什麼神通廣大的法器，從什麼地方弄了一些豬回來了，因此，大家也就不疑心個中有什麼把戲。衆兒知道這個老實人，所賣的豬肉，却差不多全是瘦的，不連皮，且大半是碎肉，而肉的血色和味道也和往時不同。偶而是這樣也沒有什麼關係，想不到却天天如是，自然也就使人起了疑惑。不過起初大家也只能在背後悄悄議論，還沒有一個敢說什麼，因為他們還找不出什麼證據，可以證實他所賣的不是純豬肉，而是滲雜了什麼不正當的肉類進去。久之便有些好事者拍胸露面，說他們願意用最大努力去探一下這肉販子的秘密，務要查出他到底在這些肉中滲付了什麼？這個秘密不久果然也就被探聽出來。你以為他們怎樣探出這個秘密呢？說來是非常有趣的。原來這

個素以誠實相標榜的宰豬販，自從他重新掛牌開張以後，就沒有人知道他的屠場設在什麼地方，有時有人對他提出，他也往往含糊其辭，不肯明言。因此，這些好事者在進行探索工作時，第一步當然是先去偵察他的屠場所在，然後才能知道他到底宰了一些什麼。他們費了很多心血把那個地方偵查出來。這是一個極為僻靜的去處，從前也是個村莊，可是給敵人燒毀了，留下的房子很少，而且也沒有人再願意到那兒去住。在這個廢村中，有一所像堡壘一樣，週圍圍着曲牆的大房子，房子大部已給燒毀，留下來的只有一個空架子，外表看來還是很完整的，里面却是亂七八糟。據說常有人看見從這屋裏有一些形跡可疑的人出出進進，而那誠實的肉販子也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們平時在白天不大敢在這兒露面，一直到了半夜才露面。這個可疑的，很有把握是他們心目中的目的地既已找到，自然就想更進一步的探個究竟。幾個人彼此商量了一會，就決定爲了安全起見，乘那一羣可疑的人還沒在這屋子出現前，先爬進去看看。在一個暗淡無光的夜晚，他們果然相約好，有人在門外守望，有人準備抵抗突來的攻擊，有人悄悄的越過圍牆爬進里面去。這是一間又深又廣的大房子，越過那圍牆後還得設法扒開大門，進了大門又有許多房子，到底有多少間數也數不清，大概從前在這兒是住了整整一個家族的人的，敵人來後也是住在這兒，不過走時却又放火燒了，但燒的不普遍，還有許多房子沒有燒光，只是屋蓋破毀，下雨時擋不住罷了。這個地方既然是這樣荒涼，又還有些現成房子可以利用，自然也就被那些心懷不測的

人看中了。那誠實的肉販子的確就把他的屠場祕密的設在這兒。只是他一個人還沒有這胆量，和他同謀的還有許多人，到後來才知道是成了幫的，他們同時在十五個地方販賣那種不正當的肉類。那幾個好事者既然懷着好奇心，想從里面找點什麼，一進去自然耳目嗅覺同時并用，他們在外圍的房子摸索了大半天，找不出一些什麼可疑的痕跡，有點失望了，於是又設法摸進正中的大屋，除了覺得一切都整潔外，沒有什麼可疑的痕跡，一直到正屋的第二進，才發現一種極為可怖的情形。在一間廳堂一樣房間里，他們看見一盞搖搖欲熄的燈火，掛在那兒，躲開細看却沒有別的動靜，大概是點火的人出去了，另外的人還沒有來。在朦朧的火光中，他們看見一些器具，似如條砧，似如水桶，和屠刀等。他們心跳着，但是好奇心的誘惑壓抑不了他們，於是他們繼續前進了。前進不久，逐漸的和那廳堂接近，他們忽然都聞到一股惡心的腥氣。再進去幾步，還能繼續的若隱若現的聽見一陣陣嘆息聲，「有人！」他們想，吃驚地彼此面對着了。

——你聽見沒有？

——聽見過……

——這是什麼聲音？

——不會是豬在叫？

——不，一定不會是！

——那有什麼？

——像是人在那兒嘆息。

「他們這樣彼此交換着，慢慢的覺得有點胆寒起來了，可是怎麼辦呢？他們站在那兒哆嗦着，毛髮都從毛管里直豎起來。

——怎麼樣？回去？這聲音很可怕。

——不，既然來了，儘他可怕，也得探個究竟。

——那麼，前進罷！

「於是，他們重又壯起胆子繼續前進了。

「不久，他們就摸到那廳堂，除了那些人的嘆聲更加顯得清楚明哲外，依然見不到一個人。開始，他們心跳得利害，以為會有人突然走出來攻擊他們，正如在七俠五義等舊小說中所寫的情形那樣，但是他們在廳堂內走了一會，又到四周圍偵察了一會，覺得並沒有什麼異像，也就安心了。末後胆子大起來了，又循着那發出了嘆息聲的地方去，走了十來步遠，就發現一間尙遠完整的房子。這房子的門正被一把大鎖鎖着，那可怖的陰森的嘆聲，就是從里面發出來的。探險家們在那房間外站住，貼着門板靜聽，覺得關在里面的并不止一個，有的還在嚶嚶的泣着哩，他們起初有點不明白，後來好像明白了一點，但還不敢相信。於是大家就商量着，怎樣爬上去看個究

竟，恰好這間房子對着天井有一個窗，他們兩個人就用人騎人的方法爬上窗子去看，那房間里面有點朦朧看不清楚，要費大氣力，才能勉強看到一點。當那上牆的傢伙在窗門上約略的看清楚面情形以後，他就禁不住抖索起來，連足都站不直，半天還說不出一句話來。

——怎麼？看到沒有？站在低下的問。

「站在上面的人依然索索的抖着。」

——說啊，你這傢伙，問你看明白了沒有！

——我，我，我……那個人口吃的說

——你，你，你怎樣？等的人不耐煩了。

——你自己來罷，我要下去了。

「於是第二個人用同樣的方法爬上去了，但是他也和第一個一樣差不多給嚇失了魂魄，說不出話來。隨後，他們就像逃命似的，倉倉的走了，沒有一個還有胆量敢在那兒再逗留一分鐘。」

「等到他們七手八足的爬出圍牆，外面守望的人接住了便問，但是他們却沒有一個能說出話來，只說：「快點！」便慌慌張張的走了。不明底細的人見形勢不佳，以為里面出了什麼亂子，或有人追出來了，也莫名其妙跟着奔跑起來。他們就這樣一口氣的跑了好幾里路。等到離墟不遠了，才鬆了一口氣，敢於停下來。他們在路旁的一棵榕樹底下的樹根上坐着，并且互相交換着自

已所見的情景。有一個說：他看見在那房子裏面赤裸裸的綁了十來個人，是男是女沒法看清，大概是多日來沒曾吃過東西，正在地上擠成一團哆嗦着，發出可怕的聲音。另一個說：他們的嘴巴好像還是給什麼東西塞住的，因為他聽見那聲音不像是從嘴里發出，而像是從鼻孔里發出來的。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的說着，越說越真實，越叫人害怕。末了他們作了這樣一個結論：那老肉販賣的不是豬肉是人肉。就急急的趕回家去，並且馬上就把這事向外宣佈。這事一經宣佈，果然就動了公憤，第二天那肉販子和他的祕密屠場，便一起被人抄沒，押送到我們的司令部來……」

方海生說到這兒舒了一口氣，他的故事也就告了一個段落。當他在講這個人吃人的故事時，他的神情一直是很奮發的，說時不只聲調抑揚頓挫，甚至還用動作表情去配合。有聲有色，使人聽了有如在夢中，飄飄忽忽，不知置身於何地。室內寂然無聲，響着的只有他那堅定而響亮的嗓音，而在那潔淨的白粉壁上，則印着他的半身影子。這影子搖幌着，時時作着一些令人抖索的動作和表情。林慧貞靜坐着，一動也不動的，她差不多聽得入迷，忘記了自己是在什麼地方，好像他剛剛所講的不是事實，而是神話，而她就生活在這些神話中。對於這些「神話」，她既害怕聽，又渴望着能夠聽下去：她害怕去看，却又不能不睜開眼睛。於是，有好幾次她不得不從心底一直冷上來，發出了寒心的哆嗦。當她在聽到那些好事者，如何去進行這一個陰森可怖的冒險

時，她的脈搏差不多就要停止跳動，呼吸也要斷了。聽到他們又是如何的摸索進那古老而荒涼的房屋，並且就在黑暗中聽見那時隱時現無力的嘆聲，她就覺得屋子裡的燈光，已經慢慢的低弱下去，就要熄滅，在她四周，有一些陰森冷索的風正迎面的撲向她來。在這一陣陰風過後，隨着就有無數的鬼魂出現，他們有的是斷頭，有的是折臂，有的在大聲號啕，有的則低聲飲泣。可是，却一樣的像是在飛馳着向她直撲過來。她恐怖極了，連忙伸出手去掩住面。低低的慘號了一聲，也就失去了知覺。

當她從昏厥中醒轉來，昏得在她面前非常明幌，而四周却仍然如前一樣是沉靜。方海生正站起身來，到桌子上倒茶，又復回轉自己的坐位。到這時，她才知道她一直沒有離開過這兒，剛剛所見所聞的，不過是一陣惡夢而已。同時她又覺得全身已經給冷汗濡濕着了。方海生冷靜的向她看了一眼，她也向他微笑着，他便又復講下去道：

「人們把他送到我們的司令部來，」他的眼睛沒有離開她的面孔，因為他覺得她那副恐怖神情是很好玩的，在無意中却給她發覺了，因此她的面孔便立即羞怯地紅了起來。「人們把他送到我們的司令部來，」他重複一句說，把眼睛看到另一方面去。「司令官以為這個案情重大，非得嚴加究辦不可，就派我出來審問。我等他一押到也就出來審問。可憐的老頭子，他毫不掩飾的把什麼都承認了，但是他却說這不是他的罪過，是那些做父母的願意賣給他的。他們說：死了這樣一

個應該死的人沒打緊，却可以救活許多不應該死的。」說到這兒，他在無意中又把眼睛轉到她身上來了，只覺得她嫻靜的像是凝固了似的，在沙發上坐着不動。到他說到：「死了這樣一個應該死的人沒打緊，却可以救活許多不應該死的」時，她的淚水就在眼中浮動着，可是爲了避開他的眼睛，悄悄的掉開了，看着窗外，像是對着自己，同時又是爲了人家，低聲的說道：

「夜黑得真快，剛剛還有太陽哩。……」

「是的，現在黑得早。」他也不自然的說，兩眼還沒有離開她。只在短短的幾年間，她怎的變得這樣脆弱，多愁而又善感哩，這實在是有一點出他意料。

「在我們這花園里，」她說，聲音哆索得十分利害。「看黃昏日落的景緻是很好的。」她站起身來，故意走近窗口去，可是心中却依然爲那些故事而激動，眼淚在她眼中溢滿了，她覺得悶不過，很想放聲大哭一頓。不過她却也有所顧慮，顧慮把自己的弱點在別人面前暴露，顧慮自己的激情會被人認爲是滑稽可笑，於是，她就說：「你在這兒稍呆一會，我有點小事出去，馬上就回來。」說着，就匆匆的走進自己的臥室去，像是逃遁一樣。

方海生坐在沙發上微笑着，剛剛的一切情形，不管她怎樣造作，掩瞞，他都看得很清楚，開始他對她這樣莫名其妙的傷感有點吃驚，後來一想，却覺得這也是很自然的，並且因而深爲她慶幸了。古人說：「哀莫大於心死」，在他的心目中，原以爲凡是一些過慣享樂生活的人，差不多

都光些「心死」的傢伙，自私、貪饞，沒有強烈的愛和憎，沒有同情，沒有憐憫。而她之所以深使他吃驚的，也就是因為她脫離了這一個範疇。在她心中有極強烈的愛，也有極強烈的恨，他知道，他已看出來了。

「她變了，」他心里想，「但是又變成怎樣的一個怪物呢？」

他剛好想到這兒，那通臥室的門又輕輕的抖索着，開了！接着她就滿面笑容的在他面前出現。她好像剛剛哭過，不過她已把自己的面容重新妝整過，把衣服也換了，因此，在他眼中，她這時是很妖豔的。

「對不住，」她說，坐到自己的座位上。「那麼以後呢？」

「以後嗎？」他說，心中好奇地在猜想着她剛剛為什麼突然離去的原因，該不會是去把眼淚洒完了再回來？不錯，他的猜想沒有錯，他這時不是還可以看見她的眼睛還是浮腫的？

「是的，我想聽你說以後的事情，」她說，雖然有意裝出活潑自然的樣子，但聲調却依然是黯啞的。

「以後是這樣，……」他說，一邊在想着剛剛還漏過一些什麼情節沒有。很快他就想到，并且又用不慌不忙的聲調繼續說下去了。

他這時所說的是很多方面的。在一個總的線索貫穿之下，包括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故事。說的

人既用勁，聽的人也忘情，終於，他們兩個都把時間忽略過去了。等到他把自己的故事在某一節上告了個終結，隔壁的鐘聲響了，他們於是把談話暫時停止，沉靜地凝聽着；等到鐘聲敲過，才知道已經是十一點了。他有點狼狽的站起身來，抱歉着說：

「對不住我得走了。」

她也惘然的說：「時間過得真快，」接着又說。「你還有什麼事要辦？」

「不，」他說，一邊倉倉的穿衣服。「我該回旅舍去了。」

她也懶懶的站起來，「你打算在這兒住多久？」

他一邊扣衣扣，一邊走出客廳，同時她也在他身邊跟着，她是要把他送出門去的。

「大概有六七天逗留，」他說。「你還出來做什麼？」

她不理會他在下面說的那句話，好像根本就沒有聽見似的，還是在他旁邊送着。

「那麼，」她說。「可以暫時搬到我們這兒來住了，只是地方不怎樣寬舒，招待不好就是。」

但是，我想老朋友定不會計較這一些的。」

「不用，不用，」他連忙插着嘴說，「我還是在旅館里住好，那兒出入找朋友比較方便。」

「難道你搬到我們這兒來，我們就會用鎖鎖住你，用繩綁住你，不給你自由出入會朋友不

成？」

「不是這樣說，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我明白，」她微笑着說。「這回怕還有新太太一同來罷？」

「哪來的太太，」他有點狼狽的說着。「我方海生一向的主張是民族革命不成功，這些事情便談不到。」

「這是說你到現在還自由，還沒有受什麼限制？」

「我一向就是自由的。」

「既然不暫時住到我們這兒來，」她說。「以後，要是沒有離開這兒，也得常常來玩，你和德明是老朋友，他不在，他的家照理你也得來照顧照顧。」

「這個說不到，不過，我如果還不算就走，我會常常來你們這兒玩的。」

「這就對了。」她說，頓了一會。「你不是說過你今晚上所說的故事還沒有完嗎？」

「還沒有完，」他回答。「要是把我們的生活，工作情形通通說出來，怕十天半個月也說不完哩。」

「那些故事本身就動人，你也說得好，我很喜歡它，你能不能在明天中午到我們這兒來屢午飯，順便講完你那未曾講完的故事？」

「好的，我明天午飯以前來就是了，但是希望你不要過於客氣。」

「你看我對你客氣過沒有？」她說，把頭抬起，朝前面看，才知道在不知不覺間已經把他送到大門口了。老李因爲客人還沒有走，不敢睡覺，正制服正齊，筆直地站在那兒等候開門。林慧貞仰頭望望天上的星斗，覺得很是黯淡，於是就對方海生說：「你等一會我叫汽車送你。」說着，她就準備叫老李去叫小胡準備汽車。

「不用！不用！」但是方海生却連忙把她止住了。「這麼一點點路，還怕我兩條腿跑不動。」

「不是這個意思，天黑……」

「沒關係，夜路我們走慣了的。」

「那麼……」

「再會！」他伸出一隻手，她把它握着，覺得他的力氣很大，又握得緊，有點酸痛。可是，她却很高興，因此也用力的回握了他一下。

「再會！」他說。

「再會！」她回答。

於是他們就鬆開手，他掉轉頭走了，她還在黑暗中站着。

「海生，不要忘記明天來這兒午飯。」

「我一定來。」方海生在黑暗中回答，她好像還看見他回轉頭來向她招一招手。

把客人送走後，林慧貞又回到房里來。屋里的人，差不多都已入睡了，只有小燕還就在那兒等她。這丫頭實在瞌睡極了，但又怕挨罵，因此就伏在沙發上矇矓的睡着，但却睡得非常不甯靜，因為她還不得不一邊豎起耳朵，靜聽她底太太的動靜。當林慧貞的足步聲，疲憊的從走廊外響了過來時，她也從矇矓的睡態中驚醒了，抬起頭，並且揉着睡眠。當林慧貞已經走進屋，她問她：點心早就準備好了，現在拿來還是稍等一會？但是林慧貞却搖着頭說：

「我這時不想吃。」

「太太今晚上海沒用過東西呢。」她提醒她說。

「我知道，但是不想吃。」

小丫頭又打呵呵來了，她是多麼疲憊，渴望着一次戀蜜的睡眠啊！因之，連眼皮也變得沉重起來了。

「這時有幾點鐘？」她忘記剛剛還會聽見鐘聲打過。

「十一點多了。」

「那麼。」林慧貞說，「已經很晚了，現在沒有什麼事，用不着你，你可以去休息。」

「是。」那丫頭一轉眼就在門邊消失了。

當她走後，林慧貞才略略的覺得清靜一點。實際上，她這時是什麼也不需要，只需要有清靜的環境，好讓她一個人的自在的休息一下。因為在這麼長的時間內，她的精神一直是震奮着的，加上又久沒會像這樣到了十一點多鐘還沒上床休息，這使她腦袋發昏到快爆炸程度。另一個原因，也是這時印在她腦中的印象，實在是太多，太雜亂，太無條理了，得好好的整理一下。因此，她就在房中站着，拿眼睛四周瞻望，好像剛進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從沒看見過這許多東西一樣。的確也是這樣，她在這環境里生活了近三年，從沒像現在這樣奇怪，不論是傢具和陳設的格式，都突然的對她生疏起來了。她以一種異樣的心情，把周圍環境詳細的觀察着，却不經意的在自己映在壁上的影子上凝住了。她很細心的察看這影子，覺得這影子是很纖瘦嬌柔的，這使她想起自己還在少女時代，曾不時一個人悄悄的站在穿衣鏡前，凝視着自己，久久不去，好像在她身上有無窮盡的奧秘，看都看不清似的，甚至於幾次為她那嬌弱的腰支嘆息了。出嫁後，壓在她身上的，不只有家務，人事的應付，現在甚至於還有小孩。她已久不曾這樣做過，也提不起這樣興趣了。可是，在這時，她却突然直覺的對這個感到衝動，且一時比一時強烈。她是多麼想把自己完全裸露着，像聖母一樣純潔而崇高地站在一面大鏡子前面，從頭上一直看到足底下，從足底下一直看到頭上。但是，她却又害怕着，害怕在鏡中所看見的她自己，不是那個曾使自己也嬌憐愛惜的影子，不是從前那個命自己也陶醉着的影子，而是一個……她想着，也許她已經

老了，瘦骨嶙峋，像妖精一樣的使人看了厭倦，她再也禁不住又要哆嗦起來了。

她很快便把頭掉開，並且把思想轉到另一個影子上去。這個影子，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悄悄的浮上她的腦中，起初還是模模糊糊的，後來却就越看越清楚，不止他的眼睛，他的面孔，他說話時精神奮發的神氣，甚至於連說話的聲音也是清清楚楚的。當她還沒看清楚這個影子，她覺得它是陌生的，它不過是一個影子罷了。等到她把它看清了，也就禁不住要吃了一驚，爲什麼是他？他清楚地印在自己腦中。她覺得有點苦惱，同時却又有點甜意，她看見他的奮發神情，覺得自己也震奮得多了。聽見他的聲音，覺得自己是不孤單的。爲什麼她會這樣感覺？爲什麼她覺得這影子能賦予她以如此的熱力？她想不出來，只覺得她的心是在跳，頭似乎也有點發脹。不過，有另一個思想，却又乘她不備時，悄悄的抓住她不放，它告訴她說：她這樣的思想是有罪的。不錯，這的確是可怕的，爲什麼她會這樣想呢？於是她企圖着用逃避來解決自己的有罪的思想了。但是，她的企圖失敗了，那影子正毫不放鬆的固執的跟蹤着她哩。因此，她就頓頭地閉下眼睛，軟弱的把自己投在沙發上。她想：她其所以會這樣庸人自擾，實在是因爲她太空閑了，心境過於空曠的原故，她應當想點什麼，拿別的東西來擊退這個強橫不講理的影子才對。但是，她又怎能拿一些什麼來填補她空虛的心境呢？又有一些什麼想像來援救她這個有罪的思想呢？不錯，唯有他，她底親愛的丈夫，只有他在生活上和她最接近，只有他才能够保護她，只有他是她

合法的，唯一該去想念的人。因此，她就故意搜索着他所有動人的想像，他的動作，笑聲，企圖以之和那有罪的思想，突然侵入的影子相拮抗。可是，她又第二次遭到失敗了，她覺得他的身體，他的笑貌，有無比的笨拙，他的一舉一動都是可笑的。然而，她從前爲什麼會沒有注意到？又竟然和他生活了這樣長的時期？她的心境無比的慌亂起來了；爲什麼這樣一個和她有着如此親切關係的人，在她身上却是如此的淡漠呢？爲什麼她過去的許多好處，在這時却發不出一點令人可敬可愛的光輝呢？她紛擾地嘆息了。……

爲着要舒一舒她那發脹的，快要爆炸的腦袋，爲要使她心中的不安能够慢慢的平息下去，爲要使她把這些可怕的想像忘掉。她便從沙發上站起來，并在室中走動着，也沒有顧慮到會不會把屋子中的人吵醒。她來回的煩燥的走了一會，不意中就在窗口，面向着黑夜站住了。花園內，微風帶着涼意，迎面向她撲來，她略微的打着哆嗦，舒一舒心中的積悶，又抬頭向天，無聊的數起星斗來。當她把天上的星斗，數到第一百〇五顆時，她就覺得乏趣了，爲什麼她會變得這樣無聊呢？當她垂下頭來，而那影子，簡直是可怕的影子，又在她面前悄然出現了。在黑暗中，她把他看得很清楚，他的兩隻眼睛固執而有力地，像是兩道光芒注視着她，一直注進她的靈魂深處。慢慢的，這兩道光芒，發出了火焰，那麼赤烈的，有力的火焰，首先在她靈魂深處燃燒着，後來又蔓延到她身上，終於在她的前後左右都被這火焰密密的圍着了。她忙退後兩步，抖索着，把面孔

埋在手掌中，差不多就要大聲的叫號起來。

夜以無比的靜穆，統治了這個世界，遠地的燈火淡了，熄了。月亮也出來了，是一個滿月哩。月光皎潔可愛，風從窗際吹進來，也變得軟融融的，挑起了人們無數的深思。她在煩亂中，不知道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心思，忽然想到要把室中的燈光熄滅，且果然也動手這樣做了。但是當她一面對着那漆黑的夜，却又禁不住害怕起來。在平時，卽令是孔德明和她在一起，她也還要保持着中學時代的習慣，成夜開着燈。只有這樣，她在晚上才能睡得着，要不然就是當月光瀉進窗以後，因為她害怕黑暗。可是，在這時，當她正陷於孤獨時，却又感到這燈光的叫人厭煩，這燈光像一隻嗅覺敏銳的狗一樣，無孔不入地到處在搜索着人間的一切祕密，使之感到犯罪的可恥。光能壯人胆子，也能使人畏怯，她這時就畏怯地，感到這光對她的威脅是太大了。因它，使她不能想自己所要想的，不能使自己完全自由的生活在想念中。當她把燈光熄了，她又走進幾步，把對着月光的窗帷拉開，讓月光自由的瀉進來。隔舍的鐘聲又響了，妨私自壓住心中的煩亂，把鐘聲數一數，已是午夜一時了。

「時候已經不早，」她暗自說道。「該上床睡了。」

在這樣想過之後，她果然就把身上衣服解去上了床。但是仍無法入睡，剛剛閉下眼，那倒影子又在她面前出現了。他固執地對着她，矚着兩隻閃閃發光的眼睛。開始她只覺得他的眼睛像兩

點小星，發着迷人的光彩，慢慢的，小星的光擴大加強，變成兩道芒光，這芒光電似的，只要着在那兒，那兒就要發出熊熊的火焰。她覺得那兩道芒光，這時正對着她，一直注進心中心去，因此在她心中便着火了，且以無比的氣勢熊熊的燃燒起來。她覺得有點慌，連忙睜開眼一看，那影子消失了，可是那火還沒有熄滅，且已從自己的內心一直延燒到床上，被窩上蚊帳上。她陷在火焰中，她驚恐了，連忙坐起來，想跳下床去喊救。可是當她拉開蚊帳對外一望，却又禁不住微笑了，好像是在做夢，又不像是在做夢，她不是明明白白看見那一幕奇景嗎？然而……她重又躺上床去，一面想起了他們第二天的約會，想起孔德明：他畢竟走了，飛機把他帶到遠遠地方去，他在路上怎麼樣？該不會發生什麼？他什麼時候到昆明？這時正在做些什麼？住在什麼地方？也許是在旅館里，一定是一間又堂皇又富麗的頭等房間，那麼，一個人住在這樣的一間房間不感到寂寞嗎？他不會寂寞的。也許在這房間里，住的不只他一個，還有另外一個人。一個另外的人！一個什麼人？該不會是一個女人，一個專門幹些賣笑營生的，不守規矩的女人？很難講，大凡是男人，都是喜歡這個，靠不住的……她想，心里悶亂極了。雖然這些想像，是無意義的，且多出於她自己的推測，但是她却越感覺得很有可能，久之甚至於確定是如此的了。她對她感到厭倦了，他丟開她，對她不忠實，獨自一個遠遠的離開她，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搞在一起，做些不正當的事情。她心酸着，一種失望的情緒緊緊的壓着她，她真想放聲的哭了。

可是，她畢竟沒有哭出聲來，僅僅流了幾滴眼淚，正當那失望情緒緊壓着她時，那犯罪的影子又在她面前出現了。他還是和往前一樣，用火熱的眼睛，固執的凝視着她，而面上却露出了淡淡的微笑，好像是說：「妒性的女人，哭什麼，他早就不愛你了，虧得你還好意思爲這個流淚？」那個影子越變越大，越變越清楚，終於他完全接近她，并且伸長着嘴，俯下頭，輕輕的印在她的面上，眼光，唇上，她哆嗦着，吃驚的呼叫起來。這實在太出她意外了，多麼可怕的人，多大胆子的人啊！跟着眼睛也睜開了。紗帳外，夜還是柔靜的，月光已經進了窗門，把房間里照得朦朦朧朧的。她心跳着，覺得睡衣全給打濕了，暗自忖想像這樣下去，她會一夜都睡不着的，還不如起來走動走動的好。於是她便伸手到床頭去找電燈開關，找到了輕輕的一捏，電燈亮了，她隨着也就爬起床。她整理一理睡後的容顏，便站到梳妝台前去，無意中，却就對着這梳妝鏡中自己的容顏，注視起來了。這是幾年來少有過的事情，但是爲什麼却在這時覺得是必要的呢？連她自己也覺得惘然，她只覺得她很關心自己是否已經衰老，老到再也發不出對異性的吸引力？「不！」她暗自對自己說道，「不！」她覺得自己并非有衰老，也不如剛剛所想像的那樣難看。她注視着鏡中的影子，覺得它的眼睛是深的，眼圈是黑的，多麼迷人的一對眼珠子啊！而兩頰也是紅潤的，像是剛敷過胭脂似的。這樣鮮豔的紅暈，只有在她還在少女時代才有，從她和孔德明結婚後，早就見不到這樣一副逗人愛的面孔了。現在她又重新找到了；她那已失去了的青春，現在

重又找着了。她這樣凝視着鏡中的影子，久久的不忍捨去，一直到她想起了另一件心事。

「那是一幅美好的容顏！」她暗自對自己說道。「但是，却是不幸的……」她禁不住深長的嘆了一聲，而且把眼睛垂下地去。當她再把頭抬起，看着鏡中的影子時，她已發覺到浮在鏡中的人影已經變了，已經不是她自己，而是另外一個，是那個正固執地追逐着她的那個。她抖索着，把手迅疾的蒙住自己眼睛，轉過頭，像是給誰驅逐着似的，匆匆的走去，推通嬰兒室的門，連頭也不敢回一個，似怕會再在鏡中看見那個可怕影子。

小孔已給王媽放上自己的小鐵床了，這時抱着一個洋娃娃睡得正熟。她看着他，暗自嘆息道：無知的孩子，睡得多麼地恬靜啊！你看他的樣子，沒有憂愁也沒有顧慮，儘管你是天翻地覆，他也管不了。她小的時候，自己不也和他現在一樣？可是她現在……她不敢再想下去了，遂去看奶媽。她正懶散的橫躺在自己床上。除了那鼻息聲，還能使人意識到她是一個活的生物，不然又和放在肉砧上的死猪死牛又有什麼兩樣？可是，在這世界上却又有多少人像她這樣的在活着？她們從小給人看養着，長大了，出嫁了，生孩子了，又看養了下一代，然後老了，死了，一生就這樣過去。不懂得愛，也不懂得恨，沒有生活的波濤，沒有感情的起伏，日子過得平平淡淡，不知道爲什麼生，生的意義是什麼。要是一個人可以因此而忘記了痛苦，忘記了不幸，她倒也希望過一過這生活。記得她會讀過紀德一本薄薄的叫做「田園交響樂」的小說，作者在那兒告

訴了讀者說：當你瞎了、不用眼睛來生活，你是幸福的；但是，當你眼睛睜開了，用眼睛來生活，那你就會不幸。這句話，她從前很不贊同，可是後來她冷靜的想過一下，倒也覺得很有道理。可不是嗎？在這同一個屋檐下，就有多少瞎了眼睛的人在生活，所以她們都覺得幸福，這媽媽不過是十來個中的一個罷了。她們該會在背後悄悄的美慕她，說她幸福罷？那兒知道她也是不幸的，非常之不幸的，因為她已不甘像人家一樣，瞎了眼睛在生活，她的眼睛睜開了。

她在奶媽床前站着，冥想著，覺得從窗口吹進來的風，實在太大了一點，便輕手輕足的走過去，把窗簾拉開，背過身又走近小孩的床前，俯着腰聽他那有節奏的輕脆的鼾息聲。她心中起了一種極為強烈的情感，覺得應該再看一看他，不然就會永遠見不着的。於是她就打開他的紗帳，注視他在睡夢中的神態，久久的。忽然她覺得他是十分可憐的，也是瞎了眼睛在生活的那一種人哩。從他出生後，她也曾有過一時很疼愛他，但是這日子却是很短，不久她就不再對他關懷了。她拒絕餵他的乳，也不願把他放在自己床上，把自己床鋪的被褥弄髒。因此，日夜陪着他，餵他乳，奉承他睡覺的，也只有王媽一個人了，而她則像是一個第三者一樣除了名義上的關係。她之關懷他實在太少了。想起了這一些，她心中就覺得難過，覺得十分對不起他；可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連她自己也是那樣不幸哩。她遂把面孔俯在他的小面上，用嘴唇輕輕的吻着他，因為激動，淚水隨着也就溢出眼來，她害怕它滴在小孩子的面上，會驚醒他，因此又急忙的把它抹去。

了。就這樣，她在小孩子床前站了差不多二十分鐘，然後才把他身上的被頭拉直蓋好，紗帳重新放下，始覺是回轉自己寢室來。

回到寢室後，她覺得自己的心境，比剛剛平靜得多了，好像一個負了債務的人，突然把自己的債務付清，感到一身輕鬆和愉快了一樣。但是，這種片面的平靜，是無法支持得太久的，果然不久她就回復了先前一樣的煩躁和不安了。爲着要消解她心中的這種可怕感情，她忽然異想天開的想彈一彈琴，這琴雖放在這兒，但她久已不彈了，也許是把它忘記了。現在因爲無聊的原故，偶而想起了它，并且就走近鋼琴前，用手把琴鍵按將起來。首先她小聲的試彈着悲多汶的「月光曲」，以後却忘情的用力的彈了起來，至於彈了一些什麼連她自己也記不清哩。她就這樣震奮的彈着，彈着，也不知道彈了多少次，彈過了多少時間，只覺得她的頭已經慢慢的沉重起來，精神也逐漸的支持不下去。到末了，她的手慢慢的抬不起來，放在琴鍵上不動，頭臨着也悄悄俯上去。睡着了……

他果然準時的到了。可是當客人已到，而主人却還沒有起床，她依然睡得很甜，一點也沒有要起床的迹象，這原因很簡單，一則是因爲她睡得遲，疲勞過度，需要把精神恢復一下；再則也是自己實在太震奮了，顯然有點頭昏腦脹，不能不休息休息，就這樣，她把一切都忘記了，繼續

在自己的睡夢中。不過當小燕進來叫醒她，她却怪起夜爲什麼這樣地短呢，一霎那就過去，丫頭微笑着她把議論發洩完了，始又接續報告道：

「昨天來過的那位先生又來了。」

「昨天來過的？」她睜着苦澀的眼睛，一時想不起是誰來了。「是那一位先生？」

「太太你把他忘了，就是那位穿軍裝的，昨天和你一直講到深夜才走的先生。」

「穿軍裝的？」她重複着說。「噢，想起來了，是那一位方先生，現在他在那兒？」

「我已招呼他在客廳坐着，這時正在翻畫報。」

「好的，我就起來。」

想一會，她又接着問：

「那位方先生，已經來了多久？」

「也快有一個鐘頭了。」

「爲什麼不早一點叫醒我？」

「我來過三次，看見太太都睡得正好，不敢打擾又退出去，方先生也說：沒有麼麼要緊事，

你讓她多睡一會罷，我在這兒坐一坐。」

她一邊聽着，一邊就懶懶的爬起床，覺得身體沉重，血壓又高，在房里來回走動了幾步，就

坐到梳妝台前去，對着鏡子看一看自己憔悴的面容，覺得精神依然是恍惚，身體的分量好像也變輕了，老要朝天上飛上去。她把眼睛閉下，頭俯在梳妝台上，過了一會，覺得頭已經不昏，才又重新拾起來，很有興緻的說道：

「除你剛剛說的，小燕，方先生還對你說過一些什麼？」

小燕一直就站在她旁邊待候，她說：

「方先生還問到少爺。」

「他怎樣問？」說着，她就替自己打扮起來。

「他說：你們的小少爺也還在睡覺？」

「你怎麼回答他呢？」

「我說：小少爺早已起床了，王媽把他抱到花園里去玩。」

「他聽了又怎麼說呢？」

「他說：唔。就低下頭去看畫報。過了一會才又開口：你們的太太是不是每天都睡到這個時

候才起床？……」

她興奮起來了，沒等她把話說完，就忙着插進一句問：

「你怎樣回答他？」

小燕悄悄的看了她一眼說：

「……我說：不！太太今天是特別遲起床的，平時都起得很早。他聽到我這樣說，就把頭從畫報上抬起來向我看了一眼，好像對我這一句話覺得奇怪。他這樣把我看着，過了一會，才又低低的笑著說：爲什麼今天是特別的？看他那樣子，我就有點擔心，以爲我自己把話說錯了，叫他誤會太太是不歡迎他來，於是我就緊緊的接下說：因爲太太昨晚睡得特別遲。……」

「以後呢？」

「以後他就再也沒有說什麼。我就到太太房里來。……」

林慧貞對於小燕的答話，表示贊同的把頭點了一下。等到她楚楚收拾過了，就急不及待的從梳妝台邊走開，向更衣室去。五分鐘後，她在客廳上出現了。

方海生一個人坐在那空洞，寬大的會客廳的沙發上，一邊抽煙捲，一邊翻着一大堆舊畫報和風景畫片，以資消耗他這一個顯得特別悠長的時間。他坐在這兒等那位關太太起床，雖然已經有個把鐘頭了，不過他早就知道凡是有錢人，總是慣于晚睡晚起的，因此對於已經到了近午時分，還見不到這屋里的女主人這件事，也就不特別覺得不安。好在他今天的來，並沒有什麼要緊事情，只是循約來作個普通的拜會罷了，也沒有急于求見她的必要。

放在自己面前的十幾本畫報，差不多都已翻完，可是女主人還是老不見出來，連那可以談

幾句話的丫頭也走得無影無跡，慢慢的他就覺得老這樣坐下去，實在有點枯寂，有點叫人不耐煩。「真是見鬼！丟開正當事情不做，却在這兒坐着等人家起床，這未免太……」他把烟蒂頭丟進痰盂去，站起身朝窗口走去，一邊却在想着剛剛還未想完的兩個字——無聊！

大好的陽光，正洋溢了整個花園。在大榕樹下那一塊草地上，飄來了一陣小孩子格格的笑聲，他循聲看去，才知道原來是孔家少爺正和奶媽在那兒作鬪球戲：先是奶媽叫小孔和一條小哈叭狗併排站着，然後她就拿着一個塗了花紋的有顏色的橡皮球，從他們中間朝艸地的另一端滾過去，那哈叭狗見球已經從它面前滾過去了，就猜猜吠着，飛撲過去要抓那球，但是在它的頸子上却套着一條小小的銀鍊，而鍊子的一端，又是緊握在奶媽手里，因此它的衝勁雖猛，却始終無法佔先。小孔也差不多是和哈叭狗的猜叫同時的，呀呀的跟球跑了出去。他們賽跑似的走着，等到把那球檢到了，才又回復原位，從頭再來一次。他們就這樣，一次又一次的玩着，有時玩得非常好笑，有幾次把奶媽都逗的笑彎了腰。方海生站在窗口看着這門球戲，覺得這玩意很有意思，這是怎樣的一種想頭，一個富家少爺和一條狗？還玩意是出于無意，還是……？慢慢的就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也融解在他們之中。他們在那兒笑；他也笑；他們焦急，他也焦急，有幾次他甚至于在窗這邊，遠遠的用鼓掌和叫好來鼓勵那競賽者。末後他又起了一個天真的念頭，想自己也到草地上去，陪他們玩，共同去享受那樂趣，可是，當他回轉身，當要把外套脫下走向花

國外時，在他背後却有一個人用熟情的，倦怠的聲音，低低的在叫他：

「方先生。」

他覺得這聲音很熟習，於是就轉身去，一看正是林慧貞。她這時穿着一件差不多可以看見肉色的花紗旗袍，裸着臂膀，像一個悄然入凡的女神站在通到臥室的門邊，嘴上帶着微笑，一動也不動的凝視着他。直到他面向着她和她對望了好一會，她才動着足上白皮的高跟鞋，慢吞吞的向他走來。

「真對不住；」她抱歉的說。「勞你久候了。」

「您是什麼時候出來的，我一點也不知道。」方海生微笑着說。

「我嗎，已經出來很久了，初初走到門口，看見你正站在窗口，對花園那邊，很有興會的一會鼓掌，一會叫好，一會又哈哈的兀自在笑着。：：。」邊說，邊用一種高貴的姿勢，伸出右手，讓他握着。

「我正在看你家小少爺玩鬥球戲。」

「你對這娘兒小孩的玩意也感興趣？」

他微笑着不答。於是她又接下說：

「我以爲這玩意只有像我們這種人才喜歡的，而你，海生，三年來，又兼是過着那樣血腥的

生活，似乎也並沒有使你喪失天真的童稚的心，你還和在上海時一樣很有生趣。」

「是嗎？」

「請坐。」她說。「我一點也沒看錯。」

「可是我卻從沒覺得。」

「這就叫：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那麼我是當局者迷，而你是旁觀者清了？」

她大聲笑着。

「就暫時算是這樣罷。昨天你走了，我就一直沒有睡好。」

「唔？」

「你的故事使我興奮，睡不着，現在我一想起你所告訴我的那些事，還心有餘悸哩。」

「這就叫做人心不死，你還有希望。」

「爲什麼是人心不死呢？」

「這還不明白？古人有一句話說：哀莫大於心死，看見一件該高興的事情，你不高興，聽見一件該哭的事情而不哭，該笑的你笑笑，那就是心死，那才是最可怕的。」

「這樣看來，我真的有希望了？」

「大概是這樣罷。」

於是他們相對着笑了。

沉默了一會之後，她忽然又想起一件事：

「海生，我可不可以問你一句話？」

「一句話？一句什麼話？」

「這是你昨天走了以後，我才臨時想起的，是關於你自己的事。」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的事很多，我已經記不起是那一件了。」

「也許你真的記不起來，需要提醒提醒。……」

「你說罷。」

她沉默了一會，似乎在想着該從什麼地方講起，才又說道：

「你沒有忘記在上海，曾躲在我們家里住了許久，後來你說是爲了一個女人，她追逐着你，

要和她結婚，還記得嗎？」

「一個女人？」他問了，可是不久就想起他在離開她家里，結束了那一段生活的那一天，

曾隨意給她編造過一段故事，而她竟然也信以爲真，到現在還在提起，於是禁不住便哈哈的笑

了。「是一個大學生罷？」

「對！就是那個女人，那時你告訴我們，說她怎樣在虹口公園迫你和她同居，而你不育，於是她就投水。……」

他接下道：「水只淹到膝蓋沒有死，後來她就回家去。……」

她大聲狂笑着：「對！對！你還記得那麼清楚，那麼回家以後呢？」

他糟糊的，憑了一點記憶回答她說：「後來她就和當地的一個土財主的兒子結婚，給他生個兒子，不過却是在結婚後第五個月就生出來。……」

「完全對！」她擊着掌說。「以後她就又逃出來，就又到找你，就又和你一同離開上海跑上戰地，我這個推測不錯罷？」

他插着頭說：

「不，你全錯了，我們以後根本就沒有見着，何來一同離開上海，跑上戰地之有？」

「那麼，」她說，有意的看了他一眼。「太太呢？……」

「太太？」他知道她要說的是什麼，可是却照樣裝着不甚了然的樣子，「你說那個太太？」

「你還沒聽明白我的話，就是你的。」

他大聲的笑將起來。

「你怕在和我開玩笑罷，記得在昨天我還對你說過，這幾年來我始終是一個光棍，一個人在

生活。」

她的面孔微微的漲紅，固執的說：「我不相信，你一定是故意這樣說的，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人，又是老在外而奔跑的，那兒會沒有太太的道理。」

「人家也許都是這樣，而我偏偏不這樣，你說奇怪不怪？其實在這樣兵慌馬亂的時候，誰又願意和一個軍人結婚哩。……」

「那麼，你當真是一個人？」

「爲什麼我就不能一個人生活呢？」

她微笑着，沉默了。忽然她又問道：

「你今年已經有多大年紀了？」

「比德明大一歲，二十九。」

「二十九歲，已經快到中年了，也該注意注意才行，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說我來替做個媒好不好？」

「謝謝，我不過是一個光蛋，沒有這種清福。」

說着，他們都樂開了，作爲一個很有意思的開場。不久他們又自然的把談話轉到昨天尙未談完的話頭上去。

他說：「昨天我會把敵人，怎樣在淪陷區摧殘我們的力量，屠殺我們的同胞，以及在淪陷區中一般的實際情形告訴了你，其實昨天我所說的，還不過是其中極小的一部份，要是把那些悲慘情形詳詳細細的講來，恐怕就有十天半個月的時間也還講不完，現在我們暫且把那事情告一段落，再來說一說我們的民衆，是如何的在敵人漢奸的壓迫下，備起抗敵的情形罷。」

「有人曾經這樣說過：日本人也是人，人總還有人性，有了人性的人，是不會對任何人類施以如此殘酷的摧殘手段的，因此對於一般的宣傳都不肯相信，以爲是騙人的。對於這樣說法，在論理上我們承認它還有若干根據，但是他們根本忘記了法西斯蒂是一切和平自由的死敵，他們是早已失去人性，其兇殘與獸類無異，而且日本軍閥的這樣殘暴行爲，也不是無原則的，他們所以這樣姦淫擄掠，是有一個原則的，這原則則是根據了帝國主義征服異族的學理而來的。他們以爲要在一些被征服，被侵略民族間把自己造成一種優越地位，就必須對被征服者施以恐怖手段，使那些奴隸在血腥中胆寒，不敢起來反對他們，貼貼服服的甘受宰割，然後，他們就可以順利的拿他們早已準備好的一套鐮和來加在他們身上，統治他們，使其完全成爲失了信心，沒有抵抗能力和決心的順民。過去帝國主義征服殖民地的例子，那一個不是這樣做？如英國之對印度，法國之對安南，日本之對朝鮮東三省，都是用同樣的方法，只是巧妙各有不同罷了。可是這一次日本帝國主義的算盤却打錯了，他忽略了我們這一次抗戰的本質，且經過多年來的教育，今天中國

的民衆，已和從前的民衆大不相同了。他們早已經看出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鬼計，他們早已下了必死的決心，所以敵人的恐怖政策，所能收到的效果，在實際上適得其反。敵人的殘暴行爲，只有使民衆更能挺而走險。反之，如果他們一開始就採用懷柔政策，施行欺騙方法，這些無知的民衆，反而會貼貼服服的隨他去擺佈。就正因為敵人施行了這種恐怖政策，所以在許多被佔領區，差不多是自發的造成了極普遍的抗敵行動。這些行動，不管是否能繼續堅持下去，還是很快就被撲滅，大體上却都是很壯烈的，可歌可泣的，我會搜集了許多這一類的材料用本子筆記起來，在這兒，我只想給你舉其中的幾個例子，從這幾個簡單的例子，你便可以想像得到其他的一般了。

「記得有一次，有一隊敵兵，奉令去掃蕩四鄉的游擊隊，他們從出縣城後，沿途已經燒了許多鄉村，給人類造了無數的災害，正要開進另一個大村時，却忽然發生了極爲難以解決的困難。原來是那一個村莊，從縣城淪陷後，就由村中幾個從縣城逃回家的中學生提倡組織自衛隊。再加以他們這一個村子又有一條天然的防禦工事，那就是他們村莊所處的形勢非常險要：三面臨江一面靠山，而這座山又高又崎嶇，不易攀登，平常時鄉村內和鄉村外的交通，差不多就全靠在這架就的一座木橋。可是，從縣城淪陷後，他們早就把木橋折毀了，這時，和村莊外保持着交通關係的，僅靠着一隻小舢板。

「當他們派出去的探子，從老遠地方趕來報告：說有若干敵兵已經從什麼地方出發，要來進攻這一個村子時，村里的武裝部隊，即刻就集合了起來，他們的首領把隊伍的大部派到江邊去防守，另有一部份便派到各地去把守，當那派到江邊去防守的隊伍，剛剛來得及紮下陣地，敵人的先頭騎兵已經到了。但是這一隊驕橫的敵兵，却不得不在無意中給一陣槍擊聲遏止了，結果是有些受傷的，有些回頭就走，過了二十分鐘以後，才有他們的大隊出現。就在這時，槍聲響得很利害，遠遠還傳來了村中十幾面銅鑼的鳴聲，和那槍聲交織成一支奇妙的樂曲。兩方面都在動員着，不斷有新的隊伍增援上來，他們就這樣隔江相持着，僵住了。一個鐘頭過去了，兩個鐘頭過去了，形勢還沒有什麼改變，到了第六個鐘頭到來的時候，槍聲却突然的止住，從日本人這一邊陣地上有一隻手伸了出來，它伸得高高的這麼搖着搖着，意思好像是對對方提議大家暫時休戰一會談談話何如？鄉下人這一邊，明白了他們的意思，於是經過了好一會商量之後，也就有一隻手高高的從防禦工事內伸出，舉他們的樣子搖着搖着。這樣一來，算是兩邊都同意暫時休戰了，於是各人放了一響朝天槍，便都停下不響。一分鐘後，從日本兵這一邊果然就走出了一個漢奸來，他手執白旗，身帶下殼槍，直走近江邊，把足步站穩，就向着江的對面，提高嗓子，大聲的叫道：

——老鄉們，請不要開槍，日本皇軍有話交代兄弟出來向你們傳達。

「在老百姓這一邊，看對方的樣子，也就有人從防禦工事內走出，和那漢奸一樣跨大步伐走

向江邊，他隔着那條只有二丈寬的江面，也大聲的說道：

——請說罷。你媽的漢奸！

——請不要開口就罵人，老鄉，大國民也要有大國民的風度！

——我罵你又怎樣！

——好了，好了，我們是來談正經事，不是來吵架的。那漢奸挨了一陣子罵又裝起笑面來了。

——有什麼鳥話，你說就是了，老子在這兒聽着。

——是這樣，那漢奸吞了吞口水，整一整喉嚨說。我們的大日本皇軍，是一種仁義之師，是出來替你們打軍閥，保護你們的。因為是來保護你們的，所以看見你們這樣執迷不悟，還是不想加以進攻。……

「鄉下人的代表，聽見這些屁話氣得又叫罵起來了：

——放你媽的屁，有本領的就過來！

「跟着就有十來隻槍口，一齊從防禦工事內伸出，直對那漢奸瞄準，這可把他急的連忙撲倒在地找一個破洞穴躲起來，一邊却還猜猜的叫道：

——他媽的，鄉下人不懂規矩，人家說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不能開槍蠻嗎，這是規矩。……

「鄉下人看他怕的那樣子樂極了，就一齊笑了起來。那代表就說：

——怕死，還是少放你媽的屁！

——好的，好的！

「槍口縮回去，於是他又從地上爬起來，并且繼續說道：

——日本皇軍，就是因為這樣不願和你們衝突，所以派我來通知你們，叫你們派出代表來我們這邊接洽和平條件。

「他這次再也不敢放肆了，說着就抱頭鼠竄的走回去，鄉下人這一邊的代表，也回轉防禦工事內來。好幾個頭目根據了當時的情形，略為商量一下，大家都認為是敵人既然敢大膽的派人來向我們講話，我們為什麼就不敢派人過去，難道說我們怕他們不行，談的是一些什麼，能不能成功那是另一件事，大家的面子一定是不能丟的。於是，就有兩個青年代表，拿着他們用白手帕臨時做成的白旂子，投下水，游過對岸日本兵陣地內去了。當他們到了日本兵陣地時，那漢奸就權充了嚮導，把他們一直帶去見日本中隊長，中隊長為着表示他親善的樣子，就在他們肩土拍了拍，跟着一場從未有過的激烈爭辯就開始了，日本人說：大家不用再打了，可以用和平方法來解決，鄉下人說：和平是可以的，不過日本兵必須馬上撤退。

——無條件撤退嗎？日本隊長叫着。

——當然是無條件。

——不行，不行！

「於是爭論的中心，就轉到條件上去。日本隊長說：他不燒毀大家的房子，也不進村，但是要老百姓送出二十頭牛，五百隻雞。鄉下人的代表說：他們不能給這些東西，因為村中沒有這樣多的牛和雞，就是有也不能給，因為他們沒有名義可以自給這些東西。」

——不給東西，我們就要動手了，日本隊長威脅着說。

——隨你們來罷，我們早已準備好了！

「談判只到這兒為止，說完了話，代表們就重新退回自己的陣地，把經過告訴大家，并說敵人數量不多，不用怕。於是大家爲了未來的決戰，就都忙亂起來。但是他們等着等着，等過了許久還未見對方有什麼動靜，大家提心吊胆起來了，以爲敵人又在施用什麼狡計，想給他們以突然的致命的打擊。爲要偵查敵人的行動，他們就連忙派人到村後山上去偵查，等到被派出去的人回來報告，大家才知道敵人已經自動悄悄撤走。而且已快有半個鐘頭了。」

當方海生在說着的時候，林慧真是靜心的聽着，當他把右手在空中一擺，表示他的故事已經完結了時，她便插進一句話問道：

「我不大明白，你不是說日本人很野蠻嗎？爲什麼他們打了一會就自動撤走？」

「爲什麼嗎？這是很明白的，因爲他們怕打，怕打無望的仗，像那樣打下去，局勢明明是對他們不利的，他們爲什麼要再打下去？欺軟怕硬是日本人的一般通性，你敢于抵抗他，敢犧牲自己和他們拚，他們是不敢對你怎樣的。反之，要是你不敢和他們拚，他們就會得寸進尺，今天要到了你的谷子，明天就會提到要你的牛和鷄鴨，第三天又要你把自己的妻子送給他們，到了你再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時，他們便會拿這事作爲藉口宰掉你，燒燬你的房子，這是他們的三部曲，全淪陷區沒有一個不知道的。」

「這樣看來，日本人也是很平常的，」她嘆息着說，「我以爲他們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比這更可笑的還有着哩，」方海生接下道。「有某一個村莊，因爲日本人在那兒設了司令部，所以沒給燒掉，對老百姓爲了面子關係，似乎也不全用恐怖政策，而改施以欺騙政策。所以那村子的老百姓大半都還留着沒有逃走；他們以爲只要甘心做順民，不抗日，不當游擊隊，大概還是沒有關係，可以安全的。却說其中有兩個鄉下人，他們原是兄弟兩個，沒有分家，大家住在一塊，有一天哥哥帶同弟弟上山砍柴火，砍完了柴火就挑着回家，剛一走到家門口，就看見一架機關槍實彈的架在那兒。他們以爲是附近又住了兵，便回身到四面去找，却是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影子，既然是無主的，兄弟兩個看着它，禁不住便心動起來，就彼此商量着要怎麼辦，哥哥

說：

——這是一件有價值的武器。

「弟弟也說：

——爲什麼不見它的主人呢？

——大概是什麼逃兵把它丟在這兒逃掉了。

——我們要把它怎麼辦呢？

——這大概是老天憐憫我們，所以叫它跑到我們這兒來。暫時把它收起罷，弟弟，等到日本仔走了，我們就可以把它賣給中國游擊隊了。

——好計謀！

於是兄弟倆就上前去拿，弟弟從前曾當過幾年兵，很懂得一點兵器的使用法，他把機件略略的檢查一下，說：

——還是新的，來罷，我們把它拾進房里去藏起來。

「哥哥聽了弟弟的話，捨開柴担，就幫哥哥拾機關槍。他們費力的抬着，直抬進自己家大門，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忽然聽見在他們臥房里，有女人的幽泣聲，他們呆着覺得奇怪了，於是哥哥叫弟弟守住那一架機槍，自己一個人偷偷的走近前去探望。不探望尤可，一探望可就禁不

住怒火冲天了，天啊！這真是奇蹟，原來他就看見了自己的老婆，和新婚不久的弟婦正赤身裸體的給綑綁着丟在地下，有兩個日本鬼就爬在她們身上，正在施行「中日親善」政策。那兩個忙碌着的日本鬼子聽見了足步聲，心里有點慌，却捨不得起身，於是就回過頭來看着，看見是這樣一個發呆吃驚的鄉下佬，還對他縫着眼，伸伸舌頭，喘着氣說：

——支那等等完……

「他一時呆住了，真不知該怎樣的好，衝上去和他們拚罷，他怕他們身上有了短利器，不上去和他容拚嗎？他容受不了這恥辱。老二在後面，守住那架機關槍，看見老大的神色不對，知道情形不妙，他就問：

——哥哥，出了什麼事？

——日本鬼，老大回說，聲音里帶着抖索。

——他們做什麼？

——蹂躪娘們。

——讓我來，老二不聽這話尤可，一聽見可就受不了，他對哥哥比了個手勢，叫他走開，就架起機關槍對房里放了起來。機關槍聲一起，村里的日本兵以為游擊隊打到了，就大大的亂了起來，於是大砲架起來，向村外無目的的射擊了，守在村中的兵也大半退入據點。等到他們打聽出

游擊隊實在并未進村，倉忙的趕到那農民家里，兩兄弟連同那挺機關槍已經不知去向了，在臥房的地底下，那兩個日本兵却在那兩個赤身露體的女人身上被射死了！」

林慧貞睜大眼睛，恐怖的搖着頭說：

「可怕極了！」

「事後，」方海生接下說。「日本兵查明了原因，就大大的發着脾氣說這村莊通同游擊隊，在三天之內把大半的壯丁都給宰了，連小孩婦女也逃脫不了那可怕的命運，而房子則在一團火中被焚燬了。」

「那兩個鄉下人呢？」

「第三天，就帶着機關槍到我們的總司令部來，他們說是來投軍的。……」
他剛剛把話說到這兒，小燕就進來報告道：

「太太，午飯已經準備好了。」

林慧貞於是就對方海生說：

「吃飯去罷。」

他說：「好的。」於是就從自己的位子上站起，和林慧貞一起走進飯廳去。

飯後，他們重又回轉客廳來。吃過水菜後林慧貞提議道：

「海生？你怕不怕太陽？」

「怕什麼太陽，在戰地我們那一天不在太陽底下生活！」

「那麼，我們到花園里去走走如何？」

「也好！」

於是，他們就動身走向花園去。出了門走下石階，他們便沿着一條兩旁植有梧桐樹小徑，朝草地信步走去。這時，已經是午後一時左右了，照平常的習慣，正是最熱鬧的時候。可是在今天，太陽却給雲塊遮住，陰沉沉的，看樣子不久就會落雨的。

他們這樣慢慢的走着，低聲說着話。林慧貞一邊走着，一邊還指點着花園中的一些景物，詳細的告訴他這些花草的來歷，它們的特性，花園苦心經營的經過，以及他們如何離開了上海那一個直到現在還在叫人懷戀的地方，怎樣又從漢口到這個地方，路上遇見一些什麼困難，看見多少新奇物事，瑣瑣碎碎的，好像在對他訴說家常。在談話中，他也常常插進幾個問題進去。

林慧貞在替自己報告這一段經歷時，原不過是酬答他對她所說的話，却想不到一說起來就觸動心事，她感慨着自己處境的不能盡如人意，生活的狹隘和單調，她原本是一頭山鷹，却給人關在籠里不能自由地飛翔和歌唱。眼看着它的翅膀，就要退化衰落，它的歌喉沙啞了，它再也不能

飛并自由的歌唱了，這怎能使人感懷傷情呢？

「這座天來，」她輕聲的嘆着說，露出了神往的神氣。「你的報告替我開闢了一個新天地。這是一座美麗的，有理想有熱情的天地！有時，當我看見你說得那麼震奮，忘記了一切，我就會不自然而然跟着震奮；有時我聽見你說到那些可怕的，令人悲憤的事情，我就禁不住也要滴下眼淚。這是一種真正有光有熱的生活，有意義而又是幸福的生活，可是我所過的……」她又低聲的嘆起來了：「却像是死水一樣，見不到絲毫的生氣，單調而且平凡的！」

她的話，使他深深的吃驚了，開始他還以為她是在和他敷衍、講客套話，可是後來就誠聽越覺得不像，她的控訴不是出之于敷衍而是出之于真誠，是一種真誠的自白。他第一次驚覺着和幾年前的她已有如何的不同了。然而，這會不會是偶然的流露呢？

「不是有多少人也和妳一樣的過着嗎？」他有意這樣說，又偷偷的去看了她一眼，「而且也只有這種生活對你是適合的，為什麼你覺得它是平凡的？」

她把眼睛看着地下，苦笑着說：「只有那些身受者，而又不甘寂寞的人，才會體味到它的滋味。至于說是為什麼，我却不能說得出，你知道我的口才一向是笨拙的。」停了一下，她又悽然的接下去說。「因此，我常常覺得一個人孤獨。……」

「德明不常回來嗎？」他逐漸的，覺得對方的處境已經不是太單純了。

「他住在這兒，每天清早出門，晚上下了公回來，來往有汽車接送，倒也方便。」

「那麼是他還不知道你會感到孤獨？」

「他嗎，忙得很，每天只顧他的廠，但是我不怪他。」

「廠？你這兒所說的廠，也許是另有所指罷？」

她會意的搖搖頭。「在外面亂來他倒不敢，憑良心說話，他倒是一個挺善良的人。」

「那麼，你就該滿意了，有這樣一個不亂來的忠實丈夫，而又有錢，在這個世界上怕是打了燈籠也找不出的。」

「我說的不是指享受而言，是說心情上的孤獨……」她提醒着他說。

「這也許是你的生活過得太單調的關係，只要多叫他陪你出去玩玩，就可以變好了。」

「你這話也有道理，可是我已試驗過了，他也常陪我出去玩，但是這却不能醫好我的孤獨病，只能使它變得更加沉重罷了，因此，我後來就拒絕這些邀請。」

「怕是你在這兒的朋友太少了？」

「朋友倒不少，且都是些大人物的太太小姐，但是我和她們合不來，我覺得她們太庸俗了，談不來話，因此慢慢的也不大接待她們了。」

「所以你就覺得孤獨？」

她點點頭。

「那麼，」他說，深情的爲這個談話所吸引了。「你這幾年是怎樣度過的？」

「我不知道，我的確是一點都不知道，」她說，激動得淌出淚來。「我自己像一隻鸚鵡籠的，人家替我安排了一個怎麼樣的籠子，我就只好住到那樣的一個籠子里去：人家給我什麼吃的和喝的，我也只好吃那喝那，我不能自由的住到我喜歡住的地方去，我不能自由的歌唱和飛翔，我只能當人家用來裝飾自己的裝飾品！」說着。她嗚咽地哭了。

「爲什麼你覺得是這樣？」

「因爲事實實在如此，我不能不這樣想。」

「從前你是不是也是這樣想的？」

「不，那時我從不會這樣想過，也不會想，因爲我的腦筋限制我去想這些事。可是，現在我却不能不這樣想了，因爲生活迫住我，叫我不能不這樣想。」

「那麼，這是爲了什麼？」

「爲了不甘寂寞，不甘孤獨，不甘沒落。……」

他沉默了，却暗自爲她這幾句話喝聲采。

「這樣說來，」他說。「你已經不留戀過去，不留戀那一段曾經對你閃爍着燦爛光輝的生活了」

「我只有後悔，」她說。「後悔當時太年青，太不懂事了。在前一年，我曾突然起了一個奇怪的思想，這思想纏擾了我好利害啊！我現在想起來，還爲了它不安呢。我想着：從前我爲什麼這樣優，不把大學教育完成，爲什麼不多讀幾年書，多體驗一點生活，却急急于嫁人。但是，現在要後悔也已遲了。……」

「不遲，」方海生插嘴說。

「去年，我還懷着小孔的時候，曾和一隊到我們這兒來募款的女學生談了很久的話，她們年紀都是那麼輕，受的教育也不多，可是。她們却懂得太多了，這才是一羣真正優秀的青年，這使我發生了無限的感慨，同時却又難過了起來。像我們在從前，在這樣年紀的時候，除了打扮和學摩登外，還懂得一點什麼？而她們，現在却像一個大人一樣，堅強的站穩自己的崗位，拿着小旗子，在烈日下爲祖國的解放事業奔跑，這實在是太過于動人，太過于偉大了！」

「所以我們說，祖國是在新生——」

「當她們走後，」她繼續說道。「我難過了好些時，覺得自己太無用了，爲什麼連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也在被動員爲祖國的自由解放事業而奔跑的時候，而我却依然做一個寄生者？一個多餘的消費者呢？但是我被一條見不到痕跡的繩索結得太緊了，我解不開它。因此，我就苦惱

着，常常苦惱着，担心日子過得久了，這個時代會把我忘記。」

「德明知不知道你有這些苦悶？」

「他知道，但是他忙得很，成日成夜都爲他自己的事情忙，就從不曾注意到我的事。」

「你想不到外頭去做點工作呢？」

「我想過，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一些什麼。」她略爲頓了一會，抹一抹眼淚，又說，「海生，你覺得我能够做些什麼？」

「我覺得凡是人家所能做的，你都能做。」

「不，」她高興地搖着頭說，「怕你把我看得太高了罷。」

「一點也不過高，」他肯定的說，「我對於你這幾年來的進步覺得很吃驚，只在兩個鐘頭前，我還是你看成一個和在上海時差不多的太太，看成一個人純然的消費者。可是剛剛經過了你這一番獨白，却把我的舊觀念整個地粉碎了。你變了，你在昨天曾說過，你變蒼老，但是我現在却說你不是變老，而是變年青了！你已睜開眼睛來面對着現實，且已看得出人生的意義，也看得出在人生中，在那華麗的裝飾底下，還有着無數腐化的痛癢；你不甘寂寞，不甘于閉着眼睛生活，你憧憬着未來的光明！這是一個驚人的進步，一個青年人具備了這些基本的優良的品質，那件事不可爲呢？因此我敢于肯定的說：你行！凡是人家幹得的，你都幹得！不過，你現在還

缺乏一件東西，那就是要設法去獲取一個進步環境，把自己從這樣一個狹隘世界解除出來，從小孩和廚房中解放出來，這樣你才能成一個完全的嶄新的人。德明是一個開明而且有眼光的人，我想你要是能好好的和他商量，他一定會幫助你的。……」

「你說德明……」她冷淡的只說到這兒，就再也不說下去，好像在懷疑着該不該把他們間的糾紛說出來。「德明他……」

「他怎樣？」

「你看，」她故意掉轉了話頭說。「我們已經走到草地上來了。」

「是一片好草地。」

「三年來，差不多是每一個黃昏，我都在這兒消耗過，沒有它我就會更孤獨的。這兒有把椅子，我們在這兒坐一坐？」

「好的。」

於是，他們就在那椅子上坐着了。

「現在是不是常常想念上海？」沉默過一會，方海生忽然打破了沉默說。

「你說我嗎？」她說，也從沉默中抬起頭來。「我是十分想念它的。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當你住在那兒的時候，總覺得它討厭，沒有一點可取，可是等你走了，離開它了，却又覺得

它可愛，值得留戀。你呢？是不是也這樣？」

「我不想念上海，我只想念我的故鄉廣州，」他答。「不過我却很想念至今仍留在上海的，和敵僞正作着生死決鬥的朋友們，每一次想到他們，我的血液就禁不住要沸騰起來。」

「不管怎樣，上海總要比這個鬼地方好得多了。不過，我似乎已經把身出賣給這個地方了，多過一天，就使得我和上海拉的更遠。……」

「這樣的思想未免太悲觀了，我以為你可抽空到上海去走走，由這兒到香港去的飛機不是每天都有嗎？到了香港再轉上海就方便了。」

「德明是不會讓我單獨離開他，而他爲了廠又分不開身。」

他略爲靜默一會，說：

「回憶總是可愛的。」

「但是有時也是可悲的！」她插着話，感慨的說。「近些時來我就常常害怕去想那些往事。」一會她又問。「你打定主意要在一個星期後離開這兒？」

「是的。」他點着頭說。

「你這樣趕墟期似的，匆匆的趕着來，又要匆匆的趕着回去，是什麼意思？這幾年來，我想你也够辛苦了，也應該利用這機會，好好休息一下。」

「像我們這種人，是無所爲工作和休息的，眼睛睜開的時候，也就是工作的時候，眼睛一閉下，也算是休息了。像這樣看來，我們不是每天都在休息着嗎？爲什麼還說要利用時間休息呢？」

「你這個人真會說，我不和你說了，我想你還是等德明回來再走，你不是說來看他嗎？」

「看着罷，」他說。「不過事實怕很難辦到，我今天看見報上刊載，我們那一區的敵人又出動了。當我在動身前，曾聽見過這樣的信息，可是沒見動靜，這次也許會成爲事實。這樣一來，免不了又是一場掃蕩和反掃蕩戰，眼見着成千成萬的弟兄，在那困難的條件下面和敵人作着決死鬥爭，而我却反而留在後方逍遙自在，無論如何這是說不過去的。」

「不是許多人都這樣嗎？也不只你一個。」

「有許多人可以這樣，而我們却不能這樣，也正因爲這樣的人太多了，所以我們才不該這樣。」

「這樣說，你是不等德明回來，很快就要走？」

「大概是如此罷，只要我在這兒的事情辦妥了，我就走。」

「這樣一來，你不是就會不着你的老朋友嗎？」她惋惜了。

「這是沒有辦法的，」他說，無意中做了一個失望的手勢，「不過，我雖然見不到他，能見

着你也一樣，特別是，見到你已和幾年前不同，比幾年前有很大的進步，這使我非常之興奮。從抗戰後，我走過的地方不能說不多，看到的人不能說少，但是却沒有一件事情，一個人使我看像看見你的進步使我感動。你正象徵着整個古老的中國，在鬥爭中覺醒，進步而且健全起來了。可惜德明沒有會着，我對着他，正寄托着更深的希望，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不會使我太失望的。」

她的面孔紅着，對於方海生的稱贊，覺得又高興又難為情，這差不多是三年來，她唯一所能聽到的對她贊賞的話，因而使她更加感到孔德明對她的關心實在太不夠了。這些年來，他對她說些什麼？為什麼不對她說些鼓勵和贊許的話呢？他們雖然是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結着在人類間，最親密的關係。但是在他們中，却彼此不了解，彼此存在着矛盾。她覺得她和孔德明之間的距離，已經到了難以彌補的程度了。

「海生，對你的鼓勵，」她不好意思的喘喘着說。「我除了私心的感謝之外，以後只有更加努力了。」

「這態度是對的，」方海生說，「虛心是我們青年人求進步的最主要條件。」另一邊卻從袋里掏出錶來看。「以今天的情形看來，你已經不使我失望了，要是能再努力下去。……」

「你就要走嗎？」她問。

「是的，」他一邊從座位上站起，「我該走了。」

她沉吟了一會抱着遺憾的心情，也緩緩的從座位上站起說：「我不留你，我知道你這幾天一定很忙，」於是，他動足向草地外的小徑走去，她在他後面緊緊的跟着。

他們就這樣走着，一時忽然兩個都想不出拿什麼話來說了。

「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她打破沉默說。

他回頭看她，却一時想不起應該怎樣回答。

「明天你再來好嗎？」她又接上一句說。

「不，」他說，「我明天要上長官部去會游擊總司令。」

「難道是整天都要會他？」

「也許，這時還說不定，他要我給他做詳細的報告，說不定還要參加什麼會議。」

「你可以抽空來啦！」

「恐怕不能够。……」

說時，抬頭一看，他們已經走到大門口的石階邊了，大家便慢慢的登上石階，走進客廳去。他在那兒，找到他的外套和軍官背帶後，就開始把自己打扮起來，跟着，他就與林慧貞告別了。林慧貞好像還有點依捨不得的樣子，又把他直送出門來。

他們在走向花園門的時候，林慧貞說：

「海生，你今天的談話，使我有說不出的感動。這是我幾年來時時刻刻都在等待着的話，但是，我却只有今天，才能從你口中聽到。」

「我也和你有着共感。」

「不過，我覺得我們還談得太少了，談得不够深刻。」

「這也許是我們彼此間也還不十分了解的原故。」

「我想這也是一大原因，不過，要是我們能够再有這麼一個機會，我們可以更加無顧忌的談着，我想你會很快就了解的，我希望着有這樣一個機會。」

「我也是這樣希望着。」

「到那時，」她接着說。「我還想請教你一下，對人生應如何看法，有人說：女人是爲了替男人看顧家庭，替國家製造小國民而生存的……」

「這是胡說！」

「他們說得那麼理直氣壯，把人迷惑着。」

「還有些人在這時反對女孩子跑出家庭幹工作，我還在一些什誌上看見某些大學教授，主張女人應該回到家庭里去，這都是胡說八道，這批傢伙要不是糊塗虫，就是別有用心。」

「可是，你也有一位老朋友是這樣主張。」

「我的老朋友？」

「是的，你一直認爲他很有希望的一位老朋友。」

「是誰？」

她微笑着，指一指花園門：「你看我們已經走到門口了。」

「請不用再送。」

「再會。」

「再會！」

方海生站着取了立正姿勢，拿手放到軍帽上向她敬了一個禮，她也阿着腰對他鞠了一躬，算是答禮。可是當他掉轉身要走時，她却又把他叫住：

「海生，你忘記告訴我了，什麼時候再來？」

他停住足，又車轉身來：「那麼，就約後天罷。」

「好的，我在家里等你。」

他重新掉轉身跨大步走，心里疑惑着，想不起她所告訴他的那位朋友是什麼人，同時，他又起了一種她和孔德明之間好像有什麼問題發生了的預感。

林慧貞站在門口一直等到他的背影在一個轉彎處消失了，才回轉屋去。在走向屋里去的時候，她走得很慢，好像她全身的氣力也隨着客人消失了，懶洋洋的提不起力氣來。當她走到石階那邊，正要走進屋里去，却又臨時改變主意，覺得屋里的空氣太沉悶，太窒人了。於是便信步的，一直走向草地上去。在路上，她無意中碰到玉媽正抱着小孔過來。她們是特地找她來的，小孩子一看見母親，就呀呀的叫着伸出手來，要她抱，但是她却没有立即就伸手去抱他，只走近他的面前，一言不發的瞪着眼睛他，而在她心中則有無數的感傷和鬱悶的思潮在起伏着，她把小孩子的面孔看得很久，好像她從不曾看見過他似的。這樣一來小孩子給她那神氣看得怕起來了，便皺着鼻子想哭，而她却突然的伸出手去，捧住他的面孔，俯着，伸出嘴巴，在他小額角上狠狠的親了一下。

「你隨王媽去玩，媽忙着不能抱你。」她低聲的安慰着他說，就掉轉頭，倉倉的向屋里走去。

到了屋里後，她的心情變的更加不安和焦躁了，不知怎的，心里忽然湧起了一陣辛酸，而淚水跟着也就不自然的浮上眼來。「煩死人了，」她暗自說道。「讓一切都毀滅去罷。」

小孩子從她匆匆的走開後，就哭了起來，他用着小手暴躁的打着奶媽的頭，又用足踢她的肚子，吵着要媽。那奶媽沒了辦法，便把小孩子抱着，跟在她後面，走向屋里來；而她却一點也沒

有注意到。等到她已進了會客廳，才聽見有人在她背後低聲的叫道：

「太太。」

她回轉頭去，那奶媽正抱着小孩立在她跟前。

「什麼事？」她說。

「少爺要你抱。」

「我沒有空，」她粗魯的說。「你抱他出去玩。」

奶媽笑嘻嘻的把頭低着，却不把小孩抱出門去。她好像也有什麼話要說，可是却又不敢開口。

「王媽你還有什麼事嗎？」

「沒有，太太。」

「這時已經幾點鐘？」

「我想也快有四點鐘。」

「少爺也許已經餓了，你去弄點東西給他吃。」

「是。」

「現在就去。」

「是。」

但是她却照樣笑嘻嘻的站着不動，林慧貞覺得奇怪了。她正想開口問一問她，而她却就先開口了：

「太太。」

「什麼事，王媽？」

「剛剛那位先生。……」

「那位先生怎樣？」

「沒有怎麼樣，他很喜歡少爺。」

「唔。」

「他和太太很熟。……」

「他是我的表哥。」

「舅爺。」她滿足了，抱着孩子，一邊叫着一邊就要走出去，在廚房那兒，差不多是全孔家的老媽子丫頭，工人，園丁都在等待着她打聽完了消息回去報告，林慧貞也知道她的來意，所以也有意對她撒謊，不過話雖然信口說出，面孔却有點發熱。

一分鐘後，王媽喘着氣在廚房里對全孔家的男女用人，報告了這一個消息，馬上全屋子的人就肯定的稱呼方海生是他們的表舅爺了。

第二天，方海生沒有來。但是，她仍舊相信他就會來的，因此就以一種絕對有把握的心情等待着他。在期待中，一個清早的時間過去了。他沒有來，她也不失望，以爲他昨晚睡得遲了當然也無法起得早，要是他起床了，一梳洗好就會來的。這樣一個下午又過去了，而她還肯定他在晚飯前就會到的。現在晚飯早已預備好，在等着她了，而她所期待着的人呢，却依然沒見影子，相反的那惱人的黃昏却偷偷的溜進屋子裏來了。到這時，她不得不相信他也許真的不會來了。有時她甚至會神經過敏地懷疑着，他在路上也許出了什麼不幸，該不會迷失了路，或是給汽車撞倒壓斃了？她想着心境變得十分沉重，像是有無數恐怖的流血和死亡的事情，向她循環着撲將過來。她恐怖地豎起了毛髮，覺得身上已經冰冷着了。但是等到稍稍的平靜之後，却又覺得自己未免太過於神經過敏了，他並不是一個剛從鄉下來的人，絕不會遇到什麼危險的。那麼，他又爲什麼到現在還不來呢？是不是早已窺破了自己有企圖，所以故意這樣規避着她不肯來？要是他當真這樣想那才不應該哩，他是一個什麼人，是財神？是關佬？人家才不稀奇他這種人！她之對他還不是像對一位平常朋友一樣，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他這種人了，真真是笑話！可是，她馬上又平靜下去，並且想着：人家也許不會這樣想，她也實在太過慮了。那麼，他爲什麼還不來呢？是的，他不是會明白告訴過她：他今天不能來嗎。那麼他

今天真的不會來，倒是這樣使她平靜了。她不再期望他什麼了，唯一問題就是要怎樣來度過這個夜晚。

不一會她又想起一件事：要不要給他打一個電話去？要是他真的分得開身，這時來談一談話倒也不錯，要是分不開身，不肯來就是在電話機中和他談幾句話也還是好的。因此，她就走進電話室去，並且給他打電話了。第一次，她沒有打通，這使她非常激怒；電話局的接綫生爲什麼這樣混蛋，不早不遲却偏偏在這時有人通話，好罷，既然要我等一會，我就等一會，看你會打個不完？不過那等待的幾分鐘中，在她看來却是特別冗長。到了她認爲適當時間已經來了，因而以一種提心吊胆心情，重新拿起電話機來打的時候，却居然打通了，她心里一鬆大爲快活起來。現在她什麼也不想，只專等對方來接話，不過，她同時却在考慮着另一個新問題，那就是要其他來了，她第一句要說的是什麼呢？該責備他一下還是不呢？不，她還是輕微的責備他幾句好，叫他明白，他不該辜負一個對他如此之忠誠的人！而他呢？聽見了她的責備以後又會怎樣呢？也許他就會用討饒的話來請求她的寬恕，他會對她發誓，說他從未會把她忘記過，說他心中只有……她的手已經索索的抖起來，無意中也把電話機貼的更緊了。她就以這樣的心情來等待着，等待着她所渴於知道的那個人來接，而這個願望不久果然也就達到。但是，當她微笑着問他是誰時，却禁不住又失望了，原來那個人并不曾用溫柔的語調來回答她的詢問，却是大聲的粗暴的叫道：

「不在，方先生不在。」

她覺得全身冰冷起來了。

「爲什麼？」

當她信口說出這句話時，便暗暗的後悔着，後悔自己問的大笨拙了，不在自然是說已經出門了，有什麼好這樣問的呢？而對方却似乎也是有意要和她過不去，所以也老實不客氣的回答着：

「沒有爲什麼，他不在就是了！」

接在這句話後，她就從電話機內聽見一聲重重的聲音，是那個接話的，把電話機攔下了。她愕然了半天，突然想起自己的話還沒有說完，爲什麼不問一問他：方先生到什麼地方去知道嗎？什麼時候能回來？但是她想得遲了，那電話機這時正充滿了一片嘈音，儘管他怎樣叫，「喂，喂，」依然無效。她微覺失望，於是也把電話機攔下，走出電話室去。她信步的走進客廳，覺得里面很空洞，再進臥室，也是一樣了無生氣。燈光已經上了，在她看來連它也比往時現得更灰暗了。她在室中來回的走着，心情是枯寂和煩亂的。「這是什麼日子啊，」她想道。「我真不知道要怎樣過下去了。」一天時間，就是在一個最有時間觀念的人看來，也不會覺得太長的；可是這一天，對於她，却覺得太長了，好像正在度過一生，一個長長的世紀。一直到這時，她才敢於確定自己的等待是無望的，但是要她怎樣來度過這一段可怕時間，一直到她上床休息爲止？她想不到

應該怎樣做。她可以陪着她的「小天使」消磨這一段時間，也可以用讀書來打發走這一段時間；但是她覺得陪伴那小孩子是一件無聊的事，讀書她已失去那種心情，因此，她就只能不知如何是好的，從客廳一直走向臥室，從臥室再無意識的走向客廳。無意中，她忽然看見那架鋼琴，它正在那兒對她發笑哩，笑得那樣逗人憐愛，她被迷惑着，想道爲什麼不玩玩琴呢？於是遂坐到琴前，並且用手按起琴鍵來了。開頭她彈了一會音階，隨後就試彈一支她平時最熟練的曲子，可是，奇怪極了，在五分鐘後，她却覺得自己退步了，她的手笨拙得很，老是挪不動，就是這一支她平時彈得最熟練的曲子，這時竟也彈錯了好幾個地方，而且就越彈越不成樣子。到末了，她沒等曲子彈完，放下手走開了。心情懊惱着，竟想放聲大哭。

她想：要是再這樣在室中踱下去，會使她悶窒死的！爲什麼不到花園里去走走，呼吸點新鮮空氣呢？果真也就動身朝花園走去，天這時還沒有全黑，夕陽還有大半邊斜掛在榕樹梢上，王媽和小孔正從草地上散步回來。小孩子一看見母親，又吵着要她抱，但是，她僅僅說聲：

「不要老那樣糾纏人，」

揚長的走了。像她這樣失常的行動，王媽在這半年來已看了不知多少次，自然不覺得奇怪；可是她却從沒看見她的心緒這樣不甯適，她小只成夜不能入睡；甚至在大半夜還起來弄琴；這到底爲什麼？難道男主人走了，把她靈魂也帶着去不成？……

林慧貞離開了孩子，就一直朝草地走去，在那兒她會和那人逗留了一下午，整整的一個下午；曾聽見他告訴她許多事，給了她新的理想和希望，她其所以急急于想到那兒去，就是想從那個地方追尋一點記憶，或者什麼別的可資紀念的東西。

她在椅子上坐下，閉着眼，就開始去追憶這兩天來的事情。時間雖然是短的，但是她的心境爲什麼却變得那麼複雜呢？孔德明離去雖然只是幾天中的事情，她却覺得他已經走了好幾年了；方海生來的時間也只有幾天光景，而她也覺得已經很久很久了。這樣，她重溫着孔德明別去的情境，和方海生再度會見的印象，就覺得一切都是很難以捉摸的，像是所有的記憶都已經淡了，冷了。

夜慢慢的變濃，加深而且更加沉靜了，但是她卻不會覺得，一個人坐在那兒冥思，冥想過去。小燕找遍了花園，正要找她去晚餐，但是，她却用發怒的神氣對她說：

「你們自己吃去，我不餓。」

「飯菜都已經冷了。」

「我告訴你，你這個人爲什麼這樣討厭，我不要吃，聽到沒有！」

小燕碰着一鼻子灰，只好失望的回去。

當小燕從她身邊走開，在城中央獨秀峯上的播音機就響了。它在這時所播的是音樂，這兒雖

城雖還有四里路遠，可是聲音却聽得十分清楚，她循着那聲音看去覺得獨秀峯就在她面前，這時正是燈火輝煌着哩。微風輕輕的抖着樹葉，給她帶來了涼意，同時却也給她帶來更爲沉重的心情。

她就這樣屹然不動的坐着，像是已僵化了似的。那播音機上的「何日君再來」的歌聲，把她潛伏着的情緒挑撥起來了，它使她想起了孔明明。不久那歌聲停住，改換了另一支小夜曲。這曲子描寫着一個懷春的少女，如何在等待着她的戀人，但是她的戀人，却正在這時和另一個蕩婦，過着他們快活的日子。這歌她會學過，這時聽來却極爲真摯動人，她覺得她的眼睛潤溼起來，真想放聲大哭。不過就在這時，那廣播又改換了節目，這一次是時事報告。報告員的聲音是疲憊而又乏力，使人聽了真禁不住要打瞌睡，開頭她還想聽一聽它在報告一些什麼，後來却就慢慢覺得糊糊起來。終於，她在那椅上睡着了。

她在朦朧中，做了一個十分奇異的夢。她夢見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騎在一匹高頭駿馬上，在一片黑暗的浩茫的大原上馳騁着。這片曠野。是很荒涼和寂寞的，見不到火光，也聽不到聲音，甚至於任何景物也見不到，只是一片朦朧的夜色。她在馬上，讓無邊的黑暗裹着，在呼呼的風號中，朝前飛跑着飛跑着。她不知道已經過了多少地方，走了多少時間，只覺得她已經走了很遠的路程，經過了無數時間，而自己却依然在繼續向前飛跑着飛跑着……

她覺得懊惱了，老這樣走着走着，到什麼地方才能停止？忽然她又高興起來，爲什麼呢？因爲她發現在遠處，在那無邊的黑海之中，正有一星微弱的光在閃爍。這光啊，吸引着她，也吸引着她的坐騎，它好像也很能體會她的心境，不用命令叱喝，就朝那兒一直奔跑去了。她們又這樣風馳電掣的走了許多時間，終於越走越和它接近了，終於把那火光越看越清楚。不久她就知道她所追求的，並不是村莊，而是在草原中的一團野火，一團又熾又熱的野火。那鮮紅的火光正朝天飛撲着。她的坐騎，因爲看見火光，奔馳的更加急劇了，而那火光好像也突然變得奇怪起來，它也在那兒向前移動着哩，而且似乎是有要來和她作對。她們跑前一步它也跟着跑前一步，她們停住它也停住。就這樣，她們捉迷藏似的作着競賽，這使她不安而又焦躁，有幾次想放棄不追了，但是那火光却又偏偏在這時停止不動，并且發出更爲熾熱的誘人的光焰，逗引着她，使她心動起來，於是她就想到：還沒到完全絕望的時候哩，還作最後五分鐘看看。這樣，她又讓自己的坐騎，繼續飛跑起來。果然，她的決心把困難戰敗了。那火光已不再往前移動，它已到了極端，而她的坐騎也就像一陣風一樣，一捲就捲到那火光跟前。她已經可以用自己的官能來感觸火的溫暖了，要是這時她覺得太吃力，過于疲乏，她可以就在這兒下馬，躺在那火光的撫慰下，好好的歇息一下。不過，她的新困難又來了，原來在那火光前她看見正有一條浩浩的江流擋住去路哩。那江是又深又闊的，江面上正泛着滾滾的波濤。是一種黑色的波濤。它們是那麼曠野地張

開嘴伸長着脣膀，準備隨時隨地都可以把人抓下水去，都可以把人吞下江底去。她把坐騎的韁繩勒緊，看着那一片江水遲疑了，她該怎麼呢？是繼續上前，還是回頭？那兇猛的坐騎正在暴跳着，躍着前腿。她在那兒打着轉，回頭四顧，覺得那無邊的黑夜中間，正有無數的鬼魂，在她後面吶喊追逐，她聽着那諍諍的叫吼，看見有無數吞人的巨口，她恐怖地顫慄了！

「走罷！」她對自己說，「只要越過江，就是那極樂的境界！」

於是她扭準了馬頭，在馬屁股上加了幾鞭，讓那馬走上前去。那畜生暴跳閃響着鼻子，噴着口沫，像是神已附了體，尖長的嘶叫兩聲，遂躍身騰上空際，準備飛越過江。但是，正當它臨了半江的上空，那火焰却突然向她伸出舌頭猛撲過來，它的來勢是那樣地猛烈，那畜生被驚嚇了，它拉着青糞，哀慘的嘶鳴了兩聲，遂失前足，把人帶着直跌下江中。而她也就在這時震恐地驚醒了。

當她惶悚的睜開眼，倉皇回顧想來確定她是否已給掉下江中，却就看見小燕和王媽正站在她旁邊。小燕用手搖着她，而那王媽却用嗚咽的聲調對她叫着：

「太太！太太！」

她盯着眼看，好像已經認不出她們是誰了，一會看着小燕的面孔，一會又轉到王媽面上，末了，她才啞聲的問道：

「是什麼時候？」

「快十點鐘了！」小燕接着又說。「我送了夜點到您房里去，以為您一定在那兒，那兒知道房里却是空空的，一個人也沒有。我急了，就去找王媽。王媽也說沒有看見您回來，這怎麼得了呢，我們兩個人都急起來了，我們都說：太太從沒到這樣遲的時候還出門的，除了有時和老爺在一起，因此，我們就約好一起來找您。」

「我在這兒坐着。」她疲乏地說。「聽獨秀峯上的廣播，無意中却睡着。」

「晚上露水大，」王媽說。「太太，還是回去罷，怕老這樣坐着又要着涼了。」

「也好，」她說，一支手扶着小燕癱攤的走着。「我不在屋里的時候，有沒有人打過電話來？」

「沒有，太太。」小燕答着。過了一會，她又怯怯的插着嘴說。「這幾天我看見太太很不安，怕是身體不舒服，要不要請大夫來看看？」

「你說我病嗎？」她說，苦笑着。「我已經病了好幾年，可是這種病是很難醫的。大夫醫不好。」

「不是說他是什麼德國博士嗎？」

「有些病就是連什麼博士都醫不來的。」

小燕沉默着，很不以為然的，把她的女主人看了一眼。

她們回到屋裏，她看見小孩子睡得正熟，就叫王媽陪着他，好讓自己一個人留在自己房裏。小燕替她到廚房把夜點搬來，她略為吃了一點，覺得毫無味道，便叫她撤了。

「你不用再來，」臨走時她這樣吩咐道，「我想一個人好好的休息一下。」

小燕答應「是」，把東西放在盤上捧出去，又回身把房門關上，才回到自己的房裏去。林蕙貞無所事事的在房裏走了幾個來回，又站到窗前去，面向着窗外的黑夜，那夢中可怕的情境，似乎還歷歷如生的現在她眼前，這是一個叫人胆寒的，少有的惡夢，可是它却乘虛悄然的插進她的生活中了。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徵象！對她個人的生活前途說明了一些什麼？她無法替自己解答，只覺得充滿了一肚子懊惱。她把面從窗際擱開，回轉身來，差不多是同時，她的思想也轉到另一方面去。她想：夜已經深了，四周都是那樣怕人的靜寂，可是孔德明呢？他這時正在做什麼？他過得很適意罷，不會想到一個人，正在這淒涼境况中孤寂着，不會的！他這時也許正在和什麼不要臉的賣淫婦搞得正是火熱哩。她覺得他很該，對他怨望起來了。但是她的思想很快又轉到另一個人身上去了。「他不在家，」她想，「那麼到那兒去呢？這時也該回來了，」好像有誰的聲音，悄悄的附在她耳朵旁說：「回來了，他早就回來了！」回來了，爲什麼他不念到她，給她來個電話，難道他也是如此的健忘，把一個不幸的朋友忘記了，忘記了？也許男人的心總是這

樣，可是我偏不讓他這樣，我得給他打一個電話去，告訴他：有這樣一個不幸的人，一個傻子，雖然人家很快就把她忘記，但她還是照樣守信約，你看，我不是在給你打電話，雖然我們也僅僅是一個熟朋友而已。她越想越覺得打這個電話有必要了，於是她就想去試試看。但是，當她正打開門走向電話室去時，却又遲疑起來，她要找點什麼做藉口，使他不至於覺得過於奇怪，藉口還沒有想出，而足步已把她帶進電話室去了。這次電話是很快就打通了，但是那接電話的却還是上一次那個，他用着同樣粗暴不客氣的語調，大聲的回答她說：

「不在，方先生還沒有回來。」

「你去他房里看過沒有？」她低聲下氣的問。

「沒有！」

「沒有你怎麼知道他還沒回來？」

「沒有！沒有！」

她正想再說點什麼，但那邊的電話機已經給掛上了，她把電話機用力的摔下，覺得心內又氣憤又傷心，這是怎麼回事啊！為什麼她該受這樣氣，顯然人家是存心要來和她過不去，和她搗亂，為什麼會這樣巧，兩次都不在？為什麼那茶房敢對她這樣無禮的叫嚷？難道她是一個下流的，一文破銅錢不值的人，就連茶房都可以叫欺負的？這真是太笑話了！她怨恨着德明，海生，

那茶房連同自己；她怨悞了她所接觸的一切，而眼里却汪着淚，賭氣地一直奔向自己的臥室，并力用的把房門關着。她認爲一切都是騙局，他們串通好來對付她的，一個旅館的茶房有那樣大的胆量敢來侮辱她，一定是那姓方的有意叫他來侮辱她，給她個下不了台。這真是太可笑了，不識抬舉的有眼無珠的東西，你看着罷，我要再理你，我就不是姓林的！

她氣憤的上床去，決和那姓方的鬧開了，即使是他親自來向她賠罪，她也不再理他。就在一陣氣憤中她困憊的閉下眼，而且很快便睡着了！

一清早，她就給人從床上驚醒了。她在睡態矇矓中，似乎就會聽見方海生用他粗鈍的足步在客廳中走動着，並且大聲的對小燕說道：

「孔太太還沒起來嗎？」

至於小燕回答他些什麼，她卻沒有聽見。

「他來了，」她暗自對自己說道。「他已經來了，」可是，她馬上又想起昨晚所發生的那一件事，以及自己所下的決心，這個不識抬舉的東西，曾叫她受過多大的侮辱啊！現在他來了，來幹什麼？來賠罪？來聲明？或者……不，不論他怎麼樣我都不理他，好叫他明白我不是一個容易欺負的人，好叫他以後學聰明一點，對人不要再這樣無禮了！她想着，轉了個身，把背朝向床外，

另一邊却仍然緊緊着耳朵聽。可是奇怪，客廳却旋又沉寂下去了，不但談話聲沒有，甚至於連足步聲也聽不到，難道他已知道她的心思，生着氣走了？難道他已等得不耐煩……！不會的，要是他真的來，他是不會見不着我就走的；那麼，他到那兒去呢？她把身體重新轉向床外，把眼睛睜開了。

她透過紗帳，首先看見的，是窗上的白光，天已經亮了，而且正是一個少見的爽朗的天氣，窗外不時有清風飄來，似乎還帶着一種醉人的香味。她把眼睛慢慢的從窗上移開，轉到房里四周來，覺得一切都沒有什麼不同，正和往時一樣；再側耳靜聽，隔壁嬰孩室還有小孔的鼾聲，「他還睡着」；她想，又把注意轉到別的房间去。那些房間，似乎也還沒有什麼動靜，它們靜靜着在晨曦中，還沒醒來哩。直到這時，她才知道剛剛所聽見的只是一種幻覺，方海生並沒有來，那麼，她是在白日作夢了？她慘愁的笑着遂又閉下眼想睡。可是，經過了這一陣擾動之後，她就再也睡不着，便決心起床。她讓自己被一條睡衣裹着，走下床，穿着拖鞋，就在室中走動起來，不一會房外似乎也有聲音，那是個人們正在打掃客廳；再過一會，房門輕輕的顫動了幾下，自動的開了，她回頭去看，原來是小燕進來替她倒洗面水。她把洗面水打好，又替她把化裝用的東西準備妥當，才關着門出去。林慧貞讓自己的精神稍稍的鎮定之後，便對着梳妝台把自己打扮起來。三十分鐘後，她已打扮完畢，洗了洗手，又更換套衣服，才信步邁出房門，走向花園去。

她早已失去了遊園的興緻了，不過，她却還有一種奇異的習慣，那就是每當她有什麼困難時，却喜歡獨自一個，在花園中把時間慢慢的消耗着。今天，她正如往時一樣，她又發生了一個新的困難了。這問題是她在對着梳妝台時，突然想起的，那就是：她是否該真的下了決心不再去理他？那也許是一時的意氣，要是他今天再不來呢？該不該親自上他那兒去？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她已覺得在自己的生活中已少不了這樣一個人，而同時他也是少不了她的，他將會給她溫暖，幸福和快樂的。可是這些東西，却需要她自己去找，去追求，不然它雖然來了，快到她手邊時，還會悄悄溜走的，那麼，她該怎麼去追求這些幸福和快樂呢？她得放開胆子，勇敢去爭取她快要到手的利益。她又想起：要是在這時去，時間正好，一定可以找得着他，說不定他還睡着沒有起床哩。她將要在一種誰也意料不到的情況下，悄悄的走到他的門前，悄悄的用自己小拳頭在門上敲着，等到他在睡夢中被驚醒了，開口問：「是誰？」她就可以掩着嘴笑着答：「是我！」他不知道是誰，起來把門開了，一看正是她，正是一個女神一樣美麗的少婦，悄然的走着向他，該會怎樣的吃驚！而她也會因此而變得十分快活。不過……她接着想道，她這樣去就他，會不會使人家用低她的身份，會不會給他看不起？爲着不使人家看得太露骨相，她該怎樣替自己粉飾一下，以便掩護呢？她該拿什麼作藉口呢？她的確不會欺騙自己，她是有意去就他的，可是他呢？會不會也和她一樣，一見就鍾情？不，決不！她已經老了，失去風韻了。她慢慢的覺得自己有

點灰心。可是，她接着又想道：我對他的要求也并不太高，僅僅要他也能以這樣至誠，對我獻出純潔的心，我并不要佔有他；僅僅能從他口中得到一個字，僅僅他能伸出手來讓她握一握，僅僅他能指出她一條路，并把她帶着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僅僅他的精神，能永遠不離她，只要這樣她就已滿足了。這才是真正的需要，真正的愛，庸俗的愛，她過的太多了；她不需要。

在作這些冥想時，她不意的已經走近花園了。老李正在司閩室外一塊一方丈大小的空地上練太極拳。這老頭子，二十幾年來隨着他飄零的一身什麼都丟光了，却從沒有荒棄一件舊習慣，那就是他每天清晨起床，必須練一番工夫。他這時就在那兒運用內功動手擺足的做着手勢，到了他發覺在背後有足步聲響，回過頭去看，林慧貞已走近他了，他覺得在女主人面前這樣動手擺足的有點不大雅觀，於是連忙放下手站過一邊，恭恭敬敬的上前請了個安。

「老李你練的是什麼拳？」林慧貞的思潮給他這一陣請安打斷了，於是也就改裝着笑面說。

「沒有什麼，太太，老李不過是練着玩兒。」

「花園里沒有發生什麼事情罷？」

「沒有發生什麼。」他看見她那打扮的樣子，像是要出門去似的，於是就接着說。「太太，門去？」

林慧貞原本還沒打定出不出去的主意，經他這麼一問，倒一時不知道怎樣回答好了。

老李沒有看出她那沉吟的遲疑的神氣，又接着說道：

「太太稍爲等等，讓我去叫小胡，我們的汽車從老爺上昆明去就一直空着，小胡也學得更會偷懶了，這小子真是，小胡！小胡！」於是他就一個箭步向汽車間跑去，想叫小胡準備汽車，但是林慧貞却連忙用手止住他：

「你不要去叫他，」她說。「我只到外面隨便走走，不遠就會回來。」

「是的，」老李止住足，小心的打開鐵門讓女主人出去，一直等到她走遠了，才重又把它關上，內心起了陣狐疑，太太從沒這樣過，爲什麼突然會有這樣好的興緻，大清早一個人出門去，幾年來，他還是第一次看見的。

林慧貞在一條新開闢的馬路上，走了約有半里路遠，才到一個小十字路口，看見正好有一輛黃包車停在那兒，她就走上前，跨上去坐着，黃包車夫習慣的把車轆拉起回過頭來問：

「太太，要到那兒去？」

她沒有回答什麼，只把手朝對河一指，那苦力明白了她的意思，提起腿，朝前就跑起來……

旅館的茶房告訴她，方海生方先生還沒有起床。

她說：「你把我帶到他那一號房去。」

那茶房向她打着眼，恭恭敬敬的答了聲「是」，就把她帶上樓去，他指着第十二號房間對她說：「就是這一間！」便倉倉的走開了。她把那十二號房間的前後左右，察看了一會，覺得地方雖然小，却很清靜。於是，就動手去叩門。房間內很岑寂，人睡得正熟哩，她把門叩了好一會，才聽見有人在床上翻動，含糊的問道：

「那一位？」

「是我，海生。」她不自覺的心跳着，却用低沉而又甜蜜的聲調回答他。

「你是誰？」里面的聲音似乎有點不耐了。但是，她却沒有覺得。她只想極力壓抑着自己的煩亂和不安。

「我就是我。」她含着笑說，「起來把門開開看就知道了。」

房里的人，喃喃的說了句什麼，便翻身起床，等到把衣服穿上身打開門她已經覺得等得有點不耐煩了。

門開處，她首先看見的是一副睡眠不足的神情，過後這副睡眠不足的神情，突然却震奮而又吃驚起來。

「真太對不住您了。」他抱歉的說。「想不到你會這樣早跑來。……」

「想不到罷，」她也笑着說，眼睛盯着他。「也許會打擾你的清眠了罷？」

「那兒的話，」他說。「沒有你來我也打算起身了，」接着，他又把她全身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你特地來看我罷？」

「不，」她撒謊地說，面孔有點發熱。「我是有事到廠裏去，順路拐來這兒看看你的。」

「請進來坐罷。」他說。「這個地方狹窄得很，又沒有什麼好招待的。」他一邊捧着一隻椅子放到她面前，一邊生氣也似的，把頭伸到門外去。「茶房！茶房！」

茶房應聲答應着來了。

「打壺茶來，」他說。「給我把洗面水也打來。」

茶房向林慧貞盯了一眼，捧着茶壺面盆就走。

林慧貞細心的在房間的一角站着，正在打量着房間內部的周圍環境。她首先乘他不注意時，把眼睛先看到床上去，看看在那堆亂的被窩裏有什麼不乾不淨的女人躲着沒有。還好，沒有發現，她放心了。再次，她把眼睛放到房間四周的牆壁上去。除了一份所謂章程佈告之類的東西外，就只有一套草綠色軍服了，大概是他穿髒了，正放在那兒準備給人拿去洗的。最後，她就注意起櫃子上，這上面凌亂極了，除了一大堆雜誌，報紙，小冊子外，還有許多水果皮，顯然昨晚他曾在這兒用水菓款待過客人的，「也許就是個女客罷？」她想。

「爲什麼不坐，還和我講客氣嗎？」他說。

她依然微笑着，偷偷的用眼睛去觀察他，看見他在那兒越忙越亂自己也就越覺得高興。

「在前線我們總是天剛亮就起身，」他說，似乎有意要洗刷自己晚起的過失。「可是，一到這樣的大後方來，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人與人之間，麻煩透頂，只昨天一天時間，就爲着找人，談話，招待，鬧了我個天翻地覆，到晚上還要出席什麼會議，一直把我拖到午夜一時，才得上床休息。……」

「要人自然是多忙。」她冷冷插進一句說。

「真是開玩笑。」

說着，茶房捧進洗面水和熱茶來，他替她酌上一盃，就捲起袖子開始對着面盆刷牙洗起來。

「昨天，」林慧貞執起茶盃說。「我以爲你一定會抽空到我們那兒去的。」

「我不是對你說過不能去。」

「我還給你打過兩次電話。……」

「有事嗎？」

「沒有什麼，」她搖着頭說。「不過是來問問你看，空了沒有，要是空了就到我們那兒去玩。」

「真是對不住了，」他抱歉地說。「昨天差不多整整一天，我都不在旅館裏。」她沉思了一會，又說：

「那麼，今天呢？」

「今天末，我也還有點事，在九點鐘的時候，還要到長官部去一趟。」

「要去一整天？」

「不用，也許到下午就可以抽空出來。」

「我在家裏等你吃晚飯？」

他毫不遲疑的回答：「好的。」

到這兒，他已經梳洗完畢，她見目的已達，不宜再多逗留，便也站起身來。

「怎樣，不多坐一會兒去？」

「我還得到廠裏去轉一轉，」這一次，她的謊已經撒得很自然了。「德明走了，他在廠裏有些事還得我去代他理一理。」

「我就不再留你了。」

「下午會。」

她出了房門，走向樓梯去，他在她後面送着。

當走下走樓梯時，她心里忽然懊惱起來，沒有見到他時，想盡了千方百計想見他，現在會着了，却就要忽忽的走，這到底爲的是什麼呢？她真是不明白自己的這一個心思。因而心情也就顯得沉重起來，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衝動，慫恿着她。使她想抓住他的手，把她的什麼都對他剖面，表明出來，可是她一時却提不起那勇氣，而大門已經到了，她只好失望地把這念頭放棄。

跳上車去，她覺得自己像做了一個長長的夢。

方海生沒有失約，當他到了長官部去參加最後一次會議出來，就一直坐車到孔家公館去。林慧貞愉快地接待着他，陪他略爲談過一些日常瑣事，小燕就進來報告，晚飯已經開出來了，於是他們就一起走向餐室去。在餐室中，他隨意的講了幾個笑話，把大家逗的都笑了起來。晚餐完了，用過飯後菓，她就起來提議，她們應該在這時到花園里去散回子步。他接受了，於是在一分鐘後，他們就在花園里出現。

已經快近黃昏時分了，工人剛剛把花徑打掃過，在一些花草上洒了水。這樣一來，那些花草啊之類的植物，經過了一天太陽而生的疲憊已消失，又重現着生機了。

他們兩個，沿着花徑，靠得緊緊的走着。林慧貞以從來沒有過的，輕鬆爽朗的心情，和他談了些不相干的瑣事。在不經意中，她還告訴他：這幾天來她很關心一個人，以和他在一起爲快，

每次在會見他時，就覺得自己像是突然年輕七八歲，生活也過得有意思了。要是一離開他，就會回到過去那種鬱悶心情，回到過去那小生活圈子裏去，而在那小圈子里，却又是沒有陽光，也接觸不到溫暖。他聽着，誤會了那意思，以爲他的談話，已經對她發生了力量，於是就私心的喜悅起來，並考慮着對她更進一步的態度來了。這是他從沒有系統的考慮過的，他該對她怎樣看法呢？他以爲她和在上海時沒有多大差別，仍然是一個富家太太，好強，驕傲，有傳奇性趣味。要是說真和在上海時有點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正和時間的運行一樣，他不只看見了這個世界正在日新月異的變動着，同時也看見了她在進步，她已經懂得去追求生活，不甘寂寞；也有一個小小的理想，這是爲他始終想不到，而在開始時感到吃驚的。過後也就覺得她這一個進步是很自然的了。不過，他同時又覺得她這個進步是有限度的，要是不給她以新的因素新的力量，它是可能滯住，甚至於後退。因此他就想：要是自己能在這一段短短的逗留時間中，多多的去接近她，儘可能的給她一點鼓勵，一點教育，她的前途也不是完全無望的。從前他還不是這樣被人家教育，鼓勵出來的？這些年來，他在庸碌奔跑，還不是爲着替這抗戰的祖國做下種的工作。要是說在十年中，他也還做出一點成就出來，那麼就是他已經親眼看到那些被播下的種子正在生根發芽，現在不也有許多正用着自己有用的生命，在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前線？而這時，他又在無意中發現這一棵幼苗了。雖然這種子不是他親手播下的，但是却在一種困難的環境中生長，且深信着，她正

在向他伸出求援的手，請求他的撫育，請求他的灌溉，一個動勞的農夫是不該吝惜這一點點努力的！他原就打算着在他的公事已經告了相當段落之後，就可以多花一點時間來和她週旋，現在他的事情也已辦得差不多，可以和她週旋了，但是他應該對她要求一些什麼？在這兒逗留的時間已經不多，他不能和她作長久的說教，他只能向她指明：那兒是路，應該怎樣去選擇，怎樣走。

在他迅速的作過這個決定之後，於是在對她談話時，就有意的偏重到說教上面去了。首先，他從她自己分析起，稱贊她的進步，並指明了進步的原因。跟着就對她泛論起人生問題了。說到人生問題時，他舉出魯迅先生的一句話，來作他的論旨，那就是：在人類社會中，原沒有所謂路，路是由人走出來的！我們都是在人海中徬徨，我們正如生活在一個沒有人走過的原野，要達到極樂的，幸福的人生境界，就得自己去摸索，開闢道路。

「你不是說你今天已和昨天不同？」他說。「不錯，你確實是變了，但是這個轉變還不應使自己滿足，你只是從閉着眼生活到睜開眼生活而已，並沒有開始伸出你的足去走路，從洪荒中開闢出世界來。」接着，他就對她指了幾個該走的方向。她對他的話，似乎聽得很細心，很入神，同時也覺得他的話是親切而有力的。不過她却不大願意急于表示自己的態度，裝着她對這些問題都不怎樣了然一樣。他自己一個人在那兒滔滔的談着，說了許久，談了許多，而她却仍然毫無反應，他覺得奇怪了：難道她始終沒有聽懂我的話？於是他把話停住，並且問着她道：

「你覺得我的意思怎樣？」

「沒有什麼，」她說，把頭略略的點了一點。「你說就是了。」

「不過，我很想知道你對我的話有什麼意見。」

「要是有了意見，我會告訴你的。」

「那麼，……」於是他繼續把話說下去了。

對於他的話，她果真是一點意見也沒有嗎？不，有許多。可是牠不能說定意見，她只有感慨，她感慨了什麼？感慨他的話講得對，感慨他對自己了解得深。他好像是一面鏡子，把她照得那樣清楚。這些話，不應該是從他口中說出，而應該是從孔德明口中，可是孔德明不會對她這樣說過，孔德明在這兒的許多朋友，也不會這樣對她說過，他們只把她當作一個不懂世故的大孩子，只懂得講究吃，玩和穿的，因此也只告訴她一些如某某戲院來了一部新片子，有歌舞和戀愛場面非看不可，或某家洋貨公司新從香港運到大批衣料化妝品，等一些叫人厭倦的無聊的話。而方海生，一個從前曾被她卑視過的人，現在却這樣告訴她：她必須進步，必須向前，不然她會落後，被人遺忘。這給她一個很深刻的印象，使她對過去的一段生活，起了更深的反感。

方海生還在那兒滔滔不絕的說着，說着，看他那神氣好像是越說越有精神似的。她還是照樣的緊靠着他，有時故意在路旁站住，玩弄了會花草，有時又偷眼去看看他，察看他的神色。她覺

得他的眼神，比在噩夢中看見的更有力，更動人了，兩隻手一上一下，一左一右的搖動着，像是兩條魔術棍，能支配人類的生命和意志。音調抑揚頓挫，有音韻，有節奏，像是一只鳴鐘，它將使千千萬萬個沉睡的人覺醒。她就這樣悄悄的注視着他，覺得自己在不知不覺中被他的音色迷惑住。至于他，這時只見口在動着，到底說了些什麼？她却一個字，一句話也聽不進去，只覺得那耳朵里有嗡嗡的聲音在亂鳴，是那麼好的音韻和節奏啊！她禁不住失神的笑了。跟在這一陣微笑之後，她突然覺得自己昏亂起來，有一種很奇怪的情緒逼迫着她，使她起了衝動，她想：要是她能在這時把自己投到他懷里去。要是她有勇氣跪在他面前，把什麼話都告訴他，凡是她想說而沒有勇氣說出的話，都坦白的對他承認。告訴他：她的處境是怎樣惡劣啊！沒有光，沒有熱，沒有幸福，也沒有愛情，只一個人孤獨的在活着，隨自己去自生自滅，誰也不來管她。可是，她是多麼渴望着自己能够飛翔，遠離着這個處境啊！「把我帶走，」她要這樣對他說。「把我帶到遠遠的有理想有熱情的地方去。不然我會被悶窒致死的！」她要變成一個悲劇伶人，想去試一試她的命運了！可是，當他們的目光彼此相觸着。她覺得冰冷而又提不起勇氣來了，那激情像一陣煙一樣的消散了，留下來的只有一個空虛。

方海生還在那兒說着說着，不過，她却全無心思去聽他說的一些什麼了。

他們就這樣在花徑上走着，走過了又回轉頭來，其中有幾條路他們已經來回的走過不止三四

個回轉了。就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中，她除了神色不時在改變外，始終不曾說過一句話，或表示一下態度，有時她甚至於什麼話都不想聽了。方海生，也逐漸的注意到她這一個變化，「她并不注意我的話。」他想，「那麼，她在想什麼呢？」於是也就把話頭打住不說了。他們已經在靜默中走了好長的一段路，她才發覺到他是靜默的，於是就問道：

「完了嗎？爲什麼又停着不响？」

「完倒沒有完，不過你不聽，我也不說了。」

「那個說我不聽？你錯了。我聽着，而且覺得很有興趣。」

「你既然在聽我說，爲什麼當我問你的問題時，你却不置可否？你顯然是在想自己的事情。」

「我會這樣嗎」她笑着。「那真太失禮了！」

「對，」他說。「而且已不只一次。」

「那麼，我只好請你原諒了。因爲當我在聽着你的話，聽到半中間時，忽然想起……」

「想起什麼？」

「想起有關於我自己的的一件事。一件痛苦的事。」

「嗯？」

「你想不到罷？」

他搖着頭答：「我想不到。」

「可是在這世界上，却偏偏有許多使你意想不到的事情，而終於在你不注意時悄然到來。」接着她又說：「我的痛苦正如你所說的那種：當一個人不甘寂寞，想睜開眼睛生活，但是生活逼迫着她，叫她無法睜開，或者睜開了，又不得不閉下。……」

「我看不出這生活有怎樣使你苦惱的地方。」

「你還不了解我，我忍受着已經一年多了。」

「這是一件很使人覺得新奇的事情，不過，我倒想聽一聽你的自白。」

「我早就想找機會告訴你。」

「在戰地這幾年，我始終以為你們的生活是過得很好，德明對你也一定如在上海時一樣，可是等我到了這兒以後，才知道和我想像的也有了出入，在前天那一次談話里面，我似乎就發覺到你和德明之間已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不過那時我這不敢確定，因為我所知道的實在太少，僅用那點材料來估計或有不妥之處，因此我也不再把這問題當作一個問題來看了。不過，今天聽了你的話，才知道我前天所懷疑的，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到那塊草地上去坐一坐，你說好罷？」

「好的。」她答。

於是，他們就朝榕樹下走去。

「現在，你可以說話了。」在椅子上坐定之後，他溫和地說。「讓我這個老朋友也聽一聽你的苦悶呼聲罷。」

「你要我說，」她低低的說，苦笑着。「可是要我說些什麼呢？」
他想了一會。

「那麼就說一說你最近和德明間的感情生活罷。你說苦悶，苦悶的根源是在那兒呢？德明也許生活過得不怎樣嚴肅，也許還做了一些不可寬恕的傻事，不過我覺得你們既然已做了五六年夫妻，些小的誤會自然也免不了有，不過即使誤會是小，我們也得設法把它消解，反之讓它繼續發展下去，常會演成大不幸，所謂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就是這個道理。」

「你把這事估價得太嚴重，在我們之間，的確沒有發生過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他對我還是和從前一樣，既和氣而又溫和。……」

「但願如此，」他說。「但是，你爲什麼對他像是很不滿的樣子？」

「我沒對他表示過不滿啊！」

「也許你不覺得，可是我却看得出。……」

「實在沒有什麼，」她沉默了一會才嘆息着說。「不過，他對我過於好了。」

「對你好，不是很好的事？」

「我是說：他對我過於好了。」

他會意地沉默着。

「我這個人很奇怪，」她說，「生來原本就有點骨賤，不識抬舉，不喜歡來這一套。而他偏看重這些，他簡直就把我當作三歲小孩一樣動不動就是：你懂得什麼！睡覺不好他要管，飯量不好他也要管，這個要管那個也要管，可是有一件事他偏不管，那就是我的進步！你不要以為這個人心地好，這些日來，我已發現了他對我的關心，有許多作假，對我的感情也有許多是虛偽的感情。他自私且固執，根本就不把我當人看，好像我只是花草樹木一樣，只應安份守己的躲在暖室里好生靜養，養好了給他擺着作玩兒欣賞襯下子場面。不錯，我從前也曾的確以守住這暖室過日子為滿足。但是，人非木石，她有腦子會思想，她有兩足會走路，她會發展，會進步。我是人，當然也懂得用自己的腦子去思想，用自己的足去走路。就是這樣，我要求着人的權利，我不再在暖室中生活為滿足了。因為我厭倦了這種墮落生活，因此，我就要求着他把這個牢籠的門打開，讓我到曠野中去，自由呼吸且生長着。但是，他不肯，他說……」

「他說什麼？」

「他說：你得照樣生活下去。」

「德明並不是一個糊塗人，你爲什麼不好好的和他談？」

「我和他談過，而且已不只一次了，但是沒有用，開始他敷衍我，後來就乾脆的拒絕了，他說：守住你的孩子，這是你的責任！」

「你不是說過你也參加廠里的一部份工作嗎？」

「我這樣說過嗎？」她已經忘記了。

「是的，就在今天早上，你去到我的時候，你說是從德明走後，有一部份工作要你來做，所以你在到廠里去前順便看我一下。」

「那是，」她低聲說，面孔突然的紅起來。「我編出來的，事實并不如此。」

「你編出來的，這是什麼意思？」他不解了。「爲什麼要編？……」

「因爲我并不到廠里去，這幾年來，我只和德明到工廠去過四次，都是他帶我去的，而大半時間都是留在家里。至于我爲什麼要那樣對你說呢？那定……」

「那是什麼？」

「那是我覺得它是一個最好的藉口。我并不到工廠去，我是特地去看你的。」

「看我就堂堂正大的去得了，爲什麼要編，我又不是什麼名流，會避開不見。」

「我怕你會看不起我。」

「這就奇怪了，我正感激你對老朋友的關懷哩，那兒還會看不起你。」

「我那時還摸不準你的心思，所以不敢對你坦白說。……」

「說什麼？」

她望了他一眼，羞怯的低下頭去。

他惶然的沉默着，一個叫人抖索的思想，遂從他心中浮出。在她的話中，語氣雖然是含糊糊糊的，却向他顯明的提出一個問題。至于她，在說這些話時，情緒是頗為沉重的，不過一經說出之後，却反而覺得輕鬆起來了。因此她貪饒的把他看着并且笑了，好像一個淘氣的女孩子正做完一件淘氣事似的。她兀自在那兒笑了一會，便又沉默下去。但是這個嚴重的沉默也是很突然，正如她在笑時一樣。這使他皺起眉來，心想：「難道她的神經已經錯亂了？」

他們就這樣沉默着，各自在想自己的心事。經過約五分鐘，她忽然打破沉默說：

「你覺得怎樣，這是不是很好玩的？」

「不要去玩弄火種！」他嚴肅的說道。「人生就像是一片浩浩無邊的海洋，在這海洋中，有着各種各樣的風浪，而我們的每一個人就像這海洋中的一葉孤舟，從海的這邊到海的那邊，就是我們人生的全部旅程。要我們安全的渡過這海，完成我們的志向，到達我們理想的境界，就要用堅毅不屈的力量，把定舵，雖有風浪也不能稍事頓挫，須知在我們的小舟外，四面包圍着的

是茫茫的大海，是無數飛揚起躍的波濤，要是舵把得不緊，往往就會使自己迷失方向，要是沒有堅強的毅力，就會被波濤打沉在海底。在這茫茫的人海中，像這一類的例子，我們不是已經看見許多了嗎？這是值得警惕的。」

在說話時，爲要加重語氣，他習慣地把手擺動起來。

她半斜着身對他，默然的把他注視着，覺得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都很有力，很逗人愛，但是她忽略了它的嚴重性，看不出它有什麼嚴重意義，其實她也不願意這樣去想。你說她玩弄火種罷，讓你去說得了，她就只有這一副脾氣：你越不喜歡，他越要死命的去追，能否如願以償；那是另外一回事。要是那火將於撞了禍，燒了起來，就讓它去燒罷，她固然要犧牲，對方也要和她俱亡，現在話既然已說出口了，事情做出來了，成功與否就在這須臾了，難道她能輕易放棄？不，她該爭取到底，不達目的不回頭。她就這樣等待着時機，去表現她的熱情了，不久有一個時機果然來了，她看見他的手正伸向她來。這個手勢，在他原是出於無意，因爲他實在是說得太興奮了，以致於忘情地直伸向她來，爲的只是便於更清楚的對她說明，說明事態的嚴重性；而她却就因此而迷惑起來了，好像有一個聲音低低的對她說：「不要放過，抓住它！」於是，她就默然的準備着，準備着，出其不意地伸出一隻手去，迅速而巧妙的加在他上面，并且把它握緊了。隨着這一個動作，她們的眼睛就接觸着了。他覺得她的面孔突然的動人起來，勇敢而且堅

定，發揮了一種親合的光彩，使人見了會在不意中起了像燈蛾碰見火光，不顧一切撲向她，受她指揮，受她愛撫的衝動。而她所看見的，却恰是一副相反的面相，它不安，惶惑而且是畏縮的，好像是一陣霹靂把他震駭着，一直沒有返回知覺似的。他們就這樣默默的對望着，默默的握着，他忽然回復知覺了便面紅地把她的手推開，低聲的警告道：

「孔太太，請不要這樣，我和德明的感情你是知道的。」

她的面孔遂漲紅起來，心想：「他認真起來了，也許會在盛怒的時候給我一記耳光，可是我願意受這一記耳光，却不願放過這機會！」事實上，他也沒有如她所担心的那樣做，他沒有打她，只不過對他提出警告而已。於是她覺得安心，胆子又放大起來。

「我爲什麼不知道，」她溫和的回答他說。「你是德明的同學，又是好朋友。」

「對了，只要你忘記，我就安心了！」

「爲什麼要那樣不安心呢，難道我曾使你不安心過？」

「我像是覺得你連自己在什麼地方，對着什麼人，也不知道。你太過份了！」這一次他常嘆生氣了。

「我做得過份嗎？」她說，有意要把剛剛的嚴重空氣和緩過來。「可是我并不以爲那樣。」

「只要你不是在欺騙自己。」

「我欺騙自己嗎？」

「多少有點。」他說。

「如果你覺得應該這樣說，就讓你自己去說罷，」她說，也開始沉下面去，同時又想：事情既然演變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麼好掩瞞的，說罷，說罷，把自己所要說的話，通通說出來罷。於是，她接着又說，「我從沒欺騙過人，也沒欺騙過自己，我高興怎樣就怎樣，爲什麼我要這樣做呢？我這個人，你是知道的，我做事情是痛痛快快的，不像那些以退爲進，口是心非的人，會說假話，繞圈子。現在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也容不了我再掩瞞自己，現在我就告訴你罷，把我現在要說，而且該說的話，通通告訴你罷。這些話在你聽來也許是不順耳，認爲是荒謬絕倫的，不過那是另一回事，我只覺得我應該說，而且應該這樣說，我就說出，別的我什麼都不管……」

：「頓時她回他看了一眼，似在偵察他的反應，看見他仍舊那樣不動聲色的，遂又用動情的聲調說下去。「你是一個怪物，從我懂得人情世故以後，我就從沒遇見過像你這樣的人！你爽直，明朗，有血氣而不自私，做事負責，同時也肯幫助別人。就這一點，你使我深心的敬佩。我自己常常這樣想：要是我有這樣一個朋友，我就不會寂寞了。偏偏我就看不見這種朋友，散佈在我四周的，儘是一些自私自利，只顧自己不管別人的人，他們只懂得使自已，同時也拖着別人，朝吞人的陷阱走去。德明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知道在我們面前有陷阱，他知道這陷阱一跌下去就爬

不上來，可是，他依然忍心的把我推下去。當我在呼喊着求救的時候，他不但加援手，反而站在旁邊冷笑。這幾年來，我知道，我已墮進了這陷阱的大半，但我却不願安于這陷阱生活，因此我便想掙扎，我雖然已知道自己快到絕望的邊沿，但是我知我不該這樣，我得苦鬥，我得等待時機從陷阱中自拔自己。就在這個時候，我遇見了你，遇見了一個肯捨身爲人，而不自私的你，這使我像從黑夜中看見光明一樣，我替自己下了這樣決心：我得抓緊他，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因爲我堅信着你能够幫助我，只有你能够！因此，我……」說到這兒，她的聲調抖索，氣息短促，再也說不下去了，「因此，我……」她輕輕的咳了一聲，淚水隨着滴下來了。

「你……」

她用淚眼追視着他，當他在問着「你……」時，便很肯定的把頭點下，這動作幫她說出一句最重要的話。

「可是，」他反而覺得冷靜起來。「你却沒有好好的想過，這是不可能的。」

「在你聽到我這些話的最末一秒鐘內，你也許會看不起我，說我是一個莫明妙的人，說我是個壞女人，可是，我依然信任你，不管你把我怎樣看，對我怎樣，我始終要對你說明自己，這是我的權利。其實，我對你也並沒有過分的要求，我只求你把我看做一個還不至於完全沒有救藥的人，求你不要吝惜自己的氣力，伸出手來給我扶一扶，給這個快要倒下去的，無依的人扶一

扶·

「我可以站在朋友的位置上，給你以必要的幫助，事實上也只能這樣。」

「朋友嗎？」

「是的，給朋友們以必需的幫忙，是每個進步青年應有的責任。」

「不能是？……」

「不能！」

她把眼睛從他面上移開了，過了一會，才又低聲却是很堅決的說：「可是，你非再朝前走進一步不可！」

「這是一個可笑的思想，永遠不可能的！」

「你以爲不可能的嗎？」她冷笑着說。「爲什麼你覺得不可能呢？我以爲這是可能的，我沒有對不起德明的地方，只有他對不起我，請不要再拿他的事情來壓我了！」接着，他又說道：「我并不是糊塗虫，在我對你說出這些話以前，我會經仔細的考慮過，從你來見我的那天晚上起，我就覺得我不是在過生活，而是在受難。我或天或夜地在黑暗中徬徨着，無法使自己安定下去。你看，我現在變的多麼憔悴啊！爲的是什麼？爲的是你！因此我便下了決心要這樣做，要把要說的話對你說，無論是誰都不能阻止我這樣做，阻擋不了我這個決心！這也許是自私的，可

是我已經顧不了這許多了！」

「我想你已經瘋了！」他說，從坐位上站起來，準備走開。

「站住！」她嚴厲的叫着。於是，他站住了，她走上兩步，已經快靠近他，才又改用哀懇的神氣說。「你不能就這樣走開。」

「我不願這樣坐着浪費時間，聽一個瘋子說瘋話。」

「海生，你錯了，我並不瘋，我只要求你能好好的聽我說，……」

「我不願聽！」

「你不願聽，可是我却非說不可。」

「你說你自己的罷，對不住，我得走了。」

「可是，」她說，聲音還是那樣凄切的。「你已經來了，就再也走不開。要是你不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而是一個女人，一個懦夫，那麼你走就是了！」說着，她一直奔到面前，把他的去路擋住，神志不甯的說着，「並不是我不放你走，實在是你不該來，不該對我說了那許多話，不該用種種方法來挑撥一個絕望的女人的感情。好，等到你把你一切手段都用過，且已開始贏得了一個女人的歡心時，等到她一顆絕望的心，爲你而燃燒起來時，你却要逃避，你去開她，不顧一切的逃避。想一想，海生，要是你走了，你會永遠不回來，而我也就永遠見不着你了。見着你，

好像就等於見着太陽一樣，我會感到溫暖和幸福。要是見不到你啊，我就什麼都沒有了，我沒有快活，也沒有幸福，我像在黑夜中一樣，沒有人牽引，也感不到光和熱。海生，替我想一想，要是你就這樣走了，叫我怎樣活下去呢？也許我不會就死，可是，我的生命已經枯竭了，我已失去生存下去的勇氣。海生啊，你爲什麼不說話呢，告訴我，就是一句也好，爲着你，我願意毀滅，我願意犧牲一切，這並不是我不知廉恥，或者有意做出給德明丟面的事，實在是命運這樣安排了我，叫我不得不這樣，請你可憐可憐這顆受創的純潔的心罷。」

面向了這種新處境，這個一向以自己爲剛毅的意志的象徵的方海生，也不得不感到徬徨了。他雖然堅強，可是他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也有感情，她這樣做法雖然也太過火一點，可是他知道她也是誠懇的，從前富家少奶奶式的傲慢到那兒去了？她的不可一世的神氣又到那兒去了？他會被她看不起過，她會拿他的生活上的若干細節當笑話過。而現在，她却對他低下頭、告訴他：她不能沒有他，她可以爲他而毀滅自己。他想着，因得意憐憫而動搖。不過，在同一時間內，理智却化作一個巨人站在他面前怒視着他，并且憤憤說道：「海生，不能這樣做！不應該這樣做！要是這樣做了，將有幾個人的生活，將有一個和平的家庭，會爲你而被毀！你是一個革命者啊！你知道什麼叫做大信大義，要是這樣做了，你很容易做，只要一伸手，一開口便可以做出了。但你將爲人所不齒，你將被稱爲沒有信義的人。社會將責備你，朋友將離開你，到那時你就

要後悔也來不及了。快點猛醒罷，海生。」這兩種見不到的力量，遂在他身上展開了兇猛無比的格鬥，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好了。

有一個新的思想突然產生了，他想到：「她不是說過，對我並沒有什麼過份的要求嗎，他要的并不是人，而是安撫和鼓舞，事實上，她自己也明白，她不能離開孔德明生活。暖室的生活雖然使她厭倦，可是大曠野也會使她感到空虛。不過，對一個已經覺醒了的，深陷在泥沼中伸手求援的人，投之以石，似乎也不是應該的。」至于說到……那簡直是不堪想像的事情，在他們間也不是完全沒有距離，而她又是他的朋友的妻子，是一個家庭主婦，一個孩子的母親，要是他接受了她的要求，他將不止使一個最親近的朋友陷于絕望，同時也就毀了一個孩子，一個家庭。不過，純用消極的拒絕的辦法也不相宜，她也許將因此而更趨于極端，問題依然存在，無法解決。那麼，他對這個問題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維持現狀？不錯，他只能採用這一個辦法，孔德明也許有對不住她的地方，但因此來說已經沒有重新和好的可能也是不對的。那麼他就該利用他現在的優越地位來給他們調解，要是能這樣做，不就是一舉而兩得？這樣他對她的態度就要多偏重于說服方面了。在作過這樣迅速的決定之後，他反而覺得在這時倉促離開，是沒有必要的了。因此他就臨時改變了態度，并且溫和的對她說道：

「要是你願意放冷靜一點，我們還可以坐下來慢慢的談。」

她聽着這話，出乎意外的快活起來了，以爲事情已經有了轉機。因此，也就裝出一副逗人愛的神氣說：「要是你不激我，我是很平靜的。」接着她又說。「其實你對我，我早已看出來了，也不是全沒意思的。」

「請你不要誤會，」他說，又壓抑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我絕沒有這個意思！」

「那麼，你爲什麼又叫我坐下？」她也不讓步，把身一擺就背着 he 流起淚來了。

「我叫你坐下，並不是說我已經答應了你什麼，而是使我們便于談話的意思。」

「要談話就這樣談好了，何必坐下，我挺不高興人家這樣吞吞吐吐。」

「那麼，你要我怎樣呢？」

「要你答……」

「不，我早就說過沒有可能！」

「真的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那我願意在你面前死！」

接着，她就傷心的哭將起來。

他移動着沉重的脚步，在椅子上坐着，把頭埋在手掌中，就開始沉思着。十幾年來的飄泊生

濕，像是一串影子，一幕連接着的一幕，在他面前閃着飄過去了。這其間，他就開始回憶起自己多年不曾見面的父母，在孤島上的流浪生涯，戰爭，死亡，和無數的死難與尚在苦鬥中的伙伴。而終於，他的眼睛給淚水蒙住。

林慧貞以一種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心情，兀自在那兒哭着，後來她覺得一切好像已經無望，破毀了，她要說的話已說過，要聽的話也已聽過，什麼都明白了，無望了，她還有什麼等待呢？便一邊抹着淚，一邊飛步跑回屋裏去。

王媽正陪着小孩子在客廳里玩，聽見她在走廊上急遽的脚步聲，便連忙把小孩子抱着避開去。可是，却偏給她看到，她苦惱地想：「她避開我，不敢見我，她們什麼都知道了！」可是，「知道了就知道，怕什麼，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我自家做事，自家担當！」她推開門，一直走進自己的寢室去。爲着不願意在這時見到人，或是給人見到。她遂把門上了鎖，並且和衣的投上床去。

方海生倒是在做夢一樣，昏昏沉沉的，不知道在這天地間還有他一個人存在。等到他意識清醒時，她已經不見了，到底在什麼時候離開的，他却一點也不知道。他用眼睛朝四周搜索，只覺得一切都很空虛，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點聲息。在天上，已有陰雲出現，把星斗遮住，漆黑一團的。他想：「也許就會下雨的，」遂起了一種暴雨前的沉悶心情。他很想在這時才開，永遠的

和這個地方訣別，可是他又想起了她剛剛說過的話：「要是你不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而是一個女人，一個懦夫，那你走就是了！」不能，他不能就這樣退却，他不應該在一個人的腦中留下女人和懦夫的印象，況且要他這樣走了，又會造就一個怎樣的怨恨，他和孔家的多年關係，也要從此斷了，而他又是十分不願意的。再說到她罷，她這種行為固有非議之處，可是，也不能把全部責任歸她負，比如燈蛾的撲火，牠雖明知那火會毀滅牠的生命，可是牠仍舊不願潛伏在黑暗中，仍舊要迎着火光飛來，一直到牠的生命在火光中消失了。燈蛾虫雖然被犧牲了，而且死得相當之慘，但是它追求光明，追求理想的勇氣是可嘉的。那麼。現在叫他怎樣把這一幕已經演出了的戲收場呢？到她那兒去，向她請求寬恕？答應她？……不，他不能這樣做，也不願這樣做！

氣候突然從燥熱轉為陰冷了。天際不時有電光在閃耀，他看着天邊想：「暴雨就要來了！」可是在他心中依然無法把回去還是留着的這問題解決。他遲疑了許久，終於還是這樣決定：「走！只要我一走，便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了，她也許會因此把我恨着，甚至於更加自暴自棄。可是，有一天她會知道我的苦心，會寬恕我的。走罷，海生，這并非足奇，算是你在人生旅途中多一次不平凡的經歷！」於是，他就從自己的坐位上，用畏怯的，不安的步伐，走向屋裏去。在那兒，放有他剛剛脫下來的衣服，他要把它穿戴整齊了，才能够出門去。客廳中，燈光還是和往常一樣燦爛輝煌，可是，在衣鈞上，他掛着的上衣已經不見了。他不是明明掛在這兒嗎？為什麼

突然不見？奇怪，難道是女傭人替他放到另外什麼地方去？於是，他就想出去叫人來問。可是，當他還沒有走出門，通客廳的臥室的門，却自動的開了，在不意中他回過頭去，一看正是林慧貞。她，頭髮散亂，兩眼浮腫，像是曾經躺在什麼地方哭過似的。她在門旁直挺挺的站着，不動也不開口，像一個女神塑像，那一雙眼睛瞪瞪的望住他，使人看着生了又愛又畏的心。他和她默然的對望一會，覺得她正用眼睛來譴責，怨恨和哀求他。她雖然不開口，可是這種無聲的責罰，對於他已經够够了！他懊惱的低下頭去，心想：「是否要向她的告別，用決絕的還一親善的態度呢？」他還沒決定怎樣開口，而她却先說話了。她說：

「你要什麼？」

「我要我的衣服。」他低聲回答。

「你的衣服在我房里。」

「那麼，就請費神，把它交給我罷，我得馬上離開這兒。」

「爲什麼要弄得這樣倉忙呢，是不是有人在逼迫你？」

「沒有，沒有人敢逼迫我，我是誰都逼迫不了的。是我自己要走，因爲我不願再在這個地方逗留，我已逗留得太久了。」

「現在自然要說太久了，」她冷笑着說。「可是你却忘記，在前天，你曾一直留到深夜十二

點鐘才走。」

「那是我沒有事，空着。可是現在，我得走，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你不要用這些話來欺騙自己。」

「不，我必得走。」

「走？你就這樣走罷，我不能把衣服交給你。」

「爲什麼不能？」

「沒有爲什麼，我不高興就是了！」

「好，那我就這樣走！」說着，他果真就要動身走，她看見他是抱着怎樣憤激和惱怒的心情啊！可是，他却沒有走成功。因爲正當他要動身走出門去時，她已如飛的先搶到那門口，把路擋住，一邊抹着眼淚，一邊嗚咽着說：

「你當真要走？男子漢的心好狠啊！」

他重又把頭低下。

「你要走，爲什麼？是不是恨我？」

他把頭搖着，仍舊不發一言。

「要是我讓你走了，你就不回來，永遠不再回到我這兒來，是嗎？」

他把頭點着。

「難道我就這樣可怕嗎，海生，爲什麼要對我這樣決絕呢？即使是一條狗罷，當你把它追着，追到沒有退路的時候，它也會回過頭來咬你兩口的。」

「因爲你有了錯誤。」他低聲的說。

「是的，我承認，我太感情了，但是這也不能怪我。」

「不怪你，怪誰？」

「我不知道，大概是命運罷。」

「在我們中間沒有所爲命運。要是說在人世中也有所爲命運這件東西，那麼命運是由我們自己去創造出來的。」

「你是說，我替自己造成了不幸？」

「我不能全怪你。」

「而且，我們就再也不能想出一點辦法，來打破這一個僵局？」

「除非你把自己的錯誤觀念放棄。」

「你要我怎樣做呢？」

「我要你對德明忠實，他是你的丈夫，而且對你也好。雖然也有不能全使你滿意的地方，但

這不能怪他，因為他的事業把他的大部份精力和時間佔去了，使他無法來顧你。不過，這是可克服的，正如你的錯誤還可以克服一樣。記得我們從前一起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他是一個很可欽佩的有志向而又開明的人，現在他的生活雖然和從前不同，也許改變了點，但我相信，儘由他去變，也不會變得如你所說的那樣壞。你不該再對他有什麼異外的心思，他工作很忙，事業也重要，你應該好好的去幫助他，做一個模範妻子。……」他說，越說越把握不住自己了。當一個人要防衛自己，有時常會想出許多可笑念頭的，他就是這樣一個人，爲了防衛自己而忘記自己那許多可笑念頭。

「不要再那樣對我說了，」她差不多是叫起來的，打斷他的話說，「爲什麼又搬出這一套法寶來教訓我呢？這些話，我早已聽過許許多多，沒有你說我也會知道的。……」她又改換了口氣。「我的決心早已打下了，是誰都阻止不了我的，海生，請不要再對我說教了，我只想知道，只要你說一句話：是還是否。……」

「你又來了，我不是早就對你表示過。」

「那不算準，現在我要你重新說。」

「好，我重新說：否！否！否！……」

「你真的有了這樣大決心？我見未必罷？」

「我永遠是說到做到的。」

「可是，」她刻毒地冷笑着。「你就再也別希望從我這兒出去，你別再以爲你出去了還是一樣清白。現在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我還怕什麼，你要知道要是我把你逼得太緊，我會把全屋子的人都叫到你面前來，告訴他們，說你是一個騙子，騙了我的愛情，騙了我的心，當我還是一個人平靜的生活着時，你用種種方法誘惑我，挑撥了我的感情；當我受了你的迷惑，當我開始爲你而入了陷阱，你滿足了，却就撇開不管。我是什麼事都可以做出來的，我會使你在全屋子人面前丟醜，然後，我再自己去找自己的路。」

這恐嚇，在他身上起了極爲明顯的反應，他想：一個迷失了理知的人是什麼都可以做出來的，正如她自己所說的，「即使是一條狗罷，當你把它逼着。逼到沒有退路的時候，它也會回過頭來咬你兩口的。」不錯，在這時，她已經失去人性，已經不知道什麼是羞恥，什麼元利害了。要是她當真這樣做了，不僅他要永遠都洗雪不清，而她也會從此毀棄了自己。那他該怎麼辦呢？他後退着，在屋裏悄悄的蹣跚着，又坐到沙發上了。她簡直不是人，而是一條蛇，死纏着你不肯放鬆，這種人他看見不少，可是親身去經歷，有生以來這次却還是第一次。幾年來他曾經歷過種種困難，擊退過無數威脅，就是再強大的敵人，也看見過。而今，他却居然被這樣一種威脅，這樣一個敵人擊倒了，這叫他怎麼辦呢？要是在這樣一個緊要關頭，有一個什麼人撞進他們

中間來多好，他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溜開了。可是，沒有人來，這屋子像是着了魔，受催眠似的，一點聲音也沒有；難道所有的人都死絕了嗎？

「爲什麼你要那樣逼我？」他說，像一隻困獸似的焦躁。

「是你先這樣逼着我的。」她也以同樣語氣回答着他。

「我沒有逼你，我只是說我該說的話，做我該做的。」

「我也是只說我該說的，做我該做的。」

「這樣拖下去有什麼意思呢？要是給屋子里的人知道了。……」

「你還怕她們不知道？」她冷笑着。「她們早已知道，知道我在追你，知道你到處來挑撥人……」

「請你不要這樣大聲叫好嗎，有什麼話我們都可以好好商量。」

「是你逼着我叫。」

「好罷，」他把心一橫馬上就決定了。「我們別再像敵人一樣的，你坐下來我們好好的談。」

「談什麼？」她鬆了口氣，覺得局勢已經有了好轉，於是，也就走近他的身邊坐下。「你說，我們還有什麼好談的。」

「我覺得，」他說，「這是一件大事，牽涉太大了，你得讓我好好的考慮一下。」

「你現在就考慮不好嗎？」

「不能，我要一個人回去考慮。」

「你想考慮多少時間才能答覆我？」

「不多，我只要一天時間就够了。」

「一天？好罷，就讓你去考慮一天罷，不過你怎樣答覆我呢？」

「我來你這兒，我當面答覆你。」

「什麼時候可以來？」

「我明天一天都得去找人，只有晚上可以來。」

「一定來？」

「一定來！」

「不騙我？」

「不騙你。」

「舉手發誓。」

他把左手舉起來了，她才放心的說：

「那麼，現在把手遞給我。」

他滿足了她的要求，於是她就把它緊緊的握着，眼睛從他的沮喪的面上，一直沿下看着，一直到了他伸出的那隻手上才止住。隨着她就把它抬起，充滿了溫情的看着對它發笑，慢慢的俯下頭去，用濡溼的脣，緊緊的印在手背上，同時，他也就覺得有兩滴冰冷的東西從她眼中滴在上頭。她抱住他那一隻手感動的咽聲的哭了。

第二天，差不多是一整天，方海生除了到長官部去辦回隊手續外，就再也不曾出過門。他利用這一天時間，來解決一件同時關係着好幾個人前途的問題。那就是他該採用什麼辦法來處置林慧貞。已經過去的事情，像是一個夢，一陣烟一樣，夢一醒也就被遺忘了，烟給風一吹，也就消失了。可是，他覺得他在這短期間中所經歷的，和夢烟似乎還有着差別。他現在是很清醒的，可是并未把那件事忘記；風也起了，但是那烟并未消失。它們還頑強地留在他的記憶里，烙印在他心中，他有幾次都企想着把這事忘記，但是，結果只有失敗。相反的她的影子却悄悄在他腦中擴展着。他不時看見她站在他面前，用那火一樣熱烈的眼睛盯着他，對他笑，用絕望的哀怨的聲調，對他訴說自己的苦悶，求他別那麼狠心的對她，別丟開她。「把我帶走，海生，看我們多年的友誼的情份上，把我帶到遠遠的地方去罷。我已下了決心，不願再在這個牢籠里生活下

去，只要那個地方有光明，只要你到那個地方，我都願意去，就是它會把我毀滅，也不反悔。」一會他又覺得他像已接受了她的要求，她正馴良的伏在他身上，用那雙蛇一樣柔滑的臂膀，圍着他的頸項，用熱情的親吻來溶解他。……他不安的轉過身去，悄然的嘆了一聲。同時，另一個影像又出現在他面前，那不是別的是孔德明。他的胖碩的身體已經枯瘦下去，頭髮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變成斑白了。他兩手環抱住自己的胸前，神態至為消沈，一面在他面前悄然的踱着，一面用哀痛的聲調，對他訴說着：從她出走後，他的生活是怎樣變成昏暗無光啊！白天他要應付多少人事的糾紛，下了公從辦公室回來，却又覺得一屋子淒涼。孩子哭着要媽，而他也沒有人來安慰陪伴，消解他生活上的孤寂。「但是，還爲的是什麼？我對她還不算好？我把她當作自己最寶貴的東西看待，我愛她，願爲她犧牲一切，五六年來如一日，從沒改變過。而她却竟然狠心的背棄我，和人家私自逃走了！而你，朋友，你還算是我的一個最可親信的朋友啊！爲什麼，爲什麼你要毀一個孩子和丈夫的一生把她帶走？爲什麼你要使我陷于不幸的泥沼中？爲什麼？爲什麼？告訴我啊！」這樣說着，他就哭了，哭得像一個小孩子一樣。……「這個，我到底爲的是什麼？我要蒙受破壞人家家庭的罪名，我要撕毀人家的幸福？不，我不能！我萬萬不能！」他對自己這樣叫着就跳起來，因爲不安，並且就在房里踱起步來了。

從昨晚午夜起，雨果然下了，而且一直下到這時還未曾停止過。他一個人，在這孤寂的狹隘

的室中，無聊的踱着，站着，傾聽那雨點打在屋瓦上的聲音。有時他站到窗口去，看見滴霽前，水滴像斷珠似的，一顆一顆的密集着滴了下來，正如一個女人的眼淚，無休止的滴溜着。那雨水澆在天井中消失了，消失在一潭水中，可是從那水潭中却幻出一副面孔，一副熟識的逼人憐惜的蒼白的面孔，他感慨着，那面孔遂消失了。這炒豆似的雨點的點滴聲，使他又起了幻覺，覺得他已經站在前線了，那不正是千萬架機關槍的聲音，那雷嗎，就正像敵人大砲的轟擊啊！它勾起了他一縷情思，使他想起了敵人的掃蕩，和成千成萬弟兄爲了堅持自己的陣地而捱受的苦難。現在敵人的掃蕩進行得怎樣，該已被擊潰了罷？弟兄們都還健康的活着，沒有發生什麼不幸了罷？他們在戰地正辛勤的生活着，而他，一個領導者，却逗留在大後方，鬧些無聊的玩意，一些小資產階級的玩意，這實在是太那個了！他該這樣嗎？不，他不能這樣，即使有什麼圈套已經套住他了，他也得掙扎，也得擺脫；不過當他臨到伸出手去，并且快抓住那圈套時，他又軟弱地放下手來，他知道那圈套雖然能糾纏他，然而，它却也不失爲一漂亮的裝飾品啊！

不久，黃昏來臨了。這是說，他得在這時動身，到她那兒去，把自己投到她腳底下，或是把她丟開。而他偏沒有勇氣投到她的腳底下，却也提不起力量把她丟開。那麼，叫他怎麼辦呢？既已和人約定，無論如何也得去跑一趟。正當他爲了這事而苦惱着時，樓底下的鐘聲已經響了，他數一數是七點鐘，正是他該動身的時候。於是他就用一種痛苦的正怯的心情，開始替自己打扮了

起來，慢慢的走下樓去。到了旅館門外，看見有一輛黃包車正停在那兒，它大概是剛送什麼客人到這兒來的，便也不管它三七二十一，一跨就跳上去，只用手朝前面一指，就催他儘快的朝郊外拉去。車在那顛簸不平的路上，滾動着朝前飛跑，他被一塊油布給和外界遮斷了。他的身子在車中搖晃着，他的思想跟着也和它起了應和。他忽然萌生了一個奇異的想像，他似乎矇矓的覺得，他一下車，那司閹人就 very 客氣的走來替他開門，他就慢慢的通過花園，跨上右階。他在走廊上走着，到了一個房間，正要進去，不意那房門却被緊緊的關着。於是，他就動手去敲。覺得這房間很靜，儘他敲着，敲着，過了很久，還是沒有人答應。他感到失望了，想走開了，而那房門却就突然呀的一聲打開，房里燈光燦爛極了，把他耀的有點昏昏。他正好定着神，已經有一個穿白衣服的女人，像是從空氣中幻出似的立在他面前了。她對他張開手，並且說：

「海生，你？……」

他走上前一步，跪下一隻腿，把頭靠在她的膝蓋上不說一句話。

「你怎樣了？」她問。

「我，我被征服了！」他嗚咽着說。……

剛好想到這兒，那車突然急劇的震撼了一下，把他抖的跳了起來。他皺着眉，伸頭到油布外去看，已經出了城門，車夫回頭來對着他看着，想問，但他沒等他動口，就說：

「一直拉，沿這一條路去！」

等到他重新縮回頭，那輝煌的房間，那白色女郎已經不在了，他起了一陣悵惘。

車終於在孔家公館門口停下，他給了車錢，却突然的猶豫着，拿不定是否該走進去的主意。老李聽見門外有車的鈴聲，知道有什麼客人來，從小窗洞內伸出半邊面孔來，認得是方海生，就對他笑了笑，并且說道：

「方先生，等一等我就來！」

門開了，那老司閘人，以從沒有過的好奇的眼光，把他上下打量着，他心里索索的想：「他已經知道了，這老畜牲！」不過爲了禮節上的關係，却仍舊對他道了聲謝，低着頭直走進去。不一會，他就到了花園，不過，他的心情却隨着足步的逐漸和那房子接近而不安起來，他的心在跳，四肢也似突然受了冷氣的侵襲一樣索索的抖着，他抬頭，透過了濃密的，沉重的夜色，遠遠的望着屋子，看見連接着的客廳，臥室，和嬰孩室的窗門，都有燈光漏出，而這燈光，在他這時看來，也似乎是對他帶着貶責神氣的。貶責着他的缺乏情義，幸福那兒沒有，爲什麼一定要在摧殘人家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同時，在獨秀峯上正在廣播着，敵人集中三個師團進行廣東游擊區掃蕩戰的消息。他的足步逐漸的感到沉重起來，而緩慢，而終於在離那屋子不遠地方懦怯地止住了。

雨下得很大，冰冷的雨水像是傾盆淋下似的，打在他發熱的頭上。他身上的衣服，差不多都給打溼了，雨水正帶着他的體熱，一縷一縷的朝下滴溜，但是他却毫不知覺。到底他是置身於何處呢？他也似乎突然的迷惘起來，他只知道在他眼前，有幾個照明的窗子，在正中那個窗子的玻璃上，他還看見一條影子，一條瘦長的影子，不安的來回的走着。從那影子的輓動上，他可以想像得到，她的足步是多麼地沉重！想像得到她的心情是多麼的焦躁啊！可是，他又怎麼辦呢？他已覺得這窗口和他距離得太遙遠，太遙遠了，像是一個不可及的幻象，只能遠遠的瞻望，無法去接近。要是他有那樣的本領，能像飛蛾似的飛越過那窗際，便什麼都可解決，但是他沒有那本領，他覺得自己太過於軟弱了！

他就這樣在雨中站着，已經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了，而他却依然不動一動的，兩隻眼珠凝固了似的一直盯着那窗口不放。忽然，那困獸似的在窗洞內徘徊着的影子，靜止，不動了。之後，那窗門輕脆的響了一聲，開了。跟在這個窗門被打開之後，一抹白光，遂從窗內傾瀉出來。在白光中，他看見一個人，慢步的走過來，把身俯在窗檯上面向着花園。她似乎在對着雨夜張望，哀訴，或責備那薄倖人的失信。有一個時候，他甚至於看見她在抹淚，哀慘的嘆着。那嘆聲啊，頑強地輕飄地，透過了雨夜，傳遞着一直飄進他的耳聾中，它簡直就像一股寒流，一把尖刀，刺戮着，一直深到他的心的深處。他覺得心中十分難過，差一點就容忍不下了。他渴想着大聲的呼

叫，直朝她奔去，對她懺悔，承認自己并非無情，實在是他不敢，他怕把她毀滅，把孔德明甚至于小孩子都毀滅。「既然我們兩個都很痛苦，既然我們兩個都不能分開，那麼，伸出你的手來罷！讓我們緊緊的抱着……」可是，他的喉嚨早已給什麼東西塞住，他的手足也變得軟弱而無力了，他喊不出來，他走不上去，他到處都發現有人在跟他，用惡毒的懷恨的眼睛盯他。他是誰？是孔德明，他又在那兒責備着他，對他訴說失掉了情感上依靠的人的苦況。他再也不能這樣受罪下去，他忍受不了這種情感和理智的責罰，於是在不知覺間像是突然給人朝胸口刺了一刀，苦痛的叫號一聲，轉過身就一直朝花園門外奔去。這呼號也許發得過于突然了罷，也許是太過于淒切了罷，以至于使那俯在窗櫺上哀嘆的人兒，也爲之震驚；軟弱的跌倒在窗腳下了。

他倉皇的答覆了老李客氣的招呼，直走出鐵門，也不叫車子，徒步冒雨奔向市區內去。在他腦中，沒有什麼可想的，只有一個思想：回去！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到那時他就用不着擔心這樣受罪，他就會使自己完全平靜下去，把什麼都忘記，就可以完全把自己交給鬥爭，交給抗戰和祖國！

半個鐘頭後，他像落湯鷄似的拖着一身溼衣服，在旅館內出現了。他到了自己的房間以後，第一件事就是找茶房來問：當晚的火車是幾點鐘開出的？茶房像是背書似的，毫不思索的回答他說：「九點四十分。」

「現在是幾點鐘？」

「八點半。」

「好，」他叫着說。「給我吧賬目算清，叫輛黃包車來，我要馬上就去。」

「是！」茶房有點莫名其妙，不過看着他那着急神氣，無形中把脚步也放倉忙起來了。

當他迅速的把身上的襯衣服換去，把行李略為整理過後，就考慮起一個新的問題來了。那就是他該不該給她留封信呢？她看見今晚上他不到那兒去，明早說不定就在今晚上，就會趕到旅館里來看他的。不辭而別，似乎也不是對待朋友的辦法，他雖然不能接受她的要求，同意她的做法，可是朋友總還是朋友。對，他還是給她留封信罷。想着，他倉倉的叫茶房拿一個信封和一張信箋來，就在桌上把信寫了起來。當他把行李搬下樓，臨要上黃包車時，他特別的給了那個茶房五元小賬，并把信交給他說：

「我走後，如果有一位女客來找我，就煩你把這封信交給她。」

茶房看見小賬不薄，也連忙客氣的說道：

「先生您放心，只要那位太太來，我一定把這信親自交給她。」

林慧貞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心情，期待着這一次決定命運的會見。天剛發亮，她就覺得自

己好像又年輕了許多，差不多已回復到初戀時一樣了。在梳妝時，她不止注意了自己衣服的式樣、長短、顏色、還注意到自己的神情是否還生動逼人憐愛，臉部是否還保存着幾年前那樣誘人的魅力。她花了足足有二小時的時間在化裝上面，等到她出了房門，又對着來向她請示一些家常事務的傭人特別表示了親切。她已久不和小孩子在一起玩了，今天也特別叫王媽把他交給自己照管。就這樣她度過了一個白天，到了黃昏時候，她看一看時間，知道方海生快來了，她的生命史上最輝煌或最不幸的時刻快要到來了。就吩咐王媽把小孩帶走，小燕也給支使開。她告訴她們：沒有叫喚，不要到她的房間或客廳里來。她說她要一個人安安靜靜的，在那兒做點事。把大家都派遣停當以後，她又換上一身最適於夜間穿的衣服，一個人挾了一本畫報，在臥室里坐着等候。這屋子，這時對於她似乎太大了點，有點空寂，而戶外的雨點又像多嘴的潑婦似的，絮叨個不休。她無心的靠在沙發上翻畫報，有時翻得疲乏了，就閉下眼睛養會子神。可是，她的耳朵却始終沒靜止過工作，常常疑神疑鬼的以爲她已經聽到什麼聲音了，於是她的心就跳着，同時又憑了自己的想像，幻想着：她在這兒坐着，忽然聽見一陣腳步聲，她以爲是要到別的房間去的，想不到却是要到她的屋子裏來。還沒等她來得及思索完畢，那腳步聲已經停在她的房門口，並且有一陣輕輕的叩門聲跟着起了。她說：

李

兩

「進來！」

於是，門就自己啊的一聲開了，出現一個人，那正是她等待的人啊！她是那樣地感到興奮，於是就懶散的從自己的坐位上站起，并且向他伸出手去。在同一時間內，他迅步的走着，投進她懷里去。告訴她說：他鬥不過她，他屈服了。說罷了話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她用話安慰他，并重複着說：她願意接受他的愛，并永遠對他忠實。她被這個過於美麗的想像陶醉着，并且忘情於自己的歡快里了。可是，當幻像消失，意識恢復過來時，始發覺在她懷里並沒有什麼人，那畫報正給緊緊的貼胸的擁着，而那房門却依然緊閉着。屋里一點什麼也沒發生過，一切還和初時一樣。她不禁笑了，但是，笑得那麼甜蜜的啊！她重又把面轉到那本畫報上，一頁一頁的翻着過去，而她的思想，似乎也在不注意時隨着馳騁。她覺得在那畫報上的面孔，突然個個都變成方海生的了。他對她用帶着羞怯的神情笑着，用鏗鏘的聲音說着話，他的笑是粗野，聲音是沉重的。但是，這聲音一傳到她的耳朵中去，她却覺得很甜蜜，很有挑動力。她聽着它，給吸引，給陶醉了；於是，她就用手捧住他的面孔，對準他的厚大的嘴唇，俯下頭去。可是當她的面孔剛要俯到他的面上，當她的嘴唇快要印上他的嘴唇時，他却像一陣煙一樣幻去了，那畫報跌落在地上，她也撲了個空。於是，她笑着，笑自己癡情，笑自己傻，遂站起來，在房里來來去去的走動起來。

屋外的風雨，依然吹落得很淒厲。

她就這樣走着，走着。看一看手上的錶，已經快七點二十分了，但是人呢？却沒見來，連一點兒的信息也沒有啊！他該不會失約？騙着她不來？不會罷，他這個人素來是守信約的。至於說到騙她，那更是不會有的事。他雖然不會承認，也不會開口說什麼，實際上他早已被征服了，所謂考慮也者，不過是一種掩飾，一種幌子，凡是有着高貴的驕傲心情的男子漢都會懂得這一套的。他們抱住你，和你睡在一起，但是，在他嘴里都還那樣堅決的說：「不，不！這是沒有可能的！」方海生就是這樣一個人罷，他甯願欺騙了自己，却不輕易開口承認一件已經做出來的事情。……不過，話也得說回來了，他既然被征服了，爲什麼到現在還不來呢？難道他不比她更急？也許他是有意這樣做，給她感到一點淡淡的失意，同時也可以掩飾內心的慌亂。她再看看錶，已經是七點半了。時間，你這可詛咒的時間啊，爲什麼過得這樣快？這房子的空氣壞極了，爲什麼會這樣突然的感到氣悶起來？我的呼吸變遲鈍了，不能這樣下去，不然我會被悶死。……於是，她就停在窗口，用手去開窗門，並且俯在那兒，對園中的夜景瞻望起來了。她看着那園中的情景，覺得這黑漆一團，正象徵她的前途；那風雨淒淒的悲涼景象，就正表示着她不幸的境遇。她忽然覺得他已經不來了，有意的對她失約；她是被遺棄，孤零零的一個了。誰也不會來理會她，愛她，撫慰她。那麼她爲什麼還要活着呢？她爲過這孤寂悲涼的日子而活着？她想着，覺得很悲哀，而在不知不覺間，便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

當那園中，有一個人突然的慘號了一聲，飛奔着走的時候，她連忙抹乾眼淚，想去看個明白。可是，當她看見在黑暗中有一個灰色的影子，正像閃電一樣一閃就消逝了，她倒覺得毛髮直豎，下意識的，急遽的朝後退着。她退得那麼急促，以至於絆在地上跌倒了。她覺得腦里一陣昏沉，無數的黑影跟着朝她擺擺來，馬上便失去知覺。

當她從昏失中醒轉來，已經給抬着放在床上了。在她旁邊，正圍着許多人，小孔，王媽，小燕，還有在廚下工作的幾個佣人。她睜開眼睛，逐個的看着她們的面孔，覺得家里的人有一大半都已看到，可是，她急於想見的那副面孔，却偏偏沒有看見。「難道到這時，我已經快死了，他還沒有來嗎？」於是她就將小燕叫過一邊，低聲的問她道：

「沒有客人來嗎？」

「沒有，太太。」小燕這樣回答着。

「你沒有瞞着我？」

「的確沒有。」

「你們這許多人都擠在我這兒做什麼？」

「我們來看太太的病。」廚下佣人說。

「我病着嗎？」

「你在地面上昏倒了。」王媽說。

「我們是聽見太太的叫聲，才從門外趕進來的。」小燕補充着說明道。「首先發覺這聲音的是王媽，等到她去叫我，趕進來時，太太已經昏倒在地上了，當時我們都很急……」

「好了，」她厭煩的說。「不用再說了。」

「太太要喝點什麼？」

「不用，」她搖着頭說。「你們都出去，讓我好好的休息一會。」

「是！」

於是，倆人們都出去了，房裏仍舊留下她一個。

她在床上靠着，覺得自己的身體很衰弱，像是一點力氣也沒有，正想閉下眼睛休息休息。可是，當她神志清醒以後，却又想起和海生的約會來了。他也許是給什麼重要事情臨時拖住，不然他會接受她，會來的。……她堅信着。

八點鐘敲過，八點半又過去，九點鐘來了。但是，她堅信着會來的人，她在等待着的人，却依然不曾見面，「難道他真的絕情到這地方，他更拋棄我？不會罷？那是不可能的！」於是她焦急起來了，同時也因為精神已經恢復，便走下床，並且像幾個鐘頭前一樣，在房裏來來去去的走動起來。「也許他忘記了，」她想，「爲什麼我不給他打個電話看？」她果然就走向電話室

去，給他打起電話來。但是，那電話機好像專來和她開玩笑，她越焦急就越打不通，她又氣又惱的把電話機狠狠的丟下就走回房來，氣得抱住頭在沙發上嗚嗚咽咽的哭着。

她就這樣一個人在賭氣，在苦惱，過了約二三十分鐘，眼看着他要來的希望已經斷了，才突然的下了一個新打算，因此便伸手去按鈴。小燕聽見鈴聲，匆匆的趕着進來，她這時的焦躁和不安，也正和她的女主人不相上下。

「太太有什麼吩咐？」她說。

「給我叫小胡把車準備好，我馬上就要出去。」她命令着，一邊忙着打扮自己。

小燕給她這奇異的行動弄的莫名其妙起來了，這是怎樣回事啊！幾年來，她還是第一次看見她這樣的呢？難道她已瘋了？……

「太太，這時已經快十點鐘了，又是大風雨……」她提心吊胆的說。

「用不着你多管閑事！」她發怒了。「還不給我趕快出去叫小胡備車！」

「是！」丫頭挨了一陣子罵，汪着淚匆匆的出去。她走到汽車房通知小胡，等他準備好，又趕來通知她。「太太你一個人出去，不要小燕？……」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就給她的眼光盯住了。

十五分鐘後，這孔家的私人汽車，就載着林慧貞在馬路上出現了，小胡已經把速度開的够快

了，可是她還催着他開快點，這不但把那個誠實忠厚的年青的廣東司機弄的莫名其妙，就是街上來來往往的人，看見這輛私家汽車，在泥濘的街上橫衝直撞，也給弄的莫名其妙。

車在旅館門口停住，她沒等小胡出來給她開車門，就自己開着跳出來。她進了旅館門，也不問一間客房，就一直跑上樓去。當她正在找方海生住的那一號房間，那個從前會帶過她的路的茶房，已經迎到她的面前來了。

她說：「方先生在家嗎？」

「你說是方海生方先生嗎？」那茶房狡滑的看了她一眼，又慢吞吞的加上一句。「他走了！」

「走了？走到那兒去？」這句話，在她聽來簡直是雷鳴，是霹靂，差不多就要把她震昏了。

「我不知道，他是趁今晚的火車走的。」

「什麼時候動身的？」

「二個鐘頭前。你太太是姓林罷？方先生有一封信留下，吩咐我交給姓林的太太。」

「不錯，我姓林，但是那信呢？」

「不要急，我去拿！」說着，他就走。

一分鐘後，那茶房拿着信回來。她焦急地來不及等他把它交到自己的手上，就迎上去接，當面就把它扯開了。

當她的手，捏着這一封信時，她是激動得那樣利害，以至於四肢都抖索起來。等到把那信打開來讀着時，有一個時候她竟看不出信中寫的是什麼，只覺得有許多象形符號堆疊在一起，越看越莫名其妙，難道她的腦筋已經喪失了作用？她連這幾個字都認不出來？不，她得再讀下去，一直直到她明白了他的意思為止。因此，她又從頭的把它讀將起來了。她想盡種種方法，壓抑着自己過分奔騰的情感，一直讀到第五遍，才把那信中的意思弄清楚。

在那信中，方海生這樣告訴她：他並沒有失約，他曾到過她的家，「不信可以問那守門的老李。」他在花園里，站在雨中過了一個鐘頭，只是缺乏勇氣進去。他曾看見過她的影子在窗上搖幌，看見她開出窗門對雨夜嘆泣。可是，他不能上前去見她，在這一剎那間，他的思想和意志，不容許他犯罪，因此他走了，抱着一肚子痛苦的心情。

「當你接到我這一封信時，」他接着這樣寫道。「我正在趕赴前綫的途中。只短短的幾個時數，科學文明的力量已把我們拉的那麼遠了，而且我們將隨着時間使彼此間的距離更加遙遠。至於以後，我們是否還能够再度會見，却是很難說的，我擔心着這一次的分別，是我們最痛苦的一次分別，同時也許是我們最後的一次分別，我們不會再見面罷？但我並不後悔我們這一次的見面，這一次會見將是我們中最可紀念的一次，正因為此，我並不責備你的行為，你的行為原沒有可非議的，你的勇敢深使我受感動。不過你却看錯了人。……」

「請不要罵我是騙子，請不要難過，你該知道你自己是一個善良而有希望的女性。像你這樣的人，任何一個人都會爲你而鍾情的。但是你不該把希望寄託在我身上，我是一個自私的人，我愛你，却更愛我的事業；我愛你，但同時我也愛德明。爲了我現在的事業，我不能不離開；爲了德明，我也不能不離開，這一點我希望你能明白。不要那樣軟弱，勇敢的堅強的生活下去罷，我們的祖個還需要着你，而德明更不能沒有你，好好的幫助他，把眼光看得遠一點。……」

「他去過的，」她索索的對着那封信，這樣對自己說。「他愛我，可是他缺乏勇氣，他臨陣免脫了！」她感動地滴下淚。「他說我沒有看清他，我看錯了他嗎？不錯我把他看錯了。其實他也不會不這樣，他把我看成怎樣一個人，叫我好好的再和德明過下去，像一隻折傷了翅膀的燕子，他快要飛上天去，爲了一點小小的創傷，却又不能不回到他主人的屋檐下。不，他看錯人了，他太看不起人了。但是我爲什麼還在這兒站着呢？他走了，真正如他在信中所寫的，已經走得遠遠的嗎？也許時間還不久，這時還沒有離站。那麼，我爲什麼不去追他呢？只要我還能見着他啊！海生，你這次可別再希望一個人走開了，……」之後，她把信放在手提包內，就匆匆的趕下樓，跳上車時，她就問着小胡道：

「小胡你知道到衡埠夜班火車幾點鐘開？」

小胡在一個破錢包掏着，摸了半天，才對着一張火車時間表回答說：「九點四十分開，太

「現在已經幾點鐘了？」

小胡又對着自己的手錶說：「現在是十點半。」

「你沒有看錯時間是九點四十分開出？」

「明明白白寫着的，小胡不會看錯。」

她沉默着了，可是還不相信，她說：

「也許出了什麼事故誤期了。」

「這也是常有酌，不過近來總是準時的。」

「你是說火車這時已經開出站？」

「我想是罷，要是太太不放心，我可以打個電話到站上問一聲。」

「好的。」

於是小胡就下車，直走進賬房去。

在期待中他回來了，看着那神氣林慧貞已經冰冷了一大半，她問：

「他們怎樣告訴你的，小胡？」

小胡把一雙手朝兩邊一擺，搖着頭說：

「早已開走了！」

「走了？」她心痛着，把頭垂下，她的希望像一個肥皂泡一樣破滅了。

小胡把車緩緩的開着。

「還要到別的地方去嗎？太太。」當他們走到市中最熱鬧的一段時，小胡回過頭來問道。

「回去，」她心灰意亂的說。

「火車站也不去？」

「車已經開了！」

在過河時，小胡忽然放緩了車走。「太太，」他面紅着說。「你允許我大胆的說句話嗎？」

「什麼話，你說罷。」她冰冷的回說。

「今天晚上，我看您好像很難過的样子。」

「唔？」她有點吃驚了，爲什麼她的心事連小胡也看得出。「你是說我有心事嗎？」

小胡想了一會，才又怯怯的說：

「家里的人都這樣說：太太這幾天有心事。」

「而你也就相信他們的話？」

「我有點……」

林慧貞苦笑了一聲，却沉默着。

「把事情看開一點。」小胡勸解着說。「這樣，就是有事也可以化作無事了。」

林慧貞依然苦笑着。

「我就是常常這樣，」小胡又接着說道，「廣州失守的時候，我的父母家人都散了，只我一個人流落出來，有許多人痛哭流涕，慷慨激昂，說要爲家國報仇，可是等戰局稍爲平定之後，他們又都回去當順民了，而我……」

她忽然插着嘴問：

「小胡你結過婚沒有？」

「沒有，太太。」

「你會和人家戀愛過沒有？」

「沒有。」說着小胡的面孔漲紅起來了，他從沒看見一個女人這樣大胆的問他這樣的話的。

「所以，」她嘆息着說。「你永遠是樂觀的。」

小胡，不明白她這句話的意思，可是也沒有再問下去，因爲這時離開他們的家，已經很近了。

第三部
結局

當孔德明把自己在昆明應辦的事務結束了時，一個月的時間已經過去了。這和他原定的逗留的時間略為延長點。他雖然為這而十分焦急，但是既然事情拖着人，也就沒有什麼辦法。

在他逗留昆明的那些時間中，他一共只接到林慧貞三封信，字跡潦草，寥寥幾行，充分的表現出一個在鬱悶中的人徬徨的心情。而他呢，則是差不多一空下來就給她寫信。在她那些又簡短又潦草的信中，也只向他報告一點家庭間的瑣事，如家里情況安然，小孔身體健康如常等等。而關於她自己的，則提得非常之少，好像有意要對他迴避似的。她的這些信札，很使他感到失望。他對她所希冀的，是熾熱的情感的安慰和鼓舞，從他離家後，他是突然的感到孤寂起來了。他不斷的想到她，記掛着她，渴望着她能够在這一顆飄零的孤寂的心中，給一點慰藉。但是，事實上她却只有使他更加懊煩。「她難道就不想念我？」他不斷的這樣想，却又替自己下着解答。「不會的，也許她的身體最近又壞下去了！」他很能了解一個病人的心境。也正因為他對她的健康，感到深切的憂慮，對於依然逗留昆明這件事，就覺得是一種過分的負擔了。半個月前，他就等待着的一個時機，一直到這個時候才有一點頭緒。於是，他準備着動身了。

可是正當他在辦理登記申請買飛機票的手續時，忽然有一位多年的老朋友來拜望他，他對他說：他想到溜州去走走，在那兒，有他創辦不久的一家公司。

「那麼，我們可以同行了？」孔德明興奮的說。

「自然。」那老朋友接着又問。「你是坐飛機還是沿公路走？」

「坐飛機走，手續已經在辦了。」

「爲什麼一定要坐飛機呢？你不知道在這個時間，坐飛機是一件冒險的事嗎？」

孔德明笑着說：「只要能節省時間，就是冒險又何妨，況且現在不是每天都有成百個人

在冒這種險嗎？」

「我却不一樣想，我以爲沿公路走比較好。」

「爲什麼？」

「第一，爲了避免申請登記等麻煩手續，我最怕的是跑衙門見官，第二，我們不是天天在喊建設大西南嗎？到底這個大西南又建設得怎麼樣了，也該乘機去考察考察，第三我認爲是……」

……

孔德明沒有聽他把話說完，倒也想到，人家都說西南是爭取最後勝利的根據地，建築大後方的口號也不知道喊過多少時候了。在一年前，他就曾起了這樣的一種豪興，想沿西南各省的公路

走走，看一看各地情形，但因為一時找不着同伴，也只好作罷。這時聽見這位老朋友這麼一說，倒也心動起來，於是，他便說：

「現在不是說交通困難嗎？」

「這個沒問題，」那老朋友高興的說道。「只要老哥你肯和我同行這個全包在小弟身上。」

「你有什麼辦法？」他笑着問。

「我最近正弄到一輛小汽車，汽油也是現成的。」

「這樣，我決定和你一起走就是。」

他也只好應承下來。

在把原定計劃整個推翻，臨時改變過後，他等那位老朋友告辭着走了，就坐下來給林慧貞寫信。在這信中，他說：他為什麼臨時改變計劃的原因，說明了沿公路繞走的必要及其意義。末了，就用抱歉的口氣，請她因為他的不能按期回家而原諒他。把信發出，他覺得自己也安心些，林慧貞看見他這樣遲遲不歸，也許會怪他，不過，她如果接到他這一封信，一定會原諒他的。

他開始替自己準備起來了。幾天前他從沒想到要給林慧貞或小孩子，帶點什麼小禮物去，而這時却成爲一件挺重要的事。他花了一整個下午，到街上各大商場去，結果給林慧貞和小孔各選了三件小東西。這份禮物雖不貴重，却都是在桂縣無法買到的。

現在他已經什麼都準備好了，專等那個朋友把車開來把他運走。在第三天，那位老朋友果然也就把一架八成新的流線型小汽車開到他的寓所前來。

和他同車來作這一次西南考察旅行的人，一共有四個，其間兩個是女的，一位他的朋友的隨員。他們沿途說說笑笑，到了一個可資考察的地方，就停下來，玩他這麼天把兩天，玩得膩了，就又繼續趕路。日子倒也過得不平淡，只是時間却超過了原定的二倍左右，原本是四天路程可以走到的，現在却要到一個星期以上了。到了第十天的上午十時，他們那架滿身塵污的車，才在溜州的街頭出現。

這個比桂縣略微現得小一點的城市，是他們長途旅行的終點。在這兒，那一位「新近弄了架小汽車」的老朋友，要帶同他的隨員去辦自己的公了，而那兩位青年女客，也各有各的事，暫時投奔到住在溜州的親戚處去，只有孔德明一個人，不得不孤零零的；要回家，他還得再坐一天火車，才能到達桂縣。

那位老朋友先把他送到南京飯店去，又忙着去送那兩位女客，他們從此便道了聲「再會」暫時告別了！

孔德明讓自己在白磁浴盆裏給微溫的水泡着，半個鐘頭後出來，略為替自己修整一下，才匆匆的趕到電話局去打長途電話。電話局裏的人很是擁擠，大家都在那兒忙着給桂縣的店號打商業

電話，探問行情。掛過號，孔德明按捺住自己焦躁的性子，在一條椅子上坐着等，一直到已經輪到他了，才淡淡的走向電話室去。

他先叫接廠裏的經理室，要和那姓陳的副經理談話。這是一個從他父親時代，就跟着孔家過活的四十五歲人。年紀雖不大，大家却一致的叫他做陳老頭。他有一個忠實到近於奴性的習性，他以為對自己主人盡忠是一件天然的義務，可是却也從沒忘記從主人那邊獲得自己不應該得的權利的機會。是一個老於世故的幹才，孔德明事業的能夠順利發展，有賴於他的實在很多。離開桂縣時，孔德明不但把廠交給他經營，家里的事也請他照顧過的，這一個多月來他們雖然也常有函電來往，但是直接通話，却還是第一次，他渴望的想着，他們可以作一次暢談了！那陳老頭一聽出是他的口音，快活極了，孔德明在電話機中，就聽見他那因為過於興奮而抖索起來的聲音。孔德明用親摯的聲調問他的好，又問廠裏的情形怎樣，最後才告訴他說：他已經到了溜州，打算搭當晚夜車回桂縣。

「明早我到車站來接你。」陳副經理巴結地說。

「不用，」孔德明開玩笑說。「我已經不是三歲小孩子了，還怕認不得路。」

等對方把電話機放下，他又叫接孔公館。來接電話的尤小燕，她開始用習慣了的，不很耐煩的聲調，慢吞吞的問道：

「你是那個？要找什麼人？說啊，大聲一點我這兒聽不清楚……」

可是等她聽出了是誰的口音時，知道他已經到了，便大為興奮，也不說「請等一等」或什麼別的話，一丟開耳機就叫着奔向林慧貞的房裏去，大聲叫着：「太太！太太！老爺的電話，老爺的……」

孔德明心情緊張地，對着電話機發笑，他正在想：當她知道他已經從遠道回來了，該會怎樣的高興啊！也許，她這時正在那兒爲着這個突然到來的快樂，而流着淚哩。他們結婚已經有五年了，在這期間，大家都未曾分離過，而這一次，一分離却就是一個半月，在他是非常之渴念她的，至于她呢？也一定和他一樣。不過，他又想起一件心事來了，想起她的信，想起她在信中對他所表現的冷淡情緒，到底怎麼回事？她的身體是不是還和往時一樣健康？這時正在作什麼？在病床上，還是在？……

沒有想完，就被從電話機中傳出來的，一陣沉緩而有節拍的高跟鞋聲打斷了。之後，就有人對他說起話來。那聲音是軟弱且又沉悶的，一開口他就認得出是她的了。但是，她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樣熱烈，好像早已知道他來了，只是淡淡的，強作笑意同說道：

「你來了，什麼時候到的？我從你寄來的航空信中已經知道，家裏很好，和你離開時一樣。打算什麼時候回家？不在溜州玩兩天？……」

越聽見那淡淡的口氣，就越發使他起了陰冷的感覺，爲什麼她對他這樣，難道他做錯了事，她疑惑他在外頭有什麼不軌行爲？不對，這其中一定有什麼鬼！他的希望，他的一肚子熱情，都破毀了，被凍結了。他就這樣愕然的，對着電話機不知說些什麼好，而對方，也是那樣淡淡的一言不發，專等他來對她提問題。到末了，他覺得再這樣下去，已成爲一種痛苦的負擔，於是，也改用冷淡的口氣對她說道：

「我搭今晚的夜車走，你叫小胡在明早五點半把車開到南站來接我。」

「唔。」她說。

「還有什麼沒有？」

「沒有。」她說。

「那麼，再會。」

「再會……」

他把電話機像是和誰鬥氣似的丟下了。

走出電話局時，他一肚子都充滿憤怒和狐疑的情緒，他以爲已經有什麼不痛快的事情，在他們中產生了，不然，爲什麼她會對他那樣冷淡，爲什麼對他熱情的探詢毫無反應？已經是一個半月了，別離只有使他們彼此面的關係，更能進一步的接近，不錯，過去在他們間也許有誤會存

在，然而，這種誤會不是絕對不可以消解的，短時間的別離就是消解這種誤會最好的武器，而她却固執已見。……他走過一條大街，忽然又冷靜下去了。不會罷，這都是他的想像，神經過敏的想法，無論如何，她總是他的妻子，他們會一起共同生活了五六年，生過孩子，夫婦間爲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情，而鬥過嘴的事那個沒有過？他們不是常常這樣大大的鬧了一陣，過了一晚，到了第二天，又仍舊和好如初？那麼，她爲什麼用這樣不痛不癢的神氣對他呢？也許她不贊同他從公路來，就攔了半個月時間，把她在這裏一個人冷清清的丟開；也許她的舊病復發了，一個病着的人，心情總是那樣反覆無常的。在這樣思想過後，他就覺得自己的懊惱心情逐漸逐漸的平靜下去，剛剛的那種想像中的情境，也不過是一片曇花罷了，一現就過去了。

他在這個新興城市的街上，胡亂的走了一通，覺得它比他一年半前來時要繁華得多了。那時，它還不過是一個平凡的內地城市，既淒涼又沉寂，居民也不多，市場更是寥落。可是現在，它已經和一個戰時後方的大都會差不多了，人口多了許多，新街道房屋也在興築着，從前見不到的三層四層洋樓，這時也已觸目皆是了，至於娛樂場所，則更是數不勝數了。他在這城市走了約有一個半鐘頭，等到自己略微的顯得疲乏了，才回轉旅館，當晚上的車票，他還沒有買到呢。在一年前，他是知道每一幫車都有許多空鋪位沒人坐，一年後不知怎樣了，也許遲一步去會買不到票子的。

他一走進自己的房間，就叫茶房來，要他替自己去買一張當晚赴桂縣的頭等臥車票。那茶房，謙恭有禮的答應着，就退出去，可是當他到賬房去轉了一轉回來，却就抱歉的說：

「對不住得很，先生，當晚的臥車票全在上一天給定去了。」

「我不要再要一張。」孔德明好像突然挨了一拳似的，焦躁的說着。

「我知道先生要的只一張，不過……」

「不過你非替我弄一張不可。」說時，他把一張十元的鈔票塞到他手中去。「就是這樣，沒有別的。」

那茶房把手中的票子看一眼，知道數目有相當大，於是也就滿口應承着走了。

他用輕蔑的眼光把茶房送走，心想：「他媽的，這是什麼世界，件件都是錢，錢，錢！」

晚上約九點鐘的時候，他在車站上出現了。當他跳下黃包車，進了售票處，只見在那淡淡的燈光下，擠了許多人。他們倉皇的，有的站着隊等買車票，有的在行李間打行李票，或交涉運貨赴桂縣，而有極少部份的人，則在檢查處等憲兵檢查行李，好準備進月台。孔德明把這些人略略的掃了一眼，覺得很陌生，簡直就找不出一副熟習的面孔，於是他先把行李搬到檢查處去，一個憲兵班長問了他兩句什麼，聽說是一個工廠經理，也就不怎樣檢查放過了。他叫一個車站苦力，

幫他把那幾件零碎的行李抗着進月台去。

進了月台，在那不明的燈光下，他看見兩列長長的建築物，有一列灰色的火車，就在那建築物正中靜靜的躺著，指向桂縣那邊，火車頭已經升了火，只要時間一到，就可以開動出發了。他在那新建築物底下走了一會，一邊心里暗暗的驚奇着這個地方變動的神速。在一年前他到這兒的時候，這條鐵路還剛剛在興工，這兒也還是一片荒郊，沒有人住，更談不到什麼新式建築物了。可是現在，已經完全改觀，他走着，好像是走進夢境一樣。

那苦力把他帶上標明頭等臥車的車廂，他爲了省得我房間的麻煩，便也把臥車車票交給第一個碰到的茶房。那穿了制服的茶房，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遂恭敬地說：

「跟我來罷先生。」

他進了標明第十四號的房間。安頓好行李，給過苦力的工錢，就在那皮臥榻上靠着了。他拿出煙捲來抽，看茶房給他拿進熱茶和一碟水菓來，接着他就開始對這號房間考察起來了。這房間雖然不寬敞，佈置却是很富麗的，也許是爲着便利那些帶了家眷的人罷，因此，每個房間都設有兩個鋪位，在他對面，就正有一個鋪位，可是這時却還是空的。他想起那茶房找來問一問，和他同房的到底有沒有有人，來了沒有？可是那個人把東西拿進來後，就匆匆的走了，不一會，他已聽到他帶了另一對青年男女，進隔壁的房間了。

他抽了一會烟，覺得這個房間似乎很燥熱，回轉身去看，才知道那窗門原來還是封閉着的。於是，他便起身過去把窗門打開。他有意的把手臂靠在窗櫺上，把上半身伸向窗外。窗外是一片田野，陰沉沉的，二十餘丈遠的地方，才能看見一盞燈。他把四周觀察了一會，覺得很少有人在走動，不過在那盞燈光底下，却看見一個荷槍的路警，正不耐煩的躑躅着。他淡然的把他看着，起了一種孤寂的感覺，遂別過頭看到另一邊去。天上的星斗，今晚特別多，「眼看着明天又是一個大熱天了。」他想。丟掉口中的煙蒂頭，又轉到鐵位上來。他從盤子里吃了點水菓，覺得時間很悠長，於是便掏出錶來看，已經是九點半了。「照例也該開車了罷？」他想。便走出房門去，把房門反闔着，就在車廊上信步的走起來。他到底要走到什麼地方去呢？却沒有想到，也許是想去看看外面有沒有開車出站的動靜？或是找個茶房來問一問訊。這時，在頭等臥車車廂里的許多房間，坐客們差不多都到齊了，到處都有人聲人影，在這些人中，份子相當複雜，各種各樣的人都有，不過大半却是軍人居多。他這樣信步的走着，冷眼的觀察着各個房間的住客，到了第廿四號房的時候，忽然聽見一個女客的嬌滴滴的銳叫聲，他覺得奇怪了，因此到了那房門口時就略爲住了會足，一看，原來却是一個約在廿三四年紀的女人，穿了一件絲織睡衣，正和一個商人模樣的中年胖子在皮臥榻上扭做一團，他皺緊了眉頭走開。心想：「這個女人要不是幹那不正當營生的，就一定是姨太太等一類人。」可是沒有等他跨過隔號房門口，那房門却像是被他這一看

觸怒了似的，突然砰的一聲關上了。跟在這一陣關門聲之後，又是一陣淫狎的狂笑。這笑聲給他帶來了憤怒，他覺得他已經受侮辱了，「爲什麼他們偏在這個時候把門用力關上呢？爲什麼他們要那樣的笑？難道這一些都是爲着要對付我的不成？」可是，回頭一想，覺得和這種人賭氣也未免太看輕自己，於是兀自冷笑着，也就若無其事的繼續走上前去。他一直走出車廂門，下了車，便在月台上踱起步來。

月台上，這時已經平靜得多了，坐客們大半都已上了車，走遲一步倉倉趕來的，也是極佔少數，因此在這個黯淡的擁擠的月台上，就突然的變得空虛起來。他沿着那列車走了一會，覺得在三等車廂中坐客似乎特別擁擠，有許多面孔從窗洞內伸出來。大概是里面空氣過於燥熱，要俾到外面來才能鬆口氣，聲音嘈什得很，使他意識到那簡直不是在車廂中，而是在市集里。

他一直踱向火車頭那邊去，車頭不時憤怒的發出了嗚嗚的叫聲，看樣子却還是沒有卽刻離站的準備，他瞪瞪的望着一個工人在那兒添煤，看了一會覺得沒有什麼意思，也就回轉身走。走了約有一二十步遠，在路上碰到一個穿藍土布制服，手中拿着一盞馬燈的工人，迎面向他走來。他遲疑着，心想該不該上前去問個訊呢？一個人在他決定了要走，而且就要走了，在走前的那一剎刻等待，心情是最難過的。他到站里來雖然還不到一個鐘頭，可是，在他看來，在這一個人頭中，却比一年一個世紀還要長久。在作過這個思考之後，他終於迎步上前，並且就對那個人打了

個招呼的手勢。那個工人在他面前恭敬的站住，馬燈的光亮瀉到他下半身去。

「請問一下，這班車是不是九時半開出的？」他問。

「是的？先生。」那個工人回答。

「可是現在……？」

「已經九點三刻了。」

「爲什麼還不開出去呢？」

「因爲上一班車誤了時。」

「在路上出了什麼岔子？」

「出軌，」那工人說。「不過已快修好。」

「看樣子，到了十點鐘還是開不成？」

「我想也快。」那工人說罷，就又走他的去了。

他上了車，想回轉自己的房間。可是，當他在走廊上走着，快近他的十四號房時，却遠遠的發現他的房門已不知給誰打開了。這使他大爲不安，在他出來時，房門不是關得好好的，爲什麼這時却打開了？難道有什麼人進去過？跟他就想起許多打劫和偷竊的事情來。當他疾步的走到自己的房門口，看進房里去，才知道在那空舖位上已經坐了一位近中年的，服飾頗爲時摩的女客

了。她很癱懶的背靠着沙發，蹺起一條腿疊在另一條腿上面，安閑的，目中無人的，吞雲吐霧似的在那兒吸着煙。他遲疑的把足步停住：是怎麼回事，該不會是找錯了房間？看樣子却像是蠻有把握這號房是她的，她就是這一號房的主人。那麼，這路局也就未免太那個了，爲什麼讓一個孤身的女客和一個孤身的男客，……他正在疑惑間那個中年女客，早已把他發覺了，她轉過面孔來，放下那蹺起的腿略爲把身子提一提，作爲招呼的意思。

「我是這號房的，」她接着說，「您先生大概也是罷？」

「唔。」他笨拙地回答。

「沒等你回來，我就把門開進來，實在有點冒昧。」她的口才很伶俐，說着一口流利的北方話。「沒有什麼！」他覺得面孔有點發熱，一面進房，一面却暗自對着自己說：「一個同房的旅客，而且是一個單身女客，真是開玩笑。」

他進房後，第一步工作就是去搜索他放在鋪位旁邊的那兩隻手提箱，覺得它還和先前一樣安然無恙，於是，安心了。現在，是他也在自己的鋪位上坐着，掏出煙盒來，看見對方已把煙蒂頭丟進痰盂去，於是略爲遲疑着，覺得他們已經不是陌生了，爲了禮貌上的關係，似乎還是該給她招呼招呼才對，於是便也站起身向她遞過去說：「請！」

「我有，我有。」那個人站起半身，忙也把自己的掏出。他把手縮回來，於是就抽起來。

「先生，也是上桂縣去的？」

「是的，」他說，「您也是罷？」

她把頭點着。他又沉默下去，一邊却悄悄的對她觀察起來。他覺得這個人的身材雖然短小却很肥碩，像是一隻快要下蛋的母鴨，沉甸甸的，穿着一身絲質素花旗袍，袖口極短，直露出一對渾圓的臂膀來，胸前雖略下垂却仍不失其誘人的魅力，面孔化裝得非常勻整，雖也是塗脂抹粉，却不使人感到庸俗難耐。已經是一副上了年紀的面孔了，可是如果不臨近細看還是看不出來的。她似乎很富有，在那裸臂上就有兩隻金鐲頭戴着，手指上也戴了四五隻大大小小的戒子，有寶石的，有含珠子的，凡有新奇花樣的，她都有。根據她的服飾和舉動，他開始來確定她的身份了。他起初暗自猜想，以為她是闊人太太，可是仔細一看，却又不怎樣像。第一，她是孤單，沒有伴隨的，第二，那無拘束的，對什麼都不在乎的舉動也不像。那麼是什麼種人呢？姨太太？也許有點像，不過要是屬於闊人家的姨太太的，沒有老爺，親人跟隨單獨出門的例子似乎也不太多。那麼，她……？這使他不禁的連想到問牒，流血和決鬥等事情上去了。「該不會這樣巧罷？」他想，「不過也很難說。」於是他有點好奇的替自己警惕着了。那個人照樣用她那放縱的姿態面對着他，她的右腿蹺得那麼地高以至於把大腿上部都露出來，他很替她難為情，面孔一陣冷一陣熱的，有意的把眼睛看到別處去，但是她却微閉着眼睛，像是在深思什麼，香烟結成圈，一團一

團的從她口中噴了出來，在室中繞了一下，從窗口飄出去了。忽然，她像是全身都不舒服的，於是便忿忿的坐起來，並且就伸頭到房門外去，用尖嗓子叫：

「茶房，茶房！」回轉身來，又自言自語的說道。「這樣的鬼天氣，真悶人！」

「眼看着，明天又是八九十度的天氣。」孔德明敷衍着說。

「這樣的天氣，我」點也過不慣。」她也答着說。

茶房果然就應聲來了，他對這個中年女客，好像是很熟習的樣子，因此便笑嘻嘻的說道：

「陳小姐，有什麼事？」

「你這個人真是，爲什麼不早把風扇開一開？你是知道我的老脾氣的。」

「是，是，就來了！」那茶房一邊答着一邊倉倉的出去。不一會，裝置在房間上面的那電風

扇，果然就虎虎的響了起來。她有點做作的舒了口氣，又朝着那個還在房門外站着不動的茶房

說：

「車到底開不開？」

「當然要開。」

「爲什麼時間早已過了，還不開？我坐了近二十年火車，從沒看見過像你們這一路火車這樣不守時刻的。」

「這叫做非常時期，什麼東西都在非常狀態中哩。」

「笑話！」她說，有點憤慨的樣子，「這是拿來騙小孩子的。」

那茶房微笑着不答。

「你打聽過沒有，到底是什麼時候可以開出站啊？」

「快了，路已經修好。」

「好，」她說，「現在你可以滾了。」

那茶房還是用那副神氣微笑着。

「陳先生，你好像和這兒的人很熟習的樣子？」等茶房走後，孔德明被他們這一次談話深深的吸引着了，於是他就好奇的問着。

「我嗎，談不到，不過常常在這兒跑跑就是，跑多自然也就熟習了。」

「那麼，您是在這兒做事的了。」孔德明進一步的試探着說。

「也可以這樣說，其實像我們這種人大半部是要流動的。……」

「爲什麼要流動？」

「因爲我們不能不靠碼頭，大城市。」

「那麼您是？」

「我是戲班子里的，就是那唱京戲的。」
「唔，」孔德明暗自說道。「原來是戲子。」這話不太出他的意外，不過，他仍舊很細心的把她看着。

「您們是那一個班子？」

「麗華。」

「是不是在麗都演過的那個麗華班？」

「不錯，我們曾在麗都演了近半年。」

「我曾經去看過陳飛鳳的蘇三起解，那簡直是一齣傑出的戲。」

「你認得陳飛鳳？」

孔德明搖著頭說：「只看見她的戲，却不會認得她。」

「您覺她唱的怎樣？」

「我不大懂戲，不過我覺得她的字咬得很準確，聲音很圓潤，表情也十分逼真，從上海北平等幾個大都市丟掉以後，要找這樣的人才，看這樣的戲，怕已不多了罷。」

「你覺得是這樣？」

「起碼在我是這樣想的。」

她略爲沉思一會，於是便又微笑着說：

「您想不想認一認她？」

孔德明微笑着不響。而她却就大聲笑將起來：

「她這個人並沒有什麼架子，要認識她是挺容易的，要是您想認識她，我可以替您先生介紹。」

「在什麼時候？」

「就是現在。」

「那麼，她也是坐這班車赴桂縣的？」

「她不但是坐這班車，而且恰巧又和您同住了一個房間。」

「不是開玩笑罷？」

「我對您開玩笑幹什麼。」

「那麼，您就是……？」

她沒有說什麼，代替着的却是一陣高朗的笑聲。笑過之後，她說道：

「覺得奇怪罷？」

「有點意外。」

「可是，」她接着又說。「您先生尊姓，我還沒請教過哩。」

「我叫孔德明。」

「在桂縣做事罷？」

「在一個紡織廠里做點小事。」

「怕是客氣罷？」

他微笑着。

「看您那樣子，就不像是做小事的，起碼也是個把主任經理的。」

「算是您的觀察不錯。」

兩方面對望着，都暫時沉默了。

忽然，車站上敲起鐘來了，這是說，火車馬上就要出站。隨在這一陣鐘聲之後，汽笛就嗚嗚的叫了起來。

「車就要開。」她說。

「可是，已經遲了快一個半鐘頭。」孔德明看着手錶，用指頭計算着時間。

「您在這兒也有事的罷？」

「不，我是從昆明來的。」

「現在那邊怎麼樣？我離開那兒也快一年了。」

「除了物價更加飛漲，人口更加多，馬路多開幾條外，一切都和從前差不多。」

「看朋友去的？」

「不，」孔德明搖着頭說。「有一個新廠落成了，我到那兒去主持。」

「現在一個人回來？」

「我原本是一個人去的。」

「單身人出門，總是很無聊的。」

「可是，有時也不能不單身出門。」

「我頂怕孤獨，您可以看出，我是很喜歡熱鬧的……」

「大家都定一樣。」

「因此，我今晚趕到站來，他們告訴我舖位都定出去了，我說，不能設法讓一讓嗎？他們說讓是可以的，不過要和一個男客同一個房間，我說這也好，我正需要一個人作伴哩……」

「那麼這個舖位不是必定的了？」

「在動身前半小時，我才臨時決定走的。」

他想問：「該有什麼要緊事情罷？」可是沒說出口，叫子已在月台上吱吱的叫了起來，而車

卡在一陣急劇的震撼之後，也就緩緩的開出站走了。

這個叫陳飛鳳的中年女人，正如她自己所說的，是一個好湊熱鬧而又健談的人，他們把話一談很快便投機，成爲知己了。他們從抗戰談起，一直談到物價，談到環境的艱難。到末了，他們真像一見如故，什麼話都拿出來說了。在談話的時候，他雖然還存有一般習見，認爲這樣江湖女人，大半是放蕩淫亂不足與遊的。不過，他却覺得她的爲人還真摯，純樸，和一般變相的野鷄不同，他私心的對她尊敬起來了。火車第三次在一個站上停下，他們才微微的覺得身體已經疲乏起來，於是，她對他告了聲不是，就和衣蓋着一條線毯，在一位上睡下去。他坐了一會覺得十分無聊，便也在臥榻上躺着。臥榻上，裝置的彈簧隨着火車的輪子的滾動，有節奏的，一上一下，一左一右的抖動着，他睡在上面，好像在浮雲中一上一下，一左一右的飄蕩着。

那陣連續好幾個鐘頭的長談，使他疲憊了，再加以上一天在路上，他就一直沒會好好休息過，原本是打算一上車，就痛痛快快的睡他一覺，一直到天亮，等目的地到達，而精神也就可以恢復，却想不到會碰到這個人，而又談了這許多話，使神經震奮着，像這情形，當然就無法安寢。因此他剛一閉下眼睛，就有許多新的思潮一齊湧上來，在這千愁萬緒中，他第一個想起的，還是林慧貞。這些時來，她一直就頭強的生活在他的記憶中，只有在他爲了應酬和奔跑時，

始能暫時的離開她。可是一靜下來，有空閑的時間來想自己的心事時，她却又飄然出現了。他常常看見她在流着淚對他訴苦，說：「從他離開家後，她是怎樣的感到單調和孤寂啊！沒有人陪伴她，沒有人可以和她談得上一句話。她是完完全全被人遺忘了。又有一次他做了一個噩夢，夢見她因為思念着他，正病得非常利害，家里人着慌起來了，就連醫生也束手無策的在她病床前，用沉重的足步來回的踱着踱着。而小燕則悄悄的跟在他背面，低低的，用哀憐的聲調問道：

「大夫，太太的病沒有大危險了罷？」

那醫生仍然用着同樣姿勢，來回的走着走着，一句話也不說。

「她還有點希望了罷？」她繼續提心吊膽的問。可是，那個人却依然嚴肅的走着走着。

「爲什麼，你一句話也不說呢，難道……？」

到這時，醫生的足步止住了，他回過頭對她望着，好像要從這一投視中，一直望進她的靈魂

深處。

「我也不知道，」他說，用痛苦的聲調。「我一點也沒有把握。」

「可是，大夫，你不能不設法啊！」那小丫頭說着，眼淚在眼中浮動着。

「我不是正在設法？」

「你得說她沒有危險，你可以保證。」

「不能，」他說，把兩手往左右一攤。「我不能這樣說。」

「那麼是她？……」她哀聲的叫着，開始嗚咽起來了。

就在那一陣嗚咽聲中，他驚恐地從夢中醒轉來，覺得全身都給冷汗溼透。夜悄悄得很，一點聲息也沒有，他再閉下眼想睡覺，可是那噩夢一直圍繞着他，使他無法安然一睡。他覺得做這夢十分不祥，該不會是她已遭遇到什麼事了罷？一切該還和他走前一樣了罷？他們在分離的這些時日中，對於她，他以爲是更加的關懷着她了！因此，他從床上爬起來，并且就替她寫信。在那信中，他除了表示自己對她的懷念和忠誠外，並沒有把那場不祥的噩夢告訴她，只叫她加倍小心照料身體，小孩子也要好好的照顧，他的事情進行得很順利，不久就可以動身回去了。這件事情是早已過去了，可是現在，他就要回家，回到她那兒去時，却又想起了它。同時他又想起在電話機中，她那軟弱的，無力的語調，他覺得心中十分抑鬱，難道那場噩夢真的應驗？……

火車好像逐漸的加快了，這時，全列車都像是沉入睡鄉，沒有一點聲息，只不過偶而從別的房间傳來了幾聲斷續的氣息聲罷了。火車奔馳着，發出了克喀克喀的聲音，使原野振撼着，他翻了翻身，睜開眼，房里燈光還在亮着，那十五支光的，綠色燈泡，吐射着淡綠的柔光，使這寂靜的房间，顯的更加深沉和神祕了。他的眼睛無意中移到對面的臥榻上，只見那一位叫陳飛鳳

的，已經睡着了，她側着身，曲睡着、像是一條上湯的龍蝦，正面向着他，她的面容是很安閑的，沉靜的，像是已有幾天幾夜沒有睡過，一躺上床就那麼忘情的呼呼睡去。他從她那睡飽了的面上，一直住下望，覺得她那帶着金鑲頭的兩條臂膀很爲柔潤，看到她的是那時，他覺得開始受迷惑了。記得不知道那一個哲人會說過這樣的話，說當一個人在憂患和不幸中，是最容易受聲色的誘惑的，難道他正應了這個話的驗？他連忙閉下眼，并且轉過身，把背脊對着床外，好像就是爲了要對抗她似的。不久他果然又讓自己沉入新的思潮中。

他想：只要讓這幾小時時間流過去，天就會亮，火車也就會把他帶到另一個地方去。那時，他就可以下車，走出站，在車站外這時已站着許多接客了，她們是來迎接她們親愛的丈夫，或其他什麼親人的。可是，他却一個也不會去理睬她，只在那人叢中找尋他最熟悉的那一副面孔。他在那兒站着，用眼睛去搜索，可是還沒有到一分鐘光景，已經有一個影子低低的甜密的叫着：「德明，我在這兒！」直向他奔來。他定神去看，原來不是別的，正是他所要找的那個人。於是，他就把手中的東西放下，伸了出去，對她採着擁抱姿勢，也大聲的叫道：「慧貞！」於是，她就像一隻燕子一樣輕快的投進他的懷中。他們兩個，就這樣彼此緊緊的擁抱着，暫時都說不出話來，只能用那洋溢着火焰一樣熱情的眼睛，彼此對望着。在回家的途上，他們坐在自己的汽車里，緊緊的靠着，她依着他，半撒嬌半訴苦的對他訴說了許多話，訴說她的情緒的不安和抑鬱。

從他們結婚到現在，已經有多麼久了，可是他們卻從沒有過像這樣長久的別離，因此，她就常常默視着他們結婚時的照片，爲他旅途上的健康祝福，并盼上帝能幫這個不幸的罪人，趕快把那些煩俗的瑣事擺脫掉，回到她身邊來。說着，爲了過於激奮，她的熱淚流出來了。至於他，也把自己在這些日子來沿路的情形告訴她。末了，她們又彼此的對望着，且忍不住再度的擁抱在一起了……

車突然的放緩停住了，好像已到了一個什麼站，有人疲憊地用喇叭筒在外面叫着，請客人下車去。孔德明覺得頭有點沉重，心神還是煩躁的，爲了疏解疏解心中積壓的情緒，他從自己的鋪位上下來，開門出去，他在車廂走了一會，到了月台，略略的散了回子步，覺得一切都是陰沉寂靜的，便又上車。等車已開出站，他才回轉十四號房來。同房的女客還在濃睡中，不過已更換了另一個姿態，從側臥改爲仰天的了。他在房中靜靜的站着注視着她，這次却是從她的那兩隻裸足上看起，一直看到她的面孔，不久又在她左邊的髮角上停住了，原來在那兒有一個疤，平時給披下的留海蓋住看不見，這時却是特別醒目，這疤使他起了一種惡心的感覺。當他第二次看着她的柔靜的睡態時，覺得她除了一堆肥肉外，別無可取。可是當她上了裝，一上台，却就要成爲千千萬萬觀衆狂熱的對象了。二十年來不知道有多少人爲着她破產了，溺沒了自己的前途，濫費了多少生命力，而她也不過是一個極平凡的女人罷了。她在這兒躺着，那麼地呼吸，露出那樣一副

肉麻的姿態，就和特察里的高等妓女沒有什麼差別。他不禁深長的感慨起來：「大概這就是所爲人生，多少人被它迷惑着的人生了！」他悄然的回轉身去，聽見隔壁有鼾息聲傳來，覺察是自己上床休息的時候，於是他感慨地爬上床，并且很快睡着了。

當茶房走來叫醒他，已經是第二天的清晨了。

他睜開眼睛，神態惺忪地問：「什麼事？」

「快到南站。」

「唔，」他連忙坐了起來，把眼睛投向窗外去，覺得窗外面還是一片灰濛濛的，他想到：「難道下了雨？」把頭伸出去一看，才知道不是下雨，天大概剛亮不久，太陽還沒出來哩。於是，他就趕緊整理起行李來。同房的女客這時已經不見了，只有她隨身攜帶的那隻手提箱還放在那兒，「她大概走出去解手。」他想，就替自己備起來。等到他把自己的東西整理得差不多，那房門就輕輕的開了，隨着，陳飛鳳滿面笑容的走進來。她已經換上另一套衣服了。

「早安，孔先生。」

「早。」孔德明也客氣地回答她的問好。「就下車罷？」

「是的，」她說，「不過我還得等一個人，他和我一道來的。」

「保鏢！」他暗自對自己說。

車還在走着，陳飛鳳就自己的舖位上打點着一些零碎東西，孔德明對着她的背坐着抽煙。一會她把那些東西放進手提箱，便也回過身來坐着，孔德明把煙送過去：

「抽煙？」

「不客氣。」可是，她却從他的煙盒中拿了一根，并且就抽起來。

「這次在桂縣有多少時間就擱？」

「也說不定。」她說，「我們這種吃江湖飯的人，就是連行止也難得替自己打算好的。」

「大槓的時間總可以定罷？」

「大概是一個半月的樣子，不過溜州還是常常跑，那兒也有一班人，是我負責帶領的。」

「如果暫時留在桂縣不走，請常常到我們那兒去玩。」

「你的地址是……？」

孔德明連忙把自己的名片遞過去，在那上面就寫着他的身份，電話號碼和地址。

「原來是孔經理，」她看着名片馬上就露出恭敬的神氣說。「早已聞名了。」

「客氣。」

「我住在對河七星公寓第八號房，有空來玩。」

「一定。」

汽笛鳴鳴的鳴了一會，火車進站停下，隨之在列車中就大大的起了一陣騷動。房門外有一陣沉重的足步聲，一個高大的，短裝的山東大漢，在他們面前出現了。

「陳小姐。」那個人粗頭粗腦的叫着。

「進站了嗎？」陳飛鳳冷淡的回過頭去。

「大家都下車了，咱們也下車罷。」

「好的，」她回過頭來對孔德明：「孔經理再見。」

「再見。」

她起身，那山東大漢把她的手提箱提着就出去，陳飛鳳跟在他後面走。孔德明把她送出房門，看見那個茶房，就對他招手，茶房一會就應聲來了。他塞了一張十塊錢的鈔票給他，一面對他說：

「給我把行李拿下車去。」

「謝謝。」那茶房一邊道着謝，一邊把行李提着就走。孔德明對這房間作了最後的一次檢查，便也跟着出去。

他走下車，覺得月台上的人非常擁擠，大都是乘客，接客却沒有，因為車站的規定是不准接客進月台來的，除了那些特許的。他無意中停足，對着人多的地方觀望了一會，後來想起接客是不准進月台來的，於是，便繼續朝出口處走去。當他越走近出口處，那顆已開始激動起來的心就越發跳得利害。他想：只差幾步路，一層木欄了，只要跨過這層木欄，他不就可以看見來接他的人，看見他親愛的林燕貞了？也許還能看見小孔？這個小鬼，現在該長得高大肥胖一點了罷？他（小孔）不見他已經差不多有兩個月了，現在忽然看見他該會怎樣呢？陌生了，還是像往常時一樣拍着手投到他懷里來？

那接替茶房替他搬行李的工人像飛一樣的跑着，也不顧到客人跟不跟得上，兀自朝旅客檢查處奔去。他跟在後面，也就不得不將步伐放快了。不一會，他們到了旅客檢查處，有一個帶着上尉領章的憲兵隊長，走近他的行李跟前，不看行李，却看人，不等他把箱子打開，已經先貼上一張油印的「檢訖」的紙條了。

出了檢查處，馬上就有一大隊黃包車夫，旅館茶房，對他採取包圍形勢，七嘴八舌的對他叫着。這些人圍着他，使他感到苦惱，他正想發一陣脾氣，把這種不正當的包圍斥退時，有一個穿灰制服的年青人，已經從外面一直用力擠進來，用不純正的官話對他叫着：

「我在這兒，孔經理。」

孔德明應聲把眼睛看到他那邊去，認得他就是司機小胡。他像是從絕望中得到救星，高興極了，於是也配合着從里面朝那兒直衝出去，黃包車夫看見形勢不對，果然就一哄而散，各找各的出路去了，只有一兩個不識相的，還跟在他後面嚼嚼着。小胡一進來，就把那工人手中的東西接過去，低聲的問道：

「沒有別的東西了罷？」

「沒有，通通在這兒。」孔德明答。

於是他跨大了步朝對面的汽車場走去，遠遠孔德明就看見他平時乘坐的那輛小汽車，正在那兒放着。他一邊走，一邊用眼睛去看汽車內部的情形，他肯定着林慧貞就是坐了這輛汽車來接他的，那麼她這時在那兒呢？正坐在汽車中等着他哩。可是，當他越走越近，越能把汽車內部的情形看清楚的時候，心情也就越發冰冷了，原來汽車里面的座位是空的，沒有一個人影子。難道她不在里面，那麼她在什麼地方呢？車場外也沒有人，要是她在附近，這時也該到他面前來了。

他們已經走到汽車跟前了，而他剛剛的興奮神情也隨之而陰沉起來。小胡先把行李放進座位去，然後才把後座的車門打開，好讓孔德明進去。車門已經打開了，而他還在遲疑着不肯進去，像是還等待着什麼似的。一會，他才微笑着說：

「太太沒有來？」

「沒有。」小胡勤快的答。

「那麼是誰叫你開車來接我的？」他不快地問。

「太太。」

他走進汽車，小胡把車門關好，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來，一邊打開油門撥動引擎，一邊還在那兒回答主人的問話。

「她除了叫你開車來接我，還對你說些什麼？」

「沒有，太太只把時間和地點通知我，便沒有說別的了。」

油門燃燒着了，於是就嗷嗷的呻吟起來，接着又是哪的一聲，朝汽車場外奔去。孔德明在車中，覺得什麼都是陰沉的，就正和這個不死不活的天氣一樣。一夜來，自己所希冀的，計劃着的，完全成了泡影了。

車在飛馳着，離開郊野上了市區的街道，而孔德明當時情緒的紛亂復什，也就正如他在馬路上看見的五花十色的招牌旂幟一樣，他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來，於是，便俯身上前大聲的附在小胡的背上問道：

「太太最近還好嗎？」

「太太很好，」小胡把汽車的速度降低，也別過半個面孔對着他。「不過……」

「不過怎樣？」

「她的心情不大好，常常生病。」

「病？」這使孔德明的心放鬆許多，他開始明白她不能來接他的原因了。「病得很利害不？」

「已在床上睡了快一個月了，最近好一點，已經能夠出來走動走動了。」

「請過醫生來？」

「德國博士來看過。」

「他說是什麼病沒有？」

小胡搖著頭說：「沒聽說過。」

馬路前面，有兩個憲兵拿了一面紅旂子搖了幾下，小胡就把車放緩停住，於是便有一個上士班長來問小胡的話。小胡把應答的話答了，於是，那個班長便退開去，另一個把綠旂子一搖，汽車又開動了。

「少爺呢？」孔德明沉默了一會，又問。

「少爺長大了許多，身體也很好。」

「除了太太生病，家里還發生了些什麼？」

小胡沉吟了一會，心想：該不該把姓方的那件事告訴他呢？關於那位姓方的來和太太的病，這一家里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是把它連在一起看的。從方海生走後，佣人女工就悄悄的把太太和他的關係的推測，拿來當談話資料了。不過，他回頭一想：這個問題牽涉的太大了，隨便亂說不得的。於是，他就把自己那突然的衝動壓制下去。

「沒有什麼事，和經理在家時一樣。」

「沒有什麼客人來過？」

「我不知道。」

「廠里呢，聽說過什麼沒有？」

小胡搖了搖頭，又是一句不負責的話：「不知道。」

孔德明覺得從這個人口中，再也打聽不出什麼了，便也就沈默着。

林慧貞帶着小孔、小燕和王媽，在花園里養着他。這個營一度勇敢地追求過自己的幸福，又被幸福刺傷了的不幸的少婦，已經和兩個月前所見的，有點不同了。她，從方海生不辭而行的後第三天，曾害了一場大病。至於病的原因，她自己當然很明白。不過她不相信這麼一次打擊，會

把一個像她這樣堅強的人打倒。因此，那時她雖然覺得惡心，頭昏，鬱鬱若有所失，也還勉強起來支持家務。這樣過了幾天，她覺得實在太勉強不下去了，有幾次甚至於就要在路上昏倒，她才知道她被擊中的傷口是相當沉重的，她不得不輪到床上去，並宣佈她已經病了。

這一次，她的病情比之產後的那一次，不知道要嚴重了多少倍。在初上床的那幾天，她差不多全是在昏迷和夢魘中，她常常說囈語，作噩夢，有時會在半夜三更無原無故的號哭起來，或者嗚嗚咽咽的哭泣着，這使家里人都嚇的慌了。沒一個能拿出什麼主意來，還是小燕想的周到，她自專的給廠里的陳老頭子打了電話，把這情形告訴他。陳老頭子在電話中，聽見了這些情形也着急起來，他一面大聲的叱責着她：爲什麼不呈點通知他，等情形弄到這樣嚴重了再來通知他，要是有什麼三長四短的話，叫誰來負責？一面就坐了車趕來。他一進門，并不即刻就去看她，却先把家里的丫頭老媽子叫來重重的訓斥一番，等到他的氣已經發洩够了，才進林慧貞的臥房去，向少奶奶請安。

林慧貞也還認得出是他，她在病床上無力的向他舉一舉手，叫小燕招呼他坐下。陳老頭子不從正題入手，先問了些孔德明的事情，對天氣又埋怨了一會，才提起她的病來。

「這些丫頭老媽子都是糊塗蟲，早不通知我，等少奶奶病重了，才告訴我，所以請安來遲了。」

「沒有什麼要緊，」她說，有氣無力地。「只是頭有點昏，只要在床上睡幾天就會好的。」

「但願如此，不過，我的意思還是請大夫來看一看妥當些。」

她搖着頭說：「不用去請什麼醫生。我想它會自己好起來的。」

「不，您錯了，這病雖不太嚴重，有了醫生來看也比沒有醫生來看要使人安心得多，而且，我早已叫人去請德國博士了。」

她用那失神的眼珠子，望了他一眼，遂又疲憊的閉下。他知道她疲乏了，遂起身告辭着出房門。他很快就把會客室當作自己的臨時辦公室了。他一面給那德國醫學博士打電話，叫他無論如何要來一趟，這兒有一個病情相當嚴重的病人在等他；一面又叫小胡趕快把汽車開出去，把洪大夫接來。跟着老媽子，佣人都來請示家務了，他熟練地解答了她們所提出的問題，解決了她們的困難之後，她們就次第的退出去；可是等小燕也跟在那幾個人之後要退出去時，他却把她止住，說：

「你慢走，我有話問你。」

「唔？」小燕有點出於意外的答着，遂把足步止住。

「你知道太太的病現在是很嚴重嗎？」他帶着恐嚇的神氣說。

「我知道，所以我通知陳先生。」

「我當然不怪你，可是……」他沉默一會又說。「可是，你能告訴我一點病源，也許太太受了一點什麼刺激。」

那小丫頭恐懼地沉默着，好像她已經有什麼心事給猜出來了。

「你說是不是，她受了點什麼刺激。你是她的隨身丫頭，什麼事都會知道的，要是你不說，把病弄嚴重了我可不負責。」

「可是，這是不關我事。」

「自然不關你事，不過要是你知道一點，而又偏不說，你的關係可就大了。」

那小丫頭把他看了一眼，遲疑着。

「怎樣，你說不說！」他向她走近前一步，用怒眼瞪視着她。她恐怖把頭低下了，半天才用哽咽聲說着。

「其實我也不大清楚，」她含糊的說，「在老爺走的那天，就有一位姓方的方先生從戰地來，太太說他是她的表哥。這位方先生的來，使太太興奮極了，她從沒有這樣興奮過的，她們兩個關在房子里說了許久話，從下午一直說到晚上十二時才走。從此，太太就不怎樣安靜了，她常常失眠，一個人流淚，有幾次還在半夜三更彈琴，這是這幾年來沒有過的，因此我們都覺得奇怪……」

「這位姓方的舅爺是做什麼的？」

「做官。」小燕毫不思索的說。「聽說還做了蠻大的官哩。」

「他來做什麼，你知道嗎？」

「聽太太說過，好像定爲了公事。」

「唔，」陳老頭把頭點着，「那麼以後呢？」

「以後，他又來過兩三次，太太也出去過兩次。」

「來了又怎樣？」

「來了太太便陪他出來講話。」

「說些什麼？」

「不知道。」她頓了一下，又接着說。「有一天，風雨很大，好像是太太約好了他來，但是他沒有來，而太太却在花園中看見一個影子，她怕極了，當時叫了一聲就昏倒過去。不過，只略的休息一會也就復元了。復元後，她便叫我去叫小胡準備汽車，說要出門去，我說要不要我陪着去？她說用不着麻煩，便兀自走了。從那晚上回來，她的身體就不舒服起來。」

「方先生呢？」

「方先生從那天以後，也沒有看見來過。」

「你說的都實在話？」

「我不敢撒謊。」

「還有別的沒有？」

「沒有了。」

「那麼，你走罷，但是不能告訴太太說我問你這些話，知道嗎，我問你這些話，無非是想查一查病源，好對症下藥。」

「知道了。」

於是，他把手一擺，她就出去。

他在這個客廳里，開始背着手踱起來，有一個可疑的思想在他心中萌芽了。對於丫頭的話，他雖覺得不全可信，可是也不能不信，事實擺在那兒還容得人去狡辯！要是這條線索是可靠的，那麼這個病就不很簡單了。他跟着孔家做了多年事，從老孔先生一直跟到德明，他家里的事，他是沒有一件不明明白白的。可是，關於少奶奶的事，剛剛那丫頭所說的，對他却還是新鮮的，多少時日來被人家稱贊着的孔家少奶奶，居然也會來這一手，這就叫「人心不古」了。他慨嘆着，開始爲孔德明擔憂起來了。

小胡很快就把汽車打回頭，和他同來的除了那位德國的醫學博士，還有兩位穿白制服的護

士，她們是準備留下服侍病人的。洪大夫和陳老頭在會廳里，略為把病人的病情談了一會，就由小燕陪着進林慧貞的臥室去了。陳老頭在會客廳廳留着等他。二十分鐘後醫生出來，他說：這是一種昏失病，因貧血，心臟衰弱和受刺激過多的原故。

「絕對沒有生命的危險，」他說。「不過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關係，這個病要是不小心，拖久了，會轉變病象，變為肺結核，要是病象變了，那倒是十分麻煩的。」

「照洪大夫您看，該怎樣治療？」

「她的體格過弱，受的刺激又多，該先疏解她心中的積鬱，把衰弱病克服住，然後就好辦了。」

「這就要多請大夫您包涵了。」

「客氣。」

於是，那醫生給她打了一針，開出方子，留下一個護士，帶回一個，便倉倉的走了。

剛剛送了醫生回來，小胡就被叫到陳老頭面前，他問了他一些和太太有關的話，那年青人也照樣回答了。

接連有幾天，林慧貞的病况都未可樂觀的，針打過了，藥也吃過了，神氣依然是昏昏沉

沉，而囁語也未見減少。有好些次，她甚至於連護士也認不出來，以爲她就是小燕，於是就伸出
手來拉着她說：

「小燕。」

「唔。」那護士答着。

「方先生呢？」

「就來了。」那護士莫名其妙的回答着她說。

「就來了？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說他還沒有走？」

「是的，他沒有走。」

「那麼，他這時在什麼地方呢？」

「在這兒。」

「在這兒？爲什麼不來看我？你不能，……難道連朋友也不要了。」

「他就會來的。」

「就會來，這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那位方先生就會來，只要你好好的，安心的靜養下去，把身體養好了，他就會來

的。」

「你該不騙我？小燕。」

「我不騙你，太太。」

於是，她疲憊的閉下眼。可是過一會，却又自言自語的說起胡話來了。

「不，不可能，」她喃喃的作着夢囈道。「他是不會來了，因為他已經走了，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在傷害了一個善良的女人的心，在騙取了一個女人的愛情後，便像騙子一樣的悄悄的，不辭而別的走了，走得又神祕又鬼祟，不給我見最後一次面，握最後一次手，說最後一句話，永遠永遠的走了。」說着，她歎歎起來，眼淚從眼縫里像斷珠一樣的擠出來。「自然，你可以這樣做，」她斷續的低聲說道。「因為你已得了你所要的，但是，自私的人啊，你為什麼不想一想，正因為你這種失信的行爲，已使一個人，一條脆弱的生命，爲你而黯淡了。……」

這話深深的把她自己感動着，也感動了那週圍的人，於是那個護士絕望的哭了。

在醫生第三次來看她的病的時候，便警告着王媽說：必須把小孩子移到另一個地方去，要不然，病人將會給他帶來不良的影響。王媽抱着戰慄不安的心情，走出來請示陳老頭，陳老頭摸着尖下巴想了一會，才說：

「把少爺移到孔先生的書房里去。」

「是。」那青年婦人，遵命的倉倉的走了。

因了。

她走後，醫生也出來了。他從那護士口中，得到許多材料，現在他可以完全的判斷這病的原

陳老頭迎着他問：「怎樣，有沒有起色？」

洪博士搖着頭說：「複雜。」

「怎樣複雜？」

「她似乎有外遇，而且是被遺棄了。」

可是，這話并不怎樣使陳老頭感到突然。

「她受了打擊，」洪博士接着說。「因刺激致病，完全是一種心病。」

「有沒有希望？」

「有希望，可是必須拖延時間。不過，我總盡力去做就是了。」

小燕進來，她把眼睛都哭腫了，她說：

「陳先生，怎麼辦啊，該不該給老爺打個電報去。」

「爲什麼？」

「好叫他來。」

可是陳老頭却搖起頭來了。「這定小孩子的想法。」

「要是……」

「不會的，你走罷。」

在會客廳中只剩下他一個人的時候，這位老先生就開始考慮起這個問題來了。他的確也曾注意到這個問題，要是她發生什麼不幸，也可以免掉自己的一份責任。可是他却不能不考慮到，當孔德明接到那急電後，一定會趕着來的，到那時他就會把許多事情都知道了。當他知道自己的妻子對他有不忠實的行爲後，那情形將是不堪想像。這對她的病不但毫無裨益，而且將會增加他們間的糾紛。反之，孔德明的遠離，對於她的病，對他們將來的前途却是更有裨益的。因此，他武斷地把這件在常理上是必要的措置擱開一邊了。……

日子從憂患中流過去，也慢慢的把新希望帶着過來。十天以後，洪博士面孔第一次開朗地露出笑容了，他緊緊的抓着陳老頭的手說：

「現在，我可以給你寫包票了！」

在病室中，林慧貞的確也清醒得多了，她已經不使悲哀伴着她過日子，也不在昏迷中說夢話。她已和平常人一樣，只是身體很衰弱，且易于疲乏。

當那個特別護士和她告別回轉院時，她已經能下床來，慢慢的到花園里去走動了。不過，她因為感到體力不支，却也不大願意走動，只是一個人呆在房里，幽囚於自己的冥想中。

她利用這靜寂的日子，回想了許多往事。在這紛紜的往事中，有一件是她不大願意去想却又不得不想的，那就是關於方海生的離去。「這是夢嗎？」她問着自己。「不，不是夢，是事實。可是，我却覺得它和我已經隔離得很遠很遠，像是遠在幾十年前一樣似的。」

她的心情的脆弱，並沒有因這次病而變堅強，反之更加多愁善感了。爲了她情緒上的脆弱，再加以對那些往事的追懷，使她成了心灰意亂，對什麼人，什麼事都不感興趣了。

她也曾費過一番心血，下了決心，想對什麼都不去追憶了，想死心來重新做人了。人家要你服從命運，那麼你就去服從罷，要你平凡地沉淪下去，你就沉淪下去罷，這個算得了什麼？人生原本就是這樣的啊！她的虧虛的身體幫助了她這個絕望的思想，她已準備着把什麼都丟開一邊，想去過糜爛的沉淪的生活，只要能幫助她把過去的事情忘掉。她是什麼事都願意做的。因此她又重新給她從前的那些打牌看戲朋友打電話，互相的致問起來了。而且也出過幾次街，任意的上大公司買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爲的並不是有了需要，而是爲了發洩她心中的積鬱，「生來，我是爲着什麼啊！」她想，任意的把金錢揮霍了。因此只在幾天中，在她的房間里就堆滿了許許多多華貴的不實用的東西。至於她爲什麼會想到要買這些東西，到底根據了什麼需要，到後來連她自己想起，也覺得好笑。

就在這個時候，她接到孔德明從溜州給她打來的長途電話。孔德明的歸來，使她十分激動，

她想：「他回來了！」不過。「爲什麼不早點來，却偏等她在受了許多迫害和欺侮後才來？」她是她的丈夫，名義上的保護人，可是，他不正和別的人一樣來迫害欺侮她？他不是曾爲了反對她飛出這面鐵的牢籠，反對在他看來是多餘的要求，而和她起了衝突？到後來却又一個人悄悄的走了。……她曾下過決心，不願去追憶這些往事，可是，事實却逼迫着她，使她不得不去追憶了。由於對往事的追憶，她覺得他完全是一個專橫和自私的人。正因爲對孔德明的反感，就使她想起了另一個人，想起了那一個人的許多好處，他雖然曾使她大病一場，差一點把自己毀滅了；他雖然使她吃了許多苦，但拿他來和孔德明對比，却不知要強過多少倍。起碼，她可以看出他並不私自利，要是他也私自利的話，他早已接受了她，把她帶走了。可是，他不敢，當他知道自己即將在她面前屈服着時，當他知道自已將冒了放火者的罪名時，他忍痛地閉下眼，朝着和她相反的路走了。她從自己的手提包中拿出他留給她的那一封信，一個字一個字細心的讀下去。當她讀到深情處，她的眼淚忍不住滴下了，同時也相信着，他在寫這一封信時，也一定是流過淚的。

她又重新使自己陷入迷惘中了。到這時，她才知道，前此時她所下的決心：把一切都忘去不想，不爲它而影響了自己的決定，原來都是自欺的。她對方海生並未失望過，雖然他傷了她的，心，不辭的走了，也正因爲他的行爲的堅決，對朋友的忠誠，使她更加愛他，聽不聞他。她覺得

自己從沒愛過一個人，像愛他這樣利害，堅決；同時也覺得在她的一生中，從沒遇到一個像他這樣使她不能忘懷的人，「不，」之後，她暗自下決心說。「我不能沒有他！他是我的太陽，我的幸福！沒有他，我的生命會變得黯淡起來的！」

那麼，孔德明呢？她對他該深怎樣的態度？他是她的丈夫和保護人，而且就要來了。來了以後，免不了也就會把這件已成爲公開的祕密發覺的，到那時她將採取什麼樣態度呢？從小燕口中，她知道在她病着的時候，那個老狐狸的陳副經理曾經打聽過她和方海生的事，一些佣人也似乎曾在她背後竊竊私議，她雖裝做對什麼都不感興趣，不願意去知道，可是却深爲這事不安着。很奇怪，不知怎的她忽然覺得，她和方海生的事情，已經有什麼人原原本本的拿去報告給孔德明知道了。你看他在電話機說話的那一副神氣、冷淡、嚴峻，多麼怕人的神氣啊！她害怕地抖索起來了！

「要是他知道呢？——不，一定會知道的，那麼我該怎麼辦？對他把一切都承認，承認自己的過錯，對他屈膝？還是馬上就離開他？」

她深感自己來解答這問題的智慧的枯竭，她徬徨着了。

當天，小燕又發覺她在床上躺着了，可是，却叫人把小孩子抱到身邊去。她沉默的，細心的把小孩子看着，好像從沒看見過似的，忽然拿起他的小手，放到自己的唇上親着，然後問道：

「小寶寶，你的媽媽呢，那個是你的媽媽？」

小孩子誠實的笑著，又用小手指指着她說：

「媽媽在這兒。」

「那個是你的媽媽？」

「是你。」

「不，」她搖著頭說，「你錯了，我不是你的媽媽，我是另外一個人，你的媽媽已經不在
了，早在幾個月前死了！」

「不。」小孩子恐怖起來了，用手抱住她，但是她却認真的把他輕輕推開。

「你已經沒有媽媽，媽媽死了。」

小孩子十分着急，啊的一聲哭了。而她也一邊伸手把他接到懷里來，一邊也咽聲的哭着。到了媽媽進來要把小孩子抱出去：他已經在她懷里睡着了，而她則含着淚，一邊抹去他面上的淚痕，一邊低低的陪着：

「可憐的孩子，你將要孤獨的度過你的黃金的童年了。」

這一次的會見，使孔德明深深吃驚的，是她容顏的過分衰老和憔悴。可是，他却毫無異議地

把這事歸咎於她的病。

當汽車停下，他就用一種極為輕盈的姿勢，從車上跳下來，林慧貞則裝出了歡欣的神情，迎上前，對他伸出手去。他把它接着，緊緊握住，仔細的端詳着她的面孔說：

「小胡告訴我，說你病了，而且還沒有完全痊癒，要不是他已經先告訴我，看見你這個樣子，會叫我突然的大吃一驚。」接着，他又說。「爲什麼不打電報給我？」

她心里有點慌亂，暗自想着：「小胡告訴他，告訴他一些什麼呢？」外表上却仍然是平靜的，她裝出快活的樣子，答非所問的說：

「你總于也算回來了。」

「要不是朋友硬拉我去參觀工廠，我早就該回來了，在動身前我會給你來過信。你病着，怎麼樣，很重罷？」

「我也不知道該怎樣說好，在床上躺了近一個月，我以爲……可是，却終於又好起來了。」

「這就叫做吉人自有天相。」說着，回頭去看小孔，並且把手拍了一下，對他伸出去：

「小孔，認得爸爸？」

小孩子面紅的躲到媽媽懷里去。他用手逗一逗他的小面孔說：

「小傻子，只兩個月不到就把爸爸忘了。」

他們回到屋里，家里的人，差不多都進來向他請安，他一面喝着林慧貞親手替他倒好的熱茶，一面神氣活現的，簡略的敘述起他在昆明的工作情形和沿途的見聞。他的心情非常爽朗愉快，一個人在外面奔跑了這麼多時，終於又回轉自己家里來了，又站在他的親人面前了，不論怎樣這總是很愉快的！

林慧貞冷靜地，在他對面的沙發上坐着，外表上她裝出很細心在傾聽他的話的樣子，心里却暗自在想着另外事情。她想起了他剛剛說的，小胡曾把她病的事情告訴他，跟着就又運想到那位陳老頭來。這個老頭子，就像一條孔家的家狗似的，他對於他的小主人，一向是盡忠的，其實他之有了今天副經理的地位，也是孔德明一手提拔起的。而他對於她的祕密，又是那麼熟悉。要是他們會着了，他會不會把她的事情告訴他呢？他知道了，對她又該會怎樣？現在她還是以一個賢妻良母的資格，來受他的尊敬和熱愛。到那時，他知道了她會在他走後，怎樣的對他不忠，怎樣的胡來，又該會怎樣的憤恨啊！說不定他就會教她死，男子漢的心都定很難說的，而她又該怎樣打算呢？……

孔德明還是那樣興奮，他在談話中插進了許多調皮話，又常常一個人陶醉地，哈哈的笑着。之後，他對自己這一次旅行，下了這樣一個結論：

「這是一次有意義而不浪費的旅行。在這一次旅行中，我得夠這樣一個自信，自信我們的旅

戰儘管在目前有多少困難，却是有光明，有前途的。它正像旭日一樣，從海岸上衝破了濃霧，衝破了種種困難，一步一步的向上昇發，樂觀得很。……」

有一陣步履聲，在門外走，鄰上嚮將過來，大家的眼睛隨着這一陣嚮聲，一齊投向門外，注意的看着，只見小燕從外面探進頭來，大聲的報告道：

「陳先生來。」

孔德明聽見是陳老頭來，他正準備給他打電話，叫他偷空來一趟，想不到電話還沒打，他却先來了。於是，便把話停住高興的迎出去。

那陳老頭，急步的走了進來，他還和往常時一樣，出門總要挾一個黑皮包。他剛一進門，就興奮的叫道：

「經理。」又回過半面去對林慧貞打招呼：「孔太太，貴體完全復元了？」

「謝謝。」林慧貞低聲說着，覺得面孔有點發熱，不安已經顯明的緊緊的抓住她了。

「我一聽說火車到站，便知道經理一定先回家了，就連忙趕着來，在路上，怎樣，一切都還順利？」

孔德明伸出手去把他的手握緊着，一邊指一個空位子叫他坐下，一邊說：「託福，託福，一切還順利。」

「我們在報上看見經理的許多消息。」

「唔，坐罷。」

「謝謝。」陳老頭把黑皮包丟過一邊，在沙發上坐下。又用討好的口氣說起林慧貞來了：「從經理走後，孔太太就病着了。她的病很使大家擔心，好在還不太嚴重，所以我沒曾給經理打電報，不過，她很快就好了。……」

「我已經知道了。」孔德明點着頭說。

「他就要把什麼都告訴他了罷？」林慧貞心跳着，面色十分蒼白，「你看他那樣子，只要對他有一點點好處，是什麼都可以出賣的，好一個卑鄙的人啊！」她差不多是突然的心灰意亂起來了，「可是做出的事情就像是潑出去的水，收也收不回來的。既然敢大膽的做，難道就怕他知道嗎？快點說罷，把一切都拿去獻功罷，卑鄙的人啊！」

那陳老頭還在那兒滔滔不絕的說着，不但是說，而且還不時故意回過頭來對她看着說：「孔太太儂說啊對？」

「對，」她莫名其妙的，像是和什麼人賭氣似的，大聲說着，另一面却又想起了：「你覺得我坐在這兒妨礙了你罷，好，我走得了，看你又怎樣我的！」於是，她就站起來說：

「對不起，陳先生我不能陪了，我覺得精神很不濟事。」

「不用客氣，大家都是自己人，自己人……」

她走向臥室去，孔德明在她後面送了一陣，等到她已經進了房門，他才把房門反關着出來。

「他怕我偷聽他們的話，」她想，「所以假仁假義的裝着送我進房，其實，你估價錯人了，德明，我就決不是那種人。」

她在房中間站了一會，覺得有無數的舊情新緒從心底翻轉起來。頭是昏的，四肢也軟弱無力，天地好像都在旋轉着，而她就是這旋轉的軸心，慢慢的，她覺得四周的景物，都幻失了，代替着它們是一層散佈得密密的，雲霧一樣的東西，她就在这灰色的雲霧中飄蕩着，覺得呼吸逐漸逐漸的窒息起來。末了，她覺得她的足已經離開地，而且在不知不覺中失去知覺了……

這兩位老同事，似乎談得非常投機，非常親密，不時有陳老頭子的破鑼似的笑聲，從門縫里漏了進來。

當林慧貞重新覺醒以後，她以為他們所談的除了關於她的不名譽的事外，是不會有別的。也許，當孔德明還沒有到，那位老不死的，早已把這件事通知他了，你看他一到家，還沒來得及坐定，他就跟着趕了來，這簡直是太明顯的了！這思想支配着她，使她越想越覺不安，終於她覺得就和前些時病着一樣，身體癱弱起來了！

她是多麼疲乏啊，她暗地里告訴自己：得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無論她如何的努力，始終還

是失敗，她睡不着，而且逐漸的煩躁起來。有一個思想，叫她達觀安天樂命，什麼都不要去理會，另有一個思想却在誘惑她，勸誘她豎耳朵多去聽一聽，到底他們講的是些什麼，那老豬也許正在出賣她，可是又把她出賣到什麼樣的程度呢？這兩個思想在她心中交戰，而且逐漸的激烈起來了。當她從這一場戰鬥中得出了結論，準備暫時來做一件非她本意的事情時，那談話聲却突然的沉下去，「這是爲什麼？」她憤憤的想。「他們早已經猜到我會偷聽不行？可是爲什麼？他們也許早已在我的週圍佈置好了這樣一個圈套，只等着我自己投進去了。」這思想使她感到自己的尊嚴是受了侮辱和損害了，她氣憤而且傷心起來，眼中的淚水，隨着也滴下了。

那兩位老同事，還毫無所覺的從從容容的在談着，陳老頭以一個熟練的事務家的姿態，不時從他的黑皮包內掏出一疊疊單據文件之類的東西，在孔德明面前指手劃足的作着說明，也沒有顧慮到對方是否會對他的冗長的報告感到厭倦，只隨自己興之所至，做了下去。像這樣膩煩的長篇報告，要是在五六年前孔德明會頭痛死的，可是現在，習慣已使他有了最大的毅力堅忍着。他不但要細心的傾聽這一位忠心的幹部的瑣碎的報告，檢閱那些佈滿了數目字的文件，不時還要插進幾句話進去，把他的報告暫時的打斷了，等到對方完滿的答覆過後，才輕輕的用手指在自己的膝蓋上敲着說：

「好，你再說下去罷。」

他們就這樣對着話，時時被笑聲和問話打斷。一直到用午餐時候。

「老陳你在這兒吃了飯走！」孔德明又一次把陳老頭的話頭打斷了。

那陳老頭每遇到這種場合，總是答應的多拒絕的少。因此，他也就毫不思索的滿口答應下去了。

「好的，吃完飯我們還得一起到廠里去走一趟哩。」

「吃了飯再說。」

孔德明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他早已準備了另一疊新單據，要塞到他手中來了，但是孔德明却拒絕着不再去接受。他從沙發上起身，陳老頭有點失望，却也照樣跟着起身，他們兩個緊緊靠着，同時走向餐室去。

進了餐室，孔德明知道主婦還沒有到，那麼，她是到那兒去呢？也許親自下廚房督促廚子去了。於是，他就向小燕問道：

「太太呢？」

「還在房里。」

「去請她來，說人家都在等她。」這答覆有點出乎他的意外，可是他還是照樣的說出自己心

中想說的話。

「我已經去過了。」

「也許她已經忘了，再去一趟。」

「是，」那丫頭不怎樣高興的走了。

孔德明在自己平和的心中，突然起了不悅感覺，這感覺是從林慧貞身上連想起來的，他的歸來，照理她應該是認爲一件非常之愉快的事情才對，她應該要熱誠的愉快的接待他才對。但是事實上她對他是冷淡的，且不時像有意要規避和他見面似的。爲什麼她會變得這麼樣子呢？難道她對他這一次的長途旅行不滿？不錯，他固然應該在他的事情告了一個結束時，很快就回轉來，但是事實有時也不如想像的那樣的方便，一個過慣了家庭生活的人，是不會知道這些的，可是她應該知道才對，因爲他事先就會對她解釋過。

陳老頭子，剛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又在一本什麼備忘錄上用派克筆寫起一些什麼來了。也許，他又在準備着另一個新的報告材料。前一個時候他曾向孔德明提議過，他們必須利用現在的基礎，再來發展新事業，這事業，他認爲最有希望的，是一所規模相當的機器製造廠的建立。這時他在備忘錄上所寫的就是有關於這新事業的利潤的統計。

餐室里暫時的沉寂着，孔德明在一種莫名其妙妙的懊惱中，想着一些心事，而陳老頭子則在忙乎機器製造廠的利潤的統計。在別的角度里，也許還有什麼小生物悄悄的躲藏着，可是，它們在

靜默中也在想一些什麼呢？却無法知道了。

小燕終於回來了，她用哭喪着的面孔報告說：「太太有點不舒服，叫你們先吃。」顯然她是碰了壁回來的。

孔德明狠狠的瞪了她一眼，她却連忙低下頭去，露出失望的神氣。

「看她那神氣，顯然是碰了壁來的，」他想。「那麼，她是在生氣了。爲什麼生氣呢？爲了我這一次的歸來？也許就是爲着這個罷，不然，爲什麼不前不後，却偏偏在我回來的第一次午餐才不舒服起來呢。身體不好，也許是事實，可是却不能作爲主要的藉口，多疑心的女人啊，你的成見太深了。」於是他就想道：「該去向她解釋解釋，這成什麼話，丈夫剛剛回來就和他鬧起來了，不怕外人恥笑，有什麼自己人還不好說，在背地盡可以慢慢的談哩。」回過頭去，看見那陳老頭子還在熱心地寫着，那利潤的數目字早已把他的食慾驅走了。他遲疑了一會，遂站起身，向林慧貞的臥室走去。

林慧貞在床上直挺挺的躺着，兩隻眼睛乏神地瞪着天花板，好像正有什麼心事使她覺得入神似的。當孔德明輕輕的推開門，跨進去時，她還沒有覺察到，一直用着那一副老神氣把自己沉浸在連她也覺得奇怪的冥想中。直到他走近她去，并且在床沿上坐着了，她才突然的驚覺過來。她心跳着，面紅起來，以爲已經有什麼祕密給他偵查出來了。

他俯向她，捉住她的一隻手輕輕的撫摸着說：

「飯已經開出來，我們都到餐室里去，只等你一個。」

她瞪了他一眼，有意的把眼光避開。

「小燕來說過，」她淡淡的回答着說。「可是……」

「嗯？」

「我不想吃，我有點不舒服。」

「可是，這是我回家的第一次午餐，而且具有客人來。」

她看着他，覺得他的神色已逐漸的在變着，她體會到他所說的話的嚴重意義了。可是，她該把他的話加以考慮嗎？不錯，她應該對他略略的讓步，在這是非黑白尚未完全分曉的時候，做的太絕了，也是不好的。於是，她強顏的裝出了順從的神氣說：

「那麼，你先走一步，我隨後就來。」

「不，」他固執地說，「我等你一起出去。」

「也好，」她厭倦的想道。「要是你高興的話。」

於是，她起床對着梳妝台把自己打扮起來。孔德明兀然不動地沉默的注視着她，欣賞了她的每一個細微動作。她的身體雖然柔弱，面容也裝老了；可是，在他這時的眼中看來，却還是很

別緻，很有風韻的。他從她背後看着她照在鏡中的側影，覺得她是美麗的，從沒有像這樣的動人過。他的心跳着，一個想撲攔住她，親一親她的嘴唇，她的面，她的身上的任何部份的念頭，油然地生了，這個念頭，像一個妖魔，虫惑得他好利害啊！兩個月來，在奔波中，他從沒從一個女人的身上得到什麼幸福，得到撫慰，可是，他顯明是需要這些的。當他坐在車上，走向回家路上時，他曾渴想與他們的再度見面，會有一番動人的情境，他將從她身上取得兩個月來所渴望着缺少着的東西。可是，結果他失望了，對方的冷淡把他愛情的火燄熄滅了。而這時，在無意中，他又讓自己整個投進了這團烈火里去，且是越來越兇猛。終於，他抵擋不住這個誘惑，他向她直走了。

他站在她背後，用手去攔她的腰支，愛撫着她略為平垂而仍不失其迷人力量的胸部，把頭擱在她肩上，用嘴唇去親她的面孔，頸子，又低聲的對着她的耳朵說：

「我有很多話想和你談，可是，我這時忙着，真，你允許我在晚上慢慢的談嗎？」

她略為把手中的動作放緩，從鏡中去觀察他的神氣，同時有一抹思想很快的掠過她腦中：

「有話要和我談？是什麼樣的話呢？那老鴿告訴你的罷，好，你說就是了，何必又這樣裝腔作勢呢！……」

隨着她的逐漸為他的熱情撫摸而溫暖起來的心又冰冷下去了。他的愛撫在她身上發生的作

用，燃燒起來的微弱火焰熄滅了！」又是一套假仁假義的溫情——一個可怕的陰謀！」她想。可是他並不覺得，還在那兒絮絮叨叨的說個不休，說他如何的就心這個家，說他如何的趕着要回，但是事務拖住他。……

「算了罷，偽君子，」她厭惡的對自己說。「何必這樣抹彎轉角呢，有什麼就說什麼得了，我不是那種不負責的人，我是乾脆慣了的。」

「我的人雖在外面，」他繼續買好道。「我的心却是無時不緊週在你的週圍，我時時刻刻都在思念着你。……」

這樣的話，在她這時看來簡直就是諷刺。她覺得大為不耐煩了。因此，就從梳妝台前站起，冷冷的朝餐室走去，而他就在她背後緊跟着。

他們走到半路時，他又對她嚙噬着：

「你的身體使我就愛，我們這種人沒有別的，就只有這注本錢，而你，却像是蠻不關心的樣子。」

她向他看了一眼，心想：「你盡會說漂亮話，你懂得什麼！」

「當我在車站上見不到你時，在我的心中就有了不安的預感。……」

「預感？好，來罷，他快接近他想說的題目了！」

「一回到家和老陳一談，果不出我所料。……」

她極力的抑壓住自己，却再也忍不住抖索起來，她神色蒼白地問：

「你料到什麼？」

「你又病了。」

她大大的鬆了口氣。而他，却又把話接下去：

「當小胡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我時，我簡直就要跳起來了：糊塗，病得這樣厲害爲什麼不早打電報給我。可是實際上，你的情況却比我所想像的要好得多了。」

她苦笑着，沒有說什麼。

餐室已經在面前了，他們還沒有跨進去，小孔已是叫呱呱的從里面直奔出來，抱住母親的大腿不放，做母親的俯下身，把他抱了起來問：

「小寶寶吃飽飯？」

小孔嚙笑着，指了指桌上早已擺出的飯菜。

「小寶寶要吃。」

「好罷，叫王媽抱你，小飯桶。」

他在他的的小面上溫存的親了一下，就遞到王媽懷里去。

那陳老頭關於機械製造廠的利潤似乎還沒有算清楚，他還埋頭在那兒寫着。當他知道人已經到齊了，便放下筆，合起備忘錄，從座位上站起。他一面大有深意的，用多時來她已經害怕再看見的那對含有譴責、嘲弄的冰冷的眼光向她看着，一面對她巴結地招呼道：

「聽說孔太太的貴體又不舒服起來了。」

「謝謝。」她憤然的向他望了一眼，却仍舊勉強裝着和平的神氣說。

會餐一開始後，陳老先生馬上就把一切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自己身上了，這老頭子，只要四兩「三花」下肚，便會像話匣子，突然的多話起來。他說了幾個笑話，叫大家都捧住肚皮笑。又故意的在孔德明面前把林慧貞誇讚一番，說她是標準的賢妻良母，說她美蘊溫存，有大家風度。末了又信口開河的拉到哲學上的問題了，他說：

「什麼是人生呢？有的人就是這麼解釋，吃吃玩玩了事，此爲之人生。其實正確的人生却不應如此，他必須認清自己，同時也應認清社會。能把握住自己，也把握住社會，這樣才不會使自己處處受困，四面碰壁。因爲什麼呢？因爲這個世界就像是一個魔術境界，變化多端，時常都會使人迷惑受騙。什麼金錢略，地位略，愛情略（他說到這兒，有意的把眼睛投到林慧貞身上，她就急速地把頭低下。）還不是那麼一會事，一閃就過去了，不能把握住自己，或者不願把握住自己的人，我們叫他做傻子。自討苦吃。」

林慧貞貫注着精神，對他的話特別聽得小心，開始她覺得那不過是一些廢話，給酒迷醉神經了，發點嘖嘖罷了，後來却越聽越覺得不對。她以爲他說這些話是別有用意，好像就是專拿來對付她的，爲了教訓她而說的。這使她又着急又難過，目着眼睛去看孔德明，他雖不動聲色，却似乎也是贊同這種見解，你看他還在那兒煞有介事的點着頭哩。這使她反感了，甚至於懷疑他們是商量好有意要這樣做，對她實行神經戰略，企圖用冷嘲熱諷的態度來磨折她，使她感到慚愧，懺悔過去。她面孔蒼白起來，覺得自己已經上當了；那陳老頭子大有深意看了她一眼，冷峻的笑着，又接下說：

「也許我說的都是廢話，不過，有時廢話也往往就是真理，比方說愛情這件事，你說不是，孔太太？」他居然就問到她頭上來了。

她厭惡極了，可是却不得不敷衍的點了點頭。

「我那大女兒，」陳老頭子又得意忘形的說下去。「從前反對我的在家從父出嫁從夫的主張，一味鬧着要自由戀愛，我對她說：這一套都是騙人的，不要鬧得太起勁。她就死命的攻擊我，說我老不死，罵我老頑固。有一次，甚至於威脅着說要出走，要和我斷絕父女關係。好，你們既然這樣執迷不悟，不聽話，這是你們自己的終身大事啊，和我們做父母的又有什麼關係？去罷，去罷，去過你們暢所欲言的愛情生活罷。於是，我就對她宣佈我什麼也不管了，以後有什麼

一概由她自己負責。她果然很得意，出了籠的無知的小鳥，懂得什麼人情世故啊，於是就和人鬧了三角四角戀愛起來。好容易結婚，到去年却從重慶哭哭啼啼的跑到我這兒來請救兵了，說那小伙子把她丟了。現在麼，還不是在家里靠父母的供養。所以我說，什麼自由，什麼戀愛都是騙人的，家鵠和鳳凰是不同的，家鵠只合配做家鵠，守在家里，而鳳凰呢，它是受命於天，它必須遠走高飛，這叫做什麼，叫做命運——」

說到這兒，他又把眼光注到她身上來了。

這一眼使她大大的受不住，她裝着假笑說：

「陳先生，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別的，」那陳老頭子也裝着假笑說。「只是提供出來給有心人參考參考。」

「誰是有心人？」可是，她沒有叫出來，她覺得孔德明在偷偷的窺伺着她，她的面孔漲紅起來了。

那陳老頭替自己酌着酒，索性裝起醉來了，他說：

「上帝在世間創造了人類，又使人類分爲男女兩種人，各種人都要有自己的崗位，男人在外奔跑，活動事業，負責教養責任；女人則在家生養後代、看家，幫助男人，這叫做本份。可是有一種人就很不守本份，作男人的在外游蕩胡鬧，作女人的不守家規，背棄丈夫兒子……。」

「混蛋，你做得太過了！」沒等他說完，她就給憤怒窒息着了。「你想來教訓我，侮辱我嗎？還有德明，你也和他串通合了圈套要來侮辱我，使我在外人面前丟醜，好個無恥的，毒辣的計謀啊！可是我爲什麼還要在這兒坐着？難道是爲着來受侮辱，受活罪嗎？不，我不能再容忍了！」她遂用力的把筷子向桌上一放，站起身來，要走了。

「怎樣，你？」孔德明莫名其妙的向她看着。

「沒有怎樣——頭有點昏。」她撒着謊說。

小燕看情形不妙正要趕來扶她，她以爲她就會昏倒的，但是她却憤怒地把她推開，矯健的跨大了步伐走出餐室。這個動作實在做得太突然了，以至於使這個老頭子也大大的吃了一驚，可是旋又鎮定下去，默默的酌着酒。孔德明爲難的看一看正氣冲冲走出門去的林慧貞，又看一看這個裝醉的老頭子，完全莫名其妙了，可是從這件事情上面却提示了他一件事，就是在陳老頭子與林慧貞之間在他離開的這一段時間內，好像有了什麼矛盾存在，至於是什麼樣矛盾，怎樣發生的，却無法知道。因此，他對這一場小小的不愉快的糾纏也就不採探用懷疑的沉默的態度了。林慧貞懷着一肚子狂暴的憤恨的心情直奔臥室，並且把房門緊緊的鎖起來了。

「這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詭計，」她把頭蒙在被窩里哭道。「唱得多好的雙簧啊，他假裝什麼都不知道，裝做好人；而他，那老鬼就裝出吉訶德先生對着風車的神氣來向我攻擊，你以爲我就

看不出來·多可怕的狡猾的人啊！」

「難道暴風雨真的來了嗎？」她又替自己作了解答，「是的，該是早就來了。只是他不肯叫我痛快的受難罷了。他們要這樣叫我慢慢的受着磨折。……」

她似乎聽到房門外有足步走動聲，她把頭從被窩里抬起來仔細的傾聽着，才知道果然有人用手輕輕的敲門叫她：「慧貞，慧貞，是我，把門開開。」

她知道他是誰，可是她却毫不考慮地，又把頭蒙進被窩里去了。這聲音她從來覺得非常討厭，說這話的人，也同樣是使人憎惡的。她甯可一個人孤獨，也不願到一個爲她所憎惡的人面前去受難。

那敲門的人，在門外等了約有一刻鐘，覺得絕望了，更兀自離去。他不是別的，正是孔德明。這種來得非常突然，非常奧秘的糾紛，使他不安，是什麼事會使得她這樣突然的發怒，狂暴起來呢？是陳老頭那些話嗎？不錯，陳老頭子的話也許是多餘的，可是，這對她又有什麼關係？他多餘，喜歡說廢話，是她早就知道的。在這短短的兩個月中，他固然看見了他的事業是在怎樣的突飛猛進中，而同時却也覺察到，已經失去了一個人。他已經不認得她就是原來的那個人了。——時間，有時對人簡直是可怕的！

在憂愁中，他的心情沉重起來。對於陳老頭關於機器製造廠的利潤的報告，已經不如剛剛那

粹熱心了。等到他們上了車，就進一道到廠里去時，他的憂慮甚至於是十分公然的了。他有意的對這位忠實的同事露出試探口氣，而他却就笑了起來。

「讓她去罷，」他說，「等到她的創口合上了，病自然也就會好。」

「可是，她並沒有受傷；爲什麼會有傷口，」孔德明明白了他的意思，可是他却仍然裝做什麼也不知道的樣子。

「這是內傷，」那老頭子狡猾的把他看了一眼說，「它并不在外邊，而是在心里。」

「心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在這兩個月中，她已經出了？……」

「我不能告訴你什麼，時間會把一切都告訴你的。」

到這兒，他想再追問下去，但是那陳老頭却有意把話帶到別的問題上去，他也就不便再問了。一種可怕的疑惑，遂在他心中逐漸的生長！

到了黃昏的時候，他一身汗濕的回家。

吃過飯，洗完澡，正想進房休息，把一肚子的疑團對她傾吐出去，林燕貞却忽然在他面前，對小燕這麼說道：

「老爺今晚上要到書房里歇息，你去把那床鋪整理整理，」這話明顯地一半是對小燕，一半却是對孔德明的。

小燕有點詫異的遲疑着，可是却仍然在她嚴厲的注視下，把一些臥具搬走了。而孔德明對於這個突然而來的襲擊，却就顯得驚駭失措了。要是她的計劃實現了，他的全盤打算就都要推翻，他原打算在晚上，在大家都渴望着的撫慰中；把他們的猜疑，要是說真有了什麼誤會存在的話，求得一個合理的解答。但是等這個計劃快實現着時，她却把他「驅逐」了。因此他就用着一種憤恨而又略帶點哀求的神情對她望着，似乎是在責問她：「爲什麼我不能在這兒？」但是，沒等他開口，她却先冷冷的說着了：

「這一向我的身體不大舒服，需要安靜點休息，你還是到書房里去好。」

「爲什麼？」

她對他瞟了一眼，却不說什麼。

這公開的「放逐」，很使他想大大的發陣脾氣，大聲的和她爭論一場，不過當他想到陳老頭的話，當他意識到在他們中已經有什麼東西存在着了，也就覺得這是十分自然而不足爲奇了。他用着最大的努力壓抑着自己，陪她坐了一會，講了些不着邊際的話，也就告辭着匆匆的走了。

小燕的工作是够繁忙了，她要撤換，重新整疊這張久沒人睡過的床，又要把房里的陳設整理整理，調換一些地位。等到大體上已經有點頭緒時，已是一身汗珠了。孔當德明走到書房；她剛好把床鋪折疊好，可是還有許多東西待她去整理，因此，她又不得不滿頭大汗的忙碌起來了。

孔德明一離開林慧貞，一種慣恨的受侮辱和損害的心，又油然而生了，他不知道張老頭所指的祕密到底是那一種，可是經過了這些時來的摸索和觀察，他覺得自己是有把握可相信他所指的大概就是指男女之間的問題了。那麼他是說林慧貞已經有了外遇？這簡直是不堪想像的，難得使人相信罷。可是，她爲什麼對他這樣冷淡？她從前絕不是這樣的。他覺得自己非常煩躁，足步也在無形中沉重起來。不久他就在書房外的走廊中站着。走廊外，就是花園，花園里正籠罩了一片月光，多麼明麗柔靜的月光啊！他沿着月光普照的地方去摸索，他看見了花，看見了樹的陰影，看見亭榭和噴水池，最後他就看見他豢養的那條大狼狗，像牛犢一樣的大狼狗，邊防皮兵似的，掄動着兩隻發光眼睛，伸長着舌頭，在那兒一步一步的不慌不忙的走着，好像準備着隨時隨地都可以向那些偷襲者攻擊似的。

「這條狗是忠心的，」他想。「它每夜都在防衛着主人的利益，可是誰又知道在它防衛疏忽時，就會爲人所乘哩。」他回轉身到書房里去了。他穿的是膠底鞋，而且又走得輕，當他走進門時，小燕正爬在床上打蚊蟲，大概一把蚊蟲趕完，她就要走了。孔德明在進門不遠處站着，首先捉住他的注意的，是那個丫頭的結實的茁壯的胸部的側面。這丫頭初來時還只有十四歲，個子小小，面孔黑黑，一到黃昏就想打瞌睡。這幾年來，他差不多就沒有注意到她，想不到離開這兒只有兩個月光景，她却就出落得這樣動人了。他注視着她，一直到她把蚊

帳放下，走下床，才把頭別開，走到寫字檯邊去。她的突起的胸部的側面，在他腦里搖幌着了一會，忽然就想起了她原是林慧貞的私房丫頭，專門服侍她的，要是有了什麼，她該不會不知道的罷？……

那丫頭在床前站着，把房中的佈置作了一個總檢察，覺得在大體上還可以，於是她檢起那些翻換下來的髒東西向孔德明告辭着，準備退出去。可是當她正要跨出房門，却意外的給孔德明叫住了，他說：

「小燕，別走，我有幾句要緊話問你。」

那丫頭不安的回轉身來，站住了。兩手依然抱着那些東西不放。

「嗯？」她答着，兩隻大眼睛盯盯的望着他。

「把東西放下。」孔德明溫和的命令着。於是她在略為遲疑一會之後，也就把那些東西放在一隻靠椅上。

孔德明兩手插在褲袋里，神情十分嚴肅的看着她，低聲的問道：

「小燕，你還記得嗎，你是幾歲到我們這兒來的？」

「十四歲，老爺。」那丫頭有點莫名其妙地答着。

「你來這兒已經有幾年了？」

「已經有三年了。」

「在這三年中你覺得怎樣，孔家人是不是虧待過你？」

她搖了搖頭，逐漸的覺得局勢嚴重起來：「不，我覺得老爺和太太都待我很好。」

「你的地位是傭人，可是，我把你當作自己的親人看待，你知道嗎？」

「知道！」

「你既然知道孔家的人待你不薄，你該怎樣報答他們呢？」

她睜大了眼睛，被這個問題迷惑住了。的確，她從來就沒有把這問題放在腦中考慮過，因此，她在不知所答中沉默着。於是，他就代她回答說：

「你應該對他們忠實，知道嗎？」

她點着頭，并且加上這麼一句：「我總是儘自己能力，找事情做的。」

「這是對的。」他說，「你對太太忠實嗎？」

「忠實的。」

「對我呢？」

她頓了一下，又用眼睛偷偷的看他一眼，然後才囁囁着說：「也是一樣。」

「要是我發現你對我不忠實呢？」

她考慮了一會，才怯怯的說：

「打死我好了。」

他給這天真的答覆，逗的笑起來了。

「我不打你，」他說。「我只要你對我發誓，說永遠不對我說假話。」

「我可以發誓。」

「這才對，」他說，忽然又把神情放嚴重。「就在這時我要你告訴我一件事，要忠實，要坦白，不許吞吞吐吐，你肯嗎？」

「只要我知道。」

她嚙嚙地答着，心中却十分着慌，不知道他要問的是一些什麼，看他那一副神氣是很嚴重的。但顧問的不是那些事，天啊，她是多麼害怕有人會提起那些事！因此，在她的心中遂起了一陣暴風雨前沉悶的感覺。

孔德明沉默着，仍舊用那樣一副神氣，在這個被他的問題弄得惶惑不安的人面前來回的走着。忽然他站住了，而且就正對着她的面孔，低聲而有力的說道：

「告訴我，在我離開家後，我們家里是不是曾經發生了什麼？」

這問題簡直就像是一個霹靂，把那丫頭震恐地嚇住了。

「你要坦坦白白的說，」孔德明接着說，「我已經聽見他們說過，可是，我還不敢相信，我想從你口中聽得更清楚一點。你說，小燕，這正是實行你對主人忠心的時候了。」

那丫頭好像被這陣霹靂震昏了，她沉默着沒有說什麼，只露出一副可憐的神情對着他，好像要求他可憐可憐自己，別再提這些問題了，這是罪孽，天不允許的。可是，他却毫不放鬆的迫緊着她說：

「爲什麼你不嚮，說啊，小燕。」

「不要迫我，老爺。」她哀求着，聲音中帶着嗚咽，「我正在想哩。」

「好罷，讓你去想一想，可是不許對我撒謊，知道嗎，這一個我是不允許的。」說着，他在無比的激動的状态中，又在她面前來往的走起來了。

小燕像是從一個光明地方，突然墜進一個黑暗的無比的深坑一樣，在那兒，她被恐怖緊緊的包裹住，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了。她想撒謊，但是却不知道該從何處撒起，也許他已什麼都知道了，不過想拿來再試一試，看她是否真正對他忠實，不說假話。那麼她該怎麼辦呢？要是她把太太出賣了，可憐的人啊，他該會對她怎樣啊！也許……她靈恐地抖索起來了。

「你該已經想好了罷？」他說，停在她面前，在她眼中，他這時的神態是非常可怕的。「現在該可以原原本本的告訴我罷？」

她還是用那副吃驚的，不知所措的神情望着他。

「說啊，爲什麼你這樣望着我！」他準備生氣了。

「我不知道老爺聽人家說過一些什麼。」她說，一面却還在想着擺脫的方法，「從她走後，家里和從前一樣，平靜得很，沒有發生過什麼。」

「你不說謊？」

「我已經發過誓，我不說謊。」

「那麼，太太呢？」

「太太嗎，她也和往常時一樣，過得很安靜，只是不幸生了場大病，幾乎把命都丟了。」

「爲什麼會生病？」

「因爲身體虛弱。……」

「還有呢？」

「沒有了。」

「生病時請了醫生沒有？」

「請了洪大夫來看過。」

「他怎樣說的？」

「他說是貧血，是神經衰弱，又受了點刺激……」

「刺激？爲什麼一個人好好的會受刺激？」

這問題使她着慌了，可是她終於又把自己鎮定下去，低聲的答說：「不知道。」

他繼續在房里轉着，不時停在那些鑲在牆壁上的畫畫前面，裝着觀賞的神氣，乘她不備的時候，便又突然的回過頭來，對她提出一些新問題。

「後來呢？」他心不在焉的問。

「後來，她就繼續病着……」

「在生病以前，太太是不是常常出門？」

「已經不大記得。」

「不記得？那麼，你就想想看。」

「大概有兩三次。」

「爲什麼事出去？」

「不知道。」

「是她一個人單獨出去，還是有誰跟着她？」

「她一個人出去。」她覺得什麼都完了，無法隱瞞住他了。

「在白天還是在晚上？」

「只有一次是在晚上，其餘都是在白天。」

「坐車呢，還是步行？」

「只有一次坐車出去。」

「什麼時候？」

「就是在太太生病前的一天晚上，那時雨下得很大，大概是因為步行不便，所以坐車出去。」

「在晚上什麼時候？」

「大概是十點鐘的樣子。」

「到什麼地方去，知道嗎？」

「不知道。」

「你沒有騙我？」他迫近她一步，搖着手，好像準備着隨時隨地都要把她提起來丟出窗外去似的。

「我的一點也不知道。」她連忙後退着，焦急得差一點就哭出聲來。

「好，我相信你。」他說，神氣大大的和緩下去。她鬆了一口氣，好像已脫過一個大難關似

的，而他也就把話頭轉到另一個新的方向去了。「從我走後，有沒有人來過？」

她審慎的沈默着，她知道他要問的是什麼了，可是她仍舊裝做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

「有的。」過了一會，她說。

「是誰來過？」

「陳先生來過。」

「還有呢？」

「洪大夫。」

「還有呢？」

她沈默着了。

「爲什麼你不講？」

「我一時想不起來。」

「你想想罷，小心我會把你丟出窗口去。」

於是，他就站到窗邊，看着窗外的月亮。

兩分鐘後，他突然回轉頭來，注視着她問：「想起了沒有？」

「想起來了。」

「是誰？」

「一位姓方的先生。」

「姓方的，方什麼？」

「我不知道，是一位軍官，太太告訴我們說是她的表哥。」

「表哥？」他問着自己道。「那來這樣一位姓方的表哥？」他突然省悟着，覺得問題好像就發生在這個人身上了，於是，他便釘緊着問：

「這位方先生一共來過幾次？」

「來了約有四五次。」

「他來做什麼？」

「來找太太。」

「找太太做什麼？」

「不知道，可是……」

「可是怎樣？」

「每一次都談到深夜才走。」

「他們談了些什麼？」

「我不知道。」她推諉地說。「太太不准我們在跟前。」

「你們也沒有人設法偷聽？」

「那個敢這樣做，給太太知道了會打死的。」

他把頭點了一下，一股莫名的怒火在他心中燃燒着，在這火中，有憎恨也有妒忌的感情在。

「他走時太太送不送他？」

「把他直送出花園門。」

「那麼，太太每次出門，就是去找他？」

她搖着頭說：「我不知道。」

「太太生病時，那位姓方的來看過她沒有？」

「沒有，他好像已經走了。」

「走了！」他憤怒地想道。「他走了，所以她也就病了起來，好個卑鄙的女人！」現在，他是什麼都知道了，事實已够明顯，用不着他去偵查，也用不着再從什麼人口中打聽了。可是她爲什麼要這樣做呢？五六年來，他待她還不够好？他信任她，爲了誰，使他自己當牛當馬去奔跑？爲的還只是使她能够過幸福的、愉快的日子，把自己造就成一個理想的妻子和母親。可是，當他暫時的離開她，當他爲了她的幸福再去作牛馬奔波時，她却在背後叛了他，做出那可恥地不真的羞

事。這是怎麼回事啊，多麼可羞可恥的。德明你定不是一個男人大丈夫？對這件事你能容忍嗎？他懷着極度的憤激的心情，沉重的在房里走了起來，他覺得一切都突然地變了，不可想像了——金錢，地位，幸福，希望，以及一切。……

「可是，」他走了一會，忽然又想到。「這個姓方的又是誰呢？是她的表哥？我和她共同生活了五六年，從不知道她有這樣的一個表哥。而這個所為表哥也者却在他剛好離開她不上二十四小時，就突然的從空中掉下來了。從這事實看來，他們的曖昧關係已經不自今日始了，他們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了。可是，這關係又是怎樣連接起的？難道這犯罪的行為，在他沒有離開這兒前就已存在？不過等到他一走，才更具體化罷了。」要是這樣啊，」他回想到，搜索着在他們這幾年來共同生活中的每一件可資參考的材料。「那才不堪想像！」他曾向人誇耀過他有怎樣的一個賢淑的妻子，而在工商界的朋友們，也一致讚頌他們的家庭為模範的家庭，就是這一個賢淑的妻子，利用了丈夫的遠去在背後背叛他了。「看着罷，你這不忠實的人啊！」忽然他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於是就說道：

「小燕。」

「嗯？」被他狂暴的，反常的神氣嚇得差一點失去知覺的丫頭，好像突然從夢昧中驚轉來似的答着。

「你給我把小胡叫來。」

「是。」她獲赦似地，拿起東西就匆匆的走了。

當她到了汽車間，把小胡叫起來，又回轉屋里去時，碰見王媽，她埋怨着她說：

「小燕你到什麼地方去，太太差一點把屋子都鬧翻了。」

「叫我做什麼？」她有點不高興的說，其實，現在她也變得怕見她了，要是她知道，她曾在

背後說過她許多話……

「自然是有事才叫你，你自己去看看。」

她扭憂地，一步一步的移向林慧貞的臥室去。

林慧貞的舊毛病又發作了，從她癩過這一場後，她變得非常之易于激動和發怒，動不動就暴跳叫哭，好像一個瘋子一樣。這時，她就正在沙發上發怒，氣得面色都蒼白，眼淚滴下來了。

當小燕提心吊膽的推進門去，她就氣憤地直從沙發上跳起來，啞着嗓子叫嚷道：

「你跑到那兒去，爲什麼老讓我找，都找不着！」

「你不是叫我替老爺鋪床去嗎？」

「鋪一張床要費兩個鐘頭？」

小燕面紅的緘默住了，想不到這一個動作却偏偏給她覺察了出來。於是她就帶着嘲諷的神氣

冷笑着說；

「噢，該死，我爲什麼這樣笨，連這一點也想不到。」

小燕知道她說的是什麼，她急起來了，便帶着哭聲的說道：

「太太請不要這樣猜疑人，這是罪過的。」

「我猜錯了嗎？小丫頭這是一件可恭喜的事，強辯做什麼。」

「您錯了，完全錯了。」

「那麼，你爲什麼老在老爺房里呆着不肯出來？」

小燕提心吊胆的看了她一眼，沉吟着說：

「因爲……」

「因爲老爺喜歡你，留你過夜是不是？」

「罪過的，太太……」她真的哭起來了。

「那麼是爲什麼，你說啊。」

「老爺問我的話。」

「問你的話？」這一句話像一把針一樣刺進她腦里去。「問你些什麼話？」

「問我許許多多話，都是關於太太的。」

「關於我的？」她冷笑着，裝做不在乎的樣子說。「關於我的什麼？」

「關於太太的病。……」

「還有呢？」

「還有關於方先生的……」

「而你就把什麼都告訴他，是罷？」

「我原想瞞住他，但是，他早已知道了，他不許我撒謊。」

「所以你把什麼都告訴他？」

「我只把我所知道的說。」

「後來呢？」

「後來他叫我去找小胡。」

「找小胡做什麼？」

「不知道，大概也是問他的話。」

只到這個地方，她就再也提不起勇氣問下去了，她沉默着，心完全冰冷了。雖然她早就知道這件事是掩瞞不住他的，可是，她卻沒有想到這陣風雨會來得這樣快。現在信號既已經發出來了，跟着來的也許就是電閃和雷鳴，可是她該怎樣去抵擋呢？她想起了她是孤獨的。

小燕見她逐漸的陷進悲愁中了，覺得很難過，好像她的過失都要她來担負似的，她想試着去勸誘她兩句，但是一時却想不出什麼可以說的，同時也覺得她站在這兒簡直是在受罪，是多餘的，於是她就小心的問道：

「太太叫我來有什麼事嗎？」

她厭惡的向她瞪着眼，指着門叫道：

「沒有什麼，給我滾！」

小燕走了。她就越覺得孤獨。誰都在背叛她，連她最親信的人也沒有兩樣，沒有愛情，沒有溫暖，這是什麼生活？這樣生活下去又有什麼意思？可是，她不能不生活下去，有人說：只有在黑暗中才能看見光明，只有在真正的困苦中去磨難，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和愛情！可是這一段艱難的黑暗的道路實在太長了，她害怕着會走不完。不過，要是人家非要她走完這段路不可的話，她也只好撐起勇氣去走了。她煩躁而又不安的從坐位上站起，在房中踱起來，那足步和心情就正和一個死刑囚快上斷頭台前一刻的情形一樣。

把小胡送走後，孔德明變得更加憂鬱了。憤恨，惱怒，羞辱和妒忌交織在他心中，嚼蝕着他。五六年來，他從沒這樣不安過，也從不曾想過這樣多的事情。可是，現在他被逼迫着，不得

不去想這些爲他所不願想，或者從不會去想過的事情了。因此，他就在房裏踱着，反背着手。房里的空氣似乎突然的悶熱起來了，而這熱度又正在逐漸的增進中，他覺得窒息，連呼吸都短促了。無意中看見窗外的月光，便起了到花園去走走的衝動。不一會他果然就出了走廊，走下短短的石階，在花園里出現了。

月光很皎潔，蛙博士正在遠處池塘里唱着夜歌。

夜是柔靜的。

有一隻螢火虫，從遠處撲向他來。在他的頭頂飛旋着不忍捨去，他站住了，靜靜的注視着它一閃一爍的光。那匹大狼狗，似乎也因爲聽見他的足步聲，汪汪的吠叫了兩聲飛奔着來，當它認得他是主人時，就啞默住，伸長着鼻子來聞他的身。他伸手去摸它那發亮的毛，覺得它的眼睛很威武，好像兩道寒光，直刺進他的腦中。他輕輕的拍了它一下，把它趕開了。他很喜歡這條狗，但在這時，他却甯願孤獨，孤獨對一個失望的人，就是一種安慰。於是，他信步的在花園中游蕩起來了。

他已經走了許多地方，許多時候了，臨到草地的時候，他才看見屋里的那許多房間燈光差不多都熄滅了，只有林慧貞房里的還是亮着的。那一層薄薄的輕紗，把窗內和窗外隔絕了，不然他從這兒還可以看見窗里的情形。

「她現在正在做什麼呢？」他想到。「也許還沒有睡覺。可是，她會不會爲她自己的過去懺悔呢？」有一種見不到的力量，正在懲重着他；使他起了一個奇異衝動，他想去敲她的房門，責備她不該對自己的丈夫不忠，不該背叛他。到那時，她又會怎樣表示呢？也許她會懺悔，跪在他面前，承認自己的過失，請求他的寬恕；這樣，他就會把她一切過失都寬恕了，他們兩個要仍舊和好如初了。風暴會過去，而幸福又要投向他們來了。可是，他的思想還沒來得及形成行動時，另一個思想又使他冰冷了。他想起了她的冷淡，想起了即使她的身體重新投進他的懷抱，她的熱唇印在他的面上，却也無法使他忘記她就會用這同一的身體投進另一個男人懷里，用同樣的熱唇去親吻另一個人的面孔，她的身體，她的愛情已經不是純潔的了，已經有了瑕點了。而且，她就會對他懺悔了嗎？她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在做這些可恥的事情之前，難道就沒經過一番思考？不，她一定思考過，那麼她已經是故犯，是不可寬恕的了。於是他憤然地走向她的房門去的足步止住，並且就在草地上的一隻靠椅上坐着了。

他在那靠椅上坐了很久，腦里空空洞洞的，也不知道在想一些什麼事情。等到他感到身上有點冷意，伸出手去摸一摸，才知道原來露水已經把他的衣服打濕了。同時，月亮也鑽進雲層里去，四周的景物模糊起來，像是給罩上一層輕紗似的，他告訴自己：「該回去休息了！」於是，便起身慢慢的走向書房。在他上床時，他想起了另一個新問題，那就是他該不該去和她作一次詳談

？沒有什麼結論，他就疲憊地睡着了。

第二天，他起身起得很遲，洗盥過，吃完了早點，却不到林慧貞房里去。等小燕進來打掃房間，他連看也不看她一眼，就問：

「太太在做什麼？」

「她身體有點不舒服。」

他就再也沒問下去，他知道要是他肯屈服一下，去看看她，他們也許能夠和解。但是他不願意，因為這責任不該他來負，錯的是在她那方面，要是他先去看她，求她和解，那不就說明了錯是在他身上？這一個他可不願意幹，她的驕傲，從沒使他這樣反感過！

等他要出門去，他就叫她通知小胡備車。

到了該用午餐的時候，他第一次破例地留在廠里。

陳老頭子以不平常的眼光注視着他的不平常的懊惱神情，他相信他的提示已經發生了作用，也許他是什麼都知道了。可是那又會有什麼結果呢？玩火的人常常會看見火成了燎原而歡欣，同時也就心着這火勢的無法終止。他對孔家一向是以忠誠自負的，當他看見了這位大少爺正爲他播下的火苗而遭受不幸的時候，他覺得他的責任比之別人尤來得特別重大。再一度的對孔家表示

他的忠誠的時機到了。因此，他就使自己變得更加謙卑，和藹而有禮，有時甚至於有意無意的勸他把眼前的事情看寬一點，看遠一點，女人的事情不過是那麼一回事，像雙手套，穿褲，穿襯了，再換一對新的，事情就是這麼簡單，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可是，孔德明沒等他把話說出口，就狠狠的用眼光把它止住。在這樣短促的時間中，他已經變得連自己也不大了解了。因為這位工廠主大精神狀態的突然變化，使整個辦公廳都爲之而震盪起來。上從各科主任，下至雇員書記都暫時的拿這件事來做談話資料。他們悄悄的私議着，甚至於有人還造出離奇的傳說，說是經理在離開的這一個月期間中，曾發現陳老頭在銀錢的出入方面有了舞弊，因此他非常生氣，眼看副經理的飯碗就要保不住了。

「副經理走了，那個來頂替他？」

「所以說……」

有一個高級職員，甚至於拍了拍總務科主任的肩膀說：

「這一次大概是非君莫屬了。」

「不要開玩笑。」

一時，這消息便在全廠傳遞，說定陳老頭就要被迫辭職，總務科王主任頂他的缺，有人拿這消息當祕密情報去通知陳老頭，他笑了笑，很有把握的抹一抹小鬍子說：

「等着看。」

他雖覺得這消息很可笑，却也莫名其妙的不安了幾天。一直到他完全弄清楚孔德明的懊惱真實原因以後。

那天晚上，孔德明回來得很遲，原因是一則離開這兒已有相當時間了，得去拜訪拜訪一些老朋友；另一面怕回家來又得把自己關在那個又狹又悶的房間里面，甚至於怕人會在他面前提起林慧貞的名子，它就定他苦惱徬徨的泉源。回到家，洗完澡，問小燕一些關於家里的日常瑣事，便熄燈睡覺了。

已經有三天，他們沒有彼此見過面了，她總是推病躲在自己房里不肯出來，而他也大半在外頭過。大家都在表面裝傻，裝平靜，心里却很明白。大家都在躲避着，期待着，到底又在期待些什麼呢？却是誰都說不出。這座屋子，現在是充滿了沉悶空氣，這沉悶就正是暴風雨前的沉悶。他們兩個都知道這空氣是混濁的，會使人窒息的，要是有一陣暴風雨來啊，那麼它就會澄清，變新鮮了。可是大家却又都同樣的害怕這陣風雨的到來；也許它的到來，就會把他們間已經逐漸變得脆弱起來了的連鎖摧毀的。

可是，他將於再也容忍不下去了。她的強硬態度，她的躲避政策，使他大大的冒火，爲什

麼她不該認錯？爲什麼她不到他面前來請求寬恕？要是她願意做一個更新的人，也許他就會寬恕她的。他是準備着隨時隨地都可以寬恕她的。可是，從這幾天中，他發覺了她並沒有悔意，她以從沒有過的堅決態度，她以不妥協不屈服的態度來面對着他了。難道還要他去對她認錯，請求她的寬恕？不，大清算的時候已經到了！

就在這樣一種憤懣的情緒之下，他以爲他已經是再也無法容忍了，遂在一個早晨，用發抖的足步一直衝進她房里去。

這時，她已經起床了，正穿着一件睡衣坐在沙發上面對着窗外的陽光，癡癡的想些什麼。起初當她看見他帶着怎樣的一副盛怒的神情衝進房裏來時，會略略的吃了一驚。可是當她看出情形并不如自己所想像的嚴重時，便又很快的平靜下去。他的到來她早就預料到。可是他又來做什麼呢？求好嗎？他們間的事情難道他還看不清楚？她一動也不動的仍舊用那樣一副姿態靠着，連眼也不去看他一下。

孔德明像是進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一樣，他狂躁的站着，踱着，有時又偷偷的側眼去窺伺着她，當他從她的神態中看出她也是含着怎樣敵愾的神情對他時，他差不多就要跳起來，恨不得立刻就衝上她面前去給她兩叉耳光，或者把她丟出窗外去，來發洩自己一肚子不平的怒氣。可是，當他的理性擊倒他時，他又覺得這種思想是可恥的了。他在房里踱着，說不出一句話，他是

想用沉默來壓制自己的激動。

林慧貞冷眼的注視着他，覺得他的行動非常之笨拙，可笑，他進來做什麼的？攻擊她？驅逐她？還是……可是他敢嗎？

那個人就這樣兀自在房里踱了近一刻鐘光景，當他覺得自己的激情已略略的平靜下去了，才黯啞地開口說道：

「要是你覺得還不至於使你的時間受了過大的浪費的話，我打算和你說幾句話。」

「說罷，」她冷淡的說。「嘴巴是每一個人都有的，沒有一個會來禁止你的。」

這無禮答話，又使他差不多跳起來，可是，他的理性又把他制服住了。

「沒有什麼別的，」他混亂的說着他早就準備好了的話。「我只想知道，從你口里得到保證。當我離家的時候，你並沒有背叛過你的親人。……」

「你這是什麼意思，想來拷問我嗎？」

「我沒有這個意思，我只想知道那些關於你的流言是否完全可靠。……」

「沒有人會禁止你的。」

「可是，我必須從你口中知道。」

「你早就知道了。」

「不錯，我是早就知道了，在我這兒有許多確實材料，可是，我還必須從你口中知道是是還是否。」

「是了又怎樣，否了又該怎樣？」

「我自己知道該怎麼辦的。」

「你要我怎樣？」

「我要你說，你曾在我離家以後愛了一個人。……」

「愛人嗎？不錯，我會愛過一個人。」

「這一點我早已知道了，我要你說愛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一個多年前的老朋友，一個有勇氣，有氣節，有決心的青年。我愛他極了，爲他不惜犧牲我的名譽，地位以至於性命。但是，他并不如我所想像的那樣容易就接受一個女人的愛情。因此當我用全生命去追求他時，當我快捕捉到他時，他巧妙的把我擺脫了，他說：我愛你，可是我不該愛你，因爲我不能忘記另一個朋友，他愛我同時也愛你。這樣他走了，走到遠遠的地方去了。這是一個打擊，一個多麼可怕的打擊啊，我招受不住，我被打倒了。這就是一切，我所能說的一切。……」

「怕你已經忘記你是在對什麼人說話了，你應該放冷靜一點。」

「不，」謝興奮的站起來說道。「我冷靜得很，用不着什麼人來提醒。他啊，簡直不是一個人，而是『滅生命的熱火』，只要靠近這團火，我就覺得連我的生命也溫暖起來了。要知道，我這五六年來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啊！沒有光，也沒有熱，不能自由的笑，也不能自由的哭，我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機器。這機器，人家要你生孩子你就得生孩子，要你當裝飾品，你就得裝成裝飾品，要你怎樣你就得怎樣。而這個機器的主人就是你。不錯，你固然也會使我生活得像一個人的樣子，但這並不是爲着我，而是爲着你，爲着使你可以使人稱讚，稱爲模範丈夫。你以爲我會做機器做了一生嗎？可是你錯了。……」

「連你自己怕也不知道在說些什麼。」

「怕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就因爲這樣，我覺得我必須保持我做人的權利，我要自由，要我從未會得到的幸福，因此，我就開始去摸索我的新道路。我摸索着，摸索了快一年了，而終於就摸到這一個。我愛着他，甚至於願把生命獻給他，但是，他却悄悄的走了。這是一個大不幸，五六年來我沒有愛過一個人，我只糊里糊塗的被人當玩具一樣的愛着，可是當我懂得愛，且要去愛人的時候，我被擊倒了。……」

「那麼，你是說我們在五六年中完全生活得毫無意思了？」

「沒有愛情，也沒有光和熱。……」

「早知道這樣你爲什麼要和我結婚？」

「爲了無知。」

「怕是在欺騙自己。」

「我是清醒的……」

「如果說這婚姻是錯誤的，已經錯了，就得一直錯下去，你得繼續保持你做妻子和母親的地位。」

「我是一個人，我有要求做人的權利！」

「要求做人的權利，並不是叫你去破壞一個和平的家庭秩序。」

「要是這個家庭早已被破壞了，無法團結下去了。」

「所以你就要把它徹底破壞，你就背叛自己的丈夫是不是？我告訴你，這一切都錯了，它不是什麼做人的權利，而是胡鬧。這種行爲，不但爲現存的社會制度所不允許，也爲社會人士所不齒，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你應該自己細心去想一想。」

「不要對我說教我早已想過了。」

「那麼，你打算怎樣？」

「我要離開這牢籠，我不再做你的金絲鳥了，不再供人作排設玩弄了，我要飛，要飛得遠遠

的。」

「這就是你要說的話？」

「所有的話！」

他憤怒的沈默着，他們的談話也就在這兒結束了。

當他氣憤的衝出房門去，並且用力的把房門反關上時，她差不多是同時的也投到床上去，把頭埋在被窩里號啕地哭了。這一次談話的結果，是出乎他們意外的壞。他的希望，是能從絕望中探索出一條和解的途徑，而她則以為在一陣暴風雨後找一個雖不太合理的港灣休息休息也未嘗不是辦法。而事實上，却是什麼都完了。他們的距離被拉着越來越遠了。當她稍為冷靜一下之後，她會深為自己為什麼會有這一股勇氣說出這樣的話而吃驚。「什麼都完了嗎？」而他則問着自己。「也許。」他又自己作了這樣一個解答。「什麼都完了！」

她在被窩里哭了一會，當她的激情消失，恢復了原有的冷靜時，就有一個思想，像閃電似的觸到她的腦里，她想起一個從未會想起過的問題，——走！

「走，」她對自己說道，事情既然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要勉強也無法再勉強下去了。「可是走到那兒去呢？」二十幾年來她順利的走着人生的路，而這一次她却真正的遭遇困難了，而這困難又是她平時所不會注意，也從不會考慮到的，因此當它一來，她就不得不覺得徬徨失措了。

她又想起了那金絲鳥的故事，難道她的趨勝真的已經退化了，「飛」不起來了？

房門外，有一陣輕弱的叩擊聲，她想：有人要進來了，於是就說道：

「進來！」

門開了，小燕走進來，她畏怯地不敢正視的，向她的女主人遞上兩封信，告訴她說是剛剛由郵差送到的。然後站了一會，看見她沒有什麼吩咐了，才又輕手輕足反關着門出去。

等那丫頭走出門，她就用着一種淡漠的心情，把那信打開來，可是當她知道這是誰寄來的信時，她却又興奮起來，在絕望中，它們給她帶來一線光明。

這兩封信，有一封是她在上海的娘家寄來的，那位憂愁的母親，用慨嘆的口氣對她訴說被價如何的高，生活又是怎樣的艱難。那意思無非要她多多的接濟家里一點，要是她的能力做得到的話。這幾年來，每一個月她差不多都給她們匯錢去的，不過從孔德明到昆明，跟着她又有了那不幸的遭遇後，她已經把這事忘記，而且差不多有兩個月沒給她們匯錢去了。把信讀完，她沉思了一會，「可憐的母親，」禁不住嘆息了。「從此以後，也許你要真正的失望了。」可是，她又有什麼辦法呢？現在，她連自己都顧不了，還能顧到她？於是，她打開第二封信。這是古嶺兒童教養院主任曹宮給她的信，那始終不倦和樂天的女人，以充滿了光明的愉快的心情，對她報告着說：教養院已經決定在本月中舉行一次成績展覽。

「可以來走一趟嗎？我的親愛的孔太太，」在那信中，曹用熱情的口吻說。「在我們院里這八百個小天使，都是抱着怎樣熱烈而踴躍的心情，在準備着迎接他們的恩人啊！來罷，我要求您到我們這兒來走走，換一換新鮮空氣。况且路又不遠，你只要到碼頭去僱船，沿桂江順流直下，不用太久，只用三四個鐘頭，就可以到了。如蒙不棄，給我封信，我也許能派一個人去接您。……」

曹是她在上海女青年會認得的一個女教員，那時她在提藍橋工人區里辦女工夜校。上海失守後，她轉入內地做戰地工作，不知道怎的從戰地轉到大後方來，而且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她們彼此碰着了，當時大家提起，林慧貞才知道她已經到這兒新成立不久的兒童教養院當主任去了。曹也知道她已經是一個廠長太太了，就常常來拜訪她，請她捐點錢，給她掛了個董事的名子。林慧貞因為看在老朋友的面，上，盛意難却，也只好勉強的捐了四五千塊錢，接受那董事名稱。

曹是一個身材短小，辦事精明果決的三十歲人，她曾和兩個男子同居過，第一個人丟開她走到遠遠的地方去了，第二個在一個深夜里不知去向了，她知道他是無望了，而果然他也就悄然地從這個世界消失。爲了紀念這個不幸的朋友，她下了最大的決心，要獨身地獻身給事業以終此生，五六年來她果真也循着她的志願做了。她對於兒童教養事業，有一種超乎職分以外的興趣，因此，這個經費極端困難，又沒有基礎的事業，在她手中不上八個月，居然也弄得條條有理了。

她常常一個人，帶着一隻大藤夾，裝些教養院里的出品樣本，到處去拜訪董事及社會名流，向他們報告工作狀況。林慧貞最佩服她的工作精神，因此，她每一次來桂縣也就設法敬到她家裏來，時間使她們的感情密切起來了。

林慧貞讀完了這一封充滿了熱力的信，心中覺得很是興奮；同時也從它使自己的苦悶得了一個啓示。那是什麼樣的一個啓示啊！當她正被陷在黑暗的泥沼中，當她在苦悶中徬徨，那信給她帶來一線靈光，照耀着她，向她指出了一條去路。如果是必要的話，她可以到曹那兒去，他相信她是會歡迎的。

她在替自己作過這樣的一個打算後，好似覺得一身也因之而輕鬆起來了。她把那封信重複着一次二次的讀着，遂在自己腦中幻想出一幕幕的動人的圖案。她覺得，她已經離開這個可詛咒的地方了，正在一片廣闊無邊的平原上，率領一隊隊小朋友，在作着各種各樣遊戲；她幻想着自己像鄧肯一樣，穿着奇異的裝束，在一片綠茵上，教導着她的女弟子們，順着自然的音韻，學習着舞蹈。她走着，幻想着，終於她伏在自己的案頭，並且動手給曹寫信了。她在信中對曹說：她對自己的生活感到厭倦了，她想暫時的離開家，到外面去住一住，做點工作。教養院是不是需要像她這樣人，大的用場沒有，教教小孩子唱歌的本領還有一點。至于爲什麼她急于離開這兒？說來話長，還是等我們見面時再說罷。她把信寫好，裝進信封了，想一想還得加上一句，於是

她又在信尾加上一句說：「切候回音」。

把信叫小燕發出，自己估計對方是不會拒絕的，就像什麼都已決定了，着手去考慮：應該怎樣替自己作動身準備。

她暫時把痛苦忘記了，只沉浸在自己的願望中。她計算着日子，不錯，只要過三天，她就可以得到回信，那時她便可以走，可以離開這個可怖的牢籠了。想着，她使自己陷在無比的喜悅中。

孔德明懷着憤怒的心情，離開了林慧貞的房間，就把自己在書房里禁閉着。

「完了，」他想。「什麼都完了，沒有眼淚，也沒有懺悔，她大膽地把什麼都承認了！」

可是，他還有點不明白，她所說的那些話就是真正的原因，或者是出于任性，要不然又是爲什麼，這幾年來，他對她難道還不算好嗎？他給予她生活上的最高享受，也把她當神明一樣的供奉。可是她說不能滿足，她討厭他，愛了另外一個人，她要飛。

「飛罷，飛罷，你這可詛咒的女人！」他發怒地把一隻擋住他的椅子踢倒了。「我看你能怎樣飛，飛得多遠！」接着，他就想起一句名言，說：「玩火者啊，小心你的火種。星星火種，也足以燎原！」到那時她也許就會後悔，可是，「我要告訴她，已經遲了！」他的心略爲寬懈

了。在這像牢獄一樣無生氣的地方，他一個人孤獨地住着，沒有溫暖，沒有春天，有的只是苦難和磨折，雖然只有幾天，對他已儘够了。他決心到外邊去。

他披上外套，走出門，車在那兒等他，可是當他上了車，却不知道該到什麼地方去。他的心情是太沉重了，應該到一些輕鬆的地方去鬆懈鬆懈。可是那兒是輕鬆地方呢？這幾年來，他認為唯一輕鬆可以慰解他的就是這個家，現在這個家成了他沉重的負擔，成了他痛苦的源泉了，他思索着，想不出什麼地方來了。正當他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一個思想突然像一陣閃電一樣飛進他記憶中來；他想起了那個曾在火車上和他同一個車廂度過一個晚上的女伶來。爲什麼不到她那兒去走走？也許他可以從她身上得到若干寬慰！這個思想差不多是完全違背他平時認識的，他認爲一個人追戲子，上妓館，過荒唐日子，完全是墮落的無聊的行爲，是一種爲人所不齒的行爲。可是，他這時又爲什麼明知而故犯呢？他不是有意的對準這一條路去嗎？也許他會下意識的裝做無意的舉動，或有意閉下眼睛，甯可自欺却抵死不願承認。下意識也罷，自欺也罷，他覺得他是太受損害了，必須報復，只要能報復，自欺也罷，墮落也罷，他都不願去顧忌了。於是，他把要去的地方，通知小胡了。

他在七星公寓很快就被接待了，那紅女伶似乎還是剛起身不久的，因此，來不及梳妝打扮，知道是他就穿着睡衣忽忽的出來招扶他。

這一個到現在還被人稱爲小姐的中年婦人，過去的生活是一團「謎」；在交際界的人大半都不知道，也有意避免去知道。他們只知道她從小就從一個貧窮人家被賣出來學唱戲，出師後就隨着班子跑碼頭，後來她成了戲迷的追逐對象，她紅起來，自己組織起戲班子來了。只這一些，對子他們也儘够了。其實她還有兩個孩子，大的那個已經有十六歲了，正在重慶一間中等學校受教育，小的是十二歲，也在一間有寄宿舍的高級小學讀書。至於那個是這兩個孩子的父親，却沒人知道，連那兩個孩子也不知道，她叫那兩個孩子不要叫她做母親，叫她做父親，孩子們果然從遙遠的地方給她寫信來，也這樣稱呼着她爲「父親大人」。

關於她，有許多種傳說，可是，她也從不辯護，聽到了也只笑了笑而已。她說：這是沒有什麼必要的。

她在這一家最闊氣的公寓里，長期的租下三個房間，有一間是客廳，在這客廳里她接待了許多多人，從銀行家，政客，商人到窮文化人都一樣的接待，因此有人說，她是有意要學十八世紀法國貴婦人的樣子，在自己家中組織沙龍。她雖沒有那明顯的企圖，却多少也有點這個意思。有一間臥室，另一個客室，在客室里常有客人留着過夜。

她是很大方豪爽的，從不吝惜花大本錢去招待她的客人，因此只要到過她那兒一兩次的人，都很喜歡再去第三第四次。

當孔德明到她的客廳時，她就和對一位老朋友一樣的把他接待起來，她給他特意囑咐佣人燒了咖啡，又問候他這幾天來可好。

「謝謝，」孔德明略為有點笨拙的說。「我沒有失約，我來拜望您了。」

「真是對不住了，」她說着，看他那失措的神氣。

他沉默着，忽然說道：

「現在還每晚到戲院去工作？」

「不，我已有好些時候不上台唱戲了。」

「這也許會使那些戲迷大失所望。」

她微笑着說：「您客氣了。」

「不，的確是這樣，」孔德明裝出了洒洒脫脫的神氣說。「我有一位朋友，是電工廠的一位經理，他很崇拜您，戲院里長期定有包廂，凡有您的戲的沒有一晚他不到場。」

「其實有些先生們也太把我看重了。」

「客氣話，」他說，笑了起來。她也陪着微笑。

忽然，他又沉默着了，因為他一時想不出什麼話來說。同時，也想起第一次來人家的地方不好久坐，於是，隨便說了些連他也莫名其妙的話，便起身告辭了。

她把他送到門外，伸出手去讓他握，又誠懇懇的對他說：

「我極高興有您這樣朋友，一定請常來玩！」

他說：「如果您覺得還不大妨礙您的話。」

她笑了起來：「我現在什麼都不做，有什麼妨礙。」

隔天，他又在那客廳出現了，在作過一些平常的應酬之後，他像對一個老朋友一樣的說道：

「晚上您有沒時間？」

她稍為沉吟了一下，說：「我想是有罷。」

「如果不覺得太冒昧的話，我很想請您去遊一次江。」

這個地方，因為生成地勢高，四周又都是石岩，一過夏天就是到了晚上八九點鐘，氣候仍然是悶熱的，因此有些人到了黃昏時分就常常請了花艇在江中消暑，直過了那熱鬧時間才回去。

「好的。」她毫不假思索的答應了。

「我六時左右來接您，吃過晚飯，我們就可以去遊江了，好在今晚上有月亮。……」

「一定候駕。」

「再會。」他站起身告辭了。

他一直到廠里去，在會客室接待了幾個來拜訪的客人，辦完一些例行公事，便坐在經理室中

電扇下抽煙混時間了。

五點鐘敲過，大家都下了辦公廳，他還像若無其事的坐在那兒；不久，六點鐘又敲過了，他才匆匆的在門外出現。他跳上車，違反了常規的通知小胡把車直開向七星公寓去。

陳飛鳳果然按時把一切來訪者都打發走了，這時正盛裝靠在沙發上等他，他一到，他們沒有交談上幾句話，就坐着車朝城中心一個挺闊氣的川菜館開去。吃完飯，他讓酒灌得醉醺醺的又讓汽談把他們帶上碼頭了。

有一隻叫做「蕙」的花艇，孔德明早已叫人定好，這時正靜靜的靠在碼頭邊等着，當他們下了車，就有一個十六七歲豔裝的小姑娘，出來問他們是不是孔公館來的，孔德明答了聲「是」，她遂帶領他們上船。那船上漆着嶄新白油漆，描着花紋，板壁的一邊是一隻大丹鳳，另一邊却是一條金龍，孔德明開玩笑的指着它們說：

「這叫做龍鳳會，你是鳳，那麼我就是龍了。」

她也笑了。

有幾面窗垂着豔色的窗簾，在前後進出口處也有布簾垂下，要是他們不願意給人家看見，只要把布簾放下，外面的人便見不到他們，而他們却可以見着外面的人。船主人是一老一少，老的那個女人在船尾把棹，少的那個則在船頭搖槳，她們只聽候命令，盡着自己職務，船艙里的事

是不大去管。有時明知也裝着感覺遲鈍的樣子。他們進了船艙，放下窗簾，遂在那靠椅上靠着。大家都暫時的靜默着，聽命那船在江中飄蕩。江面的風，輕輕的飄着流進艙內來，他們凝注着眼，看着窗外的空際，覺得暮色已經降到江面了。

花艇順着水，順着船艙裏呼唔的曲調，沿下流蕩去了，水的嗚咽聲在艇底下悄悄的響着。不久，他們便看見岸邊的城市逐漸和他們隔離着，遠去了。

孔德明坐在窗底下，望着天上的月亮，在他對面只隔一步遠，靠着陳飛鳳。她似乎是疲倦了，四肢懶散的伸直着，好像等着人撲到她身上去，給她一陣愛撫或親吻。他們一句話也不說，都在等待着對方的第一句話，來打破這沉默局面。可是誰都不願先開口，也想不出什麼該說的。在陳飛鳳方面，她是把對方看的太清楚了，爲什麼他要到她這邊來，他不是一個戲迷，也對藝術毫不感興趣。然而，他大膽的和她交際，跑了她的門徑，這種企圖足夠明顯，她看到的類似他的入也不知道多少了。她曾發過誓說，她要有一座大廈來掩蓋那些沒有歸宿的人，因此，凡是因事業的失敗而頹唐失意的軍人，政客，商人和藝術家，她都願意接納，庇蔭他們，以一個母親的寬大心懷來慰解這些受傷的大孩子；可是誰都不能企圖去獨佔，她已有兩個孩子了，大的那個且就要升大學。而且什麼豪華富貴她看的也太多，甘言密語聽的也不少，那還不是和她們整妝上台沒多大差別？這思想在她堅定的。而在孔德明方面，却已失去在吃飯時那活潑的心情了，他突然

變得憂鬱起來了。這位本質懦弱而外表剛強的男子，以被侮辱與損害心情，企圖對他女入的不貞實行報復，他損害不了她，他以為對任何一個女人實行報復政策都是一樣的，他急不及待的想起陳飛鳳來了。他以為只要他肯動手，她會為他的地位財產（就因為她耗費了他全部財產的一半都在所不惜）擊倒的，可是當他初次出馬，就覺得事情不是他所想像的那麼單純，她不是那樣一個女人，他把她估價得過于低了一點。

當他們吃着飯的時候，他微露了自己的一點口風，那妖冶的中年婦人，却更主動的告訴了她她老了。沒等他來得及送上恭維，就又告訴他：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他們都有相當年紀，大的那個正準備着升大學。這像冷水一樣迎頭向他淋下，他發抖地抖索起來了。他有許多話，準備要說的話，也不知道該從何說起。他讓自已完全沉浸在酒中了。

在這時他就很尷尬，那心情的惡劣是從沒交過的。她靜靜的注視着，把他什麼都看在眼里，對這個溫順而笨拙的大孩子，她頗有點憐惜的意思，可是却沒有替他犧牲的勇氣，過去，她為人家犧牲的實在太多了。爲了要打破這僵持局面，她忽然自動的說道：

「這樣好的月夜，我們這樣白白度過也未免可惜，我來給妳唱支歌您說好不好？孔經理。」

他羞怯地說道：「真是好極了！」

「唱支什麼呢？你喜歡聽的……」

他想了一會，想起他曾看見過她上演的「玉堂春」，於是他就說：

「就唱玉堂春中起解的那一段如何？」

「好的，」她說，於是就調整起嗓子，輕聲的替他歌了起來。

「圓潤極了，」等到她唱完時，他就低低的喝起采來。

「你還說不錯嗎，要是在十年前啊，你聽到了不知又要作什麼感想哩，可是，現在我老了，嗓子也逐漸逐漸的不行了。」

「真是相見恨晚了。」

她微笑着。

迎面有一艘花艇飛速的朝他們撞過來，一閃就過去了，却給他們留下了一陣淫浪的女人的笑聲。在這處，有人用蝴蝶琴彈着一支苦戀的悲哀的調子，這觸動了他的心思，很想發洩發洩心中的積悶。不久他果然也就毫不費力的找到這個機會了。因此他悲嘆道：

「人說人生若夢，這句話真是一點也不錯，十年誰又會想到十年後的事情呢，不要說是十年這麼長的時間，就是一年一個月，甚至於是一天，也沒有會想到，比如昨天我就想不出今天的事情了。」

「這是一般的常情，你其實也用不着特別爲這事傷懷了。」

「爲什麼我不能呢，」他像是被什麼迷醉着，只覺得很鬱悶，像是有什麼東西壓着他，使他非吐出來不可。「世事的變遷給我的感慨太多了。」

「我覺得你很快活，很悠閒，難道也有什麼可慨嘆的？」

「你不要只看我也和一般人一樣會笑，就以爲我是快活，就笑的本身而言，也有各種各樣笑法，有的是冷笑，有的是苦笑，有的是帶淚的笑，笑法不同，心境也自有差別……」

「而你的笑又是屬於那一種呢？」

「我是帶着淚的笑，有時是冷笑，也有時是苦笑。」

「真是這樣？可憐的人，你還有這樣多嚙嚙，我真是想不到……」

「一個沒有體驗過這種生活的人，自然也就不曉得。」

她不以爲然的微笑着。

「我倒想聽一聽你是怎樣在體驗着這帶淚的笑，還有別的笑的生活的。」

他沉默了一會，忽然像是火山爆炸了，忿慨的說：

「我想問你一句話……」

她插着嘴說：「你說罷。」

「要是你是一個男人的話，你美滿的結過婚，組織了一個相當令人滿意的家庭，你的事業又

很成功，你就這樣和你的妻子，一個賢慧而美麗的婦人，度過了五年。忽然離開了她，也許兩個月，也許比這時間再短一點，然後你回來，她却冷面對着你，並且說：她已經不愛你了。她愛了另一個不可知的人物；她說她厭惡這生活，她想飛，那時你該怎樣？」

她沉吟了一下，她說：

「要是我，就會原諒她，因為她也許是一時的錯誤。」

「這是因為你本身就是一個女人，所人你說了這樣的話，要是你是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你就不會說這樣的話，你會感到自己心情的空虛，你會感到生活的冰冷，同時爲了人家對你的侮辱和損害，設法去實行報復。……」

「於是乎他就把自己投到另一個女人腳下，雖然對她并不完全出於至誠，是嗎？」
他驚愕的盯住她，片時的不知所措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開開玩笑罷了。」

他略微的安心了。花艇打了個迴旋回轉頭走了。

當他的悶氣發洩完了，心情好像也就平靜了下去，因此，他就沉默着，而對方却悄悄的在注視着，並且提議回去了。

回到家，他的酒醒了，覺得自己像做了一場大夢。

不安的，沉悶的三天過去了。

在這三天中，這個幸福的小家庭，顯出了從沒有過的紛亂，和沉悶。孔德明還是一清早出去，到了深夜回來，而林慧貞也是很少出門，不過她的心情反而沉靜下來，每天沒有別的希冀和懸念只有那封回信，她是對什麼都毫無興趣，不關緊要了。這兒不是她的家了，只是旅館暫時歇一歇足罷，不久她就要離開，儘讓它去鬧得天翻地覆，對她又有什麼關係。這個家因為這樣，誰都不願負責，失去了主腦，和平被破壞了，一切都在無秩序的混亂中進行着。

到了第四天早晨，那封被過久地渴望着的信，突然到臨了，當小燕把它遞給她，她看着信封認得是那一個人寫的，就激動地抖索起來，接着，她以一種又喜又怕的心情去撕開它。當她讀着，並且知道那可愛的短小的曹，是怎樣熱烈的歡迎着她去時，她的眼淚感動的滴下來了。她似乎從信中就看見曹，挺着那精幹的身體站在她面前，對她微笑着招着手。對於這一個中年女人，她從沒這樣熱愛過，她真想撲向她去，把她緊緊的抱着，把自己心中的苦惱告訴她，對她大哭一場。但是當她抹去眼淚，曹的影子幻失了，她發覺她又回到自己的房裏了。於是，她再去讀那封信，並從它而受到第二次感動。

現在，她是什麼都已作好最後的決定，因此，她就着手去收拾自己要隨身攜帶的東西，並且決定在第二天等孔德明出去了，就一個人僱船悄悄動身。

當她把應帶的行李整理好，忽然又想起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小孩子該怎樣處理呢？把他帶走還是留下？對於他，她一向就沒有特別情感，可是現在臨到她要出走了，離開這兒了，却忽而對他依戀起來。她想到，當她走後，這個家該會怎樣混亂，小孩子失却了母親的管教，又會怎麼樣呢？人家也許會虐待他，使他受苦。即使孔德明再討第二個女人進來，她也許就是一個蕩婦，一個交際花什麼的，難道就不會虐待他？不幸的可憐的小生命啊！她想哭了。

「要是把他帶着一同走呢，」她接着想道。「德明一定不肯的，他簡直就是他的生命。同時帶着他，對自己不免又是一個過大的負擔，他會拖累她，使她不得自由，這樣她不是擺脫了一個舊牢籠又給拖進一個新牢籠。那麼，她該怎麼辦呢？」她軟弱地把自己投在沙發上，不知所措了。

「不，我還是一個人走！」最後她咬緊牙關，並且替自己作了這樣一個決定。

晚上，她特別叫王媽把小孩抱到自己房里來，她對她說：她想留他在自己房里過一夜，又逼分溫存地囑咐着王媽，叫她以後要細心的招扶這個小主人，把他當作自己親人看待，天氣冷了要給他加衣，不要餓壞他，因為他是很不幸的，父母都沒有好好的看顧他。說着，她的眼淚就滴

下，王媽也免不了陪着她流了好些淚。她退走了，她就將小孩抱上床，緊緊的貼近自己身邊，又附在他的耳朵說了許多溫存的，懺悔自己過去過失的話，小孩子也似懂非懂的答應着，末了，他幸福地在母親懷裏睡着了。

可是林慧貞却不那樣安穩就睡着，她等孩子睡熟了，就像是有意要和這屋子告別，在深夜中蹣跚地開出門去。她沿着幾間房子巡視着，又走到花園里去，在草地上徘徊很久，並且深深地被沉浸在和方海生過着那一段狂熱日子的回憶中，不過，她却極力避免使自己感傷。不久，她覺得疲乏了，想退回自己房里，她走到半路忽然想起一件什麼，於是遂又轉身朝書房那邊走去，她對着書房的窗門遠遠的站着，覺得那窗門內的燈光雖然是亮着了，窗門却是關得緊緊的，她心里暗自想道：

「夜已經深了，他還沒回來。那麼，他是到那兒去呢？也許這時還在一些不正當的女人家里鬼混。」這些日來關於孔德明在外面的行爲，她已經微有所聞了。「他也是一個不幸的人，要是爲了這事當真的自暴自棄起來。……」心里覺得十分難過，眼眶不禁又紅起來。

第二天，當孔德明坐着車離開家，她就叫小燕給她出去叫兩輛黃包車來。

「叫黃包車來做什麼？」那丫頭看放在房里的她的行李，已經略微猜透幾分了。

「不用你來管閑事！」她發怒了。於是，那丫頭也只好出去叫了。

當她回來告訴她車已經叫到了，她就下令叫她把一隻大皮箱和一個旅行箱提出去。

「太太您……」丫頭看那情形，急起來了，她嗚咽的叫了這麼一聲，眼眶跟着就紅了起來。

「我要走了。」她故作鎮定的說。

「到那兒去？」

「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那麼，老爺……」

「他不知道，」她搖着頭說。「也沒有那必要。」

「要不要小燕也去？」

「謝謝，我連少爺都不帶哩。」

「要是老爺回來問起……」

「我已經留了一封信在桌上，要是他回來問起，你就把它交給他，說是我吩咐你的。」

「以後呢，太太什麼時候回來啊？」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永遠都不回來了。」

「這怎麼行啊，太太……」那忠心的丫頭又牛似的哭號起來了，而且哭得十分傷心，以至於

她也不得不陪她落下幾滴眼淚來。

好容易她把東西放上車，悽涼地和送行的傭人搖了搖手告別，就叫車夫把車拉走。到了碼頭的時候，她又費去好些時間才用十五元代價包了一艘小快艇，順流地蕩去了。

當孔德明從電話中得到消息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一時半了，他匆匆的從工廠趕回家，一跨進門就聽見小燕和王媽的哭聲。他痛苦的叫道：

「太太呢？」

「老早走了，老爺。」小燕哭着回答。

「是什麼時候動身的？」

「早上，當您出去不久。」

「帶了什麼行李去沒有？」

「一隻皮箱，一個旅行包。」

「到什麼地方去說到沒有？」

「她不肯說，却給老爺留下一封信。」

「有什麼地方？」

「在房裏桌上，我去拿。」

但是，他沒等人家替他拿到，就先搶進房里去把那信拿着了。他把信打開來，它這樣寫道：

「德明：

首先我得請求你的寬恕，因為我這一次的出走，沒有徵求你的同意，其實也用不着這一套，因為事實放在我們面前的已經够明白了——我們再也無法共同生活下去。

在離家前，我曾仔細地考慮過好些時候，我詳細檢討了我們這幾年來的生活，結果我不得不作這樣的一個結論：就是我們的路非一條，我們的努力方向也各有不同。就因為這樣造成了我們的基本矛盾，假使大家不考慮這些問題，勉强的生活下去又有什麼意義哩，只不過使我們兩方面都更痛苦罷了，因此，我下了離去的決心！

誠然，你自己也沒有錯誤，就你本身所處的地位，你對我的處理是對的。可是，我也有我自己的困難，好像是上帝早已替我安排定了似的，我不配做一株暖室里的花，我只能到原野去才能生長，我也就決心到原野中去了，這是我的志願，請不要爲我操心，我是知道自己該怎麼活下去的。

現在我在這兒替你寫這一封信，五個鐘頭以後我也許已經生活在另一個地方了。至於什麼時候

候我們才能够再見面。那很難說，也許是永遠永遠都見不着了。

我的通訊處是古童兒童教養院，我暫時住在那兒，說不定還做點小事。

貞

請總不要懷疑我是到我愛的人那兒去，他是把我對他的熱情拒絕了，爲了對您的友誼而拒絕。這時他正在很遠很遠的敵後，和敵人作着決死的戰鬥，我再也不會看到他，更沒有可能到他那兒去。可是我決心始終爲他保存了我的堅貞。您想知道他的名子嗎？他不是別人，就是您的老同學方海生，在上海時，他曾在我們家里住過一段時間。

孩子我留下給您，因爲您比我更愛他，請好好的照顧他。可憐的孩子，要是他知道將要永遠和他母親分離了，該會怎樣孤獨的啊！

又及」

他沒有把信讀完，手早已抖起來，淚水汪汪的流了，傷心地把自己投在沙發上，放聲的哭了。當她在時，他覺得她的行爲很可鄙，恨不得把她痛痛快快的責備一頓趕出門去。可是這時她當真走了，却反而覺察出她的許多好處來，爲什麼他從沒想到她有這樣多的美德，雖然由於這個不幸事件，已使她沾有了瑕點，然而她仍不失是一個賢淑而可愛的婦人。越想就越覺得自己的行爲惡劣，越覺離開她不得。下面所錄的，是他從那天起所作的日記一部份，——

貞走了。她告訴我，她不願再過這種「牢籠」的生活。這樣，從今天起，我便不得不一個人單獨的生活了。

晚上回家特別早，王媽把小孩帶到我面前，這個善良的女人，似乎也很爲真的出走而不安，他叫孩子到我面前來，又含着淚把我望着，好像是說：「可憐可憐這個無母的孩子罷！」這眼光像一把劍直刺進我的胸膛，我難過。是誰迫走了貞呢？是我，在孩子面前，我覺得自己已是一個罪人了！

可憐的孩子，你從小就從母親那兒得不到溫暖和撫慰，憑良心說，她對你也實在太不負責了，而現在，卻又公然丟開你予不顧。狼心的女人啊！爲什麼你要使一個幼小的無知的生命，遭遇這樣不幸呢？他並沒有過失，要是有過失的話，那該是我的而不是他，那麼就把懲罰加到我一個人身上罷，我不願看見我們的小天使，遭受了這不幸！

孩子已經很懂得一點人事了，當他看見我，便汪着淚，裝着要哭的樣子，我對他伸出手去，把他抱到膝上，我說：

「小孔你怎麼着了，王媽欺負你不是？」

他搖了搖小腦袋，突出下唇，差一點大哭出聲，他說：

「媽媽呢？」

「媽媽上街去了。」

「媽媽上街不回來？」

「不，別聽人家瞎說。」

他睜大眼睛對我望着，在眼中浮動着淚光。

我和他玩着，一直到深夜才在我懷裏睡着。

今天想給她發一封信，請她無論如何應該回家，既然她犯的罪惡并不如我所想像的那樣深，僅不過是懷着叛逆心情想去愛一個人，結果被拒絕，並沒有更進一步。這就是說，我可以原諒她，閉口不提，她也該死心了。孩子不能沒有母親，這一個家庭也不能沒有人來管理。事實上，從她出走後這個家庭已經成了無政府狀態了，個人沒有人管，舞弊事件疊出不窮，要是再這樣發展下去，真是不堪想像。

信是寫好大半了，可是，當我想到她的荒唐行爲，是什麼使她迷失了良知？這行爲即使是一個最無用最笨拙的人，也會忍受不了的，何況是我，她沒有替我想過，會因她這種荒唐行爲而使我在社會上招受了多少恥笑！而她却說，她是對的，可恨的自私的人，我衷心的厭惡你！我不能

寬恕你，我氣惱的把信撕毀了！

裝着一肚子苦惱厭煩到陳飛鳳那兒去，對她，我并没過高的企求，只想她能給我片刻的平靜，但是她的客人太多，我只坐一會，沒有談過什麼就走。

陳老頭子，不知從什麼地方得了消息，到家里想勸解我，但是却給我冷淡地打發走。

我孤獨着。我現在變得非常之孤獨了。

失眠症已經成爲我底生活上最苦惱的負擔了。我成夜不能入眠，我想起許多過去所未會想到的事，我也虛心的檢討着自己，她對我認爲不滿地方，結果我得出如下的結論：我以爲我們這五六年來的生活情形大體上都沒有什麼失錯，我并没有虧待她，自然小的過失有時也不免有，而她却居心的背叛我，她這次的出走，將使我永遠無法可以寬恕。

孩子又到我面前來了，沒有說別的，只提到母親的事，我和上幾次一樣的答他。可是他相信，以爲我騙他，於是就大聲的哭着，鬧着，並且就在哭聲中睡着了，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
啊！

德和黃來訪，他勸我應該把心地放寬，把眼光放遠，不要過分的爲着一些小事難過，他們所

指的好像就死真出走的事，這使我難爲情的紅起面來。這一件關於私人的家庭的事，他們爲什麼也這樣快知道？難道外面已經傳開了？

可怕！不真的女人啊！你害得我不得不在朋友們面前紅面了！我恨你，我將永遠的不能原諒你了！

和他們一道出門去，他們在花廳里設了酒席，又叫四個姑娘來陪酒，那味道實在使人受不了，沒等席終，我推說頭痛先走了。

這生活，我實在再也過不下去了。

王媽來說：孩子一夜都在做惡夢，且常常在夢中哭着，一清早起來頭就發燒。

家里的情形簡直就紛亂到了極點，小燕對誰都調動不來，她們不服從她的指揮，她氣得哭了，走到我面前來訴苦，求我另派一個人去代她的職務。可是這家里人，又有那個能够負得起這責任，而我又不能自己來管這些鬼事。我安慰着她說：好好的再做一下罷，不久太太就會回來，她感動的說：但願太太能快點回來。

叫小胡去接洪大夫，他很快就來了，診斷過說：不要緊。

懷着一肚子愁悶，我又在七星公寓出現了。陳飛鳳吃驚着說：

「只有幾天工夫沒見面，但是您的樣子完全變了。」

我苦笑着說：「苦惱常常會使人意外地蒼老。」

她笑着，坐到我的旁邊來，說：「你說說看，也許我有什麼祕方可以醫好你的苦惱病。」

「不用診斷，我知道我的病，而且知道得很清楚。」

「那麼，你說一說看罷。」

我看着她，她那挑撥人的姿態叫我想瘋狂的跳起來，我忘記了我是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我以一種狂暴的感情撲向她去，跪在她身邊，用手緊緊的抓住她，我說：

「救救這個苦惱的大孩子罷，他鬱悶得快爆炸了，他需要安慰，需要強烈的愛，需要女人，像你一樣的女人，救救他罷，你將成爲他永遠的恩人！」

她開始吃驚的睜大眼睛，扶着沙發靠背準備掙扎着逃脫，但是，我把她抓得這樣的緊，使她無法掙脫得了。當她知道是什麼回事以後，她安靜了，而神氣隨着也改變過來，她用手撫摸着我的俯在她膝上的頭，愛悅的看着我，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低聲的說道：

「但是，你已經找錯對象了，大孩子。」

「爲什麼？」

「我老了，」她說，「同時我又是一個孩子的母親了。要是在十年前，我倒是一塊最好的租

借地，你是一個戀愛鬥士嗎？要是你在武台上鬥敗了，你失意了，就可以到我這兒來，我會給你以安慰，庇護你，但是現在我已經老了。……」

說着，她把我扶起來，而她也進了自己房里去，我相信她也很受感動的，她悄悄的躲着哭去了。我在會客廳里走着，意識慢慢的恢復過來，激醒了，當我想起剛剛的愚蠢舉動，當我想起了自己曾向怎樣一個女人，說着一些蠢話，我慚愧地面紅了，從什麼時候起我也成了這樣可恥的角色，我墮落了嗎？可是又爲什麼？沒有回她告辭，我就一個八悄悄的了。

回到家，我下了最大決心又給貝寫信，沒有看第二遍，我害怕會像第一次一樣沒有看完就把它撕掉，就匆匆的發郵了。我告訴她，只要能夠認錯悔過，我準備原諒她過去所做的一切！

孩子的病依然未減輕。

一天不會出過門。

又給貝發第二封信，告訴她說：孩子病了！

這完全出人意外，今早突然接到海生給我寄來的一封信。起初我懷疑，我憤激，以爲是一封叫我難堪的信。可是當我打開一看，我被他的敦厚的友誼，洋溢的熱情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了。

信是很長的，足足有十幾張信箋，在那信中，他告訴我他現在在敵後根據地的工作情形，感謝他這次到後方所受的慧貞的招待，最後他大胆的接觸到那件不幸事件的經過。他說：「這是瞞不了您的，終歸有一天你會知道的，因此我也敢於坦白的把這件事的原原本本告訴你，使你明白一個真像」。接着，他就說明那事件的真像。最後他又作了如下的一個結論：「不要責備慧貞，這不是她的過錯，她是做得對的，一個「瞎」了眼睛的人能睜開眼睛來看世界，并且敢于開始去摸索總是可喜的；至於你，我當然也不應說什麼，不過對於這次不幸事件，你也應該負若干責任，因為你不能好好的領導她，使她起離心傾向，這是很危險的，要是不好好的處理的話，我希望你能把這件事處理得好好的，積極的領導她，教育她。」

從這封信看來，慧貞顯然沒對我說過謊，他當真把她的誠意拒絕了。

我差不多是整個晚上都沒有入睡，我讀着海生的來信，一次二次的讀着，有幾次我還企圖從回憶中去捕捉他給我的印象。

他是一個誠實而可靠的人，我覺得在回憶中他并無給我不能信賴的印象。那麼，我對真的懷疑過分了？我對她的態度是過激了。但是，她為什麼不早說明呢？等到現在……唉，這定一個多麼可怕的誤會啊！可是又怎能怪我呢？

孩子的病依然未見起色，殊令人不安。

等真的回信。你越等得急，它越不來，無論如何，她總得給我個回信才對。

我會幾度冷靜的問起自己來：我是不是還愛她？真正的需要着她？結果我不得不承認，我還十分愛她，不管她對我還有沒過去的恩愛。她是一個溫淑而可愛的女人，在過去五六年中，我不是曾爲她而忘記一切。她是我的至高無上的神，我的主宰，我的太陽，要是失了她，我就會失去幸福和溫暖，我就會感到在生活中失去了光和熱，我簡直就會生活不下去的！

我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我決計不使這種痛苦的日子再來磨難我了。孩子是可憐的，他不能沒有母親，這個家庭不能沒有主婦，而我更少不了她！我要親身去走一趟，到她那兒去，向她賠罪，請求她的寬恕。

回來罷，真，只要你肯回來啊！我便會原諒你一切，爲你犧牲一切，即便是性命也沒有兩樣！看在我們五六年來的恩情上，看在可憐的孩子的面上，回來罷！

在寫完上面這一頁日記的第二天，他趁了個清早，到桂江碼頭上包了隻快艇，朝古嶺兒童教

養院出發了。

那快艇順着流水走得很快，他一個人枯坐在船中，雖然兩岸的風景很是秀麗，他却已提不起心思去欣賞了。在默思中他靜靜的體驗着這一次會見時的興奮情緒。他雖然很不安，可是却很有自信，自信他這一次一定能够馬到成功，他一定能够用這一個三寸不爛之舌，說動她，使她回心轉意。她這一次出走，態度雖然堅決，然而，就說她對於過去的那一段生活，對於孩子，對於他，已經完全沒有懷念了，沒有絲毫感情了，那也是不對。她之出走，在他看來不過是爲了賭氣，爲了暫時鬆一鬆心中的氣悶罷了，談不到真正的決心，只要給她點面子，她就會回來的。而其實，像她這樣一隻翅膀已經快退化的鳥，又能飛得多遠，多高，飛得倦了還不會回到主人那兒去休息！他的心爲自己驕利的信念洋溢着。自然他也就慢慢的快活起來，他覺得連天空也有無比晴朗了。

四個鐘頭後，他看見一個小碼頭，豎着一個大牌樓，用黑字寫着斗大的「古嶺兒童教養院」七個字，船在這小碼頭靠了岸，船家同時也通知他道：「教養院到了！」

他把租金遞交他，叫他們在這兒等，他還要打回頭的。

「打回頭可就不定這個數目了，上水和下水不同。」老船戶趕緊聲明，似怕就會上當。

「要多少給你多少就是了，耐價還價怪不好意思的。」他說，用跳板走上岸，忽然，他想起

一件事，於是又回頭來問：「教養院離這兒還有多遠？」

「不遠，三里路的樣子。」

「容不容易找？」

「容易極了，你儘管沿大路走，一直走到盡頭就走。」

於是他回身走了。

從碼頭起果然有一條大路，平坦又寬敞，兩旁植着樹苗。離碼頭約十多步遠，有一塊木牌寫着一些褪色的字，從那木牌上，我們便可以知道這條路旁植的樹，都是教養院里那些小工人的成績，他們每天都規定着有兩小時的勞動服務。沿這大路看去，儘是稻田，偶而也有一簇簇樹林點綴其間。再遠處是連綿不斷，金字塔型的石山，使旅人意識着是在一片寬廣平坦的山谷中行走。微風吹來，掀動了綠波，給人帶來陣陣稻香。他儘情的呼吸着，讓稻香把自己陶醉了。他暗自慨嘆着這景物的引人入勝。到桂縣已經有多年，爲什麼從不知道這兒還有一個與世無爭的洞天，要是不爲這件事，他怕永遠都沒有來享受這大自然的景色的清福了。

走完了全路程三分之一的時候，他覺得渴了，於是就進入一間茶亭歇息一會，喝了幾碗茶水又繼續出發。

等到走到大路盡頭，看見一座用竹籬圍着的擠着三四十間草房子的新村時，已經是下午一時。

半。

他慢吞吞的把那新村的周圍環境端詳了一番，便跑進大門去。一個執着大刀的衛隊莫名其妙的向他敬着禮，他舉一舉手，算作回禮，便一直走向傳達室去，他把自己的名片遞交傳達，說是要找曹。那傳達胆怯的把他打量了一下，便必恭必敬的帶他進會客室去。

曹滿面光彩的，興沖沖的走進客室來，一進門她就對他表示歡迎的意思。

「是剛剛到的罷？」她親切地問。

「是的，剛剛走到。沿途參觀了貴院好多成績。」

「不成樣子，」她謙遜的說。「是坐船來的？」

「是坐船。可是，我簡直就想像不到三十華里水路，却要走四小時，而且是下水，要是用汽車的話，我想最多三十分鐘儘够了。」

「所以說，戰時交通是越來越困難了。」

「不過這兒風景倒很好，是一個很好的短程旅行地帶。」

「孔先生以前沒有來過？」

「這是第一次。」

「難得。」

獻上開水之後，他們就暫時的沉默着了。

孔德明放下茶盃，把周圍環境詳細的巡視了一週，之後，他覺得應該提出正文了，於是，他乾咳一聲，說道：

「我這一次來，我想曹先生您也猜出個大概；我想看一看慧貞。」

「您是說孔太太嗎？那好極了，我馬上就給您去請，不過，她這時正在上課，孔先生能不能稍等一下。」說着，她就去看手上的錶，說。「快下來了，只差十五分鐘。」

「沒問題，我可以等一等。」過後，他又加上一句。「她也担仔功課？」

「她教音樂，小孩子歡迎極了。」

這一來，却就使孔德明注意起來了，一點也不錯，在會客室後的一間草房子里，這時正有一個人，在對學生調話，那聲音是一個女性的，細聽時就和慧貞的差不多。他覺得有點心跳，也顧不了主人還在他旁邊絮絮叨叨的說個不休，他決心注意的傾聽着她到底在說些什麼。

那聲音吃力而帶點黯啞的說道：

「小朋友們，你們爲什麼會到這兒來，爲什麼不回到自己家鄉，爲什麼見不着自己父母兄弟？都是爲了日本強盜！他搶奪我們的財產，佔領我們土地，殺害我們父母兄弟，想把我們國家滅亡，想使全中國人民做他們的走狗奴隸！我們都是人，人有人的權利，日本強盜要剝奪我們做

人的權利，因此它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必須和它抗爭！要怎樣才能打走它們？要每個不做「國奴」的中國人，在自己的本份上努力。你們都是未來的主人翁，你們都負有為自己的父母兄弟復仇雪恥的責任，因此，你們在這兒就得好好的學習，用我們的歌聲喚起大眾，用我們的歌聲去抗敵雪忿。這個道理大家明白嗎？」

登時就有六七十個小喉嚨，同時喊道：

「明白了！」

「那麼，我們把游擊隊歌唱熟好不好？」

「好！」

「我們都是神槍手——，二，三，唱！」

於是從會客室的紙窗外，飄進來一陣抑揚的歌聲。

孔德明忘神地回轉頭，他發覺曹正悄悄的微笑着窺伺着他。

「這半個月來她過得還好嗎？」他問。

「過得比我們更有意思，也許是因為什麼都是新鮮的關係，工作很努力，每天教了三四課鐘課還不會感到疲乏，我們全院八百個學生的音樂課就由她一個人單獨負責。在生活方面雖然還有點不慣，但這不是絕大困難，可以慢慢克服的。」

「能够做點公益事當然好，不過怕她不能久住下去，因為孩子病得很重，家里也需人去管。」

曹微笑着，不參加任何意見。

而他也就沉默着。老實說，聽見剛剛的那一片話，他實在有點妬嫉，他覺得自己過去似乎把她估計得過低一點。

十五分鐘時間很快便過去了，下課號聲響了，曹微微的向他點了點頭就走出去，臨走時孔德明却突然紅着面對她囑咐道：

「不要說是我來。」

「知道了。」曹似乎什麼都知道了似的笑着說。

當會客室只剩下他一個人時，他就覺得非常之焦躁，心志忐忑的跳了起來，爲着要使自己在這一個動情的場面得以鎮定下去，他就從坐位上站起，來回的踱起步來。不久，當他聽見室外有曹的笑聲和一陣急速的高跟鞋聲獨獨的響着時，他把足步停住回轉身去，他想裝得更快活更無所爲的面孔去對她，但結果還是那一副尷尬的表情，他大大的苦惱了。

曹只告訴她是一個老朋友來看她，的確不會說出是誰，因此林慧貞很高興的趕來了，想不到走近一看，却是他——德明！這太出她意外了，因此她就大大的吃了一驚，面色也變了，曹知

道自己在這兒是不怎樣受歡迎的，因此她借辭告辭着走了。

孔德明等自己的心略爲平靜下去，才勉強的裝着微笑的神情說道：

「慧貞，我來看您了。」

她沉默着，把頭低下去。

「我來了好一會。」他笨拙地說。「曹告訴我：你在上課，於是我就在這兒坐着，聽見你對學生講的話，和教他們唱的歌。……」

「謝謝，」她冷淡地說。「有什麼貴幹？」

「沒有什麼別的，」他說，仍極力企圖使自己活潑起來。「來看看你，帶一封信給你看，同時還想來談一談我們的問題。」

「信？是什麼信？」

「海生的。」他說，「我希望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現在忙得很，」她說，「沒有時間，假使有什麼話要說，現在就說好了。」

「不一定是現在，時間可以由你定，這兒人太多，不便說話。」

她沉思一會，忽然嘆了口氣說：

「也好，就在下午第三堂罷，那時我沒有課。」

「就這樣決定，我可以到外邊去走走。」

她回到休息室，而他也就走出門去，開始以旅行家的姿態來消耗這一兩小時的時間了。

約定的時間到了，他們就一直朝離院約有三百步遠的一座松林走去。這樣一座約佔五十畝地的林子，密密的樹立着松木，樹底下是一片平坦的潔淨的草地，平常時學生是把它當作遊息地，或是消着別墅看的。

他們的脚步，開始踏上這塊草地了，四周很寂靜，只有鳥兒的嚶鳴聲；遠遠林深處，有一個小牧童在看守一羣黃牛。他們兩個相距着約有二步遠，他手中搖着拐杖，而她則不時俯身下地去摘野花，他們靜默了好一會，他覺得再也容忍不下去了，才打破沉默說道：

「慧貞，我寫給你的信都收到了罷？」

「收到了，」她說。「一共兩封。」

「我很焦急的等着你回信，但結果只有失望。」他決意對她採取攻勢了；因此就改用軟弱的訴苦的聲調。「同時孩子又病，發了很高熱度，他口口聲聲要媽，就在做夢時也從沒忘記要媽，大夫雖然診斷過，仍然毫無起色，他們說：只要和你在一起。很快就會復元的。」

她把頭低着，依然沒有說什麼，似乎怕會因此而哭出聲來，或給人看出她悲惻的神情。

「家里也凌亂不堪，從你走後已經顯出了無政府狀態。」

她又俯下身去，採了一朵小野花，同時裝出毫不關心的神氣。

「我接到海生一封信，它使我十分感動，從那信中，我看出自己的過失。我三番兩次的把它研究着思考着，我決心把自己錯誤挽回來了，因此，我不得不向你提出離開這兒回家的要求。……」說着，他從身上掏出一封信交給她，她略為遲疑着，却終於接過去，並且故裝冷漠的神氣把信讀了起來。

她很快就把信讀完，摺好遞還他。

「你覺得怎樣？」他說。

「你說什麼？」

「我是說你該離開這兒回家去。」

「要是這樣，我也不會出來了。」

「那麼你是打算？……」

「在這兒，我工作得很好。」

「難道你不替我們的孩子想一想？」

「這兒不也有千千萬萬沒有爺娘的孩子嗎？」

「那麼，你對於我，對於我們這個家庭的義務……」

「我早說過，我把這一切權利和義務都放棄了。」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我早說過了。」

「你真的——？」

「我的決心並沒有因為時間或您的到來而有所改變，這一點希望您注意。」

「這是說？……」

「我們的關係完了！」

他睜大了眼睛望她，她的大胆和鎮定深使他吃驚。過了一會，他才又說道：

「我希望你能收回這些話，再作考慮。」

「用不着考慮，因為我早已考慮過了。」

她的堅硬態度，把他刺傷了，他覺得也有對她放硬一點的必要，因此他也迅速地把態度改變

了。

「不要玩火！」他叫道。「這是危險的。」

「我并不玩火，」她冷笑着說。「因為我對我所做的，看得很清楚，也想得很清楚。」

「可是，你沒有想到，由于你的任性（他原想說胡鬧的）行爲，會使我們的孩子和一家遭受最大的不幸！」

「你可以再找人，世界這樣大，願當金絲鳥的不是沒有。」

「這簡直是開玩笑！」

「我說的是實在話，並不是和您開什麼玩笑。」

「你要後悔的。」

「我要做的，我已想過，絕不後悔。」

「這就是你所要說的？」

「對！」

他憤怒地沉默着，而他們這一次不愉快的談話，也同時宣佈結束了。

他們走出松林時，再也不說任何的話就分頭走了，孔德明找到他的坐艇時，已經快近黃昏邊沿了。

在歸航途中，他無意中看見一羣雁在前面飛着，已經遠到快看不見了，後面却還掉了一隻，那可憐的失羣的雁，似乎已經倦乏得快飛不動了，它尖厲的叫着，掠過他的船篷，勉力的想跟上去。但情形看來却大半是絕望的多。他看着它，心中盪浮起一陣淒涼的感覺，他覺得自己似乎就

和這隻尖翠的雁一樣，落寂，淒清，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孤獨了！

——完——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日完稿桂林

後記

從去年六月中起，到今年七月初止，足足有一年時間，我愉快的把「雨季」寫完了。我想寫這部作品是在三年前，動機是由于產生在一個朋友家里的一件平凡的悲劇深切地把我感動了。在那一件平凡的悲劇中，我看見一個真正的人性的覺醒，看見一個代表舊時代的牢籠，在一個堅強的不屈不撓的意志之前崩潰，解體了。我感動着，并且決心把它寫出來。可是，當我私心地抱着一肚子熱情，向一位最受我信賴的朋友提起，并把這故事的詳情告訴他時，他却勸解我說：

「不是寫戀愛小說的時候，要是你寫了，會挨罵的！」而當時我又正為了一個短篇「路」，正在挨我們的報屁股的「文藝批評家」的罵。

這個提示，使我躍然欲動的熱情冰冷了。在三年前，在我們的文壇上的確是充滿了「衝」「殺」等類的英雄史詩，所謂「戀愛」故事，也許會使人認為與「抗戰無關」，我暫時的把那念頭放開。

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終歸我發覺到我并非聖安東，并非聖人，因此也就無法避免誘惑！我的故事誘惑了我，我的故事中的人物誘惑了我，而衝殺等類的作品，也已使我感到厭倦了。這一類英雄史詩似乎與我無緣，我雖然也寫過一點，也曾想勉強再寫一點，但是我卻沒有從報章上去搜集

勇故事再加工製造的才能，在回憶中的英勇的故事又是太少了，反而都是可悲的多，我又是生性笨拙不願自欺欺人，結果我什麼都寫不出來。因此，我重新鼓起勇氣，下了決心，把這曾經怕挨罵過的作品寫下去。

在動手寫作時，也正是桂林的雨季時節，有許多朋友因為不適合於這雨季的潮濕氣候，紛紛的離開去了，他們找南方小島上的浮雲和陽光去了。而我，也就不不得不孤獨的在我的灰屋里過「冬眠」了。

我住的地方很古怪，小小的二層樓房，住有詩人也有畫家。我們的詩人，據說因為不甘寂寞做生意去了，畫家也幾次動了「飛去」之心，但都給我挽住。沒有工作，沒有朋友，他只好成天到樹蔭下避暑品茗，發嚼囉。而我在寂寞的心境中則計劃着寫「雨季」，「雨季」寫的雖不是我自己的事，可是在那作品中，的確會充分的洋溢着我當時的落寞，和孤寂的心情。而這心情也許為當時不甘寂寞的人所共有的罷？可是，不久我也就不得不和我的「灰色」生活告辭，到鄉下去教書。

我原以為躲到鄉下去，可以安心的把工作繼續下去，可是人事紛紜，加上教書生活又和自己的理想有了很長距離，我發覺我的有用時間完全被自己不願意做的事剝奪了。一年來，我沒有寫過一個短篇，至于「雨季」也定時輟時續，在「文生」上寫一期發一期，沒有充分構思和修改時間，這成了我多年來最痛苦的一件事！好在這苦難也隨故友的歸來而結束。

當我在一個雨淒淒的黃昏，踏着泥濘的路，去看一位曾被風傳過已經被敵人剝皮示衆了的朋友，他問我：「你一年來做些什麼？」我把已發表的「雨季」第一第二兩部遞了給他，我答覆他說：

「在雨季中生活。」

「你不會爲那霖雨天感到淡淡的哀愁？」

「我以追求陽光的喜悅心情，把它擊退了，正如我在這作品中所寫的。」我答。

我們相對着笑了。我們都知道在這笑中隱藏着的深情。

現在，朝陽已從雲海中吐露出來，小鳥又可以在樹上自由的歌唱了，林慧貞找到她應走的路。而，誰又敢保證在她那渺茫的前程不會再有一陣暴風雨出現？要是你將于不得不來的話，那麼來罷。這風雨會把人鍛鍊得更堅強和勇敢的，我祝福你，從暴風雨中誕生的人們！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旅中

